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忠孝與法命

——繼起弘儲生平與著作考論

Secular Ethics and Sacred Mission:

The Works and Biography of Jiqi Hongchu

黃祖恩

Tsu-En Huang

指導教授：廖肇亨 博士

Adviser: Chao-Heng Liao, Ph.D

中華民國 111 年 7 月

July, 2022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忠孝與法命：繼起弘儲生平及著作考論

Secular ethics and Sacred mission:

The written works and biography of Jiqi Hongchu

本論文係黃祖恩君(R06121009)在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11 年 7 月 29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廖 澤 亨 (指導教授)
林 德 國
徐 登 心
簡 凱 廷
吳 孟 謙



誌謝



過去幾年，由於自作自受，死亡徘徊在隔壁，並非眼前。每當輕叩牆沿，顫內總充塞自外、自內終結的回音。彼時我才知道原來成年人也有可能返古，如孩童般尖叫。無光的日子，最熟悉的景色是模糊的天花板，無論是臺北或上海。

由於各種善緣，得以認識繼起弘儲。至今還是難以想像，作為人的心量要多廣闊，才能向家人、弟子、友人以及世界懷抱如此龐大的深情。

這本論文能夠問世，最感謝的當屬家人。父親、母親、妹妹在我多次嘗試自殺，瀕臨崩潰，完全無法閱讀、書寫時，從不給予我壓力，是你們的包容讓我能夠繼續研究並且有尊嚴的活著。謝謝旻熙，妳的誕生讓我重新思考生命的活力以及可能，這本論文幾乎等於是與妳一同成長，希望妳以後會是比舅舅更睿智、溫柔的人。

謝謝我的恩師們。廖肇亨老師，在我的研究生涯起點即不斷向我示範何謂學術的廣袤、何謂學術研究者該有的風範。五年的碩士時光，沒有老師的諒解以及指點，我都不可能成為現在的自己。徐聖心老師，我至今仍難以忘懷大三思想史老師引導我們解讀《學而》篇第一章時，當下感到原來生命是能這樣被理解的震撼，謝謝老師一直以來的肯定，並且在我憂鬱症最嚴重時，提供難以計量的心理奧援。謝謝高嘉謙老師，老師的一系列現代文學課程引燃我對虛構、對遺民、對疆界的思考與熱愛，直至現在仍從未改變。謝謝口試委員林鎮國老師、吳孟謙老師、簡凱廷老師，感謝老師們歷來的學術成果以及在口試現場的指點，讓我明白從基礎的語言能力到宏觀的學術視野，自己尚有許多的改善空間。

謝謝各位學姊、學長以及朋友。胡碩學姊，謝謝妳引領我脫離甫入研究所的徬徨，並在我生病時不斷地為我傾聽以及說話，謝謝學姊至今仍向我示範何謂對人的溫柔以及對知識的熱愛。謝謝勝輝學長，何其幸運在明遺民研究逐漸式微的現在，能有學長一同論學，並能成為朋友、旅伴。謝謝雅雯學姊，在我決定撰寫三峰派相關論文時，即不斷給予我意見，並讓我有如此堅實的三峰派博士論文可

供參考。欣慈學姊，謝謝妳讓我在中研院工作初期能夠自在地面對一切。政緯、霽澄、志鴻、堯民、聖堡、珮君、雅尹、思妤，謝謝各位學長、學姊的照顧，讓我知道學術的豐富與溫暖。謝謝蛋餅，不斷安撫我初入研究所的不安。謝謝劭楷，你一直是我的榜樣，關於知識、關於對世界的思索。謝謝博元、雨蓓、誌緯、斯喬、哲叡、巧薇，謝謝你們在我生病時，如此溫柔地照看我，與你們的交流對我意義深重。謝謝 Mattias 與仁和，與你們論學、探索城市的角落，是我碩士晚期重要的回憶。謝謝璟業與唯淨，謝謝你們總承受我的死宅發言，那個三人聊天室是我撰寫論文時，最能放鬆的空間。

最終，這大概是最後一次將對妳的感情形諸筆墨了。

涵，謝謝妳給我的一切。與妳在一起的時光，是我二十七年的人生最璀璨的片段。我對妳只有感謝。謝謝妳的愛如雨般輕柔、如海般壯闊。謝謝妳教我何謂書寫、何謂愛的一切。謝謝妳對我的容忍，妳總接受我的沈默以及任性。對不起，在當時不夠成熟的我，沒能接住妳的失落以及悲傷。如果這本碩論，能擁有些許願力的話，我祈禱全部都能迴向給妳。謝謝妳，即便妳如今僅在我的夢中出現，願妳一切都好。

我愛妳。

摘要



明清之際的遺民人數為中國歷朝之最，向來備受論者矚目。其中，遺民僧議題雖已頗受關注，然論者大多根據士人記錄或是語錄中特定文獻，著重鼎革當下的世代異變，藉此表現釋門與儒者共通的家國情懷。至於遺民僧的活動與明遺民的異同、定義適切與否以及僧侶獨有的宗教生活、困境以及使命，則少有論及。

本論文試圖透過「以忠孝作佛事」著稱的繼起弘儲相關文獻，梳理其橫跨崇禎、順治、康熙三朝的生平、著作以及思想，進而在遺民視角之外，嘗試建立繼起弘儲的交誼、禪宗思想等議題的討論基礎。根據以上思考，本論文展開下列論題：

第一，繼起弘儲生平及著作考論：依據繼起弘儲相關文獻，整理其六十八年的在家、出家行履，以此為基礎，結合其著作與生命事件，進而還原文本的撰述背景、相關人物以及思想軌跡。

第二，重新梳理繼起弘儲人際交遊：本文以佛門以及俗門區分繼起弘儲交遊網絡，關注僧侶彼此因住錫、宗風、國族情懷產生的交往以及爭鬥，並出仕清廷與否區分士人群體，發掘繼起弘儲與居士來往的交誼因緣、宗教互動、文學唱和，並嘗試梳理繼起弘儲晚年與仕清官員的來往中延請住錫、著作出版、勉勵進學等多樣活動。

第三，探究繼起弘儲禪宗思想與世俗倫理：本文嘗試跳脫遺民視角，揭示繼起弘儲不限明遺民，對士人氣節的敬仰並期許士大夫荷擔世、出世間的家國論述。忠義之外，繼起弘儲論孝，不以出世為大孝，反而立基於世間家庭倫理，時時刻刻銘記出家對家庭的撕裂，並以佛門之姿宣說儒門經典，但依然強調佛門相異於士人的倫理觀。在世俗倫理的思索之外，繼起弘儲身為三峰派第二代祖師，身兼守成以及開創，於禪宗思想繼承三峰派多種思想特徵：經教、綱宗、五家等觀念，立基於自身修行經驗及時代、學人差異，強調平實的本懷，靈活運用各種方便開示學人，不輕易展示特定教法。於三峰家法外，繼起弘儲一生力荷三峰法命，透

過說法、出版、協商，護持三峰正法，同時於晚年透過重新詮釋密雲圓悟思想，進而確立三峰派於法系、於思想皆為天童嫡傳。



關鍵詞：遺民僧、三峰派、繼起弘儲、世俗倫理、禪宗思想

Abstract



The great numbers of “the Ming loyalists” in early Qing dynasty always attract researchers’ attention. In this issue, “the Ming loyal monks” have receive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however, it usually based on the Ming loyalists’ records which quite focused on the resemblance between monks and literatus. As fo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activities of the Ming loyal monks and the Ming loyalists’ definition, consecrated life, dilemma and mission of the monks, there are rarely discussed.

According to the new text of Jiqi Hongzhu 繼起弘儲(1605-1672)who was known for the dedication to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 (以忠孝作佛事),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sort out his life, writings, and thoughts. Based on the above considerations, this thesis develops the following topics:

First, Clarification of Hongzhu's life and writings. With the new text about Hongzhu from JingShan Buddhist Canon(徑山藏)and Suzhou temple, it’s possible to restore his life events and the background of his writings, the relevant figures and thought.

Secondly, Redrawing the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of Jiqi Honzhu: Researchers usually focus on the friendship between Ming loyalists and Hongzhu. The new text, however, reveals the strong connection between Qing officials and Hongzhu. On the other hand, his interaction with current monks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his thesis will explore interactions, struggles, beginning of friendship, religious and literary activities between Hongzhu, monks and literatus.

Finally, Exploring secular ethics and the Zen thought and of Jiqi Hongzhu: Hongzhu is known for his loyalty to Ming dynasty and dedication to his parents.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show his care beyond political standpoint and his unique filial piety. Besides, as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Sanfeng Sec, Hongzhu’s teaching emphasized on daily practice (平實禪) and skill-in-means 方便, including beating-and shouting 棒喝, Hua-Tou 話頭 and literal zen deriving form Hanyue Fazang Huihong Juefan 慧洪覺範 (1071-1128), Tzubai Jenke 紫柏真可(1543-1604), and Hanyue Fazang 漢月法藏(1573-1635).In his later years, Hongzhu asserted inheritance of Linji Lineage and reconstructed zen thought of Miyun YuanWu 密雲圓悟(1566-1642) in response to criticism from Tiantong Sect.

Keywords: The Ming loyal monks, Sanfeng Sect of Linji School, Jiqi Hongzhu, Secular ethics, Zen thought

目次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論文.....	I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I
誌謝.....	III
摘要.....	V
目次.....	VII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	13
第三節 研究徑路.....	26
第四節 章節安排.....	27
第二章 繼起弘儲生平及著作考論.....	29
第一節 繼起弘儲傳記資料與生平概略.....	32
第二節 著作考論.....	40
第三節 小結.....	70
第三章 繼起弘儲人際交遊考論.....	72
第一節 法門師友.....	75
第二節 俗門交遊.....	97
第三節 小結.....	123
第四章 繼起弘儲世俗倫理與禪宗思想探析.....	125
第一節 繼起弘儲的家國論述及形象.....	127
第二節 《孝經》一卷三峰旨：繼起弘儲世俗倫理探析.....	134
第三節 三峰家法：繼起弘儲綱宗與五家宗旨論.....	142
第四節 從五家到單傳：繼起弘儲的密雲—三峰法系觀.....	156
第五節 小結.....	164
第五章 結論.....	166
徵引書目.....	169
附錄.....	194



しばし瞑目合掌。火勢は次第に強くなり、炎天に向って吹き上げて行った。その炎を仰ぎながら、私は今まで自分を支えて来た人生観・世界観・宗教観のすべてが、根底から崩壊するのを覚えた。ここ一週間、必死になって守り通して来た「我執」すらもが、一片の灰となって燃えつきってしまった。戦いというのは、これほどまでの犠牲を我々に強いるものなのか、これだけの代償を払ってもなおわれわれは戦わねばならないのか、仮にこれで勝ったとしても、われわれの掌中に一体何が残るというのたろう。ただ一度の医師の診療を受けるでもなく他界し、まだぬくもり残るわが子の肉体に点火するというこの非情な行為を強制するものの正体は、一体何なのか。民族の歴史・人類の歴史は、大きく行きづまってしまったのではないか。私わ怒りに肩をゆすり、唇をゆがめ、ほとばしる汗を拭いもやらず芋畑の中に直立していた。

荒木見悟：《釈迦堂への道》、頁 134-135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明末清初，無論廣義地指涉十七世紀，或是「崇禎至康熙朝近百年的時間，其中包括與順治朝並存的南明時代」¹。於思想、文學等方面綻放的文化積累，當為中國歷朝的高峰之一。晚明以來，城市化²、商業化³、身份流動⁴的高度發展，不僅標誌市場經濟的高度發展⁵，以及隨之而來瀰漫的奢靡之風⁶，無論投身其中或高揭批判旗幟⁷，商業化、大眾文化的轉型以及民間宗教的盛行⁸，當代士人的生命歷程無不浸潤其中。⁹時至清初，一方面延續晚明風尚，一方面則如王汎森所指出：追求道德正統、經典考證以及異族統治的政治壓力交織為清初的時代氛圍。¹⁰綜觀「明末清初」，無論如何描繪時代風氣的抑揚、延續或是斷裂，難以忽略的是：明清鼎革下政權轉移、戰火頻仍的背景。天崩地解的時局下，不願出仕清廷的士人自沉、抵抗，或刻寫於南明弘光、隆武、永曆各朝的抵抗¹¹，或飄

¹ 謝國楨：《明末清初的學風》（上海：上海書店，2006年），頁2；何冠彪：《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臺北：聯經出版，1997年），頁2。

² 晚明以降城市化相關議題，參見 G. William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韓書瑞著，朱修春譯：《北京：寺廟與城市生活(1400-1900)》（新北：稻鄉出版，2014年）。

³ 晚明資本主義、商業風尚，參見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黃仁宇：《明代的漕運 1368-1644》（臺北：聯經出版，2013年）；Timothy Brook,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⁴ 晚明身分辨識、流動相關議題，參見岸本美緒：《風俗と時代觀》（東京：研文出版，2012年）。

⁵ 晚明白銀流動促成的商業化以及世紀貿易體系相關研究，參見彭慕蘭著，黃中憲譯：《大分流：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中國與歐洲為何走上不同道路？》（臺北：衛城出版，2019年）。

⁶ 巫仁恕：《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臺北：聯經出版，2007年）。

⁷ 晚明禪師多站在奢靡之風的反面，相關討論參 Timothy Brook, *Praying for Power: Buddh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Gentry Society in Late-Ming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21-223。

⁸ 野口鐵郎：《明代白蓮教史の研究》（東京：雄三閣，1986年）。

⁹ 晚明思想研究相關論題，如近代化、市民社會等範式，參見島田虔次：《中國における近代思惟の挫折》（東京：筑摩書房，1970年）；溝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の屈折と展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0年）。

¹⁰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2014年），頁1。

¹¹ 南明史研究不勝枚舉，自清末民初以降，華語學界以朱希祖、孟森、柳亞子、謝國楨、錢海

揚海外，如鄭氏立基海外抑或扶桑乞師。¹²爾後，歷經將近三百年，於清廷滅亡之際，明遺民的故實再次成為弘揚民族主義的養分¹³，或成為清遺民編纂遺民錄的敘事參照¹⁴，甚至連明遺民的失敗本身都成為後世「新遺民」、「後遺民」的典範前沿。¹⁵

以往研究，專注於明遺民的抗清運動、政治抉擇或是里居活動。明遺民潛心著述，重溯前朝崩壞的蛛絲馬跡，以元明之際士人為借鑒，反思身處時空裂縫當下，自身存活的依據¹⁶，或是身影流連於與殉國的丈夫共築的園林¹⁷，又或是透過自家園林的社集活動追憶前朝¹⁸，其中明遺民與宗教，尤其佛教向來關係匪淺，至今仍擁有龐大的研究空間。明遺民與佛教的牽連，素不為黃宗羲(1610-1695)所喜：「近年以來，士之志節者，多逃之釋氏」¹⁹。邵廷采(1648-1711)在比較宋明遺民差別時，認為宋明遺民氣節一致，而以僧中遺民人數之多為明遺民特點，其曰：

至明之季年，故臣莊士往往避於浮屠，以貞厥志。非是，則有出而仕矣。僧之中多遺民，自明季始也。余所見章格庵、熊魚山、金道隱數人，既逃其跡，旋掩其名……姑錄其耳目得逮可覆稽者，其不為僧而保初服，吾尤尚之。²⁰

岳等人研究為大宗，歐美學圈則以司徒琳為先聲，參徐泓：《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頁143-147。

¹² 明清之際中日乞師研究的現代研究濫觴，參石原道博：《明末清初日本乞師の研究》（東京：富山房，1945年）。

¹³ 南社柳亞子、陳去病即為最顯著的例子。清末民初對晚明故實想像的研究，參照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

¹⁴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臺北：聯經出版，2009年）。

¹⁵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臺北：麥田出版，2007年），頁23-70。

¹⁶ 趙園：《想像與敘述》（北京：北京師範大學，2015年），頁188-243。錢謙益透過《列朝詩集》勾勒元明之際士人生存境況，參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六），（臺北：東大圖書，1978年），頁77-171。

¹⁷ 曹淑娟：〈寓山園林的女性空間〉，《臺大中文學報》第23期（2005年12月），頁277-322。

¹⁸ 大木康：《冒襄與影梅庵憶語》（臺北：里仁書局，2013年），頁241。

¹⁹ 黃宗羲：〈七怪〉，《南雷文案》，《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2010年），第32冊，頁522。

²⁰ 邵廷采著，祝鴻杰點校：〈明遺民所知錄〉，《思復堂文集》（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205-206。

可見邵氏以遁入僧籍為拒仕新朝的權宜之計，且以不為僧而能逃名者為尚，顯然對當時士人遁入佛門不以為然。然而，有趣的是，邵氏傾慕不已儼然為陽明正傳的劉宗周(1578-1645)，名列劉氏弟子者，如張瑋(1596-1643)²¹、祁彪佳(1602-1645)、惲日初(1601-1678)皆與佛教關係匪淺。²²逃禪一詞原出杜甫〈飲中八仙歌〉「醉中往往愛逃禪」²³，於明清鼎革之際，轉而影射逃禪是現實桎梏下的抉擇，此言無疑忽略士人自身的佛教信仰，對於世變之際，佛門所發揮的影響略而不談，更無視陽明心學以降，儒釋兩家千絲萬縷的關係。鼎革之際，以佛門之姿荷擔眾生性命的遺民僧，未始不與晚明以來蔚然大興的儒佛教交融之風無關。此一政治以及宗教意涵結合的身份標誌，正提供反思明末清初鼎革之際，無論是時代變局、士人信仰以及宗門播化、思想等議題的絕佳切入點。

「浮屠中之遺民」、遺民僧、僧而遺民抑或是「以忠孝作佛事」等詞彙²⁴，個別意涵略有差異，然而皆用以稱呼鼎革之際，以佛門之姿展現遺民風範的僧侶。明遺民的定義歷來以三大面向為主：世間動盪下遺留的子民，易代之際懷有強烈的故國之思、不肯出仕新朝的士人²⁵，節義以及對故明的思念在鼎革時期憂國的火光翻騰、映射下，遺民與遺民僧似乎難以分別。²⁶

²¹ 張瑋，字席之，號二無，孫慎行弟子。孫氏為《如此齋詩集》作序時，提及張瑋出入禪、道，卻刻意排除禪學對張瑋的影響，總結張氏歸心於白沙及《易》學，張氏集中，收錄〈舟次讀壇經〉、〈陽贈余二絕用無垢無盡以余號二無也旅中無事次韻寄答〉等作品，不難發現其與佛教關係密切，且其自言「平生不擬判儒禪」，反見孫氏的墨守。分別見於張瑋：《如此齋詩》，《叢書集成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4年），集部第119冊，頁477、478、483。

²² 邵廷采著，祝鴻杰點校：《明儒劉子戡山先生傳》，《思復堂文集》，頁31。

²³ 杜甫著，仇兆鰲輯註：《杜詩詳註》（天津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卷二，頁2b。

²⁴ 上述詞彙分別出自全祖望〈南嶽和尚退翁第二碑〉、陳垣《清初僧諍記》、李瑄〈清初「僧而遺民」的基本類型〉、徐枋〈退翁老人南嶽和尚哀辭〉，參徐枋：〈退翁老人南嶽和尚哀辭〉，《居易堂集》，《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81冊，頁393-395、全祖望：〈南嶽和尚退翁第二碑〉，詹海雲編：《全祖望《鮚埼亭集》校注——《鮚埼亭集》內編》（臺北：國立編譯館，2003年），第2冊，頁350-352、陳垣著，野口善敬譯：《清初僧諍記：中國佛教的苦惱と士大夫たち》（福岡：中國書店，1989年）、李瑄：〈清初「僧而遺民」的基本類型〉，《文藝評論》第4期（2013年4月），頁154-158。

²⁵ 李瑄：《明遺民群體心態與文學思想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8年），頁18。

²⁶ 廖肇亨的金堡相關研究即有關遺民僧的僧侶活動及內在心理，見廖肇亨：〈金堡之節義觀與歷史評價探析〉，《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9卷第4期（1999年12月），頁95-116、〈天崩地解與儒佛之爭：明清之際逃禪遺民精神圖像的衝突與融合〉，《忠義菩提：晚明清初空門遺民及其節義論述探析》（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13年），頁43-96，此外野口善敬、李瑄、周玟觀的晦山戒顯研究都關注遺民僧的僧侶活動、日常生活等面向，見野口善敬：〈遺民僧晦山戒顯について〉，《禪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6期（1990年5月），頁251-274、李瑄：〈建功利生：清初遺民僧會

最為知名的遺民僧之一，當屬繼起弘儲(1605-1672)。繼起弘儲為晚明三峰派漢月法藏(1573-1635)嫡傳弟子，向來「以忠孝作佛事」稱揚於世，其與徐枋(1622-1694)的來往為人津津樂道。以遺民僧聞名的繼起弘儲於國、於家、於法的熱切，無論是否以遺民僧標誌其生命，上述三者無一不是其晚年自述生命關懷的要點，其曰：

山僧垂垂老矣，有幾件事不能忘于懷。曰道德、曰文章、曰山水、曰交知、曰法命。²⁷

如果姑且將道德視為忠孝的近義詞，可見在繼起弘儲生命中，文學、自然、交遊以及宗教使命佔據的份量亦不容小覷。由此觀之，與繼起弘儲來往遺民群體的關懷面向，亦不當以鼎革的國族意識為限。

明遺民活動時間往往界定於順治初年(1644)到康熙三十年(1692)，繼起弘儲的生命史泰半與此重疊。繼起弘儲與明遺民向來密契，但明清鼎革僅是契機之一。繼起弘儲業師漢月法藏深受東林人士欣賞，早非秘密。²⁸如同許多東林黨的子弟加入復社，繼起弘儲的交遊圈與漢月法藏多有重疊，其往來居士多曾參與東林與復社²⁹，而明遺民出自上述兩個士人群體甚多，可見在鼎革之前，士人與三峰派僧人的來往，正體現陳寅恪以及謝正光的清初士人交遊相關研究指出清初交遊圈必須溯源至晚明的師友、地緣關係。³⁰再者，小野和子曾指出僧侶參與復社的情形³¹，因此繼起弘儲與復社人士的交往，另一方面也反映晚明結社組成人士的紛雜及對佛教的接受。

通佛儒的一種途徑——以晦山戒顯為代表》，《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期第56卷（2016年3月），頁132-141；周玟觀：〈半生幸入三峰社——從晦山戒顯看清初遺民僧的日常〉，《佛光學報》新7卷1期（2021年1月），頁29-73。

²⁷ 繼起弘儲：〈復些庵道者〉，《甲辰錄》，《書問》，頁19a。

²⁸ 野口善敬：〈漢月法藏と士大夫たち—雍正帝から魔蔵と呼ばれた僧侶〉，《東洋古典學研究》第2期（1996年10月），頁26-57、連瑞枝：〈漢月法藏(1573-1635)與晚明三峰宗派的建立〉，《中華佛學學報》第9期（1996年7月），頁167-208。

²⁹ 弘儲交遊人士，如周茂蘭、周茂藻、耿應衡、顧苓、徐枋、姚希孟等人，皆是同時為東林人士親屬及復社成員，參何宗美：〈東林、復社人物關係考〉，《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續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240-257。

³⁰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北京：三聯書局，2001年），頁963；謝正光：〈清初貳臣曹溶及其「遺民門客」〉，《清初之遺民與貳臣》（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頁22。

³¹ 小野和子：《明季黨社考：東林黨と復社》（東京：同朋舍，1996年），頁441。

繼起弘儲與遺民的來往，除來自業師的交遊遺產外，綜觀相關文獻，可發現忠義氣節以外的諸多關懷面向。先以與繼起弘儲相契的徐波(1590-1663?)為例，遭逢時代變局以及母喪的徐波，兩人首次會面，即目繼起弘儲為「可倚以度世者」，後更從之受菩薩戒。³²徐波心目中的繼起弘儲，並非僅是人生的導師，更為文學同道。³³此外，遺民僧如得嗣法，進而管理寺院，必得供養門下龐大的徒眾。³⁴佛寺的財政維持仰賴租稅、喪葬、法會、布施、借貸³⁵，鼎革之際，寺院澤及諸方，同時仍然必須舉行說法、葬禮、法會、出鉢、選擇住持等活動³⁶，說明世變前後，清初遺民群體的文學關懷³⁷以及易代之際僧俗有別的特殊責任以及維生方式。³⁸上述各種士僧交誼面向，體現明清之際佛教士僧來往豐富內涵，正如張有譽(1589-1669)曾為投身佛門的藥菴正志(1599-1676)之書作序，特別調侃書名「別錄」一詞，其曰：「據現在示迹，則前半生皆別錄，後半生始得別傳。若探本而言，則多劫來，已得別傳，現生事總不可判為別錄。」³⁹以「別傳」與「別錄」二詞討論其生命機緣，說明晚明以降文人學佛風尚蔚為大觀⁴⁰，士人積劫以來的佛緣，為宰官身、為僧侶身，實則不分，身份的模糊，使得士人與僧侶時常參與宗教、

³² 徐波：〈又題〉，嚴志雄輯編、謝正光箋釋：《落木菴詩集輯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頁533。

³³ 晚明以降，佛教與文學的交涉相關討論，參見廖肇亨：〈明末清初叢林論詩風尚探析〉，《中邊·詩禪·夢戲：明末清初佛教文化論述的呈現與開展》（臺北：允晨文化，2008年），頁27-66；李瑄：〈手提無孔錘，擊破珊瑚網——禪學思維與袁宏道的詩學策略〉，《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期第51卷（2011年），頁86-97、〈《楞嚴經》與竟陵派文學思想的指歸〉，《文藝評論》第8期（2019年），頁64-70。

³⁴ 近來全面討論遺民生計，參游勝輝：《史外傳心——清初江南遺民詩之生計書寫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曹淑娟先生指導，2021年）。

³⁵ 牧田諦亮：〈水陸會小考〉，《牧田諦亮著作集》（京都：臨川書店，2015年），第4卷，頁358-380。寺院的金融發展、營利，參鎌田茂雄：《中國佛教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2年），第6卷，頁144-176。

³⁶ 寺院並不是全然能脫離政府監控，廖肇亨曾提及方以智受政府監控一事，見氏著：《明末清初遺民逃禪之風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吳宏一先生指導，1993年），頁80。卜正民以《天台山遊覽志》為例，提及鼎革之際收容遺民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壓力並言及明清仕紳介入住持選擇的情況，同註7，頁122-123、174-176。荒木見悟則透過熊魚山，闡述寺院經營的現實壓力，見氏著：〈金正希と熊魚山〉，《明清思想論考》（東京：研文出版，1992年），頁129-186。

³⁷ 明遺民的文學風格相關研究，參見李瑄：《明遺民群體心態與文學思想研究》，頁428-572、嚴迪昌：《清詩史》（臺北：五南出版，1998年），頁259-278。

³⁸ 近來全面討論遺民生計，參游勝輝：《史外傳心——清初江南遺民詩之生計書寫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曹淑娟先生指導，2021年）。

³⁹ 張有譽：〈序〉，《藥菴語錄》（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康熙刊本），頁3a。

⁴⁰ 于君方著，方怡蓉譯：《漢傳佛教復興：雲棲株宏及明末融合》（臺北：法鼓文化，2021），105-152。

文藝活動，因此忽略明末清初禪師以及士人的宗教、藝術活動，難以全面地理解鼎革時佛教與士人間的關係。

傳統以貳臣與遺民為政治立場相對的兩極，如今學界早已展開對貳臣政治立場、行動的反思，如岡本さえ的研究揭示「貳臣」一詞誕生的時代原因，並描繪仕清漢人文官於朝廷上據理力爭漢人應有權力，制衡滿人於地方的過分擴張。⁴¹再者，遺民研究早已跨越遺民、仕清官員之間的真空，清初士人也非單純以政治操守攻擊仕清官員⁴²，兩者的交會，在政治操守之外，性情、學術等都是重要因素。⁴³此外，順治朝魏裔介(1616-1686)上奏表彰死節之士⁴⁴以及康熙十八年《明史》開館後，獎勵南明亢節之士⁴⁵，都不能忽略清朝建立屬於自身忠君譜系的企圖⁴⁶，因此節義的表彰或出自自我認定，都存在兩種以上意識形態的詮解可能。

自佛教而非政治立場出發，則賦予觀察遺民僧與仕清官員交誼另一可能面向。心懷故國的僧人與仕清官員交往，繼起弘儲並非特例⁴⁷，歷來描述繼起弘儲交遊多聚焦於遺民，然過往材料早有繼起弘儲與仕清官員來往的跡象，如吳偉業

⁴¹ 岡本さえ：〈貳臣論〉，《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 68 期（1976 年 3 月），頁 101-177。《貳臣傳》的編輯、版本考定，參神田信夫：〈清朝の国史列伝と貳臣伝〉，《清朝史論考》（東京：山川出版社，2005 年），頁 362-378。

⁴² 見謝正光：〈探論清初詩文對錢謙益評價之轉變〉，《清初詩文與士人交遊考》（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60-108、〈遺民與貳臣交遊小考三則〉、〈清初貳臣曹溶及其「遺民門客」〉、〈顧炎武與清出兩降臣交遊考論〉，《清初之遺民與貳臣》（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 年），頁 4-19、20-72、129-149。遺民僧與仕清官員的關係，如澹歸嘗試透過尚藩幕僚化解方以智粵難，見廖肇亨：〈金堡之節義觀與歷史評價探析〉，頁 95-116，謝明陽從覺浪道盛與陳名夏交往，探討兩人交誼內容從復明到濟世的轉變，見氏著：〈遺民僧覺浪道盛與貳臣陳名夏的情誼考論〉，《靜宜中文學報》第 16 期（2019 年 12 月），頁 1-27。陳垣曾以山暉浣與事孫可望之方于宣交往等例，以此論證僧俗交往除了彼此政治立場外，佛法之廣大無邊，論及明末清初時，僧徒交往除了政治立場外的宗教因素，見氏著：《明季滇黔佛教考》，（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頁 263-284。此外，弘儲雖為僧籍，然士人於鼎革之際如何依據現實狀況採取行動，借鑑何冠彪：〈論明遺民的出處〉，《明末清初學術思想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 年），頁 53-124、《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

⁴³ 謝正光：〈顧炎武與清初兩降臣交遊考論〉，《清初之遺民與貳臣》，頁 148。

⁴⁴ Frederic Wakeman, Jr.,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942-947.

⁴⁵ 吳航：《清代南明史撰述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 年）頁 90-96。

⁴⁶ 清代官方如何通過表彰氣節，建立自身的忠臣系譜，參見註 44，頁 1074-1127；謝正光：〈清初忠君典範之塑造與合流〉，《停雲疑獻錄》（浙江：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 年），頁 121-178。

⁴⁷ 如覺浪道盛即與陳名夏來往甚密，參見謝明陽：〈遺民僧覺浪道盛與貳臣陳名夏〉，頁 1-27；本文不欲使用貳臣一詞稱呼出仕清廷士人，一方面清代貳臣譜系的建立遲至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下令編纂《貳臣傳》之時，再者，貳臣一詞本身隱含的道德批判，在考察弘儲的交友圈考察時，反而過於輕易地否定宗教跨越當時政治黨派的融通可能。

(1609-1672)向弘儲弟子懺悔出仕新朝⁴⁸，或是李模(1600-1679)、金之後(1593-1670)共同邀請繼起弘儲住錫虎丘雲巖寺⁴⁹，近年繼起弘儲相關新出文獻記述康熙年間弘儲與旗人、江南巡撫甚至討伐永曆政權的孔有德(1602-1652)⁵⁰往來甚切。繼起弘儲的交誼以及生命歷程，不僅提供反思遺民僧定義、內涵的絕佳機會，更顯示佛教於世變之際，不分政治立場，如何作為士人心靈歸屬，甚者，跨越政治分歧成為地方信仰中心。

以上透過繼起弘儲，嘗試於政權的對立外，反省僧俗交誼，探究遺民僧定義，進一步則必然需要探論建構遺民僧形象以及思想內涵的佛門忠孝觀。

丘山新透過追溯「一切眾生」一詞於大乘經典的大量出現，指出大乘佛教的誕生關聯與「他者的發現」——於實際存在的生命之中，體現他者與自己的共同存在⁵¹，可見對於他人的無限慈悲以及包容，早在祖師西來以前就體現於大乘佛教的血脈之中。爾後，宋初孤山智圓(976-1022)提倡《中庸》，嘗試匯通儒佛，至大慧宗杲(1098-1163)於兩宋之間提倡「忠義心即菩提心」影響爾後佛門世俗倫理論述甚鉅。⁵²時至明清鼎革，永曆朝中知名的「五虎」之首，後因在永曆朝廷政爭失勢而出家的今釋澹歸(1614-1680)曾言：「今時人纔見士大夫削髮披緇，便硬安頓在抗節守義一流中。」⁵³批評時人忽略出家背後的複雜心理。自反面觀之，可知鼎革當下佛門與節義的強烈連結，無論本土臨濟、曹洞兩宗，或是東渡扶桑的黃檗宗，都不能自外於天崩地解的時局。⁵⁴而清初遺民價值體系或是忠孝觀念，早已醞釀於晚明的時代風氣，如李瑄指出晚明鄭所南(1241-1318)《心史》的重新

⁴⁸ 吳偉業的懺悔與佛教研究，見柴德賡：〈明末蘇州靈巖山愛國和尚弘儲〉，《史學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392。近來懺悔研究大興，見李豐楙、廖肇亨編：《沉淪、懺悔與救度：中國文化的懺悔書寫論集》（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13年）。

⁴⁹ 宙亭紀蔭：《宗統編年》，《卮續藏》，第147冊，頁247。

⁵⁰ 弘儲的交遊將於第三章交遊考詳述。

⁵¹ 丘山新：〈大乘佛教における他者の発見〉，《印度學佛學研究》第50卷第2號（2002年3月），頁152-158。

⁵² 明代的大慧禪接受，參悟荒木見悟：《陽明學の位相》（東京：研文出版，1992年），頁213-256；野口善敬，〈後世における大慧宗杲の評価〉，《花園大学国際禅学研究所論叢》第8期（2013年3月），頁1-22。

⁵³ 今釋澹歸：〈答錢開少司馬〉，《徧行堂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46冊，頁738。

⁵⁴ 廖肇亨：〈以忠孝作佛事：明末清初佛門節義觀論析〉，《忠義菩提：晚明清初空門遺民及其節義論述探析》，頁97-139。

發現以及刊刻、編纂《遺民錄》，促成遺民價值體系於鼎革前根著於士人心中。

⁵⁵岸本美緒的研究則挖掘明末士人、民眾展開的政治、行動模式背後，暗寓稱揚正義的殉難者以及非難從惡的未殉難者的思考範式。世間瀰漫懲戒士大夫、官僚偽善、膽怯的快感，驅使人們走向極端的道德主義。⁵⁶晚明曹洞宗僧人湛然圓澄(1561-1627)詠鄭所南，並為宋遺民謝皋羽(1249-1295)作序，序中提及自身對謝皋羽的傾心，來自於閱讀《宋遺民錄》⁵⁷，即可知遺民思想於晚明，跨越僧俗兩界的傳播，體現大慧禪風對世間的關心以及晚明社會瀰漫強烈的道德傾向。

論及道德與國事，東林自然是晚明無法忽視的群體。無論是以之為黨爭標的，政治敗壞的原因之一⁵⁸，或是作為地方聲音力抗中央政策、主張開通言路或力抗宦官的傾壓⁵⁹，如黃宗羲即以東林為晚明以降忠義氣節的典範，其曰：「數十年來，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義之盛，度越前代，猶是東林之流風餘韻也。」⁶⁰，其中黃宗羲無疑夾雜對父親的孺慕之情以及明亡後的前代想像，然而並無法否定東林對天下的關心。東林一脈素來以與佛教保持距離為人所知，然而卜正民即指出高攀龍(1562-1626)等東林人士組建的同善會深受晚明佛教影響，再者漢月法藏深受東林核心的錢一本(1539-1610)、顧憲成(1550-1612)等人認可⁶¹，並於北禪寺與姚希孟(1579-1636)激昂國事，可知東林與佛教交往頻仍，以及三峰派賡續晚明禪林風氣對政事保持高度關注。

論及近世禪林與國家的關聯，往往標舉大慧宗杲的愛國情懷。大慧禪對立於默照禪，強調直面時代及歷史，全面感受當代危機，荒木見悟曾經指出：「大慧的愛國心並非是安穩於現狀，並以臣道實踐為主的他律規範，而是意圖碰觸人類實存的契機，從人心內部翻轉定執的知識伎倆，變化私我為利他為物的濟民情懷。」

⁵⁵ 李瑄：《明遺民群體心態與文學思想研究》，頁 43-47。

⁵⁶ 岸本美緒：〈明末清初における暴力と正義の問題〉，《地域社會論再考——明清史論集 2》（東京：研文出版，2012 年），頁 168-169。

⁵⁷ 永覺元賢：〈懷鄭所南有序〉、〈晞髮集序〉，《永覺和尚廣錄》，《徑山藏》，第 168 冊，頁 405、301。

⁵⁸ 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上海：上海書店，2004 年），頁 39。

⁵⁹ 小野和子：《明季黨社考：東林黨と復社》，頁 623-631。

⁶⁰ 黃宗羲：《明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頁 1375。

⁶¹ 同註 7，頁 106-107。

⁶²時至明末清初，宗門浸潤大慧禪風甚深⁶³，然而大慧宗杲身處國家體制仍尚未完全崩潰的南宋，反觀繼起弘儲歷經明朝滅亡並以每年三月十九日追祭崇禎聞名，禪門與忠義是否能如過往所論，單單以士人心性作為論述主體，迴避國家、君主體制，則是禪者在相異的歷史情境下，展現的另一種禪門思想論述可能。

家國一詞，除了政治外，包含家庭倫理。晚明論孝蔚為成風，孝成為當時知識社群關注的焦點，萬里尋親的故事所在多有，《孝經》注疏紛陳雜出，儒家、佛教、天主教之間的互動，促成孝道、家庭倫理⁶⁴種種疆界重組。繼起弘儲深浸晚明論孝風潮，相對大慧以「忠義心即菩提心」聞名，時人盛讚繼起弘儲「以忠孝作佛事」，明顯繼起弘儲除了作為遺民僧的身份為世所知外，返家葬親及從父言改姓的孝行亦膾炙人口。大乘佛教傳入中國後，不斷尋找家庭倫理的平衡，相關研究早已指出原始佛典並沒有孝的對應詞彙⁶⁵，中國本土與佛典言孝自有其特定意涵⁶⁶，如株宏論孝的對象即有生身、法身、慧命父母。⁶⁷歷來皆以錢謙益(1582-1664)、徐枋所作〈報慈圖〉相關序文為詮釋依歸，繼起弘儲門人原直全賦(?-1655)則解釋「報慈」為：「報祖佛之慈德」⁶⁸，明顯以佛祖慈悲心地，替代家庭倫理中的孝慈，即可見得士人、釋門的詮釋差異。弘儲所作《孝經箋說》今雖不傳，但現存著作中仍有多處論孝相關材料，其中提及：「《孝經》一卷三峰旨」⁶⁹，繼起弘儲之言暗示孝論與三峰家法，有助於思考忠孝於國變前如何醞釀於其胸臆⁷⁰，進而反思晚明以降忠孝論述的思想史視域。

⁶² 此段文字為筆者翻譯，見大慧宗杲著，荒木見悟注：《大慧書》（東京：筑摩書房，1969年），頁245-268。

⁶³ 野口善敬：〈後世における大慧宗杲の評価〉，頁1-22。

⁶⁴ 呂妙芬：《成聖與家庭人倫：宗教對話脈絡下的明清之際儒學》（臺北：聯經出版，2017年）、《孝治天下：《孝經》與近世中國的政治與文化》（臺北：聯經出版，2011年）；徐聖心：〈晚明佛教之儒學融攝——論《梵網經》註釋中的「孝道觀」〉，《青天無處不同霞——明末清初三教會通管窺》（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年），頁191-231。

⁶⁵ 中村元：〈原始佛教の家族倫理〉，《八学会年報》第3集（1951年），頁134-148。

⁶⁶ 道端良秀指出《善生經》、《六萬禮經》、《孝子經》等佛教孝經典中孝指涉的意義、對象與中國傳統的差異，例如《孝子經》以精神救濟、成佛得道自別於世間之孝。見氏著：《中國佛教史全集》（東京：書苑，1985年），第二卷，頁369-412。

⁶⁷ 雲棲株宏：《梵網經心地品菩薩戒義疏發隱》，《徑山藏》，第215冊，頁644。

⁶⁸ 繼起弘儲：〈師降迹於萬曆乙巳〉，《報慈語錄》，《徑山藏》，第222冊，頁353。此一想法源自四川大學李瑄教授的提醒。

⁶⁹ 繼起弘儲：〈贈卞圖南居士道號孝旨〉，《浮湘錄》（蘇州：西園寺藏，影本見佛光大學佛教研

承上所述，「忠孝」作為佛門與世俗倫理的共同思想範疇，彼此的共振，如同明末清初世間紊亂，同時出世間亦紛爭不斷。明末清初佛教內部無論出於意氣勢力、墓地田租等現實利益；或為門戶派系，如《五燈嚴統》的濟洞之爭、曹洞宗嗣法問題；或為宗旨法諍，如《物不遷正量論》、密雲圓悟(1566-1642)與漢月法藏圍繞《智證傳》、《五宗原》等論爭⁷¹，各式各樣的紛爭不一而足。其中，漢月法藏與密雲圓悟兩派的鬥爭以及遺緒，自崇禎直至雍正禁絕三峰派及相關著作才告一段落，兩派的抗爭以及合作與弘儲入道後的生命史全然重疊，自然是其一生不可忽視的片段。

「竟陵之詩與西國之教、三峰之禪，旁午發作，並為孽于斯世。」⁷²錢謙益的評語常為學界稱引。已有研究者指出明末以來天童寺龐大的聲望以及經濟實力⁷³，與天童一脈的頡頏並非易事。入清後，三峰派法化的鼎盛，賴於具德弘禮(1600-1667)、剖石弘璧(1599-1670)、繼起弘儲等三峰派第二代禪師的努力。以清初靈巖山為例，即便沒有與繼起弘儲直接來往的錢澄之(1612-1693)，詩中也留下對靈巖山法化昌盛的讚嘆。⁷⁴康熙年間，中國脫離王朝交替期的戰亂、窮迫，進入安定期，以康熙的江南巡幸為代表⁷⁵，靈巖山正是巡幸地點之一，似乎暗示滿清朝廷對江南文化的認同，並由宙亭紀蔭（活躍於 1693）⁷⁶、輪庵超揆（活躍於

究中心藏《明清佛教稀見文獻》，第 103 冊），《偈贊》，頁 3b。

⁷⁰ 荒木見悟認為弘儲急速釀成的名教意識，源於甲申後弘儲的交往對象，參氏著：〈禪と名教—木陳道忞の變節—〉，《陽明學と仏教心學》（東京：研文出版，2008 年），頁 256。

⁷¹ 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頁 48、陳垣著、野口善敬譯：《清初僧諍記：中国仏教の苦悩と士大夫たち》；陳靜芳：〈明末禪宗壽昌系嗣法的隱微之爭〉，《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 13 卷第 2 期（2016 年 12 月），頁 147-179；江燦騰：《晚明佛教叢林改革與佛學諍辯之研究：以憨山德清的改革生涯為中心》（臺北：新文豐出版，1990 年）；簡凱廷：《晚明五臺僧空印鎮澄及其思想研究》（新竹：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祝平次先生指導，2017 年）。

⁷² 錢謙益：《列朝詩集》（哈佛圖書館藏，清順治九年毛晉汲古閣刊本），丁 12，頁 71b。

⁷³ 同註 7，頁 256-260、石井修道：〈明末清初的天童山と密雲圓悟〉，《駒澤大學佛教學部論集》第 6 期（1975 年 10 月），頁 78-96。

⁷⁴ 錢澄之曾記有「遙禮靈巖二十年」，見氏著：〈同健庵遊靈巖山〉，《錢澄之全集》第 5 冊（合肥：黃山書社，1998 年），頁 453。

⁷⁵ 岸本美緒：〈清朝皇帝の江南巡幸〉，《地域社会論再考：明清史論集 2》，頁 249-297。

⁷⁶ 宙亭紀蔭，字湘雨，號損園，婺源游氏。曾住錫祥符寺、天寧寺、高旻寺等剎，康熙南巡時召見，其著《宗統編年》帶有清代官方色彩，記錄三峰派許多重要文獻。其生平，參見陸鼎翰：〈後序〉，《宗統編年》，《卮續藏》，第 147 冊，頁 510-511。

1645-1693)⁷⁷兩位三峰派僧人，編輯《宗統編年》、《五燈全書》兩部帶有官方色彩的禪宗史書、燈錄，正巧與明末的國孽的形象相反，成為國家安定的代表之一，爾後清世宗的說法反而突顯三峰派在康熙朝後的昌盛：「其徒至今散佈人間不少，宗門衰壞，職此之由。」⁷⁸

以往繼起弘儲與密雲一派的往來，由於文獻闕如，無以開展深入討論，又或如全祖望(1705-1755)宣稱「不言退翁之禪，而言其大節」⁷⁹，僅集中於節義相關論述，又因陳垣首發，標舉弘儲作為遺民，與朝廷新貴木陳道忞(1596-1674)圍繞廣慧禪寺「密雲彌布」匾額一事以及圍繞《樹泉集》的攻防，諸多類似爭議的梳理，成為學界研究繼起弘儲的主要徑路。⁸⁰然而晚明以降，寺院「徒弟院化」風氣強烈⁸¹，何以弘儲得以住持廣慧禪寺？順治十八年，與道忞爭鬥不休的費隱通容，於三月二十九日圓寂⁸²，同年住錫金粟山廣慧禪寺的通容法嗣——孤雲行鑒(?-1661)，亦隨其師翁遷化，弘儲因而得到補住廣慧禪寺的機會，身為漢月法藏門下高徒，繼席通容法系所執掌的寺院，先不論密雲漢月兩派之間的衝突。弘儲、行鑒雖同出密雲法系，但一屬漢月門人，一屬費隱門人，此種跨越派系的狀況，並不多見，顯示繼起弘儲調解《五燈嚴統》後，與費隱通容一系越形親近。

⁷⁷ 輪菴超揆，號文覺，俗名果，字園公，又稱亮一居士，吳門文氏，為文震亨次子。超揆幼年慕道，十七歲參弘儲，順治七年冬受菩薩戒，後從軍，有省，從弘儲薙染，弘儲落難亦親自至南屏省覲。曾住大能仁寺、雲南文殊寺、玉泉山普陀寺等剎，終葬於玉泉山。其奉旨北上，為三峰僧史盛事之一，輪菴超揆生平，參見僧鑒曉青：〈輪菴和尚語錄序〉、〈與鎮國和尚書〉，《高雲堂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14冊，頁6、111；雁黃大涵：〈十三日雨中送徐道積孝廉及周宗舒還吳〉，《雁黃布衲黃山遊草》，卷五，頁25b；桐泖岑鶴：〈序〉，《輪菴禪師語錄》，《徑山藏》，第226冊，第2頁。

⁷⁸ 綜合清世宗對三峰派的完整批評，見清世宗：《揀魔辨異錄》，《叕續藏》，第114冊，頁379-385。

⁷⁹ 全祖望：〈南嶽和尚退翁第二碑〉，詹海雲編：《全祖望《鮚埼亭集》校注——《鮚埼亭集》內編》，第2冊，頁350-352。

⁸⁰ 陳垣著，野口善敬譯：《清初僧諍記》，頁66-88。

⁸¹ 徒弟院化一詞的使用以及此風氣的討論，見於野口善敬：〈明末清初における天童寺の住持について〉，《禅学研究》第89號（2011年2月），頁17-45。而長谷部幽蹊則是以「私家院化」、「血緣主義」稱呼此現象，氏著：〈明清仏教の性格を考える〉，《禅研究所紀要》通號18、19（1990年），頁87-109。

⁸² 道忞及通容之間的衝突，見上注，頁53-65、野口善敬：〈費隱通容の臨済禅とその挫折——木陳道忞との対立を巡って〉，《禅学研究》第64期（1985年11月），頁57-81；資福行觀等集：《福嚴費隱容禪師紀年錄》，《徑山藏》，第164冊，頁372-373。

再者，回歸漢月法藏與密雲圓悟的爭端本身，兩人針對五宗、經教、綱宗等等課題相互猛烈攻訐，與其視之為禪風差異，密雲圓悟毋寧是對於紫柏真可(1543-1604)重新發現、宣揚惠洪覺範(1071-1128)的時代風氣⁸³不與苟同。如今漢月法藏所著《智證傳》的出版提供研究其思想的一手材料⁸⁴，此外研究者早已指出綱宗為明末清初跨越宗派的共同話題⁸⁵，檢閱《徑山藏》即可知雖然實際上僅有曹洞、臨濟兩家存世，然而提倡五家、五宗在明末清初也並非三峰派專利，反映禪宗自萬曆的自由發揮轉往法系整理的風潮。⁸⁶

繼起弘儲作為三峰派第二代傳人，在密雲一脈氣焰高張的世態下，維持與密雲法系的互動並於其中尋找安放三峰派正統性的機會，不僅關涉住持權力、著作編纂等現實因素，綱宗、五家宗旨等法藏傳承自覺範—紫柏的禪法，弘儲的攝受以及再詮釋才是三峰法命的維繫關鍵。順治十八年完成法藏著作編輯工作後，對於大法沉寂的憂慮，蕩漾弘儲晚年的生命，門人月函南潛(1620-1686)曾記錄弘儲對正法的熱切：「晚年慨禪林之秋凋，每侍夜深翦燭，篤論回復，大略皆剗浮就賢，為後學標的之說。」⁸⁷康熙年間弘儲的《南岳單傳記》、《南嶽勒古》等創作，都反映弘儲此時高張的護法意識，提供思考「單傳」等弘儲相關宗派思想的可能。

本文以上述各論點為基礎，探討繼起弘儲於明末清初，面對世出世間共同的龐大變局，一生著作、交遊、忠孝以及法命相關材料以及論述，進而返照明末清初歷史、遺民、禪宗等重要論題。

⁸³ 晚明惠洪覺範的傳播研究，參廖肇亨：〈惠洪覺範在明代：宋代禪學在晚明的書寫、衍異與反響〉，《中邊·詩禪·夢戲——明末清初佛教文化論述的呈現與開展》，頁 105-149。將弘儲與道忞的對立，置於漢月、密雲爭論的延續，早由野口善敬提出，見氏著：〈牧雲通門の「五論」をめぐって—明末清初僧諍覚書-2-〉，《宗学研究》第 32 期（1990 年 3 月），頁 251-256。

⁸⁴ 漢月法藏著，黃繹勳編：《漢月法藏禪師珍稀文獻選輯（一）》（高雄：佛光文化，2018 年）

⁸⁵ 陳永革：《晚明佛教思想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年），頁 36-92、廖肇亨：〈《禪門修證指要》與明清禪學〉，《倒吹無孔笛：明清佛教文化研究論集》（臺北：法鼓文化，2018 年），頁 485-496。

⁸⁶ 野口善敬：〈明末の仏教居士黄端伯を巡って〉，《哲學年報》第 43 期（1984 年 2 月），頁 113、長谷部幽溪：《明清佛教教團史研究》（京都：同朋舍，1993 年），頁 342-373。

⁸⁷ 董說：〈大覺和尚語錄序〉，《豐草菴詩集》，《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集部，第 33 冊，頁 181。



第二節 文獻回顧

文獻資料龐大是近世佛教研究的特色，然而「近世佛教墮落論」的成見⁸⁸，不僅影響日本佛教學界，更深深體現於中國明清佛教研究低落的評價。史觀之外，二十世紀以來，漢傳佛教研究文獻框架由《大正藏》、《卍續藏》所壟斷，明末清初佛教研究則加上《嘉興藏》⁸⁹，三者構成主要文獻來源。如今廖肇亨指出至今累積的文獻，無論是藏經的重新調查或是百花齊放的藏外文獻，都提供堅實的文本基礎，進而開展明清佛教研究的嶄新未來。⁹⁰此節將以古籍文獻與現當代研究成果兩部分，進而說明至今明清佛教研究相關成果。

現代《嘉興藏》的翻印，曾部分收入《中華大藏經》第二輯，1987年則由新文豐出版公司依駒澤大學所藏文獻，出版《明版嘉興大藏經》40冊⁹¹，如今東京大學亦提供館藏黃檗版《嘉興藏》線上閱覽。⁹²日本之外，越南《嘉興藏》的傳播研究近年亦為學界關注。⁹³爾後，章宏偉先生對中國故宮博物院藏《嘉興藏》進行詳盡編年⁹⁴，進而促成2016年《徑山藏》出版，提供如今明清佛教研究於文獻、思想、傳播以及地域研究等方面，繼續推展的可能性。

⁸⁸ 日本學界近年對「近世佛教墮落論」的反省以及重新發掘，參西村玲：《近世仏教論》（東京：法藏館，2018年），頁5-38；末本文美士著，郭珮君譯：《近世的佛教：開展新視界的思想與文化》（高雄：佛光文化，2020年），頁22-43。

⁸⁹ 《嘉興藏》刊刻研究，參中嶋隆藏：〈《嘉興藏》目錄に拠って見た密藏道開の刻藏成績〉，《東洋古典學研究》第35期（2013年5月），頁1-32；野沢佳美：〈《明版嘉興藏》の続藏・又続藏の構成について〉，《立正史學》第101期（2007年3月），頁17-47。

⁹⁰ 廖肇亨：〈靈源枝派：明清時期佛教文獻與研究專刊導言〉，《法鼓佛學學報》第20期（2017年6月），頁1-4。

⁹¹ 藍吉富：〈嘉興大藏經的特色及其史料價值〉，釋聖嚴等編：《佛教的思想與文化：印順導師八秩晉六壽慶論文集》（臺北：法光出版，1991年），頁255-266。

⁹² <https://dzkings.l.u-tokyo.ac.jp/kkz/>

⁹³ 陳玉女：〈明清嘉興楞嚴寺《嘉興藏》之刊印與其海內外流通〉，《佛光學報》新6卷1期（2020年1月），頁123-204；李貴民：〈越南所藏明清佛教文獻初探〉，《佛光學報》新6卷1期（2020年1月），頁279-320。

⁹⁴ 章宏偉：〈五台山妙德閣方冊藏刊刻編年〉，《十六—十九世紀中國出版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頁175-249。

藏外文獻部分，除了各大圖書館線上資料庫的更新以及個別僧人別集的調查、或是散落於文人著作的逸文外⁹⁵，最重要的出版成果當屬《禪門逸書》初編及續編的出版⁹⁶，搜羅唐宋以降藏外僧人別集、總集，提供禪門思想外，研究僧人與文藝思潮關係的可能。近年近世佛教頗有重新評價之趨勢，明清藏外文獻的探尋也蔚為大興，其中最為堅實的成果當屬野口善敬對於明清著述、語錄的調查。⁹⁷臺灣學界，以廖肇亨為首，起先於上海圖書館尋獲《賢首宗乘》與《賢首傳燈錄》⁹⁸，並與佛光大學合作，調查蘇州西園寺明清佛教相關文獻，奠基今日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豐富的明清文獻。簡凱廷自博士時期發現月川鎮澄多種珍稀文獻，爾後以義學為主，尋獲一雨通潤等僧人著作，並參與林鎮國多部明清唯識學相關著作出版計劃。⁹⁹域外文獻方面，黃檗宗東渡扶桑不僅促成《嘉興藏》的海外傳播，僧人自身著作，如《高泉全集》、《木菴全集》、《獨立性易全集》¹⁰⁰於日本、臺灣重新出版，臺灣劉家幸亦撰寫多篇黃檗宗相關論文外，校注大典顯常著作。¹⁰¹刻本、抄本等文獻外，禪林墨蹟等出版品¹⁰²，除了提供書法史的研究材料外，更是現有文本材料的重要補遺。

⁹⁵ 近年藏外文獻最豐富的電子資料庫當屬中國國家數字圖書館的「中華古籍資源庫」：<http://read.nlc.cn/thematDataSearch/toGujiIndex>；僧人別集的調查，如中國李舜臣著力展開的「歷代釋家別集敘錄」計畫，全面搜羅晉代至清末僧人別集；佛教相關佚文的研究價值，參李瑄：〈吳梅村佚作與明清文學研究中佛教文獻的利用〉，《文獻》第6期（2017年11月），頁161-168、〈袁宏道詩文輯佚及佛教文獻的利用〉，《浙江學刊》第2期（2017年3月），148-153。

⁹⁶ 明復法師編：《禪門逸書初編》（臺北：明文書局，1981年）、《禪門逸書續編》（臺北：漢聲書局，1987年）。

⁹⁷ 野口善敬：〈明末清代仏教の語録・著述とその法系〉，《東洋古典學研究》第10期（2000年10月），頁21-56。

⁹⁸ 西懷了惠等著，簡凱廷點校，廖肇亨校訂：《明清華嚴傳承史料兩種：〈賢首宗乘〉與〈賢首傳燈錄〉》（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17年）。

⁹⁹ 簡凱廷：《晚明五臺僧空印鎮澄及其思想研究》、〈晚明義學僧一雨通潤及其稀見著作考述〉，《臺大佛學研究》第28期（2014年12月），頁143-189、〈顯愚觀衡(1579-1646)及其語錄兩種〉，《花園大學國際禪學研究所論叢》第16號（2021年3月），頁71-85、林鎮國、簡凱廷合編：《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高雄：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8年）、簡凱廷、陳師合編：《明清〈因明入正理論〉珍稀注釋選輯》（高雄：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1年）。

¹⁰⁰ 平久保障編：《木菴全集新纂校訂》（京都：思文閣，1992年）；高泉性激著，黃檗文化研究所『高泉全集』編纂委員會編：《高泉全集》（京都：黃檗山萬福寺文華殿，2014年）；徐興慶編：《天間老人：獨立性易全集》（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年）。

¹⁰¹ 大典顯常著，劉家幸校注：《日本・大典顯常〈小雲棲稿〉校注》（高雄：佛光文化，2020年）。

¹⁰² 如田山方南編：《禪林墨蹟》（京都：思文閣，1981年）、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編：《歷代高僧書法選粹》（臺北：財團法人何創時書法藝術文教基金會，2020年）。

以上各地豐碩的館藏以及學人間的合作以及研究，皆奠基中、日、臺三國如今於明清佛教研究龐大的文獻基礎。

明清佛教研究至今已有十分豐碩的成果累積。無論以世俗化探討中國庶民佛教受容¹⁰³、自經濟史出發探討寺田經濟、透過地域社會觀點細緻地方佛教發展，又或者自宗教社會史觀點，探討民間宗教的興起、影響¹⁰⁴。一方面展現明清佛教龐大的社會攝受，但另一方面無論是自政策的打壓談論明清佛教的衰頹¹⁰⁵、或是自思想本身貶斥為三教雜揉的衰退時期¹⁰⁶，都顯示明清佛教內蘊折射的思想、文學及社會史等方面的研究潛力，尤其進入 21 世紀，《新アジア仏教史》¹⁰⁷書系的出版及翻譯，象徵日本、臺灣學界承繼過往思想遺產，重新評估明清佛教在制度、印刷、思想等層面的重大里程碑。當今的明清佛教研究史回顧以制度、文獻、僧傳、儒佛關係、明季四大師、個案以及僧諍分類相關研究¹⁰⁸，以下沿用此框架並補充明末清初禪宗研究概況，進而爬梳學界中如今可見的三峰派、弘儲相關研究。

明末清初佛教研究以陳垣《明末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¹⁰⁹為濫觴，書中所及遺民逃禪、明清僧諍等議題框架，至今仍為學界沿用。陳垣之後，中臺學界無以為繼。¹¹⁰爾後，明末清初佛教研究則以日本學界為大宗，陸續從事萬曆三高僧：紫柏真可¹¹¹、憨山德清(1546-1623)¹¹²、雲棲株宏(1535-1615)¹¹³以及稍晚

¹⁰³ 牧田諦亮：〈中国における民俗仏教成立の過程〉、〈謝肇制の仏教観——中国仏教史研究への一提言——〉、《牧田諦亮著作集》（東京：臨川書店，2015 年），第四卷，頁 207-208、頁 488-505。

¹⁰⁴ 陳玉女：〈緒論〉，《明代佛門內外僧俗交涉的場域》（新北：稻鄉，2010 年），頁 5-31。

¹⁰⁵ 塚本善隆：〈明・清政治の仏教去勢——特に乾隆帝の政策——〉，《塚本善隆著作集》（東京：大東出版社，1975 年），頁 223-252。

¹⁰⁶ 忽滑谷快天著，郭敏俊譯：《禪學思想史》（臺北：大千出版社，2003 年），第五冊，頁 1577-1878。

¹⁰⁷ 以明清佛教為例，沖本克己編：《中国文化としての仏教——中国 III 宋元明清》（東京：佼成出版社，2010 年）；沖本克己編，辛如意譯：《中國文化中的佛教——中国 III 宋元明清》（臺北：法鼓文化，2017 年）。

¹⁰⁸ 岡部和雄、田中良昭編，辛如意譯：《中國佛教研究入門》（臺北：法鼓文化，2013 年），頁 479-490。

¹⁰⁹ 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陳垣著，野口善敬譯：《清初僧諍記：中国仏教の苦悩と士大夫たち》。

¹¹⁰ 1980 年前明清佛教相關中文研究，參張曼濤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臺北：大乘出版：1977-1979 年）。

¹¹¹ 大師子吼林：〈明季の哲僧紫柏尊者〉，《觀想》（1925 年 5 月），頁 6-13；牧田諦亮：〈紫柏真可とその淨土教〉，《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16 期，（1960 年 3 月），頁 645-648。

的蕩益智旭(1599-1655)¹¹⁴相關思想研究,其中又以著作影響江戶甚鉅的雲棲祿宏、蕩益智旭最受關注。往後釋聖嚴 1975 年以蕩益智旭為中心的博論,當屬臺灣學界明清佛教研究的先驅,爾後出版的《明末佛教研究》仍為今日鳥瞰明末佛教的重要指引。¹¹⁵

稍晚於釋聖嚴,歐美學界于君方、徐頌鵬、吳佩怡出版雲棲祿宏以及憨山德清相關論著¹¹⁶,個案研究外,歐美學界以社會及社會史為主軸。卜正民 *Praying for Power: Buddh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Gentry Society in Late-Ming China* 一書¹¹⁷,論及晚明士人的佛教崇信、空間使用等社會互動,描述地方士人如何透過佛教架構獨立於國家之外的地方政治、言論運作的空間,至今仍為海外晚明佛教史學的不刊之論。韓書瑞 *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¹¹⁸,雖然標題所言寺廟包括各種宗教機構,然而其中言及的宗教活動、易代之際北京宗教空間的改變、旗民的宗教參與,為少數北京漢傳佛教的重要著作。吳疆 *Enlightenment in Dispute: The Reinvention of Chan Buddhism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¹¹⁹一書,以卜正民的著作為基礎,以思想史為軸線,描述晚明至雍正時期,禪學復興與文人的關係,

¹¹² 忽滑谷快天著,郭敏俊譯:《禪學思想史》(臺北:大千出版社,2003年),第5冊,頁1774-1786;岩城英規:〈憨山德清的淨土思想〉,《東方》(1996年12月),頁96-111。

¹¹³ 高雄義堅:〈雲棲大師祿宏に就て〉,《史學論叢:內藤博士頌壽紀念》(東京:弘文堂書房,1930年),高雄氏所著《中國仏教史論》(平樂寺書店,1952年)中亦收有多篇祿宏相關論著。望月信亨:〈雲棲祿宏の禪淨同歸論〉,《支那淨土教理史》(東京:法藏館,1942年);大浦正弘:〈明代仏教に關する一考察—雲棲祿宏とその叢林の社會思想史的研究〉,《北陸史學》第7期(1958年12月),頁36-49;中山正晃:〈雲棲祿宏と淨土教〉,《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20期(1972年3月),頁170-173。

¹¹⁴ 安藤俊雄:〈藕益智旭の性具思想〉,《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3期(1954年9月),頁273-276;中山正晃:〈智旭の仏教觀〉,《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21期(1973年3月),頁285-288;釋聖嚴:〈智旭の著作にあらわれた人びとの系譜〉、〈智旭の思想と天台學〉,《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22期(1973年12月)、第23期(1974年12月),頁285-290、頁326-329。

¹¹⁵ 此書中文版參釋聖嚴著,釋會靖譯:《明末中國佛教之研究》(臺北:法鼓文化,2017年)

¹¹⁶ Hsu, Sung-peng, *A Buddhist Leader in Ming China*(London: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ei-Yi Wu, "The spiritual autography of Te-ch'ing" in Wm. Theodore de Bary, ed., *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67-92.; Yü, Chün-fang, *The renewal of Buddhism in China: Chu-hung and the late Ming synthesi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¹¹⁷ 同註7。

¹¹⁸ Susan Naquin, *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中文版參韓書瑞著,朱修春譯:《北京:寺廟與城市生活(1400-1900)》(新北:稻鄉出版,2014年)。

¹¹⁹ Jiang Wu, *Enlightenment in Dispute: The Reinvention of Chan Buddhism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並重新梳理以往過度放大密雲—漢月間爭鬥經緯，為北美學界明末清初禪學研究的重要代表。

中國以及臺灣學界，四大師的個案研究至今方興未艾¹²⁰，繼承日本以及歐美研究傳統，以及釋聖嚴相關明清佛教研究，同時開展思想、社會史、文學、交遊等多方研究面向。

臺灣學界中，成功大學陳玉女教授師承日本明清史大家川勝守，以明清佛教社會史等面向，出版四本專著《明代二十四衙門宦官與北京佛教》、《明代的佛教與社會》、《明代佛門內外僧俗交涉的場域》、《觀音與海洋：明代東南沿海的觀音信仰》¹²¹，內容圍繞宦官的信仰、太后、太祖的奉佛以及統治、經懺活動、女性佛教信仰、疾病，近年更以越南為中心，關心《嘉興藏》的海外傳播。¹²²

社會史之外，思想史研究以江燦騰為先聲，《晚明佛教叢林改革與佛學諍辯之研究：以憨山德清的改革生涯為中心》¹²³為臺灣憨山研究的先驅，以憨山德清的生命為主軸，探索自晚明佛教的時代積弊勃發的改革可能、思想辯論，並以佛教思想論爭貫申明、清、民國的佛教發展¹²⁴，近年致志於二十及二十一世紀臺灣佛教史，有多本專著問世。¹²⁵

徐聖心以莊子尊孔論為議題核心，拈題覺浪道盛(1592-1659)〈三子會宗論〉、《莊子提正》於莊學史的學術意義，爾後《青天無處不同霞》一書論及覺浪道盛、方以智(1611-1671)師徒火與土兩種統攝之學的類型、晚明《梵網經》註解中的孝

¹²⁰ 釋見暉：《明末佛教發展之研究——以晚明四大師為中心》（臺北：法鼓文化，2007年）；王玲月：《憨山大師的生死觀》（臺北：文津出版社，2005年）；蔡金昌：《憨山大師的三教會通思想》（臺北：文津出版社，2006年）；夏清瑕：《憨山大師佛學思想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2007年）；王紅蕾：《憨山德清與晚明士林》（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范佳玲：《紫柏大師生平及其思想研究》（臺北：法鼓文化，2001年）。

¹²¹ 陳玉女：《明代二十四衙門宦官與北京佛教》（臺北：如聞出版，2001年）、《明代的佛教與社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明代佛門內外僧俗交涉的場域》、《觀音與海洋：明代東南沿海的觀音信仰》（高雄：佛光文化，2017年）。

¹²² 陳玉女：〈明清嘉興楞嚴寺《嘉興藏》之刊印與其海內外流通〉，頁123-204。

¹²³ 江燦騰：《晚明佛教叢林改革與佛學諍辯之研究：以憨山德清的改革生涯為中心》，此書擴充出版為《曹溪之願》（臺北：新文豐出版，2005年）。

¹²⁴ 江燦騰：《中國近代佛教思想的諍辯與發展》（臺北：南天書局，1998年）。

¹²⁵ 江燦騰：《台灣佛教百年史之研究》（臺北：南天書局，1996年）；《日據時期臺灣佛教文化發展史》（臺北：南天書局，2001年）；江燦騰、侯坤宏、楊書濠等著：《戰後臺灣漢傳佛教史》（臺北：五南圖書，2011年）、《臺灣佛教史》（臺北：五南圖書，2020年）。

道觀、公安三袁的三教觀以及徹庸周理論夢等議題，為明末清初儒佛交涉、三教思想會通的重要著作。¹²⁶

謝明陽自博論探究明遺民的莊子學，自此以文學、思想以及交遊為主題，著有多篇覺浪道盛與方以智詩學、莊子學以及交遊等相關論文，更論及覺浪道盛與仕清官員陳名夏(1601-1654)的交誼，為遺民僧與清官交遊的重要研究。¹²⁷

中國學界則以陳永革致力明清佛教思想，致力於五家、綱宗等晚明佛教思想議題，近年跨足民國，研究成果豐碩，撰有《晚明佛教思想研究》、《陽明學派與晚明佛教》、《近世中國思想史論》¹²⁸等著作。李舜臣則以嶺南詩僧研究起家¹²⁹，晚近整理明清僧人別集成果卓然。近年中文相關個案研究專著，則有管東溟(1536-1608)¹³⁰、永覺元賢(1578-1657)¹³¹、祖心函可(1612-1660)¹³²、跡刪成鷲(1637-1722)¹³³、石濂大汕(1662-1705)¹³⁴、無異元來(1576-1630)¹³⁵、月川鎮澄(1547-1617)¹³⁶、幽溪傳燈(1554-1628)¹³⁷、妙峰福燈(1540-1612)¹³⁸、天然函昱¹³⁹，相關論文不勝枚舉，限於篇幅，暫容割愛。

¹²⁶ 徐聖心：〈「莊子尊孔論」系譜綜述——莊學史上的另類理解與閱讀〉，《臺大中文學報》，第 17 期（2002 年 12 月），頁 21-66、《青天無處不同霞——明末清初三教會通管窺》。

¹²⁷ 謝明陽：《明遺民的莊子定位論題》（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1 年）、〈明遺民覺浪道盛與方以智「怨」的詩學精神〉，《東華人文學報》第 3 期（2001 年 7 月），頁 433-462、〈覺浪道盛《莊子提正》寫作背景考辨〉，《清華學報》第 42 卷第 1 期（2012 年 3 月）頁 135-168、〈覺浪道盛與方以智師生的「不二社」〉，《佛光人文學報》第 1 期（2018 年 1 月）頁 131-151、〈遺民僧覺浪道盛與貳臣陳名夏的情誼考論〉，頁 1-27。

¹²⁸ 陳永革：《晚明佛教思想研究》、《陽明學派與晚明佛教》（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年）、《近世中國思想史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 年）。

¹²⁹ 李舜臣：《嶺外別傳：清初嶺南詩僧群研究》（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17 年）。

¹³⁰ 吳孟謙：《融貫與批判：管東溟的思想及其時代》（臺北：允晨文化，2017 年）。

¹³¹ 范佳玲：《明末曹洞殿軍——永覺元賢禪師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 年）。

¹³² 楊燕韶：《明季嶺南高僧——函可和尚的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2013 年）。

¹³³ 葉憲允：《佛儒之間：清初成鷲法師的遺民世界》（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9 年）。

¹³⁴ 姜伯勤：《石濂大汕與澳門禪史》（上海：學林出版，1999 年）。

¹³⁵ 陳靜芳：《明末曹洞宗博山無異元來禪師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蔡振豐先生指導，2016 年）。

¹³⁶ 簡凱廷：《晚明五臺僧空印鎮澄及其思想研究》。

¹³⁷ 黃啟江：《孤明獨照無盡燈：幽溪傳燈遺詩校箋》（臺北：新文豐，2020 年）

¹³⁸ Dewei Zhang, *Thriving in crisis: Buddhism and political disruption in China, 1522-1620*(New York: Columbia,2020)

¹³⁹ 簡瑞瑤：《明清之際廣東佛教的發展——以天然函昱法系為考察中心》（臺南：成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陳玉女先生指導，2020 年）。

以上略述明末清初佛教研究現況，以下篇幅將以繼起弘儲研究為中心，梳理相關論文並以此為中心，補充上述未及重要明清佛教相關研究者。

臺灣學術著作中最早提到繼起弘儲的當屬聖嚴法師《明末佛教研究》，以《南嶽單傳記》說明採取單傳形式反映的師師相承，心心相印以及打擊旁派的優缺點。

¹⁴⁰至今直接或旁及繼起弘儲相關研究可分為數種形式：清初僧諍、三峰派相關研究¹⁴¹、交遊考論¹⁴²、遺民形象¹⁴³以及史學、詩學研究¹⁴⁴。其中柴德賡所著〈明末蘇州靈巖山愛國和尚弘儲〉¹⁴⁵，依循《清初僧諍記》，著重於繼起弘儲的遺民交友與黃宗羲的靈巖之會，其中引用著作多本尚有未見於當世，為至今引用最多弘儲著作的研究。三峰派思想方面，近年當屬張雅雯博士《清初三峰派仁山詠震研究——活用印心與印法以重構臨濟宗》¹⁴⁶為重要里程碑，論文中以仁山詠震(1631-1697)為中心，論及繼起弘儲法脈、宗風等相關思想。

繼起弘儲以及三峰派研究，影響最深遠的當屬陳垣、長谷部幽蹊、荒木見悟、野口善敬、廖肇亨，分別開啟並深化繼起弘儲與清初法諍、忠義思想、著作考察以及三峰派思想承繼等面向。以下將大略依照議題以及出版順序加以檢討。

¹⁴⁰ 釋聖嚴：《明末佛教研究》（臺北：法鼓文化，1999年），頁57。

¹⁴¹ 釋見一：《漢月法藏之禪法研究》（臺北：法鼓文化，2000年）；連瑞枝：〈漢月法藏(1573-1635)與晚明三峰宗派的建立〉，頁161-201；森由利亞：〈王常月的三層戒構想と一七世紀江南金陵佛教における戒律改革運動—王常月・漢月法藏・見月讀體〉，《東洋の思想と宗教》第33期（2016年3月），頁35-66；張桂菊：《漢月法藏禪師參禪指導之研究》（宜蘭：佛光大學佛教學系碩士論文，黃繹勳先生指導，2019年）。

¹⁴² 李聖華：〈王漁洋的佛門交遊及其禪宗思想——釐清漁洋「詩」「禪」關係之公案的必要闡釋〉，《宗教學研究》第1期（2012年3月），頁125-133，此文說明王漁洋與弘儲順治十七年、十八年的交往。

¹⁴³ 李瑄：〈清初「僧而遺民」的基本類型〉，頁154-158、張兵：〈歸莊與弘儲〉，《古典文學知識》第6期（1997年），頁88-93。

¹⁴⁴ 前者如曹剛華所作〈清初佛教變化及其對佛教史學編撰的影響〉及〈清代佛教史學批評述論〉，則從清代佛教史學觀點，剖析《南嶽單傳記》的撰述形式及書寫意圖，見曹剛華：〈清代佛教史學批評述論〉，《宗教史研究》第4期（2017年7月），頁15-23、〈清初佛教變化及其對佛教史學編撰的影響〉，《河北學刊》第36卷第1期（2016年1月），頁66-69。後者則如嚴迪昌以弘儲住錫的靈巖山為吳地遺民詩僧群體中心，氏著：《清詩史》，頁259-278。

¹⁴⁵ 柴德賡：〈明末蘇州靈巖山愛國和尚弘儲〉，《史學叢考》，頁372-414。

¹⁴⁶ 張雅雯：《清初三峰派仁山詠震研究——活用印心與印法以重構臨濟宗》（臺北：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博士論文，釋惠敏先生指導，2021年）。

陳垣所撰《明末滇黔佛教考》¹⁴⁷首開晚明佛教研究風氣之先，書中言及遺民逃禪、僧俗交往以及宗教於亂世的心理作用等，仍為今日明末清初佛教的重要論著。此外，陳垣多篇文章論及木陳道忞與清代皇室關係及順治崇佛現象。¹⁴⁸往後撰寫的《清初僧諍記》¹⁴⁹將明末清初僧諍分為濟洞、天童派以及新舊勢力。弘儲於其中兩章扮演重要角色，不僅作為五燈嚴統一事的調停者，更為木陳道忞所興密雲彌布、《樹泉集》兩案中的主角。其中陳氏描述繼起弘儲為與木陳道忞代表的新朝相對立的遺民派，奠定往後以遺民為中心的繼起弘儲研究基調。

三峰派相關研究，當以長谷部幽蹊為濫觴。長谷部氏長期關注禪門傳承、戒法、法嗣分佈、明清佛教教團等議題。《明清佛教教團史研究》¹⁵⁰一書討論明末禪門重塑法脈、整理燈錄，以整頓教團組織，進而促進明末禪門復興。其中第五章〈禪律兩宗の關係と兼宗〉即以漢月法藏為例，說明晚明禪、律的交融以及禪師傳戒的現象，第七章〈明清佛教の宗派性〉則建構晚明臨濟、曹洞兩枝並茂下探索祖燈，確立自我地位的現象。〈明清仏教の性格を考える〉一文中舉出明清佛教的政治化以及宗派化傾向，並以編纂燈錄、宗史，叢林的血緣化，寺志的編纂以及寺規的定立作為宗派化的特徵，其中以繼起弘儲編纂的《南嶽單傳記》作為三峰派傳承臨濟正宗的重要著作。¹⁵¹長谷部氏自 1984 年至 1986 年六篇以〈三峰一門の隆替〉¹⁵²為名的論文，研究範圍自三峰派的成立到雍正禁抑三峰派，內容所及三峰派法嗣、思想、住錫地，密雲與法藏間的法諍內容、於士人群體的發酵，還有雍正對三峰派的貶抑，並調查三峰派祖師相關著作，至今仍是最全面的三峰派研究著作。

¹⁴⁷ 陳垣：《明末滇黔佛教考》（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

¹⁴⁸ 陳垣：〈湯若望與木陳忞〉、〈語錄與順治宮廷〉、〈順治皇帝出家〉，《陳垣學術論文集》第一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頁 482-541。

¹⁴⁹ 陳垣著，野口善敬譯：《清初僧諍記：中国仏教の苦悩と士大夫たち》。

¹⁵⁰ 長谷部幽蹊：《明清佛教教團史研究》。

¹⁵¹ 長谷部幽蹊：〈明清仏教の性格を考える〉，頁 87-109。

¹⁵² 長谷部幽蹊：〈三峰一門の隆替-1~6-〉，《愛知學院大學論叢一般教育研究》第 31(3-4)期（1984 年），頁 29-69；第 32(1)期，頁 3-35；第 32(2)期，（1984 年），頁 133-150；第 32(4)期（1985 年），頁 63-88；第 33(3)期，（1986 年），頁 29-47；第 33(4)期（1986 年），頁 59-80。

荒木見悟為當世明清佛教研究的開創者，著作全面剖析明末思想界儒佛合一、禪淨關係、頓悟漸修¹⁵³、經典傳播¹⁵⁴等重要議題，已有學者完整介紹¹⁵⁵，於此不再重複。不同於長谷部幽溪關注禪宗宗派的自主意識，荒木見悟主張明末清初儒佛思想超越宗派、教法架構的匯通。荒木見悟自碩士期間即深研朱熹，而後由博士論文改寫的《佛教與儒教》所開創本來性與現實性的思考範型，其中論及大慧宗杲及王陽明(1472-1529)，不僅揭示大慧禪於中國禪學的流行，更深探陽明學嘗試超越朱子學，同時開創與禪學不同思考模式，彌合本來性以及現實性裂隙的思想內核。其中言及「禪門對於歷史參與沒有具體的對策」¹⁵⁶，更直指明末清初佛教受陽明學影響下對現實界的全面關注。佛教—陽明學—現實界此一軸線，既是陽明學的思想體系，還可謂荒木氏核定禪者的量尺，如《雲棲株宏の研究》一書，一方面深探株宏以淨土、禪鎮護時代心靈的過熱，扭轉日本教界對株宏的既定印象，重新剖析明末佛教混融、雜揉等負面詞彙的時代意義，另一方面雲棲株宏相異於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藕益智旭三位高僧傾心於陽明學的思想內核或時代風氣¹⁵⁷，嚴守儒釋界線，向朱子學靠攏¹⁵⁸，其中荒木氏不無隱然的針砭。

荒木氏與弘儲直接關係的著作有三，分別為〈金正希と熊魚山〉¹⁵⁹描繪出身同鄉並同樣擁有佛教信仰的金正希(1598-1645)以及熊魚山，在明朝崩潰之際，選

¹⁵³ 荒木見悟：《陽明學の位相》，頁 108-140、〈頓悟漸修論と《西遊記》—《西遊證道大奇書の観点》—〉，《陽明学と仏教心学》，頁 261-284。

¹⁵⁴ 荒木見悟：〈明代における楞嚴經の流行〉，《陽明学の開展と仏教》（東京：研文出版，1984 年），頁 245-274。

¹⁵⁵ 廖肇亨：〈《佛教與儒教》之問題範疇與價值定位〉，《佛教與儒教》（臺北：聯經出版，2017 年），頁 v-xxv；野口善敬著，賴思好譯：〈追憶荒木見悟先生〉，《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31 卷 1 期（2021 年 3 月），頁 13-22。

¹⁵⁶ 荒木見悟著，廖肇亨譯：《佛教與儒教》（臺北：聯經出版，2017 年），頁 417。

¹⁵⁷ 荒木見悟：〈憨山德清の生涯とその思想〉，《陽明学の開展と仏教》，頁 135-173、《仏教と陽明学》（東京：第三文明社，1979 年），頁 98-134、〈智旭の思想と陽明—ある仏教心學者の歩んだ道—〉，《明代思想研究》（東京：創文社，1972 年），頁 354-371、《大応》（東京：講談社，1978 年）頁 17-25。

¹⁵⁸ 荒木見悟：《雲棲株宏の研究》（東京：大藏出版，1985 年）。近年西村玲則認為荒木氏強調雲棲株宏超越儒佛的現世倫理，並無法全盤理解株宏根著於《梵網經》的不殺生思想，見氏著：〈慧命の回路—明末・雲棲株宏の不殺生思想—〉，《近世仏教論》（東京：法藏館，2018 年），頁 83-103。西村氏書中關於日本近世佛教、明清佛教與江戶佛教等議題皆深具啟發，為中日近世佛教難以磨滅的研究成果。

¹⁵⁹ 荒木見悟：〈金正希と熊魚山〉，《明清思想論考》，頁 129-186。

擇逃禪及殉節兩種選擇背後的反映的世間、出世間不二的思想結構。其中與熊魚山過從甚密的繼起弘儲，即是文中作為結合禪學與名教的代表人物。〈禪と名教—木陳道忞の変節—〉¹⁶⁰，此篇文章以木陳道忞投靠清廷為引，延續荒木氏自前一篇文章所言佛法在明清政權交替的混亂下，如何擔負世間名教的觀點。其中透過與徐枋、道盛等遺民的接觸，描繪繼起弘儲相較於木陳道忞，自國變後急速成熟的名教意識。《憂國烈火禪——禪僧覺浪道盛のたたかい》¹⁶¹可說是荒木見悟遺民僧研究的集大成，一書以覺浪道盛的生涯、思想、交遊，描摹於世間巨變下，以怨火的強烈意念，重鑄世間的瘡痍，更架接道盛與方以智的思想內在連結，進而落實方以智對世間客觀構造龐大關注的思想譜系。其中第八章〈甲申の変と禪者〉以覺浪道盛反襯明末清初禪者對客觀構造、世間眾生相的忽視，無法以出世間法對應世間動搖時的手足無措，可見荒木氏核定因果、淨土等法門於時代轉變的隱微大意。

野口善敬為荒木見悟高足，《元代禪宗史研究》一書深探元代禪門思想、佛教制度、禪教交涉，其中論及禪淨雙修一章，描繪元明兩朝禪淨關係、實踐的推移。¹⁶²野口氏著作遍歷元明禪者、居士思想、交遊，近年以明清佛教文獻為主，為荒木見悟以降日本最重要的明清佛教研究者。野口氏相關著作與繼起弘儲間接、直接相關論文，主要可分成數類：

明末清初法諍：譯注陳垣《清初僧諍記》¹⁶³就原文補充詳盡的人物及相關背景，使此書於明清佛教研究更具顯著的影響。〈明末清初僧諍覺書-1-覺浪道盛の密雲円悟批判を巡って〉¹⁶⁴，探討崇禎年間道盛針對通容棒喝的批評以及指出通容批評曹洞統系源流，為順治年間《五燈嚴統》爭論的伏流。〈牧雲通門の《五

¹⁶⁰ 荒木見悟：〈禪と名教—木陳道忞の変節—〉，《陽明学と仏教心学》，頁 237-259。

¹⁶¹ 荒木見悟：《憂國烈火禪：禪僧覺浪道盛のたたかい》（東京：研文出版，2000 年）。

¹⁶² 野口善敬：《元代禪宗史研究》（京都：禪文化研究所，2005 年）。

¹⁶³ 陳垣著，野口善敬譯：《清初僧諍記：中国仏教の苦悩と士大夫たち》。《清初僧諍記》的盲點以及翻譯介紹，見柴田篤：〈陳垣撰野口善敬訳註「訳註清初僧諍記」〉，《中国哲学論集》第 16 期（1990 年 10 月），頁 69-82，其中柴田氏即對陳垣將弘儲與道忞之爭截然劃分為新朝以及遺民一點提出質疑。

¹⁶⁴ 野口善敬：〈明末清初僧諍覺書-1-覺浪道盛の密雲円悟批判を巡って〉，《宗学研究》第 29 期（1987 年 3 月），頁 179-194。

論》をめぐって——明末清初僧諍覺書-2-》¹⁶⁵，以康熙二十七年《五論》存毀一事，梳理爭執中心的《五論》成書過程，野口氏認為《五論》經過改竄，並非全然偽作，並自牧雲通門(1599-1671)著作中確立著者雖無批判諸方，然確實與漢月一脈對立，為崇禎以降密雲—漢月爭執的延續。〈明末清初僧諍覺書-3-《宗範》について〉¹⁶⁶，以道光年間編纂的《宗範》為中心，探討清代中葉明末清初僧諍的延續以及評價。

天童派思想、住持傳承相關：〈明末の仏教居士黄端伯を巡って〉¹⁶⁷以黃端伯(?-1645)的生平、思想為主軸，描繪其一生與密雲一派由交好至訣別的經緯，其中牽涉《禪燈世譜》、密雲—漢月等一連串爭端，隱含當時濟洞之爭以及天童一派與雪嶠圓信(1571-1647)、漢月法藏等關係的描述。〈玉林通琇の禅と「主人公」論争—名僧の条件〉，描繪高峰原妙(1238-1296)等元代禪門宗匠其思想於明末清初的攝受，如其區分天啟至崇禎十六年四期主人公論爭的階段¹⁶⁸，將第四期的論爭定調為臨濟宗內部論爭，不僅呈現明末清初另一種臨濟宗旨的面貌，更透過雍正接受玉林通琇(1614-1675)的頓悟漸修說，描繪此一禁絕三峰派的皇帝思想原貌。〈費隱通容の臨濟禅とその挫折——木陳道忞との対立を巡って〉¹⁶⁹描述密雲門下費隱通容所興《五燈嚴統》爭端以及其接化以棒喝為宗旨機用，批判曹洞看話禪，判定濟洞之別。其中提及費隱通容與木陳道忞的鬥爭、《五燈嚴統》爭端，皆為繼起弘儲與兩人關係的重大事件。〈明末清初における天童寺の住持について——密雲円悟の後継をめぐって〉¹⁷⁰承繼過往自身對天童派的研究，以天童寺的住持為中心，深探明末清初寺院傳承徒弟院化的現象。

¹⁶⁵ 野口善敬：〈牧雲通門の《五論》をめぐって——明末清初僧諍覺書-2-〉，頁 251-256。

¹⁶⁶ 野口善敬：〈明末清初僧諍覺書-3-《宗範》について〉，《宗学研究》第 33 期（1991 年 3 月），頁 299-304。

¹⁶⁷ 野口善敬：〈明末の仏教居士黄端伯を巡って〉，頁 113-138。

¹⁶⁸ 野口善敬：〈明末に於ける「主人公」論争—密雲円悟の臨濟禅の性格を巡って〉，《哲学年報》第 45 期（1986 年 2 月），頁 149-182、〈雪關智闇と『主人公』論争〉，《中国哲学論集》第 26 卷（2000 年 10 月），頁 42-72、〈玉林通琇の禅と「主人公」論争—名僧の条件〉，《東洋古典學研究》第 24 期（2007 年 10 月），頁 71-104。

¹⁶⁹ 野口善敬：〈費隱通容の臨濟禅とその挫折—木陳道忞との対立を巡って〉，頁 58-81。

¹⁷⁰ 野口善敬：〈明末清初における天童寺の住持について——密雲円悟の後継をめぐって〉，頁

三峰派相關：〈遺民僧晦山戒顯について〉¹⁷¹，遍論晦山戒顯(1601-1672)的當代評價、生平、禪思想、對戒律及經教的看重，最重要的是特別強調戒顯面對戰亂時的因果命運論，無疑重新評價、開拓荒木氏論及的遺民僧範型。〈「本來無一物」は外道の法〉¹⁷²，以漢月法藏與憨山德清對「本來無一物」六祖偈的詮解差異為引，探析漢月法藏對宗旨、悟法關係等思想要旨，並藉此論及法藏承繼紫柏真可的宗旨等思想時的異同，為法藏思想最重要的研究之一。〈漢月法藏と士大夫たち——雍正帝から魔蔵と呼ばれた僧侶〉¹⁷³延續前文，探討法藏以嚴格的戒律作為思想基礎，同時具有離心意識辨的論理開示及基於儒佛一致的衣鉢總持，以此基礎上深受龐大的出家弟子、在家居士的擁戴，從此可知三峰派起初在思想以及交遊上與儒門的強烈關係。

明清佛教文獻方面，野口善敬亦展開完備的調查。〈明末清代仏教の語録・著述とその法系〉¹⁷⁴一文，在陳垣以及長谷部幽蹊的文獻調查基礎上，增補寺院藏本以及北京圖書館等機構藏書，為如今最詳盡的明清佛教文獻整理。〈雍正帝の仏教資料について〉¹⁷⁵則整理雍正相關佛教材料，嘗試建立雍正、乾隆佛教政策的差異。

廖肇亨自碩士論文深探明末清初遺民逃禪之風¹⁷⁶，往後致力於明清佛教思想與文藝思潮，開創明清禪學於儒佛、宗教、淨土、公案等議題的叩問外，詩學、戲劇、異國交流等面向，融合明清禪學此一瓣香於明清璀璨的文化現象。廖肇亨的明清佛教研究範疇主要可分為三重不容忽視且彼此交融的向度：一、禪門與俗世倫理：逃禪與節義，自然是明末清初無論僧俗的論述重點。廖肇亨深化個案的逃禪動機，將逃禪遺民分為五類：終身出家而且嗣位為住持；終身出家，但並未

17-45。

¹⁷¹ 野口善敬：〈遺民僧晦山戒顯について〉，《禪文化研究所紀要》，頁 251-274。

¹⁷² 野口善敬：〈「本來無一物」は外道の法〉，《禪文化研究所研究紀要》第 18 期（1992 年 5 月），頁 1-50。

¹⁷³ 野口善敬：〈漢月法藏と士大夫たち——雍正帝から魔蔵と呼ばれた僧侶〉，頁 26-57。

¹⁷⁴ 野口善敬：〈明末清代仏教の語録・著述とその法系〉，《東洋古典學研究》第 10 期（2000 年 10 月），頁 21-56。

¹⁷⁵ 野口善敬：〈雍正帝の仏教資料について〉，《東洋古典學研究》第 9 期（2000 年 5 月），頁 42-65。

¹⁷⁶ 廖肇亨：《明末清初遺民逃禪之風研究》。

開堂付法；出家之後，亦維持僧人之本分，然並未僧服以終；表面上出家，實則不以此為然者；欲出家而未出家者¹⁷⁷，重新審視鼎革之際士人與佛教的關連，更重要的是還原佛教於當時的政治隱喻、社會意涵¹⁷⁸，並且擴大明清佛門的節義論述至東亞範圍，探究黃檗宗與復明運動的關係。¹⁷⁹俗世倫理除思想外，更涉及清初佛教與政治的互動，〈清初漢僧國師憨璞性聰初探〉¹⁸⁰一文重新探究玉林通秀、木陳道忞外的清初第三位漢傳佛教國師憨璞性聰，受召當下的清初政治風氣以及禪林思想。二、佛教與文化話語：文化話語一方面指向禪門浸潤文藝之風，如明清之際禪門文藝大興的思想背景、詩學論爭、戲曲入禪，以及發現雪浪洪恩(1545-1607)、雪嶠圓信、蒼雪讀徹(1588-1656)等詩僧的文化意義¹⁸¹，另一方面則是佛教作為文化符碼與當代思潮的嵌合，如懺悔、夢、小說¹⁸²等晚明重要文化思潮。三、宗派與流行：重新發現賢首宗南方系的中國佛教傳承譜系¹⁸³以及黃檗宗、曹洞宗的東亞傳播、空門詩學與海洋、文化意象於其中的激盪以及扶桑僧侶的文化體驗。¹⁸⁴

¹⁷⁷ 廖肇亨：〈導論〉，《忠義菩提：晚明清初空門遺民及其結義論述探析》，頁 15-16。

¹⁷⁸ 廖肇亨：〈導論〉，〈天崩地解與儒佛之爭：明清之際逃禪遺民精神圖像的衝突與融合〉、〈以忠孝作佛事：明末清初佛門節義觀論析〉，《忠義菩提：晚明清初空門遺民及其節義論述探析》，頁 1-140。

¹⁷⁹ 廖肇亨：〈獨往性幽與《蟄聲詩集》：兼探黃檗宗與復明運動〉，《忠義菩提：晚明清初空門遺民及其節義論述探析》，頁 347-366。

¹⁸⁰ 廖肇亨：〈清初漢僧國師憨璞性聰初探〉，《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27 卷第 4 期（2017 年 12 月），頁 5-25。

¹⁸¹ 廖肇亨：〈明末清初叢林論詩風尚探析〉、〈滄浪詩話與明清詩學論爭：以「法/悟」關係為中心的討論〉、〈藥地愚者大師之詩學源流及旨要論考〉、〈雪浪洪恩初探：兼題東京內閣文庫所藏《谷響集》〉、〈第一等偷懶沙門：雪嶠圓信與明末清初的禪宗〉、〈禪門說戲：一個佛教文化史觀點的嘗試〉、《中邊·詩禪·夢戲——明末清初佛教文化論述的呈現與開展》，頁 27-66、67-104、151-272、335-364、〈慧業通來不礙塵——從蒼雪讀徹《南來堂詩集》看晚明清初賢首宗南方系的發展歷程〉，《倒吹無孔笛——明清佛教文化研究論集》，頁 337-386。

¹⁸² 廖肇亨：〈晚明文人懺悔書寫義蘊試析：以袁中道〈心律〉為中心的考察〉，《忠義菩提：明末清初空門遺民及其節義論述探析》，頁 141-178、〈晚明情愛觀與佛教交涉芻議：從《金瓶梅》談起〉、〈淫辭艷曲與佛教：從《西廂記》相關文本論明末清初的佛教詮釋〉、〈僧人說夢：晚明叢林夢論試析〉，《中邊·詩禪·夢戲——明末清初佛教文化論述的呈現與開展》。

¹⁸³ 廖肇亨編，簡凱廷點校：《明清華嚴傳承史料兩種：《賢首宗乘》與《賢首傳燈錄》》。

¹⁸⁴ 廖肇亨：〈木庵禪師詩歌中的日本圖像：以富士山與僧侶像讚為中心〉、《中邊·夢戲·詩禪——明末清初佛教文化論述的呈現與開展》，頁 301-364、〈聖境與生死流轉——日本五山漢詩中普陀山文化意象的嬗變〉、〈曹洞宗壽昌派在東亞的流行傳布——以東泉心越與石濂大汕為中心〉、〈百川倒流——日本臨濟宗五山禪林海洋論述義蘊試析〉、《倒吹無孔笛——明清佛教文化研究論集》，頁 27-142、〈高泉與溫泉：從高泉性激看晚明清初渡日華僧的異文化接觸〉，《法鼓佛學學報》第 20 期（2017 年 3 月），頁 5-44。

其中與三峰派及弘儲相關文章如下：〈以忠孝作佛事：明末清初佛門節義觀探析〉¹⁸⁵標誌弘儲「以忠孝作佛事」為明清叢林節義的重要論述，以此談論佛門的自我改造與儒家倫理作為共同語言、價值觀的時代現象。〈惠洪覺範在明代：宋代禪學在晚明的書寫、衍異與反響〉梳理紫柏真可對惠洪覺範的推崇，進而影響漢月法藏的綱宗、《智證傳》等思想，引爆與密雲的晚明禪林論爭，並且展開《僧寶傳》提供的晚明禪林史傳範例。〈晚明僧人〈山居詩〉論析：以漢月法藏為中心〉¹⁸⁶，則跳脫以往僅以法諍、思想標誌的漢月法藏既有形象，以風行晚明叢林文藝的山居詩，剖析漢月法藏《山居詩》的精神特質。

綜上所述，近代繼起弘儲研究，自陳垣以遺民視之後，多數研究即以此為基準，圍繞遺民交遊藉以發揮，強化弘儲的遺民形象，或是以《南嶽單傳記》為核心，探討繼起弘儲的法系思想。本文將上述研究為基礎，嘗試透過繼起弘儲相關文獻，一方面深化弘儲的遺民交遊、家國論述，另一方面揭示弘儲與仕清官員的來往以及綱宗、五家等三峰派思想等研究面向。

第三節 研究徑路

本文以繼起弘儲為對象進行個案研究，以新出文獻考證為基礎，嘗試釐清繼起弘儲生平、著作、交遊以及世俗倫理與禪宗思想。林鎮國曾為文介紹歐美佛學研究方法，如傳統的語言文獻學、詮釋學以及論述介入下的多元方法等，其中論及純粹佛教論，雖以印度為主體，但與上節所論近世佛教墮落論不謀而合。¹⁸⁷本文採用文中所論語言文獻學，首先錨定著作相關編撰年代、內容，進而思索著作編成背後的行化地點、交往人物以及思想軌跡，進而整理繼起弘儲生命、著作的

¹⁸⁵ 廖肇亨：〈以忠孝作佛事：明末清初佛門節義觀探析〉，《忠義菩提：明末清初空門遺民及其節義論述探析》，頁 97-140。

¹⁸⁶ 廖肇亨：〈晚明僧人〈山居詩〉論析：以漢月法藏為中心〉，《中邊·夢戲·詩禪——明末清初佛教文化論述的呈現與開展》，頁 273-300。

¹⁸⁷ 林鎮國：〈多音與介入：當代歐美佛學研究方法之省察〉，《正觀雜誌》第 1 期（1997 年 6 月），頁 2-27。

基本樣貌。建構繼起弘儲生命以及形象，除了使用新出文獻外，透過閱讀繼起弘儲交遊人物相關著作，梳理不同群體的弘儲形象差異，如康熙年間宙亭紀蔭編輯的《宗統編年》，作為三峰派禪師參與編纂的清代官方性質史書，毫不避諱繼起弘儲與仕清官員的往來，藉此呈現清代官方與明遺民建構形象的差異。

以往繼起弘儲形象建構中強烈的政治身份，正反映禪學一方面追求內在心靈的孤絕，以超越所有形式，否定任何價值權威¹⁸⁸，一方面又與暗藏隱而不顯的暴力以及戰爭有所牽連¹⁸⁹，戰爭遺留的生靈塗炭，自然不同於心性的殺活予奪，禪者作略的靈活，如何對應客觀界歷史現實¹⁹⁰並回應國、家等世俗倫理，即是本文嘗試討論弘儲忠孝思想的基本預設。

研究弘儲的禪宗思想，本文則擬以張雅雯研究三峰派所使用的真傳兩祖以及心法結構¹⁹¹加以分析弘儲如何建構三峰派正統，並繼承且轉化漢月法藏思想，以求建構弘儲相對於三峰派開山及第三代的禪學特色。

第四節 章節安排

本論文以「忠孝與法命：繼起弘儲生平及著作考論」為題，試圖以繼起弘儲為重點研究對象，忠孝、法命指涉弘儲思想中俗世倫理與宗門思想的交涉，同時也是蘊含不同士人群體與弘儲交往的期望差異，藉此發掘以往以忠孝聞名的弘儲，在其歷經萬曆至康熙年間的生存情境下，作為三峰派第二代禪師所刻畫的思想內涵。具體而言，本論文的關懷問題有以下三點：

一、繼起弘儲著作編纂體例、撰作年份以及相關內容？

¹⁸⁸ 鈴木大拙著，林暉鈞譯：《禪與日本文化：探索日本技藝內在形式的源頭》（新北：遠足文化，2018年），頁58-66、入矢義高：《增補求道と悦樂：中国の禅と詩》（東京：岩波書店，2012年），頁97-102

¹⁸⁹ 林鎮國：〈空性與暴力：龍樹、德里達與列維納斯不期而遇的交談〉，《法鼓人文學報》第2期（2005年12月），頁97-114、Brian Victoria, *Zen at War* (New York: Weatherhill, 1997)

¹⁹⁰ 荒木見悟：《憂国烈火禅：禅僧覺浪道盛のたたかい》，頁131-150。

¹⁹¹ 張雅雯：《清初三峰派仁山寂震研究——活用印心與印法以重構臨濟宗》，頁222-283。

二、描繪繼起弘儲超越政治立場除遺民外，與仕清官員的交往以及與士人來往的互動內涵，並梳理宗門交遊如何促成其得以住錫天童派掌管寺院？

三、繼起弘儲作為三峰派的第二代傳人，如何繼承漢月法藏的思想遺產，並且同時進行修正，進而到晚年轉為「單傳」而非五宗的思想軌跡？

基於以上問題關懷，本論文安排以下章節加以闡述：

第一章——緒論：本章闡述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先行研究回顧與章節安排。

第二章——繼起弘儲生平及著作考論：本章將考索目前已知弘儲著作：新文豐版《嘉興藏》、北京故宮版《徑山藏》以及蘇州西園寺藏本及北京圖書館藏等相關文獻，梳理版本差異、相關的記錄者、出版時間以及其中涉及弘儲生平重大事件。

第三章——繼起弘儲人際交遊考論：本章透過爬梳繼起弘儲著作以及相關文獻，整理繼起弘儲生平的交遊對象。繼起弘儲分別面對遺民、仕清官員、法門中人，交往的時間為何？交誼內涵為何？

第四章——繼起弘儲世俗倫理與禪宗思想探析：本章將以繼起弘儲的思想為主軸。藉由國變前繼起弘儲相關記錄，探討其孝論，進而思考相關文獻如何結合繼起弘儲的忠義形象與其孝行，後半段則反思繼起弘儲於五宗、綱宗等漢月法藏重要思想的承繼以及晚年的創造。

第五章——結論：首先，總結以上各章研究所得，定位本論文的研究成果；再者，闡述論題、研究進路的既定限制與未來展望，以見往後進一步探論的可能道路。

第二章 繼起弘儲生平及著作考論



本章擬以繼起弘儲生平以及著作為主題，首先羅列僧俗兩界繼起弘儲代表性傳記¹⁹²，比較《五燈全書》、《正源略集》等宗門資料與徐枋〈退翁老人和尚哀辭〉、顧苓〈靈巖退翁和尚別傳〉、全祖望〈南岳和尚退翁第二碑〉、韓茨〈南嶽儲禪師塔銘〉等士人記錄異同，以呈現除了以「忠孝作佛事」的遺民形象外，由明遺民、仕清官員、宗門人士所創作的繼起弘儲傳記中弘儲生平、宗教活動等細節的繼承以及創發。

著作考論一節將以目前所見弘儲著作來源：《嘉興藏》、《徑山藏》以及藏外文獻為分類。以往研究多以《南嶽單傳記》為核心，闡述繼起弘儲的法系觀，本節將羅列其目前可見著作，依據成書時間排序，略述各文獻的版式、續文作者及收錄內容，進而提供繼起弘儲研究的基礎。

繼起弘儲著作體量豐富，成書於康熙年間的《南嶽單傳記》曾記錄其龐大的著作數量：「行世上堂《語錄》四十卷、《廣錄》六十卷、《餘錄》三十卷。《樹泉集》、《報慈錄》、《甲辰錄》各十卷。《雪舟集》兩卷、《浮湘錄》五卷、

¹⁹² 就筆者寓目相關資料，史傳、筆記收錄弘儲傳記主要可以分成：一、全祖望系統，如《小腆紀傳》、《文獻徵存錄》、《衍石齋記事稟》、《重修興化縣志》、《南疆譯史勘本》、《衡山縣志》；二、徐枋與全祖望系統，如《南嶽志》直言引用兩者，《皇明遺民錄》則以徐枋為主；三、僧傳系統，《續修鹽城縣志稿》直陳參照《正源略集》、《虎丘山志》則結合《南嶽單傳記》、錢謙益文字。此外，如《台州府志》即因弘儲曾住錫台州，故以區域敘事為主：「弘儲字繼起，別號退翁，為三峯高足，初在夫山，後住天台國清、臨海霧鷲，亦曾在天寧說法。宗風大闡，門下如大庾、月函、曇藻、英山、祖憲、翼麓輩，俱知名者。晚居霧岩，尤多異跡。」參徐鼎撰，徐承禮補遺：《小腆紀傳》（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 13 年刻本），卷 59，頁 3a-4a；錢林輯，王藻編：《文獻徵存錄》，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十四輯》（臺北：文海出版，1985 年），頁 49-52；錢儀吉：〈釋南潛傳〉，《衍石齋記事稟》，《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541 冊，頁 361；梁園隸修，薛樹聲等纂：《重修興化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年），第 28 號第 3 冊，頁 1424-1425；溫睿臨：《南疆譯史勘本》（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清道光十年膠泥活字本），摭遺列傳卷 16，頁 1a-3a；李惟丙續修，文嶽英等纂：《衡山縣志》（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光緒元年刻本），卷 36，頁 41b-43a、林懿均、李直夫修，胡應庚、陳鍾凡纂：《續修鹽城縣志稿》，《中國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年），江蘇府縣志輯第 59 冊，頁 395、李元度編：《南嶽志》（天津圖書館藏，光緒刻本），卷 16，頁 62a-62b、成海應：《皇明遺民錄》，《二十五史外人物總傳要籍集成》（濟南：齊魯書社，2000 年），第 3 冊，頁 3341、方景濂纂、張聯元修：《台州府志》（哈佛國家圖書館藏，康熙六十一年刻本），卷 13 釋道，頁 66a、顧湄：《虎丘山志》（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卷 7 高僧，頁 8a-8b。

《南嶽單傳記》五卷、《南嶽勒古錄》一卷。」¹⁹³繼起弘儲圓寂同年編纂的《大宗堂錄彙》則可見其他書籍：「然於諸會錄中，取其語之簡直者，釐為十卷，曰《大宗堂錄彙》。其實如《樹泉》、《報慈》、《甲辰》、《湘雲館散錄》、《堯峰後錄》。」¹⁹⁴月函南潛亦曾云繼起弘儲著作：「刻布語錄四十編」，並言及《退翁近錄》、《全錄》以及補菴喻等編《靈山一會》他書。¹⁹⁵然而繼起弘儲著作歷來流傳甚少，歷經雍正攻訐三峰派，乾隆年間全祖望撰寫弘儲碑記時已稱：「文獻脫落弗能詳。」¹⁹⁶至民國時期《吳縣志》著錄相關弘儲著作：「《崇川李氏家乘》一卷、《法藏和尚年譜》、《戒壇儀略》一卷、《國清寺略》一卷、《淮南錄》一卷、《湘雲餘語》一卷、《語錄》、《法語》四十卷、《樹泉集》、《浮湘集》、《明白庵集》。」¹⁹⁷其中許多文獻至今仍不可見。二十世紀以來多數學者僅見《卮續藏》、《嘉興藏》收錄的弘儲著作(見表一)。¹⁹⁸然近來《徑山藏》出版、北京國家圖書館古籍電子化以及蘇州西園寺所藏著作的發現¹⁹⁹，提供大量

¹⁹³ 繼起弘儲：《南嶽單傳記》，頁 105b。

¹⁹⁴ 繼起弘儲：〈大宗堂錄彙自序〉，《退翁和尚靈巖辛亥語錄》(以下稱《辛亥語錄》)(蘇州：西園寺藏，影本見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藏《明清佛教稀見文獻》，第 104 冊)，《禪錄》，頁 26b。

¹⁹⁵ 董說：〈靈山一會序〉，《豐草菴詩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33 冊，頁 163-164。

¹⁹⁶ 雍正對三峰派的攻訐始末，可見長谷部幽蹊：〈三峰一門の隆替-3-〉，《愛知学院大学論叢・一般教育研究》第 32(2)期(1984 年)，頁 339-356；然而是否單純因雍正影響，仍未知，長谷部氏認為雍正禁令影響並未如此巨大，見氏著：〈三峰一門の隆替-1-〉，《愛知學院大學論叢一般教育研究》第 31(3・4)期(1984 年)，頁 709。全祖望：〈南嶽和尚退翁第二碑〉，詹海雲編：《全祖望《鮚埼亭集》校注——《鮚埼亭集》內編》，第 2 冊，頁 351。

¹⁹⁷ 曹允源，李根源纂：《吳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年)，江蘇府縣志輯第 11 冊，頁 967。

¹⁹⁸ 《南嶽單傳記》收於《卮續藏》第 86 冊；《三峰和尚年譜》、《退翁和尚南嶽勒古》、《南嶽繼起和尚語錄》、《南嶽單傳記》，收於《嘉興藏》第 34 冊。

¹⁹⁹ 蘇州西園寺所藏佛教著作的發現，歸功於廖師肇亨及簡凱廷教授，並由佛光大學加以複印、收藏。然仍有許多未尋獲的弘儲相關著作，如《湘雲館散錄》(〈大宗堂錄彙序〉)、《孝經箋說》(徐枋：〈退翁老人南嶽和尚哀辭〉)、四冊抄本《靈巖和尚近錄》、董說編：《退翁和尚編年備譜》(見於柴德賡：〈明末蘇州靈巖山愛國和尚弘儲〉，《史學叢考》，頁 372。(趙紅娟認為藏於靈巖山寺，見氏著：《明遺民董說研究》(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頁 306)。除此之外，內蒙古藏有石印本《靈岩記畧》1 冊及影印本《南嶽單傳記》1 冊，見何遠景主編：《內蒙古自治區線裝古籍聯合目錄》(北京市：北京圖書館，2004 年)，頁 570、1098。湖南圖書館則藏有民國石印本《南嶽單傳記》1 冊，見張勇主編：《湖南圖書館古籍線裝目錄》(長沙市：湖南圖書館，2007 年)，頁 1623。蘇州博物館則藏有綾本〈行書孝將陳隱君七十法偈軸〉署名「天台逸叟弘儲」，見勞繼雄：《中國古代書畫鑑定實錄》(上海市：東方出版社，2011 年)，第 4 冊，頁 1951。然三者因疫情皆不及得見原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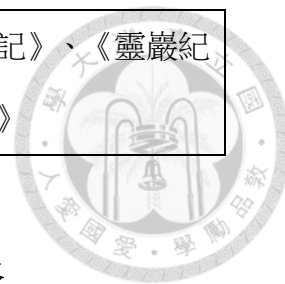
繼起弘儲早年說法、晚年入楚等，交友、生平、說法內容的相關記錄，進而得以建構繼起弘儲完整的著作譜系。



表一 繼起弘儲著作引述情況

年份	作者	論文、著作	引用著作
1941 年	陳垣	《清初僧諍記》	《靈巖樹泉集》
1982 年	柴德賡	〈明末蘇州靈巖山愛國和尚弘儲〉	《祥符錄》、《退翁和尚浮湘錄》、《虎丘語錄》、《辛亥錄》、《升座語錄》(康熙刻本)《靈巖退翁和尚近錄》(抄本四冊)、《靈巖樹泉集》、《退翁編年備譜》(月涵南潛著)
1984-1986 年	長谷部幽蹊	〈三峰一門の隆替〉	《南嶽繼起和尚語錄》、《樹泉集》、《南嶽勒古》、《南嶽單傳記》、《報慈錄》、《甲辰錄》、《雪舟集》、《浮湘錄》
2000 年	野口善敬	〈明末清代仏教の語録・著述とそ	《南嶽繼起和尚語錄》、《南嶽單

		の法系〉	傳記》、《靈巖紀略》
--	--	------	------------



第一節 繼起弘儲傳記資料與生平概略

繼起弘儲，通州人（今江蘇省南通市），俗姓李，後改姓理，父私諡孝敏，名嘉兆，母高氏。因欣慕魯仲連而改字仲連²⁰⁰，早年法名智戒，又因住錫地稱夫山、國清、靈巖、能仁，號擔雪，晚年自號退翁。²⁰¹生於萬曆三十三年(1605)，母生產前夢梵相僧授金環，乳名曰金，四歲撫于祖母，終日兀坐自語，語不可解，七歲聞祖母學佛之訓，心生向佛之志²⁰²，幼年母親以鄉先賢事蹟為教，稍長即讀李卓吾，王太倉父子等集，天啓元年(1621)受業雪浪高徒天寧澗（生卒年不詳）。²⁰³天啓七年(1627)四月六日，因元配逝世，發心出家。²⁰⁴崇禎二年(1629)，二十五歲時從漢月法藏薙染，於法藏座下參學八年，於此期間參與重刻《七書》²⁰⁵，並於崇禎八年受源流付囑，並賜字繼起。²⁰⁶

繼起弘儲一生住錫道場無數，歷住台州興化、靈石、天寧瑞巖、蘇州靈巖、堯封、虎丘、淮陽龍華、秀州金粟、南嶽福嚴諸剎。崇禎九年(1636)開法常州夫椒、崇禎十四年(1641)入天臺，住錫能仁禪寺、十七年(1644)開堂天台景德國清禪寺，順治二年(1645)四月為省親出天台，居鄉二年²⁰⁷，順治四年(1647)年四月十五日回國清寺，順治六年(1649)歸通州葬親，期間於狼山廣教寺等剎說法²⁰⁸，

²⁰⁰ 繼起弘儲：〈跋李忠毅遺語〉，《退翁和尚廿一錄》（以下稱《廿一錄》）（蘇州：西園寺藏，影本見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藏《明清佛教稀見文獻》，第103冊），《禪著》，頁8a-8b。

²⁰¹ 繼起弘儲：〈退翁自銘塔〉，《三峰藏禪師語錄》《徑山藏》，第183冊，頁315-316。

²⁰² 繼起弘儲：《南嶽單傳記》（哈佛圖書館藏，康熙刻本），頁102a-102b。

²⁰³ 繼起弘儲：《南嶽山茨和尚真讚》，《浮湘錄》，《偈讚》，頁6a。

²⁰⁴ 繼起弘儲：《退翁和尚住南嶽福嚴禪寺語錄》（以下稱《南嶽福嚴語錄》）（蘇州：西園寺藏，影本見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藏《明清佛教稀見文獻》，第104冊），卷1，頁15b。

²⁰⁵ 宙亭紀蔭：《宗統編年》，《卮續藏》，第147冊，頁235。

²⁰⁶ 繼起弘儲：「藏于龍雲，用出師吼，貴宗旨有繼而起也」，見繼起弘儲：〈退翁自銘塔〉，《徑山藏》，第183冊，315-316。

²⁰⁷ 繼起弘儲：〈師乙西省親歸里〉，《雪舟集》，《徑山藏》，第222冊，頁448。

²⁰⁸ 繼起弘儲：〈師己丑還通州〉，《雪舟後集》，《徑山藏》，第222冊，頁455。

同年住錫靈巖，開始於吳地行化。順治六年(1649)至康熙五年(1666)間，除了順治七年(1650)歸天台住錫天寧禪寺，順治八年(1651)至十年(1653)弘法嬰難外，繼起弘儲基本上以吳地為中心展開法化，足跡遍布洞庭、毘陵、五木、嘉禾等地，期間重建靈巖山崇報禪寺，參與調停《五燈嚴統》與費隱通容密切往來，為日後得以住錫廣慧禪寺的原因之一。順治十七年(1660)住持虎丘禪院，十八年(1661)重回法藏初參密雲的金粟山廣慧禪寺，住錫期間猛受木陳道忞攻擊，隔年離開廣慧禪寺。

康熙五年(1666)因弟子德山全賦圓寂，前往湖南處理弟子後事，為弘儲晚年與清朝高級官員來往的轉折，期間住錫南嶽祖庭福嚴禪寺，自康熙七年(1667)春還吳²⁰⁹，至康熙十一年(1672)間，隱居堯峰禪院，應邀回山住持靈巖禪寺。九月二十七索浴更衣，跏趺而逝。世壽六十八、法臘四十四。

根據上述繼起弘儲生平資料，以順治六年(1649)開法靈巖山以及康熙五年(1666)住錫福嚴禪寺為節點，粗略可分為早、中、晚年三個階段，早年——萬曆三十三年(1605)出生至開法靈巖山前，綜合弘儲在家時光、參學雪浪洪恩門人以及漢月法藏，並住錫法祥符寺及台州諸剎，其中台州時期為弘儲遺民相關記載最為豐富的階段。中年——自開法靈巖山後，繼起弘儲行化以吳地為中心，期間質獄東甌、調解《五燈嚴統》風波、住錫虎丘雲巖寺、金粟山廣慧寺等大剎，為繼起弘儲積累各方信眾，並與天童派禪師密切互動的時期。晚年——自康熙五年(1666)住錫福嚴禪寺直至圓寂，期間，繼起弘儲為門人全賦後事前往湖南，住錫福嚴寺等重要禪宗道場，此時與仕清官員的交往以及撰寫三峰法系源流作品，為繼起弘儲晚年聲名鼎盛，不倦護衛正法的最後身姿。

歷來關於繼起弘儲生平傳記眾多，或自撰，或出於他人，著重不同的生命階段，以下將選取其中重要文獻，加以討論，約有以下數種：

一、《南嶽單傳記》

²⁰⁹ 宙亭紀蔭：《宙亭詩集》，《故宮珍本叢刊》（海南：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589冊，頁3。



《南嶽單傳記》成書於康熙年間，為弘儲晚年重要的法系源流作品，其中記載弘儲俗世生平為往後弘儲傳記的原型之一，曰：

出通州李氏，帝高陽之苗裔，虞士師咎繇後，忼慨重大節。父孝敏先生，諱嘉兆，母高。師降生前一日，高夢梵相僧授金環而生，乳名曰：金，四歲撫于祖母孫，終日兀坐自語，語不可解，鏘然成文，聽者駭之。七歲聞祖母學佛之訓，切憂生死，不樂章句。方外有道之士至，必見，見必深叩，岸然莫當其意。會若昧法師，從匡廬歸，提唱東林遠法師蓮社遺旨，師結伴刻漏，修淨業二載，終疑禪宗，慨然曰：「大丈夫一事不知，猶以為恥，況如來大法？不千門萬戶一躍而開，非夫也。」遂踰城越海，投三峰藏和尚，剃染圓具，逾年侍藏。

此段詳述弘儲家世以及與家人的互動，其中最珍貴的要點在於弘儲曾從雪浪洪恩弟子智明若昧²¹⁰(1569-1631)修習淨土法門，為弘儲少數言及淨土法門材料。

二、〈退翁自銘壙〉

〈退翁自銘壙〉為弘儲圓寂前一年——康熙十年(1671)，為防後人溢讚，並不欲勞煩眾人所作。開篇即言及自身法名、法號由來，曰：

崇禎八年乙亥四月，先師三峰和尚定《臨濟正宗記》付弘儲，而記之曰：「藏于龍雲，用出師吼。貴宗旨有繼而起也，命名弘儲，命字繼起，為臨濟荷擔之嫡子。」晚而自號退翁，退者何？於法運於自揆，皆不宜進，而宜退，故以退為安。曰翁，自老之也，物老而衰，衰將至而自老之者，自悲之也。²¹¹

²¹⁰ 智明若昧，海陵毛氏，少不更事，後雪浪洪恩講《楞嚴經》，自此發心出家，師事雪浪洪恩，一生說法三十年，宣說大小經論四十多種，行化遍於荊吳，圓寂於崇禎四年，世壽六十三，僧臘五十八，生平參本陳道忞：〈開先若昧明和尚行狀〉，《布水臺集》，《徑山藏》，第212冊，頁185-187。

²¹¹ 繼起弘儲：〈退翁自銘壙〉，《徑山藏》，第183冊，頁315-316。

弘儲並於銘中讚賞揉合直截以及五宗的三峰禪法，其曰：「直截本根，四顧空淨……大哉《宗原》，單提古政。」²¹²為繼起弘儲生前自我形象建構的重要文獻。



三、《宗統編年》

《宗統編年》為三峰派第四代宙亭紀蔭編纂的清代官方性質史書，為當今記錄繼起弘儲事蹟最為詳細的禪門史書，其中繼起弘儲本人相關記事如下：崇禎二年(1629)投法藏出家，崇禎四年(1631)條記弘儲曾投雪浪洪恩徒弟智明若昧修習淨土法門，以及十一月向法藏問法，冀求七日明道，崇禎七年(1634)重刻《七書》，九年(1636)開法祥符禪寺，十二年(1639)於金粟追隨密雲圓悟問道、十四年(1641)入天台，十五年(1642)住台州能仁寺，十七年(1644)為崇禎設位祭奠。入清後，順治元年(1644)開法國清，順治六年(1649)住開法靈巖山，順治七年(1650)赴台州天甯寺，順治十一年(1654)調解《五燈嚴統》，順治十二年(1655)住古堯封寶雲禪院，十七年(1660)靈巖儲和尚辭都諫嚴顯亭沆請住徑山，秋八月住虎丘，順治十八年(1661)受緇素延請住金粟山，康熙五年(1666)應請浮湘，視門人全賦後事，康熙六年(1667)退院靈巖，康熙十一年(1672)退院堯封，同年九月二十七日圓寂。

213

然而此書雖為記實詳細，然仍可見多處隱惡、維護弘儲之處，如不書弘儲質獄東甌以及順治四年(1647)條記弘儲婉拒居士贈田，為道忞稱讚，並言記之《布水臺集》，實引《甲辰錄》，然今日《布水臺集》不見相關記錄²¹⁴，且不書道忞攻擊弘儲相關事蹟，其中用意昭然可見。

²¹² 同上注。

²¹³ 宙亭紀蔭：《宗統編年》，《叻續藏》，第147冊，頁463、466、469、471、475、478、479、482、483、488、489、490、494、498、499-500、502。

²¹⁴ 原文作「當是時山翁和尚聞之稱歎，記于《布水臺集》行世廿年矣。」，參繼起弘儲：〈與毛傳卿居士〉，《甲辰錄》，《書問》，頁38b。

此外，《宗統編年》中弘儲並非僅是單純傳主，亦可見援引弘儲著作證史之處，如天啓三年(1623)引〈靈巖擔雪儲贊序〉即出自《甲辰錄》。²¹⁵



四、《五燈全書》

霽崙超永（活躍於 1692）所編《五燈全書》中，與弘儲相關資料為〈蘇州靈巖退翁弘儲禪師〉。其中文字多出於《南嶽單傳記》、《三峰藏禪師語錄》，然其中言及弘儲參學法藏前經歷則有所出入，曰：

江南通州李氏子，母高夢梵相僧授金環而生。七歲持齋，便知事佛。稍長，孜孜以生死兩字，橫于胸中。歷參法空澗川、普門若昧諸尊宿。發心出家，而父母不允。年二十五，因橫山成指，見三峰藏，即許剃染圓具。²¹⁶

文中普門若昧當為雪浪洪恩弟子法空若昧，前引《宗統編年》已知繼起弘儲從其學淨土，然法空澗川不知為誰，或為繼起弘儲學習賢首的雪浪徒弟天寧澗²¹⁷，倘若如此，則可見弘儲習禪法前，於雪浪門庭修習淨土以及華嚴學的經歷。

五、《正源略集》

達珍(1731-1790)所編《正源略集》中，記有弘儲相關資料：〈蘇州靈巖繼起儲禪師〉，言及生平處僅略就弘儲住錫地發揮：「師歷主台州能仁、國清、興化、靈石、天寧、瑞巖、蘇州靈巖寺等剎。康熙十一年示寂，塔于堯封之頂。」²¹⁸相較《五燈全書》羅列住錫地：「歷住台州興化、靈石、天寧、瑞巖、蘇州靈巖、

²¹⁵ 宙亭紀蔭：《宗統編年》，《叢書集成》，第 147 冊，頁 461；繼起弘儲：〈憨山清大師〉，《甲辰錄》，《真贊》，頁 1a-1b。

²¹⁶ 霽崙超永編：《五燈全書》，《中華佛教人物傳記文獻全書》（北京：線裝書局，2005 年），第 25 冊，頁 12462-12464。

²¹⁷ 繼起弘儲：〈南嶽山茨和尚真讚〉，《浮湘錄》，偈讚，頁 6a。

²¹⁸ 達珍編：《正源略集》，《叢書集成》，第 145 冊，頁 348。

堯封、虎丘、淮揚龍華、秀州金粟、南嶽福嚴諸刹。」²¹⁹《正源略集》不言弘儲晚年入楚後經歷，是出於單純省略抑或此時資料散逸，不得而知。



六、徐枋〈南嶽儲和尚報慈室銘〉、〈退翁老人南嶽和尚哀辭〉

徐枋《居易堂集》中多處讚絕繼起弘儲品行，其中又以〈南嶽儲和尚報慈室銘〉以及〈退翁老人南嶽和尚哀辭〉所述繼起弘儲事蹟最常為後世引用。〈南嶽儲和尚報慈室銘〉為唱和繼起弘儲築報慈室於堯峰之作，文中引繼起弘儲〈報慈自序〉言改姓為理一事，曰：

甲申三月之變，尊甫移書曰：「吾始祖皋陶為理官，子孫因氏理，亦稱李，後遂單稱李氏。今逆賊犯闕，先皇帝死社稷，而賊亦李氏，吾忍與弑君大惡同姓乎？吾子孫當為復古姓為理氏。」²²⁰

此信不見如今弘儲著作，文中所引文件為弘儲改姓理為歷來相傳弘儲大孝的源頭。〈退翁老人南嶽和尚哀辭〉當為弘儲形象塑造最重要的文章之一，文中徐枋稱弘儲「以忠孝作佛事」遂為後世典型，並論及多件忠孝相關事蹟，曰：

滄桑以來，二十八年，心之精微，口不能言，每臨是諱，必素服焚香，北面揮涕，二十八年，直如一日……吾師嘗言：「錫類之仁，孝為忠本。」故自為《孝經箋說》以刻之，而復敦請大德居士講說孝經于叢席，俾一千五百衲子無不薰染于其中。²²¹

雖然現存繼起弘儲著作僅有兩次提及祭祀崇禎²²²，然徐枋所言每年上堂追祭崇禎、刻行《孝經箋說》，已為此後繼起弘儲傳記忠孝記述中不可替代的基礎。

²¹⁹ 同注 198，頁 12464。

²²⁰ 徐枋：〈南嶽儲和尚報慈室銘〉，《居易堂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81 冊，頁 355-356。月涵南潛也曾記弘儲改姓：「先師生緣揚州，其世族為李，而先師謂古李氏本理氏也。嘗遊戲為人灑墨扇面，自署其氏曰理，而立一字之名曰損。」，見董說：〈大覺和尚語錄序〉，《豐草菴詩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33 冊，頁 181。

²²¹ 徐枋：〈退翁老人南嶽和尚哀辭〉，《居易堂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81 冊，頁 393-395。

²²² 繼起弘儲：〈毅宗皇帝賓天日〉、〈毅宗烈皇帝〉，《國清語錄》、《能仁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175、473。



七、顧苓〈靈巖退翁和尚別傳〉

顧苓(1626-?)一文出自與弘儲圓寂前的賭注——彼此當為先亡者作傳，顧苓所記多有別出他傳之處，其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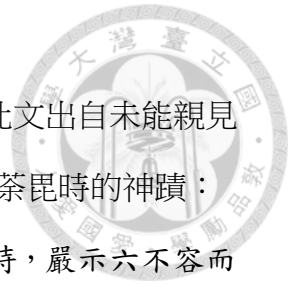
娶妻生子，妻子死，舍俗出家……三月十九日，必率徒眾為烈皇帝及諸死國大夫士修齋誦經，淚出如雨，歲首為其親師亦如之。與人言必依忠孝，好問禮法，惡人之不忠不孝，不遵典禮者。詩文得唐宋大家風氣，書間學晉人，余最愛其〈冬雪〉詩：「只為六朝遺若恨，隔江堆沒舊時山」之句……虎丘進院日，瞻禮者數萬人……辛丑春于靈巖大悲閣上修懺將畢，緇素大集，有後至爭席者，怙勢懷憤，將侵擾道場，是夕有光趨閣上，冉冉入雲，照耀下方，其人愕然愧懺，出錢飯僧。翁具大人相，面如滿月，所至圍繞作禮。常住南嶽，往來數千里，沿途瞻仰，晝夜不絕，楚人語余：「翁在南嶽，當路以金錢供養者多，不納。窮鄉賤夫，終歲勤動，餘一斛、二斛米，肩負出山，輸委常住，得一見，頂禮歡喜，讚歎：『真不可思議。』翁乃遽歸靈巖，不復去。」²²³

文中明確言及繼起弘儲出家因緣為妻子亡故，並更細緻描寫為崇禎及士大夫修齋以及以禮法為重的忠義形象。其中最為特出之處，當屬記錄繼起弘儲詩作，並描繪繼起弘儲詩文、書法的學習對象。此外，繼起弘儲說法於虎丘、南嶽等地說法盛況，並且於南嶽聞利即去，不為利益所縛²²⁴，皆不見於他傳。

八、慕天顏〈靈巖大和尚誄詞並序〉、韓葵〈南嶽儲禪師塔銘〉

²²³ 顧苓：〈靈巖退翁和尚別傳〉，《塔影園文集》，《清代詩文集珍本叢刊》（北京：北京國家圖書館，2017年），第46冊，頁135-138。

²²⁴ 經游勝輝博士提醒，時人劉獻廷中記有弘儲入福嚴及離去的另一理由：「靈巖繼起和尚，應南岳福嚴寺之請，攜數千金，領職事人等至衡山。時繼公明震海內，道俗數千人送之入山。至福嚴一宿，監院方營齋，夜大風拔木飛屋，殿瓦落盡，達旦不休。師召眾問曰：『福嚴向多風否？』眾曰：『福嚴數千年道場，向若多風，何以安眾？』繼公默然，率眾即去，至中山上堂而歸，此後無復興之者。繼公東歸，諱言其事，故知之者少。」，氏著：《廣陽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95。



慕天顏(1631-1696)曾任江蘇布政使為弘儲晚年重要檀越，此文出自未能親見繼起弘儲涅槃的懊悔，綜述弘儲接引從上法脈，力抗魔道以及荼毘時的神蹟：

當祖蔭衰微之際，單提第一義以定綱宗；于魔外盛行之時，嚴示六不容而正法眼。自夫椒迄於南岳，獨踞法王之座，鏡六度於昏衢；廣開甘露之門，導羣生於慾海。三玄三要，用臨濟之鑪錘；大機大用，兼雲門之作略。晚愛研山之嶺，結為選佛之場……荼毘之辰，縑素雲集，幡花蔽日，螺貝彌天，頂現白毫，閃爍徧空，金色烟浮，紫蓋砰訇，大地雷車，已乃氤氳，燦爛輝曜，山谷啟龕，頂齒不壞，血肉悉化琉璃。²²⁵

文中描述弘儲宗風多見於此節引用文獻，其中重點當為弘儲圓寂的琉璃寶相，為時人建構繼起弘儲形象另一著力點。²²⁶

韓莢(1637-1704)所作弘儲塔銘，因於繼起弘儲弟子長蘆簡石（生卒年不詳）有感於時人流傳弘儲荼毘的琉璃寶相恐有違先人意志，故另請為文，專注描繪弘儲傾注於忠孝人倫的努力：

吾嘗為畫輪珠小影，曰「報慈圖」，而老人作序，痛其尊人孝敏先生忠節，因佛前自誓一切願未滿，俱為不孝也……又聞老人常怪諸方末後涉神奇事蹟，類《齊諧》、《洞冥》、《大荒經》之語，而諸弟子言其化後異光明、為琉璃寶相，似非老人之志。²²⁷

文中除了重述弘儲忠孝事蹟外，可見報慈圖的作者為長蘆簡石。而文中呼籲回歸繼起弘儲融貫儒佛的人倫關懷，可知繼起弘儲當時聲名高卓，以致時人分別以神異事蹟妝點其生命盡頭。

²²⁵ 慕天顏：〈靈巖大和尚誄詞〉，《嘉興藏》（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藏，萬曆版大藏經デジタル版，<https://dzkings.l.u-tokyo.ac.jp/kkz/>），續 279b 帙第 1 冊，頁 1a-3a。

²²⁶ 同書中，接續慕天顏文章後，佟彭年及余懷所作弘儲相關文字，皆以弘儲圓寂的琉璃寶相為要，且余懷頌中則直接引月函南潛所作化琉璃記，見佟彭年：〈靈岳退翁老和尚化琉璃讚〉、余懷：〈化琉璃頌〉，同上注，頁 1a-2a、1a-5b。

²²⁷ 韓莢：〈南嶽儲禪師塔銘〉，《有懷堂文藁》，《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147 冊，頁 207-208。

九、全祖望〈南岳和尚退翁第二碑〉

全祖望所作此文為後世認識繼起弘儲遺民形象另一重要文獻。文中情節幾乎全然襲自徐枋²²⁸，《過雲樓書畫記》即直言兩者的承襲關係：「《鮚埼亭集》〈南岳和尚第二碑〉，蓋即《居易堂集》〈退翁哀辭〉。」²²⁹全文特出之處在於標舉弘儲為「浮屠中之遺民」：「退翁本國難以前之浮屠，而耿耿別有至性，遂為浮屠中之遺民。」²³⁰拈出國難前繼起弘儲的思想本懷並明確以遺民稱之，相較嘉慶時才重新刻行的《居易堂集》，此文影響甚廣。

第二節 著作考論

下列繼起弘儲著作，無論出自《徑山藏》、《嘉興藏》或藏外文獻，皆為每半葉十行，行廿字，四周雙邊有界的《嘉興藏》版式，故不再重複相同資訊。

一、語錄類

（一）《夫山和尚住嘗州祥符寺語錄》

收錄於《徑山藏》第 222 冊，共二卷，分有語錄、機緣，為濟璣(1606-1648)所錄。首有許鼎臣(1584-1640)於崇禎九年(1636)所作序及張瑋序。次為正文，版

²²⁸ 全祖望曾題弘儲騎牛圖，並言及居易齋，或代表《居易堂集》外，全祖望透過徐枋的文化遺產認識弘儲的可能：「居易齋前蒿逕熟，牯牛還往總如飛。」一句，參見全祖望：〈題靈岩儲公騎牛圖〉詹海雲編：《全祖望〈鮚埼亭集〉校注——《鮚埼亭集》內編》，第 4 冊，頁 145。此外全祖望文中言及周儀部臨終之事，來自徐枋認為弘儲待周氏過於嚴苛：「復示周儀部玉晷先生談笑辭世，而和尚謂故臣遺老當此之時，談笑而逝，似不相宜。」，而周儀部與弘儲可能相交於徐枋組織的畫社：「畫社周儀部為之結盟，固是山中雅集，今法門諸大老遂欲把臂入林」，參徐枋：〈答退翁老和尚書〉、〈與古老〉，《居易堂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81 冊，頁 192、216。

²²⁹ 顧文彬：〈八大山人二十二幅冊〉，《過雲樓書畫記》（臺北：漢華文化，1971 年），頁 358。

²³⁰ 全祖望：〈南岳和尚退翁第二碑〉，詹海雲編：《全祖望〈鮚埼亭集〉校注——《鮚埼亭集》內編》，第 2 冊，頁 351。

心題「支那撰述／祥符語錄語錄／機緣」及葉次。記載始於崇禎八年(1635)繼起弘儲於萬峰院受請，至崇禎十三年(1640)。²³¹

《祥符語錄》為繼起弘儲年代最早的傳世著作，記錄繼起弘儲離開蘇州萬峰院後，於法藏父母之鄉開堂²³²的說法內容。繼起弘儲首次上堂便舉臨濟初住鎮州，以古之黃檗宗旨對照如今萬峰宗旨，透過今之喝揉合古之棒，宣示臨濟宗旨及三峰家法一脈直傳。²³³可藉此書觀察弘儲早年對於公案、禪定、臨濟宗旨及三峰家法等議題立場。

(二) 《夫山和尚住台州能仁寺語錄》

收錄於《徑山藏》第 222 冊，共五卷，分為語錄、機緣、頌古、禪偈、書問，為濟璣所錄。有薛案(生卒年不詳)序及陳函輝(1590-1645)於崇禎十七年(1644)所作序。次為正文，版心題「支那撰述／能仁語錄語錄／機緣／頌古／禪偈／書問」及葉次。記載始於崇禎十五年(1642)，至崇禎十七年(1644)。²³⁴

《能仁語錄》為弘儲崇禎十四年(1641)入台州後的第一部語錄。由於涉及明清鼎革，除了薛案、陳函輝等遺民之序外，語錄中更言及初接崇禎哀詔的天下共悲的心境。²³⁵此時隱居雲峰山，深感明朝「天數已定，塵世難居」²³⁶，立誓「死作大明之鬼」²³⁷的陳函輝，或深感同樣結茆深山的弘儲血性，盛讚弘儲：「世之侈口空談，以為世外無預人家國事，聞和尚之風，亦可少愧……其一腔忠愛之思，

²³¹ 繼起弘儲：〈師歲在乙亥冬朔於蘇州萬峯院受請〉、〈己卯元日上堂〉，《祥符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155、159。

²³² 宙亭紀蔭：《宗統編年》，《叢書集成》，第 147 冊，頁 236-237。

²³³ 繼起弘儲：〈師歲在乙亥冬朔於蘇州萬峯院受請〉，《祥符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155。

²³⁴ 陳函輝：〈序〉、繼起弘儲：〈師歲在壬午三月廿四日到寺〉，《能仁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458、459。

²³⁵ 繼起弘儲：〈毅宗烈皇帝哀詔至台〉，《能仁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473。

²³⁶ 陳煒編：《陳函輝先生自訂年譜一卷》，《上海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 年），第 6 冊，頁 353-354。

²³⁷ 陳函輝：〈寒山絕命詞〉，《選寒光集》（臺灣國家圖書館藏，崇禎年間刊本），卷下七言絕，頁 17b。

睽懷明德。」²³⁸自兩者往來信件可知，此時面對國朝幻滅，無心於世的陳函輝，繼起弘儲冀望透過禪的直超頓入，令其平等生死²³⁹，然最終，只得陳函輝以自盡脫離生死。

《能仁語錄》可貴的是之處在於收錄弘儲與張瑋、惲日初、熊魚山²⁴⁰等明遺民於國變前以宗門為中心彼此來往的內容，如《書問》中即記錄張瑋、惲日初希望弘儲重新住持祥符寺，而遭弘儲屢以祥符為先人之地，無力荷擔為由拒絕，繼起弘儲的婉拒或與天童派之爭有關，其曰：「近日法門衰落，人不根道，彼彼互立藩籬，同異之書，充塞南國。」²⁴¹此時遠離爭端的繼起弘儲，深感於台州幽靜，留下生平唯一一組山居詩：《山居雜詠》。²⁴²

除此之外，明清之際以《五經圭約》聞名的蔣鳴玉（生卒年不詳），於語錄中向繼起弘儲多次問法²⁴³，為明清之際理學家與禪門交流的珍貴材料。

（三）《夫山和尚住天台景德國清禪寺語錄》

收錄於《徑山藏》第 222 冊，共兩卷，分為語錄卷之一、之二，為濟璣所錄。有標示為「諸藏未收」鄒之麟（生卒年不詳）序及文可紀（生卒年不詳）崇禎十七年(1644)所作〈夫山和尚住天台景德國清禪寺請開堂疏〉。次為正文，版心題

²³⁸ 陳函輝：〈序〉，《能仁語錄》，頁 458。陳函輝於五十四歲罷官，此時潛心於《易》與內典：「仕官之情俱斷，注《易》，手抄《楞嚴》、《法華》宗通二書。」，同注 222，頁 352。

²³⁹ 繼起弘儲：〈復陳明府寒山〉，《能仁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496。

²⁴⁰ 繼起弘儲：〈復張大司憲二無〉、〈復惲聞人仲升〉、〈復熊給諫魚山〉，《能仁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492、501。

²⁴¹ 繼起弘儲：〈復陳明府寒山〉，《能仁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10a。

²⁴² 方志中以「紅塵斷處人難到」描述能仁寺，見方景濂編：《台州府志》，卷十三，頁 6a。然弘儲非棄祥符寺不顧，於天台時仍叮囑守寺者免於官府騷擾，見氏著：〈示祥符守寺者〉，《能仁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503。

²⁴³ 繼起弘儲：〈示蔣中完居士〉、〈示蔣節推中完〉、〈答蔣節推中完〉、〈復蔣節推中完〉、〈復蔣給諫中完〉，《能仁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487-489、494、502。蔣氏同時為幽溪傳燈外護，曾為其作傳，見氏著：〈有門大師塔銘〉，幽溪傳燈著，受教增補：《幽溪別志》，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臺北：丹青圖書公司，1985 年），第 3 輯第 13 冊，頁 447-455。

「支那撰述／國清語錄卷一／卷二」及葉次。記載始於崇禎十七年(1644)十月開法國清禪寺，至順治六年(1649)。²⁴⁴

《國清語錄》充斥強烈遺民情懷，不僅因國清寺當時收容大量遺民²⁴⁵，序文作者除了鄒之麟身為遺民外，延請弘儲開法的天台知縣文勛思²⁴⁶（生卒年不詳）則身歷弘光朝臣。語錄記載於拈香祝壽時，特別強調在場人士的儒學、官僚身份，此時弘儲面對眾宰官，直言：「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文思、欽明智勇、天錫起宣、王載造成、周振光武、中興炎漢……誠忠誠孝，為希世之鹽梅。」期盼文氏等人輔佐弘光政權、中興明朝。而同一次說法，弘儲面對如何是學人着力處、轉身處、親切處的詢問，分別答以填溝塞壑、刀斫斧砍、入泥入水²⁴⁷，勉勵心懷復明志願的士人，必須不畏死關，即便前路刀鑊滿盈，仍須直進不倦，廣度生靈。語錄中更可見弘儲於崇禎忌日拈香，並引《尚書》：「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巧妙地將學人比擬為蔡仲，而清所佔北地則為東土，警戒普天之士以德為尚，以期回歸故土。除了對遺民志士的勸勉外，《國清語錄》記載弘儲於淮郡通源寺說法²⁴⁸等以往不見的生平資料。

（四）《雪舟集》、《雪舟後集》²⁴⁹

收錄於《徑山藏》第 222 冊，共二卷，《雪舟集》為玄堅（生卒年不詳）所錄，首有玄堅序及弘儲父親家書兩封。《雪舟後集》有范鳳翼(1575-1655)²⁵⁰序。

²⁴⁴ 繼起弘儲：〈和尚歲在甲申孟冬十月甲子住浙江台州〉、〈己丑歲人日〉，《國清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172、188。

²⁴⁵ 陳甲林編：《天台山遊覽志》（北京：中華書局，1937 年），卷三，頁 57，自註 7 頁 122 轉引。

²⁴⁶ 文可紀，字大美、勛司，天啓年間任天台知縣，鼎革之際，因不滿阮、馬，降清，轉調江西後，仍與弘儲有聯繫，見王家傑修，周文鳳、李庚纂：《豐城縣志》，《中國方志叢書》江西省第 4 冊，頁 1370；繼起弘儲：〈復文計部勛司〉，《樹泉集》（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影本見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藏《明清佛教稀見文獻》，第 8 冊），《卷下書問》，頁 38b-39b。

²⁴⁷ 繼起弘儲：〈今上皇帝聖躬〉，《國清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172。

²⁴⁸ 繼起弘儲：〈師於淮郡通源寺〉，《國清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191。

²⁴⁹ 《南嶽單傳記》錄「《雪舟集》二卷」，現存《雪舟後集》前有與弘儲同樣出身通州的范鳳翼序，但兩集內容接續，應視為同一著作。見繼起弘儲：《南嶽單傳記》，頁 105b。

²⁵⁰ 范鳳翼，名尚璽，字異羽、勛卿，號太蒙，萬曆二十五年應舉，曾任郡人助教、吏部員外，著有《范勛卿集》，見邵潛輯：《州資乘》（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影本），選舉，

次為正文，版心分別題「支那撰述／雪舟(後)集」及葉次。記載始於順治二年(1645)弘儲出山省親，至順治六年(1649)七月十六為同門祥符銛荼毘。²⁵¹

書名雪舟，明顯逆用《世說新語》王子猷典故。相較王氏趁興而往，興盡而歸，弘儲同王氏皆不見思人，卻只能滿懷不見血親的永遠喟嘆。集中首次陞座，即舉父母未生前一言，揉合己身經歷與善財參學一事，言己捨父求法，道途艱困，忽得開悟，仍依舊是本來人，其續言：「今日歸來原姓李，就中祇有一奇特。金牛飯是廬陵米，天人羣生無不食，知其味者或寡矣。」²⁵²以返鄉分指禪宗習用之開悟及實際歸里，而其中轉關之奇正如金牛飯、廬陵米之平淡，只是眾人皆食而不知其味，直叩首句歸來原姓，指不假外馳，回觀自身，可見弘儲應時設教的手段方便。

集中記錄涉及弘儲生涯最少被描述的兩年，門人濟璣曾言及此時弘儲音訊全無的狀況：「和尚出山二載，南鴻北鴈，觸目驚心，無量感懷，曾不得以一言書識。徒自提嬰撫赤，以圖載觀慈顏，獲一笑也。」²⁵³因此集中所涉及地點，除了通州之外，更可見淮郡、婁江、祥符、毘陵、狼山廣教寺等地²⁵⁴，可見弘儲深為吳地人士敬重，亦可補充弘儲生涯行跡。

(五)《夫山和尚住台州靈鷲興化禪寺語錄》

頁 11b、碑記，頁 13a、蒼雪讀徹著，王培孫校輯：〈次答范璽卿太蒙見問〉，《南來堂詩集》（臺北：新文豐出版，1983 年），卷三上，頁 17b。其集收錄關於弘儲之作有三：〈宗枝賦送夫山和上〉、〈歸山歌遲夫山禪師過里〉、〈酬夫山見寄〉，《范助卿詩集》，《清代詩文集珍本叢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 年），第 1 冊，頁 181-183、426、552。

²⁵¹ 繼起弘儲：〈師乙西省親歸里〉、〈祥符銛禪師為受業〉，《雪舟集》、《雪舟後集》，《徑山藏》，第 222 冊，頁 448、456。集中所錄分為兩段：一為順治二年弘儲出山省親，至順治四年回國清，二為三年之喪過後，順治六年回鄉歸葬先人，至同年兵阻靈巖。而其中弘儲言及其住錫靈巖原因時，言：「予阻錫靈巖，乃謀諸紳衿排闥叩延，余鑒其誠應之。」（見《雪舟集》，頁 454），正好給予《南來堂詩集》以及《宗統編年》二書對於弘儲住錫靈巖的兩種解釋空間，見王培孫：《蒼雪大師行年考略》，《南來堂詩集》，頁 20b 及宙亭紀蔭：《宗統編年》，《叢續藏》，第 147 冊，頁 244。

²⁵² 繼起弘儲：〈師乙西省親歸里〉，《雪舟集》，《徑山藏》，第 222 冊，頁 448。

²⁵³ 燮雲濟璣：〈和尚出山上書〉，《燮雲璣禪師國清無畏堂語錄》，《徑山藏》，第 184 冊，頁 36。

²⁵⁴ 繼起弘儲：〈丙戌春淮郡人士〉、〈道經毘陵〉、〈師己丑歲還通州襄葬〉，《雪舟集》，《雪舟後集》，《徑山藏》，第 222 冊，頁 448、452、455。

收錄於《徑山藏》第 222 冊，共一卷，為文杲(?-1677)所錄。無序。次為正文，版心題「支那撰述／興化語錄卷一」及葉次。記載始於順治五年(1648)秋，至隔年年初解制。²⁵⁵

興化禪寺原名靈鷲寺，僧印明於明末清初重修舊址，延請弘儲住持後，改名興化禪寺。²⁵⁶《興化語錄》記錄弘儲日常說法及祭奠，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弘儲生母過世的說法內容，為認識弘儲孝論的重要材料。²⁵⁷

(六)《夫山和尚蘇州靈巖山崇報禪院語錄》

收錄於《徑山藏》第 222 冊，共兩卷，分為語錄、機緣，為全賦所錄。首有張有譽序。次為正文，版心題「支那撰述／崇報語錄卷上／下」及葉次。記載始於順治六年(1649)至順治七年(1650)。²⁵⁸

《崇報語錄》(因版心之稱)，為弘儲重興蘇州靈巖山的首次開法記錄。崇報禪寺之名，為順治所賜²⁵⁹，此時請上堂者除了來自故鄉通州、弘光朝廷外，大多來自蘇州府之桃花塢、潄墅關、虎丘等²⁶⁰，為弘儲建立蘇州人際網絡的第一步。其中「建僧坊上堂」一條，洋溢弘儲重興崇報禪寺，荷擔法幢的責任感，並言及以伽藍為中心改造世出世間：

玉蘊荊山非剖琢，何以成命世之寶；金涵麗水入爐冶，始能鑄方岳之符。傳持萬里、鳩集百工，須憑肘臂指揮；化洽四海、燈耀千齡，端

²⁵⁵ 繼起弘儲：〈師癸末冬於本郡東山能仁禪寺〉、〈制完回國清〉，《興化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193、203。

²⁵⁶ 方景濂編：《台州府志》(哈佛圖書館藏，康熙六十一年本)，卷 13，頁 9b。

²⁵⁷ 繼起弘儲：〈先慈訃音至〉，《興化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195。

²⁵⁸ 《崇報語錄》記有「庚寅歲朝陞座」，然依照語錄收錄順序，結合《宗統編年》，順治六年弘儲應已住靈巖。《崇報後錄》記有「師庚寅冬天台回。」，《崇報語錄》最後一條即是往天台的記錄，故《崇報語錄》應止於順治七年，見繼起弘儲：《崇報語錄》、《崇報後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220、235、宙亭紀蔭：《宗統編年》，《叢書集成》，第 147 冊，頁 244。

²⁵⁹ 王鎬輯：《靈巖志略》(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然松書屋抄本)，頁 2。然《靈巖記畧》中弘儲仍題「顯親崇報禪寺」，繼起弘儲述意，殊致輯：《靈巖記畧》(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初刻本)，《內篇》上，頁 2b。

²⁶⁰ 繼起弘儲：〈修證梵文二禪人領桃花塢諸居士〉、〈潄墅關顧居士請上堂〉、〈虎丘山塘眾弟子請上堂〉，《崇報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220、223、226。

在兒孫得力。伽藍屏固、僧海奠安，全資外護；輝煌像設，巍煥殿堂，悉藉檀那。於咳唾頃，薄佛祖而不居；恭己無為，垂衣裳而天下治。俾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人畜草芥，一時成等正覺，又誰恩力？²⁶¹

此段始於學人心性冶煉與亭閣建設的比附，繼而明言需賴僧俗合作才得以僧海安寧，進而達至天下治並萬物成正覺之兩界平暢境界。

除說法內容外，語錄中提及以設葬於靈巖山的韓世忠為伽藍神，並與祇園給孤長者、漢壽亭侯並祀一事²⁶²，可一窺信仰結構及韓世忠於清初的接受。而語錄卷上結尾提及弘儲暫回天台一事²⁶³，更是研究其生涯質獄東甌原因的重要材料。

（七）《夫山和尚住台州天寧禪寺語錄》

收錄於《徑山藏》第 222 冊，共兩卷，分為語錄、機緣，為端章（生卒年不詳）所錄。無序。次為正文，版心題「支那撰述／天寧語錄卷上／下」及葉次。記載自順治七年(1650)至同年冬。²⁶⁴

《天寧語錄》所記弘儲說法地點包括靈巖、案陵聖壽禪寺、靈隱寺、國清禪寺、天寧寺²⁶⁵，可見此時弘儲行化地與過往住持寺院的關係，以及三峰派當時勢力範圍。而臨海縣天寧寺於清初最主要的修建者，即是與弘儲隔年法難一事息息相關的耿應衡(1596-1657)。²⁶⁶《天寧語錄》中可見耿氏一家潛心佛法²⁶⁷，並與同

²⁶¹ 繼起弘儲：〈僧建坊上堂〉，《崇報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208

²⁶² 繼起弘儲：〈立韓蘄王護伽神〉，《崇報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213-214、繼起弘儲述意，殊致輯：《靈巖記畧》，《內篇》上，頁 25a-26b。韓蘄王碑為錢柳因緣的重要文物，其中牧齋以蘄王武功自比，與此時弘儲心志相互輝映，參見陳寅恪：《柳如是別傳》（北京：三聯書局，2001 年），頁 514。

²⁶³ 繼起弘儲：〈暫回天台〉，《崇報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229。

²⁶⁴ 繼起弘儲：〈師庚寅冬天台回〉，《崇報後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235。

²⁶⁵ 繼起弘儲：〈師赴台州天寧〉、〈師到靈隱〉、〈回國清〉，《天寧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326-327。

²⁶⁶ 耿應衡與天寧寺的關係，參見方景濂編：《台州府志》，卷 13，頁 2a。

²⁶⁷ 如耿玉齊兒子以弘儲為師：「弟子玄英耿宗墳為祝尊翁圓鑑居士壽，設齋上堂」，其他往來，參繼起弘儲：〈結夏耿簾伯子介二居士〉、〈耿簾伯居士法名玄英〉、〈弟子玄英耿宗墳〉、〈弟子玄英耿宗墳〉，《天寧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330、340、346、347。

時住錫台州廣潤寺的木陳道忞有所來往²⁶⁸，三人的交誼，或為往後同遭按劾的原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語錄中錄有道忞遣使請弘儲說法一事，弘儲特別於說法內容中強調兩家水乳交融、同演一法，僅於教法所示有所差異：

使一類闡提毛道凡夫，與夫敗善根非器眾生，知吾門祖孫父子、兄弟叔姪，
白雪陽春、變化杳渺。若是善音別曲，便乃入耳知歸。²⁶⁹

可見此時叔姪關係密切，為兩人早期交往的重要剖面。而集中亦錄有圓悟忌辰，士人請弘儲陞座，弘儲讚揚圓悟教法任運大方，直截呈露，以棒喝引領迷於俗濫教法的學人，直見宗乘旨要²⁷⁰，為弘儲早期言及密雲教法的珍貴材料。

（八）《夫山和尚住台州瑞巖寶林禪寺語錄》

收錄於《徑山藏》第 222 冊，共一卷，為行輅(?-1651)所錄。無序。次為正文，版心題「支那撰述／瑞巖語錄卷一」及葉次。記載始迄於順治七年(1650)。²⁷¹

此作篇幅短小，記錄弘儲離天寧禪寺後、歷經瑞巖寶林、靈巖、淨慈、大覺保安寺、淨心庵等地²⁷²的說法內容。此作牽涉弘儲生平兩大住錫地間的過渡，除了記錄弘儲於靈巖山首次說法之外，弘儲護法在兩地的差異以及如何與當地同法脈僧人互動，都是說法內容中除了反對經教、棒喝等宗風外，可能的觀察視角。

273

²⁶⁸ 木陳道忞：〈壽玉齊耿兵憲〉，《布水臺集》，《徑山藏》，第 212 冊，頁 66-67。耿氏後來亦延請道忞住錫天寧寺，由此因緣可知道忞何以同受牽連，見方景濂編：《台州府志》，卷十三，頁 66a。同年魯王亦在台州，見黃宗羲：《行朝錄》，沈善洪編：《黃宗羲全集》（浙江：浙江古籍，2005 年），第 2 冊，頁 138。然而是否應據此視弘儲、道忞與復明運動有關，如依陳寅恪之思路，重點應是兩人與耿玉齊的交往該解讀為拉攏耿氏加入復明運動，然而耿氏相關記載過於片面無法據此討論，故暫存不論。

²⁶⁹ 繼起弘儲：〈廣潤和尚設齋〉，《天寧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344。

²⁷⁰ 繼起弘儲：〈天童悟和尚忌辰〉，《天寧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341。

²⁷¹ 繼起弘儲：〈師赴蘇州靈巖〉，《瑞巖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392。

²⁷² 繼起弘儲：〈師於天寧受請〉、〈師赴蘇州靈巖〉、〈師到淨慈〉、〈秦子雙居士為考大祥〉、〈師到淨心庵〉，《瑞巖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388-389、393、394。

²⁷³ 繼起弘儲：〈奕齡居士設齋〉、〈石門悟長老設齋〉，《瑞巖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391、392。

（九）《夫山和尚住蘇州靈巖崇報禪院語錄》

收錄於《徑山藏》第 222 冊，共四卷，分為語錄三卷、機緣一卷，為曉青（1629-1690）、行遠（生卒年不詳）、冠儼（生卒年不詳）所錄。無序。次為正文，版心題「支那撰述／崇報語錄卷一／二／三」及葉次。記載自順治七年（1650）冬，至順治八年（1651）弘儲被劾。²⁷⁴

《崇報後錄》相較《崇報語錄》篇幅更多，語錄中多為蘇州地方僧人、居士、弟子等設齋請法記錄，不僅涉及吳偉業、洞庭席家等知名士商，許多請法原因都關聯崇報禪寺的增建，為靈巖山早期創設的重要資料²⁷⁵，可見當時弘儲於吳地聲名之盛。

綜觀弘儲說法內容，除了大量的法事外，蘇州曾是密雲法系的行化地點，作為三峰派的第二代傳人，如何建立自家門風，為弘儲此時說法的重點之一。弘儲強調拳踞二老家風外，更標榜自身不以伶俐為稱的平實禪法：「靈巖佛法大有，只是忍饑，不過同人一齊發心，運米底運米、搬柴底搬柴，直得五七百個衲子貧有餘、富不足，大家撲手笑呵呵，都在繩床角落齊唱無生曲。」²⁷⁶扣合當時靈巖山創設之狀以及禪宗強調運水搬柴盡是神通妙用，進以繩床「角落」取代說法的曲条床，描繪不登堂演法，無法與人而皆得法要，貫通弘儲初開法於祥符寺強調平實禪之要點。

（十）《樹泉集》

²⁷⁴ 繼起弘儲：〈師庚寅冬回天台〉、〈師武林投到〉，《崇報後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235、265。

²⁷⁵ 繼起弘儲：〈席岡卿設齋〉、〈吳駿公居士入山〉，《崇報後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239、247；創設相關，見繼起弘儲：〈三月十七法堂成〉、〈法座成上堂〉，同上注，頁 253、264。

²⁷⁶ 繼起弘儲：〈吳仲華居士〉，同上注，頁 261。

《樹泉集》如今可見至少三個版本，分別藏於《徑山藏》第 222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以下稱北京國圖本)、上海圖書館²⁷⁷。

《徑山藏》本，共一卷，門人曉青所編。首有三序，分別為門人昭炳(徐枋)序、門人玄縱序以及曉青序文。²⁷⁸次為正文，版心題「支那撰述／樹泉集卷上垂代／機緣」及葉次。內容上，較北京國圖本，缺少目錄以及禰偈等，《垂代》、《機緣》內容則與北京國圖本相同。

北京圖書館本，全六冊兩卷，卷上包含序、垂代、機緣、禰偈、真贊，卷下則有法語、書問、佛事、禰著、跋。首有三序，分別為門人昭炳(徐枋)序、門人玄縱序以及曉青序。次為正文，版心題「支那撰述／樹泉集卷上垂代／機緣／禰偈／真贊」、「支那撰述／樹泉集卷下法語／書問／佛事／雜著」及葉次，末有〈刊記〉：「菩薩戒弟子濟開同徒上音上榮上胤／德慶等捐貲刊此／樹泉集壹部伏願眾生傳持正法世／世化育魔冤版存崇報院。」集成於順治十一年(1654)。²⁷⁹

《樹泉集》收入文字與遺民的關係，早見於《居易堂集》：「癸巳秋，靈巖大和尚以《樹泉集》屬序於余，見其往還昕夕，率多遺民故老，而所為流連風景舉目山河者，又多殷麥周禾之悲焉，此實唐宋以來諸大善知識中所絕無者也。」²⁸⁰《樹泉集》中以嚴陵為例，直言：「新莽竊神器，宇內稱天公。」²⁸¹以清代為新莽之意不言而喻。此外於〈復吳敬生居士〉一書申明以裨益讀者深信佛事作為《樹泉集》編纂目的。²⁸²

²⁷⁷ 上海圖書館版本，由於疫情以及調閱困難，未得及見。

²⁷⁸ 《徑山藏》本作「羽翼經傳。彼其所為，率出于幽愁侘傺。」北京國家圖書館本作「羽翼經傳，○烹佛○，○○○○愁侘傺。」，而《徑山藏》本中所收徐枋序文則同於《居易堂集》，從此或可知《徑山藏》本出版較北京國圖本為後。昭炳：〈序〉，《樹泉集》，《徑山藏》，第 222 冊，頁 410、〈序〉，《樹泉集》，頁 1a、徐枋：〈樹泉集序〉，《居易堂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81 冊，頁 225-226。

²⁷⁹ 前已有黃繹勳：〈明清三峰派稀見文獻解題(一)〉針對《樹泉集》解題，此節《樹泉集》相關體例，即參考其著作並增補相關資訊，氏著：〈明清三峰派稀見文獻解題(一)〉，《佛光學報》第 5 卷第 1 期(2019 年 1 月)，頁 133-191。

²⁸⁰ 徐枋：《居易堂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81 冊，頁 290。

²⁸¹ 繼起弘儲：〈嚴陵釣臺懷古〉，《樹泉集》，《卷上禰偈》，頁 14b。

²⁸² 「《封泉》一編，非獨欲令諸子齊得喪等冤親；亦非謂一切障礙，即究竟覺。《普門》云：若人于此大總持門，深加敬信，一生疾得阿耨菩提。其或毀謗，亦能助發成佛。」，見繼起弘儲：〈復吳敬生居士〉：《樹泉集》，《卷下書問》，頁 69b。

除了遺民氣節、禪學思想外，集中亦記錄許多弘儲與僧眾的互動，如〈乞食寄示靈岩兩序〉則記錄為徒眾張羅糧食，〈復趙景之太史〉見得弘儲推辭主持聖恩寺祖庭，推薦具德弘禮一事，可得知當地檀越推選住持的重要性。²⁸³

集中〈記義〉一書提及弘儲罹難時，靈巖山僧「紛逐遁去，所存唯幾老成而已」²⁸⁴，可知書中提及僧眾與弘儲的密契，同門法兄弘璧、弘禮及其弟子外，如蒼雪讀微、同屬濟宗的南澗行悅(1620-1685)、師叔費隱通容、洞宗三宜明孟(1599-1665)及覺浪道盛等²⁸⁵，皆是考察弘儲與江南僧眾交流的重要材料。

(十一)《靈巖和尚報慈語錄》(全賦本)

收錄於《徑山藏》第 222 冊，共兩卷。為全賦所錄，有韓四維(?-1658)²⁸⁶序。次為正文，版心題「支那撰述／報慈語錄」及葉次。記載自順治十年(1653)四月十五日，至順治十二年(1655)二月八日。²⁸⁷

《徑山藏》第 222 冊收有兩種《報慈語錄》，全賦於編纂緣由末作「全賦僅錄以俟」，冠儼本則作「冠儼僅錄以俟」²⁸⁸，除此兩本於《語錄》一卷內容完全相同。全賦版自機緣葉五「僧問明珠在盤」以降至葉七「甲午元日答汾侍者臨濟

²⁸³ 繼起弘儲，〈乞食寄示靈岩兩序〉、〈復趙景之太史〉，書問，頁 8b-9a、10b-11a。趙景之為三峰山主，見檗菴正志：〈答趙景之太史昆仲〉，《檗菴別錄》，卷 5，頁 38a。

²⁸⁴ 繼起弘儲：〈記義〉，《樹泉集》，《卷下禪著》，頁 3b。

²⁸⁵ 繼起弘儲：〈靈隱諸法侄頻來慰問志感〉，《卷上雜偈》，頁 17a、〈聖恩諸侄遠唁志謝〉，《卷上雜偈》，19a、〈復中峰大師〉，《卷下書問》，頁 14b、〈南澗和尚遣使惠問賦此志感〉，《卷上雜偈》，頁 17a、〈復徑山容和尚〉，《卷下書問》，33a、〈雨後愚菴和尚留坐小閣〉，《卷上雜偈》，頁 24b、〈復天界盛和尚〉，《卷下書問》，46a。南澗對《嚴統》統序的意見，參庵菴通問：〈與靈巖姪禪師〉，《簞庵和尚語錄》，《徑山藏》，225 冊，頁 410。

²⁸⁶ 韓芹城，名四維，鼎革易僧服，先參覺浪道盛，後訪學弘儲，曾任弘儲記室：「師與穆花琪庵主韓芹城宮詹同事靈巖，領記室」，順治十五年圓寂，參霽崙超永編：《五燈全書》，《中華佛教人物傳記文獻全書》，第 25 冊，頁 12743、宙亭紀蔭：〈仰山檗菴志和尚〉，《宙亭詩集》，《故宮珍本叢刊》，第 589 冊，頁 97。

²⁸⁷ 繼起弘儲：〈師降跡於萬曆乙巳〉、〈乙巳二月八日師誕辰〉，《報慈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353、383。

²⁸⁸ 繼起弘儲：〈師降跡於萬曆乙巳〉，《報慈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505。

三句頌〉為冠儼版所無，冠儼版自機緣以降內容，皆不見於全賦版。參照全賦生平，同年全賦出住湖北九峰正覺寺²⁸⁹，或因此沒有持續編纂，交付冠儼完成全書。



（十二）《靈巖和尚報慈語錄》（冠儼本）

收錄於《徑山藏》第 222 冊，共九卷，分為序、上堂、機緣、偈、贊、法語、書問、佛事、後跋，為冠儼所錄，有韓四維序及目次。次為正文，版心題「支那撰述／報慈語錄／雜偈／真贊／自贊／法語／書問／佛事」及葉次。記載自順治十年四月(1653)十五日，至順治十二年(1655)二月八日。²⁹⁰

報慈一詞，於撰著開頭即言：「師為拈提古德機緣，慰藉四部，積而成帙，題曰報慈……師報祖佛之慈德也……學者報師之慈德也。」²⁹¹意指弘儲闡揚正道，學人受領正法，共同回報祖師慈德之意，因此收入篇什多與指點學人心性有關，除上堂語錄、法語外，雜偈、自贊、真贊等作品則涵括祝壽、乞食、勸募等內容，其中〈和卞貞憲正氣吟〉唱和乙酉遭難的東林黨人卞洪載（?-1645）遺作，原作呼應文天祥〈正氣歌〉，相對卞氏慷慨陳述死節激昂，弘儲則遙想卞氏及閱讀其遺作的心境為主：「月明簾外竟何往？惟有靈岳老得知。山色泉聲盡惆悵，怪他留下一聯詩。」²⁹²月於禪宗多代指心性，然詩作言及何往，當指大明，但此詩明顯不純以政治立場為基底，而是透過閱讀以及興發之感，闡揚正氣流傳於當世動人而不散，為研究弘儲政治思想的重要參考資料。

²⁸⁹ 宙亭紀蔭：《宗統編年》，《叢書集成》，第 147 冊，頁 245。然而全賦本《機緣》何以未完整收入至冠儼本，待考。

²⁹⁰ 繼起弘儲：〈癸巳四月十五日〉、〈乙未二月八日〉，《報慈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505、535。

²⁹¹ 同上注，頁 505。

²⁹² 繼起弘儲：〈和卞貞憲正氣吟〉，《報慈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549。原作：「千尺寒潭難寫之，捐生慷慨有誰知。啣丹渺渺歸天去，相見文山對賦詩。」見卞洪載：〈正氣吟〉，陳濟生編：《天啓崇禎兩朝遺詩》（北京市：中華書局，1958 年），頁 1253。

《書問》收錄內容，多與弘儲於順治十一年(1654)春夏間調停《五燈嚴統》一事有關，其中可見弘儲與明孟、通容兩造之來往內容、專使以及弘儲對《五燈嚴統》一事的態度。²⁹³

《五燈嚴統》一事根據《書問》所載人物分別於事件中擔任調停者、爭端兩造、信使、同派支持者。²⁹⁴首要考量，即是何以弘儲能作為兩造間的調停者？對此，弘儲自述與兩造關係：「徑山則有同祖之親，天界、愚庵復堅金石之好。」²⁹⁵然而相對弘儲與道盛、明孟通信頻繁，弘儲正式為《嚴統》一事與通容協商，當遲至順治十一年(1654)四月。²⁹⁶

弘儲與明孟間的專使，由王雙白（生卒年不詳）擔任，明孟致弘儲書中即言順治十年冬季雙白聽聞《嚴統》一事即前來拜謁明孟，勸戒明孟動見觀瞻，應以自重，雙白同時擔任弘儲與道盛的聯絡人，多次往返蘇州、越中、天界三地²⁹⁷，為《嚴統》一事俗家用力最深者。

²⁹³ 《五燈嚴統》相關研究，參陳垣著、野口善敬譯：《清初僧諍記：中国仏教の苦悩と士大夫たち》，頁 16-26；野口善敬：〈費隱通容の臨濟禅とその挫折—木陳道忞との対立を巡って〉，頁 58-81。

²⁹⁴ 相關參與者，臨濟宗有繼起弘儲、具德弘禮、費隱通容、磬山答問、上乘宗、三峰巖、晦山戒顯；曹洞宗有遠門淨柱、覺浪道盛、三宜明孟、祁季超、座元；俗界有王雙白、王予安、周子佩、趙梓木、祁文載。上述人物見繼起弘儲：《報慈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561-593。此外，佺亭淨挺曾列舉洞宗參與《嚴統》者：永覺元賢、覺浪道盛、三宜明孟、嘯峰大然、竺庵大成、百愚淨斯、遠門淨柱、東山惟岑、伴我淨侶，佺亭淨挺：〈與青原和尚書〉，《雲溪佺亭挺禪師語錄》，《徑山藏》，第 182 冊，頁 435-436。

²⁹⁵ 繼起弘儲：〈復雲居願和尚〉，《報慈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568-569。同為調停者的磬山問自言與兩造關係：「棲霞、顯聖二老久係相知，徑山復同法嫡血脈，自無坐視之理。」見磬山答問：〈復磬山問和尚附來書〉，《報慈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576。

²⁹⁶ 自弘儲與道盛書信可見，弘儲原先於春初接獲雙白及越中長老之命擔任調解，但遲至四月通容遊吳，遣使慰問後，始為兩造使者，繼起弘儲：〈復天界和尚〉，《報慈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579。通容一方針對此事則揭露了參與使者以及檀越：「四月，師拽杖辭五峰，作三吳法喜之遊，至吳門客周子佩家，子佩忠介公長嗣也。靈巖繼起禪師先令首座原直來候，次日維躬候于寓所，讚《嚴統》之刻至公至正，矢心護板歸靈巖，語溪鄉紳曹遠思、華亭給諫許霞城暨法幢幟禪師俱加調護，構李譚掃菴誚興訟者，有『此事從無立語言，鼠牙雀角豈堪論』之句」，見資福行觀等集：《福嚴費隱容禪師紀年錄》，《徑山藏》，第 164 冊，頁 367。然而人選方面，何以不是由弘儲年輩更長，且與明孟交好的道忞擔任？應非陳垣所認為《禪燈世譜》造成影響，（陳垣著、野口善敬譯，〈清初僧諍記：中国仏教の苦悩と士大夫たち〉，頁 22-23。原因或為道忞與通容的交惡及此時道忞滯留淮海有關。道忞淹留淮海，見〈復虎岳忞和尚〉，《報慈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563，然道忞法嗣上乘本宗則為弘儲聯繫通容的中間人之一，繼起弘儲：〈與上蔡禪師〉，《報慈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585。

²⁹⁷ 弘儲曾記王雙白來往多位當事間：「時與雙白、予安諸居士言及一言一動，無不足為百世師。法中骨肉，如木老、浪老四三人，固南北海所相望，以為表率者也。」「雙白居士八月自天界回，九月自越中回，不知費幾許心力，備言兩處叢林檀護。」，繼起弘儲：〈與愚庵孟和尚〉、〈與徑山

除王雙白外，投身明盂座下化名西邈道人的祁駿佳（生卒年不詳）與弘儲的通信，則可見弘儲透過季超聯絡祁熊佳(1608-1673)，進而將弘儲作為雙方調停者一事通知雙方護法²⁹⁸，為《嚴統》一事牽動僧俗兩界的旁證。

弘儲與明盂、道盛以及通容的信件來往，除了理解事件本身經過外，也揭示四人對《嚴統》一事的态度、涉入程度。

覺浪道盛為《五燈嚴統》特作《傳燈正宗》反駁。²⁹⁹然而，自弘儲與道盛通信³⁰⁰，可見道盛作為洞宗耆老，主動委託弘儲調停紛爭，故信中多為報告事件經過及與通容協商過程。

相較於道盛以調停者介入《嚴統》訴訟，作為原造的明盂與弘儲的四封書信歷經順治十一年春至隔年春季。³⁰¹起初，弘儲回應明盂祝壽信件時，即隱隱勸其勿興法戰。至夏季第二封信，弘儲明言勿讓風波擴大於俗世：「忽江南兩浙法戰斬新，出格道流，固無驚異，但蹴踏過奇，恐不利於俗眼。伏望大冶洪爐，規模鎔盡，封疆畛域，陶鑄無遺，一切攝入大光明藏，則銷融頓入不思議矣。」³⁰²其中言及「大冶洪爐」，除是禪門固有典故外，或暗指明盂應交付道盛定奪。第三封信則是《嚴統》版本存於靈巖後的後續。第四封同寄道盛、明盂，為順治十二年事件暫時結束後，對兩人的慰問。信中屢屢可見明盂為曹洞力申正統的憤慨，同時卻也信服於弘儲及雙白的懇切。

弘儲與通容的交涉，錄有〈復徑山容和尚〉四封³⁰³，第一封信內容僅見弘儲遣使問候的社交辭令。第二封則圍繞《嚴統》刻版託付弘儲一事：「特將此書二十五卷，全版共計千塊，交託靈岳，或印行、或高閣，一任高明，深自酌量。」

容和尚〉，《報慈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570、582-583。子佩協助調解佛門一事，同見於黃宗羲：〈周子佩先生墓誌銘〉，沈善洪編：《黃宗羲全集》，第 10 冊，頁 437-439。同時曹洞方亦由明盂門人座元擔任信使，見繼起弘儲：〈復磬山問和尚〉，《報慈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576。

²⁹⁸ 繼起弘儲：〈復祁季超居士書〉，《報慈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574。

²⁹⁹ 竺蘆大成：〈覺浪大禪師塔銘〉，《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徑山藏》，第 185 冊，頁 75。

³⁰⁰ 繼起弘儲：〈復天界和尚〉，《報慈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579-580。

³⁰¹ 繼起弘儲：〈復愚庵孟和尚〉、〈與愚庵孟和尚〉、〈復愚庵和尚〉、〈與天界愚庵二和尚〉，《報慈語錄》，《報慈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561-562、570、572-573、588。

³⁰² 同上註，頁 570。

³⁰³ 繼起弘儲：〈復徑山容和尚〉，《報慈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566-567、571-572。

³⁰⁴第三封、第四封信則隱約可見通容一方似乎忿忿難平，因此意欲毀約，於官府翻局求勝，導致此事不能私了，官府來函靈岳索取《嚴統》刻板。³⁰⁵相較於前兩封書信，弘儲不顧叔侄分際，言語激切，可見當時弘儲居中協調的焦躁。

弘儲對於《嚴統》一事的態度，除了向法侄表達心態極度困乏外，曰：「欲進不可，欲罷不能。寅夕焦勞、幾至困頓。」³⁰⁶於〈復雲居願和尚〉一書，弘儲重新詮釋《嚴統》爭議核心——嗣法不詳的意義，其曰：「古云嗣法未詳者，非抑之也。蓋其人實有悟門，不忍遺棄，但未攷覆其師承的劇，故云未詳……即天皇、天王，《燈錄》與《會元》雖各有異，各據所傳，隨本其一，便當以一為詳慎，則自可無爭。」³⁰⁷弘儲將未詳帶有嗣法紊亂的負面意涵，導向史家對事實的謹慎，進而以禪宗入藏燈錄為依據，進而擱置天王、天皇爭議。此種態度可見於《五燈會元》溫州淨居尼玄機一條³⁰⁸，也與道忞意見相同：「嗣代未詳者，但附于其宗之末，而先師為增一語曰：俟其詳者補之。」³⁰⁹同為調停者的磬山問也持同樣態度：「天皇、天王其說久闕疑成信，著書立言之慎，故應如是。」³¹⁰可見通容重提天皇、天王之爭，當世爭議甚多。除了對嗣法未詳一事外，弘儲特為《嚴統》攻擊的《五燈會元續略》中以青原首南嶽一事加以辯解，其曰：

³⁰⁴ 同上註。然而通容明顯不如表面所言「不復繫念」於《五燈嚴統》，順治十四年弟子隱元隆即於日本重刊《五燈嚴統》，參林觀潮：〈費隱通容《五燈嚴統》的毀板與日本重刻〉，《世界宗教研究》第3期（2008年），頁16-25。後續晦山天王碑諍，見陳垣著、野口善敬譯：《清初僧諍記：中國佛教の苦悩と士大夫たち》，頁26-39。

³⁰⁵ 官府索版一事，源於弘儲自通容處得刻板後，弘儲急欲擺脫，置於浙江昭慶寺，然由於《嚴統》一事上報官府，故刻板已屬官物，弘儲等人私自轉送，以致連累昭慶寺住持罹獄，因此浙江檀越要求弘儲出面主持此事，可知此事牽連之廣，見繼起弘儲：〈復浙中諸護法〉、〈復淞中諸護法〉，《報慈語錄》，《徑山藏》，第222冊，頁584、578-579。通容一方心態反覆、高踞，見資福行觀等集：《福嚴費隱容禪師紀年錄》，《徑山藏》，第164冊，頁369。索版一事，見簪麓通問：〈與錢武山〉，《簪麓和尚語錄》，《徑山藏》，第225冊，頁408。

³⁰⁶ 繼起弘儲：〈復雲居願和尚〉，《報慈語錄》，《徑山藏》，第222冊，頁568。此外〈示諸山法子〉、〈復本宗諸父昆弟〉二書則表露勸戒弟子勿涉入俗世事務，專心修行，並重申對臨濟宗人的重視，未欲《嚴統》一事遷就洞宗，滅絕法門倫常，繼起弘儲：《報慈語錄》，《徑山藏》，第222冊，頁561。

³⁰⁷ 繼起弘儲：〈復雲居願和尚〉，《報慈語錄》，《徑山藏》，第222冊，頁568。

³⁰⁸ 「世傳玄機乃永嘉大師女弟，嘗同遊方，以景雲歲日考之，是矣。第所見雪峯，非真覺存也。永嘉既到曹谿，必嶺下雪峯也。未詳法嗣，故附於此。」普濟編：《五燈會元》，《徑山藏》，第158冊，頁592-593。

³⁰⁹ 木陳道忞：《書禪燈世譜後》，《布水臺集》，《徑山藏》，第212冊，頁251。

³¹⁰ 繼起弘儲：〈復磬山問和尚〉，《報慈語錄》，《徑山藏》，第222冊，頁576。

龍門《續略》首青原而後南嶽，世以為尊其所自之祖，似涉不公。嘗竊願為之辯。龍門實無此意，乃閱者之失於稽古耳。藥山本獲於馬祖，投子蓋佩印於浮山，均為大寂苗裔。門實首山二十九世之孫。果有偏私，應尊讓祖，仍以洞宗諸老冠諸篇首者，所謂先斷先續，後竟後書也。³¹¹

弘儲以藥山、投子為例，即便兩人嗣法洞宗，然悟門實與濟宗有關，就此認為淨柱如有所偏私，當以南嶽為尊，並將洞宗為首，視為單純反映法脈傳續而非有所高低。

（十三）《夫山和尚靈巖三錄》

收錄於《徑山藏》第 222 冊，殘本，今僅見卷上，共五卷。為濟志（生卒年不詳）、端章、曉青、冠儼、濟衡（生卒年不詳）所錄。無序。次為正文，版心題「支那撰述／崇報三錄卷上之一／二／三／四／五」及葉次。記載自順治十年(1653)二月八日，至順治十三年(1656)五月。³¹²

《崇報三錄》收錄多為弘儲因應日常時節、他人設齋、家人剃度等說法內容。此時弘儲法化遍佈嘉禾真如寺、當湖普濟禪院、洞庭翠峰寺、毘陵恒嶽等地³¹³，如果考量收錄年限僅有一年，如此龐大的說法次數以及行跡記錄，可見弘儲當時法名遠佈的盛況。另一方面，說法背後帶來的經濟報酬，應當視為清初吳地禪僧維持僧團、寺廟日常運行的重要證據。³¹⁴

³¹¹ 同上注。弘儲如此為《續略》辯解，除了此書為《嚴統》主要攻擊對象外，或與弘儲亦與淨柱法嗣有所交往有關，見繼起弘儲：〈復雲門捷穆二上座〉，《報慈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589。

³¹² 繼起弘儲：〈癸巳中春八日〉、〈中峰徹大師訃音至〉，《崇報三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271、317。

³¹³ 繼起弘儲：〈師到嘉禾真如寺〉、〈師到當湖〉、〈師到洞庭翠峯寺〉、〈師到毘陵恒嶽〉，《崇報三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282、299、304。

³¹⁴ 語錄中亦有弘儲出隊歸後的說法記錄，繼起弘儲：〈出隊歸上堂〉，同上注，頁 283，弘儲行化地與出隊的關係，可見繼起弘儲：〈上堂〉，《古堯封禪院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409；弘儲著作中龐大的經懺記錄，牽涉說法的經濟報酬相關研究，參見註 7，頁 101 及陳玉女：《明



(十四) 《月掌集》

收錄於《徑山藏》第 222 冊，不分卷，為濟志所錄。無序。次為正文，每半葉十行，行廿字，四周雙邊有界。版心題「支那撰述／月掌集」及葉次。記載自順治十二年春(1654)始。

《月掌集》應指甫里當地月掌禪院³¹⁵，記錄許孟宏（生卒年不詳）³¹⁶改藏書樓梅花墅為家廟梅花庵，請弘儲陞座說法，大多記錄都圍繞許家相關佛事，如許氏之子許王儼、維德智為孟宏誕辰請法，或孟宏兄弟許季通書華嚴經完後請小叅³¹⁷。

(十五) 《夫山和尚住蘇州古堯封語錄》

收錄於《徑山藏》第 222 冊，不分卷，為延琪（生卒年不詳）所錄。無序。次為正文，版心題「支那撰述／古堯封禪院語錄」及葉次。記載自順治十二年(1654)至順治十四年(1656)二月八日。³¹⁸

此作雖以堯峰為名，其中與堯峰直接相關內容卻未過半。或因當地禪師所邀，或受檀越之請，期間弘儲行化地點遍佈泰州西山報國院、北山、東臯大覺院、黃橋、延令慶雲、曹源社粹後堂、昭陽普潤禪院、徐馬庄尺木庵、古鹽長春院、潤州雨華庵。³¹⁹

代佛門內外僧俗交涉的場域》，頁 307-360。

³¹⁵ 內紹種：《內紹禪師語錄》《徑山藏》，第 184 冊，頁 116。

³¹⁶ 許元溥，字孟宏，曾受知熊魚山，以藏書聞名。鼎革後，二女出家，並捐自家園亭為蘭若。傳記見檇菴正志：〈書許孟宏孝廉傳後〉，《檇菴別錄》，卷 4，頁 7a-7b

³¹⁷ 繼起弘儲：〈弟子許王儼〉、〈季通許居士書華嚴經完〉，《月掌集》，《徑山藏》，第 222 冊，頁 444、445。

³¹⁸ 弘儲住堯封時間，參宙亭紀蔭：《宗統編年》，《卮續藏》，第 147 冊，頁 245、繼起弘儲：〈二月八日到潤州〉《古堯封禪院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406。

³¹⁹ 繼起弘儲：〈到泰州〉、〈到北山〉、〈到東臯大覺院〉、〈過黃橋〉、〈到延令慶雲〉、〈師在昭陽普潤禪院〉、〈到徐馬庄〉、〈到古鹽〉、〈二月八日到潤州〉，《古堯封禪院語錄》，《徑山藏》，第 222

弘儲共護堯封禪院一事，牽連甚廣。堯封禪院原先屬意藥菴正志住持，經弘儲代為回絕後，轉而邀請弘儲住持。此地原由湛然圓澄住錫，然《嚴統》一事未平，濟宗僧侶住持洞宗寺院，已於吳地起議，因此商借讀徹、弘璧二人盛名，藉以平息爭議。同年，通容為檀越請於堯封禪院，並於此接受明孟為《嚴統》一事懺悔。通容能受請於洞宗寺院，當與弘儲有關，因而弘儲與堯封禪院的關係應視為《嚴統》一事的延續，而非僅是「喜其巖壑幽邃，可以投老」的退隱心志。³²⁰

（十六）《退翁和尚陞座語錄》

現藏於蘇州西園寺，十一卷，兩冊，陞座卷二至五分別為小師紹新、善鄺、殊致、曠縱所錄。有書名簽，記有「退翁和尚甲辰錄」。首有弘儲自序、明曇和南（鄒之麟）序、月函南潛序。³²¹次為目次，分有序、陞座、法語、真贊、自贊、偈贊、書問、禪著。冊上³²²分別有五卷陞座、一卷法語，冊下分別有真贊、偈讚、書問、禪著。次為正文，版心題「支那撰述／退翁和尚陞座語錄卷序／陞座／法語／真贊／自贊／偈贊／書問／禪著」及葉次，記載始於康熙二年(1663)癸卯春，迄於康熙四年(1665)。³²³

冊，頁 399、400、401、402、403、404、405、406。弘儲少住於堯峰，當應弘儲為堯封共護，而非受請住錫，故於堯封時日不長，見繼起弘儲：〈復張無傾文孫符二居士〉，《報慈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591。

³²⁰ 邀請者為堯封檀越金堡師李如穀、張無傾（張封）、文孫符（文秉）等人，其中張封與讀徹早有往來，見蒼雪讀徹：〈東張無傾堯峯草堂〉，《南來堂詩集》，《補編》卷 3 下，頁 27b。文孫符則於崇禎七年請法於法藏，故邀請讀徹、弘璧主持，除二師於吳地聲名外，當有此一層交往關係。而弘儲也強調此行為共護，而非受請藉以迴避爭議，見繼起弘儲：〈復郡城李如穀諸縉紳〉、〈復張無傾文孫符二居士〉，《報慈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578、590-591。費隱通容年譜中十分看重住錫堯峰一事，其中不僅描寫明孟謝罪，並提及弘儲到寺恭賀以及主持剖石設供，更以「宗風大振」描述通容住山盛況，可見住錫堯峰一事，通容方視為其於《嚴統》一事的巨大勝利，參資福行觀等集：《福嚴費隱容禪師紀年錄》，《徑山藏》，第 164 冊，頁 369。此外，往後弘儲有機會住持金粟寺、福嚴寺，亦當與此時和通容的互動有關。

³²¹ 惲人華似乎也有作序，然今之版本不可見，參繼起弘儲：〈復人華大師〉，《廿一錄》，《書問》，頁 16a。

³²² 雖書名簽未有題上，但就另一冊標有下，姑且名之。

³²³ 起迄年參「師甲辰六十，射州兜率苑謙卑牧，癸卯春預祝請陞座。」、「歿十七年，璣之弟黃叔夏持其母夫人遺像來山。」，參繼起弘儲：〈師甲辰六十〉，《甲辰錄》，卷 1，頁 1a、〈無畏璣首座二尊人像〉，《真贊》，頁 9b。

康熙甲辰三年(1664)，為弘儲六十誕辰。語錄中，異於其他語錄可見求嗣、頭七等記錄，幾乎都是單純為弘儲生辰說法而請，請法之盛，以至於一日四回陞座。³²⁴請法者大多皆是弘儲弟子，或是天寧巨渤、晦山戒顯、仁菴濟義等三峰派法侄以及錢謙益³²⁵、鑲紅旗人卞永譽(1645-1712)³²⁶等居士。其中卷二中更記錄當時聞名於江南的紡織業者——席啟圖³²⁷請法。

自贊中，可見弘儲面臨人生六十大關以及繼席金粟以後引來的法門紛爭，開始心生退隱之情³²⁸，以至於甲辰年底，與具德弘禮以及三宜明孟的書信中，明言誓斷筆墨，截絕一切世間文字。³²⁹同年秋季，靈巖山絕糧，山頭窘迫以及弟子多人圓寂，以至無人可補住國清能仁寺³³⁰，經營靈巖山的困難，以至於使弘儲興起欲往荊州退隱之心³³¹，表露清初三峰派現實經營的困窘。

(十七)《退翁和尚廿一錄》

現藏於蘇州西園寺，全一冊，分為卷之一、卷之二、偈讚、書問、禪著。卷二為小師曠蹤記，其餘無記。現所見版本不見序文，且缺有卷一之首葉。正文部

³²⁴ 繼起弘儲：〈肩生禪德〉，《甲辰錄》，卷 3，頁 6a。

³²⁵ 繼起弘儲：〈虞山錢宗伯牧齋〉，同上註，卷 3，頁 6b。

³²⁶ 繼起弘儲：〈郢州潼泉汾俞昭請陞座〉，同上註，卷 2，頁 3a。

³²⁷ 席啟圖相關記載，參見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臺北：聯經，2004 年），頁 131。

³²⁸ 「吾少也賤，無所累于世，申申夭夭，何山水而不自得，及刺頭膠盆，偃蹇道法，三十年汲汲波波，念先宗旨大而博，若不可及其外也，固不暇何箕穎之託，而悠游之逃耶！今老矣，而其言未深信于世，不若曳杖放屐，雲泉風壑，餞餘年。」繼起弘儲：〈徹侍者請〉，《甲辰錄》，《自贊》，頁 19a。

³²⁹ 繼起弘儲：〈與靈隱老和尚〉，《甲辰錄》，《書問》，頁 45b。

³³⁰ 前一事見於繼起弘儲：〈復曷禪〉，《甲辰錄》，《書問》，頁 43b-44a；後一事則見於繼起弘儲：〈復興化文〉，《甲辰錄》，《書問》，頁 43a-43b。原先靈巖作為蘇州在政權交替下，世家崩落後的借款對象，如今卻淪落絕糧的窘境，見繼起弘儲：〈復寒山知公〉，《甲辰錄》，《書問》，頁 22b。《書問》中亦可見擇定補住三峰祖庭人選一事，《宗統編年》僅記有康熙二年藥菴正志退院，康熙四年僧鑒曉青補住。從檀越力請弘儲補住三峰，弘儲央求正志打消退院念頭，爾後動曉青以法脈之情補住祖庭，可見弘儲於其中折衝樽俎以及住持補住的過程，參繼起弘儲：〈復周季隰居士〉、〈復志三峰〉、〈復長慶青〉、〈與青三峰〉，《甲辰錄》，《書問》，頁 31b-32a、35a-35b、35b、37b-38a、宙亭紀蔭：《宗統編年》，《卮續藏》，第 147 冊，頁 248、249。

³³¹ 「湘山峩峩湘水碧，老願寓目焉，吳既閑，王報菴其所宿願見也，以堆藍堂置我，我何辭法？」繼起弘儲：〈復王報菴吳既閑諸護法請住荊州玉泉〉，《甲辰錄》，《書問》，頁 44b。

分，版心題「支那撰述／退翁和尚廿一錄卷之一／卷之二／偈讚／書問／禪著」及葉次。《廿一錄》編錄時限，由於不見首葉，故無《嘉興藏》版可見甲辰作為年份記載。記載為康熙四年(1665)乙巳元旦，迄於康熙五年(1666)丙午。³³²

前兩卷除了記有日常說法外，可見弟子、檀越請求祈嗣、祝壽、封塋等說法記錄，其中特別記有因三宜明孟及錢謙益訃聞陞堂。³³³《書問》一卷，多是記載康熙四年(1665)駐錫楚地的弘儲門人——原直全賦³³⁴逝世後，傳達弟子亡去的不捨³³⁵以及頻頻安撫當地相關士人、信眾，其中與楚地人士往來信件中，對象包括旗人、武將、文官、仕紳以及德山門下徒眾。³³⁶弘儲為了處理全賦後事，離開靈巖山前往湖南³³⁷除了弘儲於多封書信浮漚的傷徒感懷外，在〈與潼泉汾〉³³⁸中除了探問楚地對德山圓寂後的反應，更告誡駐錫湖北的弟子當地在全賦圓寂後的危險性。其中與金之後³³⁹通信中，則顯示楚地對弘儲的催促：

湘中耆舊委牘有年，而夏首迄冬，周撫軍諸公使乎一再至，以我法門

家裏事移法護之，憂至於此，而使復曠日月，不即依往慰其意，非道

³³² 《南嶽繼起和尚語錄》卷之七、卷之八為《廿一錄》卷上、下，首葉記有「和尚建大法，化吳越三十年，至甲辰得二十會，復有請為廿一錄。小師果成記」，繼起弘儲：《南嶽繼起和尚語錄》，《嘉興藏》，第34冊，頁311。

³³³ 繼起弘儲：〈愚庵和尚訃到〉、〈虞山宗伯生忌〉，《廿一錄》，卷2，頁5b-6a、頁9b-10a。

³³⁴ 德山原直，或稱原直全賦，於崇禎九年丙子(1636)年，弘儲開法祥符寺時即住寺習法，於順治二年乙酉(1645)剃度，歷住十刹，弘儲亦嘗使德山補住祖庭，未果。最終圓寂於鼎州德山寺。參繼起弘儲：〈復朱師黃居士〉，《廿一錄》，《書問》，頁14a-15a。

³³⁵ 其中弘儲抒發已哀的對象遍及居士、三峰派師兄弟及法侄，參繼起弘儲：〈堯峰潛〉、〈復三峰青〉、〈復華山志〉、〈復大圓居士〉、〈復靈隱和尚〉、〈與愚菴和尚〉、〈與王雙白居士〉、〈復萬峰和尚〉、〈復南屏豁堂和尚〉，《廿一錄》，《書問》，頁10a-10b、11a、11a-11b、12a-12b、12b、12b-13a、13b-14a、15a-16b、頁17a-17b。

³³⁶ 可見相關清代武將、地方官、士人等，參繼起弘儲：〈復德山兩序大眾〉、〈復陳觀察〉、〈復蔡總戎〉、〈與王孟兩都統〉、〈復些庵道者〉，《廿一錄》，《書問》，頁1a-1b、1b-2b、2b-3a、5a-5b、6b-7a。

³³⁷ 《宗統編年》記有此事。弘儲與楚地原訂康熙四年秋季抵達楚地，然拖延至隔年春才出發。拖延的解釋，參見由亭紀蔭《宗統編年》，《叻續藏》，第147冊，頁249、繼起弘儲：〈復戴叅戎〉，《廿一錄》，書問，頁33b-34a。而弘儲的楚地之行，似乎是透過陳頡仙及周晉侯的居中協調才得以成行：「去秋杖笠已指錫山，遇一陣卒風暴雨，不免向古廟裏躲臘底。周公手翰同尊札至撩起便行。」，參繼起弘儲：〈復陳觀察頡仙〉，《浮湘錄》，《書問》，頁6a。而周晉侯為原直賦重要護法，見繼起弘儲：〈與陳觀察頡仙〉，《浮湘錄》，《書問》，頁8a。

³³⁸ 繼起弘儲：〈與潼泉汾〉，《廿一錄》，《書問》，頁9a-9b。

³³⁹ 金之後康熙五年歸老於家後，不止與弘儲有交流，更因重修報恩寺一事聯繫割石一脈。事見汪琬著，李聖華箋校：《重修報恩寺記》，《汪琬全集箋校》（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頁1494。此文更言玄墓與金氏關係，可見三峰派於蘇州當地與仕清官員的交往。

人所安也。³⁴⁰

信中透露的時間，早已過弘儲不斷與當地人士承諾的秋季之約，並且需要與金氏特別解釋前往楚地的原因，更顯得饒富趣味。從後見之明來看，弘儲拖延至隔年春季才出發，隱然透露出當地賦予弘儲龐大的心理壓力，以致於需要與當地各階層的相關人士通信，為弟子的突然逝世反覆致歉，並承諾親自前往楚地，才有消解彼此焦慮的可能。此中牽涉的人物涵括遺民、旗人、貳臣及法門中人，而何以康熙四年至五年(1665-1666)，楚地對弘儲一系具有如此強烈的焦慮及危險，都是《廿一錄》啟發的可能問題。

(十八)《浮湘錄》

現藏於蘇州西園寺，全一冊，分為語錄、法語、偈讚、機緣、書問，共五卷，語錄為小師得喻記、機緣由小師令然記。有書名簽「退翁和尚浮湘錄」，並有「皇圖鞏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輝／灋輪常轉／板存雲棲寺流通」刊記，首有弘儲自序。³⁴¹次為正文，版心題「支那撰述／退翁和尚浮湘錄語錄／法語／偈讚／機緣／書問」及葉次。記載自康熙五年(1666)三月抵南京大報恩寺，至康熙六年(1667)返吳。³⁴²

《語錄》、《法語》兩卷，除了記錄弘儲的日常說法外，一方面勾勒弘儲自大報恩寺往武昌、長沙，將近兩個月的路途中經寺院³⁴³，一方面描繪弘儲與地方人士的交往，尤其延請弘儲於大報恩寺說法的壇越，多是第一次出現於弘儲著作，

³⁴⁰ 繼起弘儲：〈復金太傅息齋〉，《廿一錄》，《書問》，頁 31b。

³⁴¹ 此序亦收錄於《浮湘錄》，兩篇文字僅有一字相異，《南嶽錄》作：「辛辛苦苦三十年」、《浮湘錄》作：「辛辛苦苦三十季」，見繼起弘儲：〈序〉，《浮湘錄》，頁 2b、〈浮湘錄序〉，《南嶽福嚴語錄》，《禪著》，頁 18a-19b。

³⁴² 分別見於繼起弘儲：〈辭衡齋中丞〉，《浮湘錄》，頁 1a、《書問》，頁 46b。而《浮湘錄》與《南嶽錄》於收錄文字時間有許多重疊，姑且因《浮湘錄》之序收於《南嶽錄》中，而後者又記有弘儲返靈巖之說法內容，故以《浮湘錄》置於前。

³⁴³ 如蕪湖吉祥寺、漢陽太平興國寺、武昌東巖寺、嶽州巴陵觀音院、楊歧方會塔，見繼起弘儲：〈到蕪湖〉、〈到武昌東巖寺〉、〈漢口福圓庵〉、〈到嶽州巴陵觀音院〉、《浮湘錄》，《語錄》，頁 1b、2a、6b。

除了當地官員外，亦有如程端伯(1604-1676)等畫界人士，透過弘儲生平首到之處，可以同時見得弘儲與當地信仰社群的互動及三峰派的勢力範圍。³⁴⁴

《機緣》全卷記錄周晉侯延請弘儲開齋說法，全卷由周氏與弘儲及弟子的往來答頌所構成，除了完整記錄開齋從延請到結束的過程，更是窺見弘儲一脈針對公案、偈頌的訓練過程。

在史料方面，《偈讚》記有弘儲早年師承，間接解釋其與賢首宗南方系雪浪洪恩一門的關係：

余少時知治桑門業。熹廟辛酉，受賢首家法于先天寧澗老師，得名智戒。老師，雪浪大師高弟，與二楞開先稱伯仲。³⁴⁵

辛酉為天啓元年(1621)，弘儲年十七，此段文字說明弘儲從學於華嚴宗的成長背景外，更重要的是其師與雪浪洪恩、一雨通潤(1565-1624)的關係，這也間接解釋日後弘儲繼承一雨通潤住錫地，其中蘊含的法系關聯。³⁴⁶而《書問》中〈與姜伯璜居士〉一書同見為《宗統編年》援引以解釋《五燈嚴統》之爭。³⁴⁷然而綜觀全書，可見姜氏與弘儲初識於康熙五年(1666)，而此時言及濟洞法系之爭，並非單純舊事重提，明顯是針對原直斌的繼嗣以及德山以往的法系承繼。³⁴⁸

《浮湘錄》作為弘儲入楚後的第一本傳世著作，除了標誌弘儲與當地人士在禪法、現實事務上的討論外，其中如與龔鼎孳的通信以及編有《楚風補》的廖元度向弘儲求詩³⁴⁹，都展現弘儲與各界人士的藝文往來。而楚地本身具有的相關祖

³⁴⁴ 如弘儲與南京護法，於他住錫楚地時，都仍有書信往來，見繼起弘儲：〈與九峯紀〉，《浮湘錄》，書問，頁 19b-22a。三峰派於楚地行化，弘儲入楚前則為問石弘乘一脈，弘乘崇禎七年即訪南嶽，見僧鑒曉青：〈神山白雲禪和尚塔銘〉，《高雲堂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114 冊，頁 35、熊開元：〈潭州神山白雲寺問石乘禪師塔院碑記〉，《魚山剩稿》，《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14 冊，頁 157-158。

³⁴⁵ 繼起弘儲：〈南嶽山茨和尚真讚〉，《浮湘錄》，《偈讚》，頁 6a。

³⁴⁶ 汪琬所言見於氏著，李聖華箋校：〈中峰曉庵了法師塔銘〉，《汪琬全集箋校》（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 年），頁 1629。

³⁴⁷ 宙亭紀蔭：《宗統編年》，《叢書集成》，第 147 冊，頁 245。

³⁴⁸ 繼起弘儲：〈與姜伯璜居士〉，《浮湘錄》，《書問》，頁 24b-26a。姜伯璜，生平不詳，僅知為楚人，從原直賦遊最久，弘儲赴楚亦追隨參學。見檠菴正志：〈書姜伯璜居士卷子〉，《檠菴別錄》，卷 5，頁 20a-20b。

³⁴⁹ 弘儲與龔芝麓來往書信提及兩人「十年間闊之深情」，似已相識許久，此外求詩一事，可見繼起弘儲：〈復龔尚書芝麓〉、〈復廖秀才〉，《書問》，37a、45a-b。晚明「楚風」此一地域色彩詞彙的崛起以及特殊意義，參見陳廣宏：《竟陵派研究》，頁 114-130。

師地景，如山茨通際、楊歧方會壇以及一系列與慧洪覺範相關的地景建構，如南臺東軒、寂音泉³⁵⁰，都是探討清代早期對禪宗法系承繼、再詮釋的重要材料。



（十九）《退翁和尚住南嶽福嚴禪寺語錄》

現藏於蘇州西園寺，全一冊，分為語錄卷上、下，《法語》、《禪著》及《南嶽勒古》，共五卷。除了禪著外，分別為小師證勤、侍者戒傳、侍者警秀等記。有書名簽，記有「退翁和尚甲辰錄」。次為正文，版心題「支那撰述／退翁和尚南嶽錄卷一／語錄／禪著」、「支那撰述／退翁和尚福嚴錄卷下法語」（以下稱《南嶽福嚴語錄》）及葉次、「支那撰述／退翁和尚南嶽勒古」及葉次。於卷一頁 11b 前版心作「支那撰述／退翁和尚南嶽錄卷一」，而頁 12a 開始版心作「支那撰述／退翁和尚南嶽錄」，頁 20 開始版心作「支那撰述／退翁和尚南嶽錄語錄」，且相對於法語一卷首稱《退翁和尚住南嶽福嚴禪寺語錄》卷下，卷一僅稱《退翁和尚住南嶽福嚴禪寺語錄》，且自法語開始版心改稱「退翁和尚福嚴錄卷下法語」，而自禪著版心又稱「退翁和尚南嶽錄禪著」，此兩卷刊刻或非一次完成，待考。記載自康熙五年(1666)二月弘儲離開靈巖山，至六年(1667)返回靈巖山。³⁵¹

《語錄》以及《法語》兩卷，因弟子原直全賦逝世而前來湖南的弘儲³⁵²，受鑲藍旗人周召南（生卒年不詳）³⁵³所請，甫至福嚴禪寺即向眾人宣示回歸千年南嶽祖庭。³⁵⁴爾後以福嚴寺為中心，說法足跡遍佈湘潭碧泉禪院、衡洲花藥院、嘉

³⁵⁰ 繼起弘儲：〈黃西堂新住湘西南臺為題寂音泉〉、〈復些庵司馬〉，《浮湘錄》，《偈讚》，14a、《書問》，頁 39b。

³⁵¹ 分別見於繼起弘儲：〈序靈巖來〉，《南嶽福嚴語錄》禪著，頁 15b；「到靈岳……萬峰法兄和尚法臘方躋古稀。」，繼起弘儲：《南嶽福嚴語錄》，語錄，頁 25b-26a。此處弘儲應是混淆弘璧之世壽與法臘，見李模：〈鄧山剖石大和尚道行碑〉，周永年編修：《鄧尉山聖恩寺志》，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0 年）第 1 輯，第 42 冊，頁 142。

³⁵² 繼起弘儲：《南嶽福嚴語錄》，《語錄》，頁 2a。

³⁵³ 周召南，字晉侯，號衡齋，遼東瀋陽人，順治六年知汾州府，康熙三年任湖廣偏沅等處巡撫，曾請具德弘禮法孫主持上封寺，《五燈全書》記為弘儲弟子。周召南的重要性有賴李瑄先生提醒，參齊崙超永編：《五燈全書》，《中華佛教人物傳記文獻全書》，第 25 冊，頁 12761-12762。

³⁵⁴ 繼起弘儲：〈到寺〉，《南嶽福嚴語錄》，卷 1，頁 1a。

魚麻邑法華寺、武昌東巖寺等地，並於返吳後於徑山、靈隱開堂。³⁵⁵此間交往宰官以及居士，除了先前已見於《廿一錄》、《甲辰錄》的陳頡仙、與當地官員、旗人多有往來³⁵⁶，可從說法之地以及接觸人物觀察弘儲法系的影響範圍。而《語錄》中尚收有弘儲為在家時亡妻忌日說法的記錄，其中提及「丁卯四月六日，先生於南通州李家寶儉堂發真實菩提心。」³⁵⁷此日正為弘儲元配身故之日，可見喪妻為弘儲出家原因之一。

除了廣播禪法之外，弘儲必須面對的是弟子逝去後的寺院亂象：「道人領院子，若有禿篦一把在裏許，他日必成精怪，為主法害。」³⁵⁸山頭主法者未明，由此可見爭權奪勢的混亂，因此弘儲甫到便向當地法子申誠³⁵⁹，並重申祖訓，並明言天童以降家法。³⁶⁰面對越地祖法混濫的狀況，除了重申家法外，〈南嶽福嚴寺碑記〉、〈臨濟慧照禪師塋重建碑〉、〈雲蓋山楊岐會祖塋記〉等記，都可見弘儲直溯臨濟正宗的企圖，建立己身法系的悠遠歷史。而同書收錄的《南嶽勒古》³⁶¹以及〈南嶽單傳記序〉，前者的存在不僅表明如今傳世十六卷本《三峰和尚語錄》經歷金粟、南嶽兩次的編輯過程，再者透過南嶽懷讓，此一超越臨濟宗傳的六祖嫡傳，表達三峰法系的優位性。

（二十）、《退翁和尚靈嚴辛亥語錄》

³⁵⁵ 繼起弘儲：〈到湘潭〉、〈到衡洲花藥院〉、〈到嘉魚〉、〈到武昌東巖寺〉，《南嶽福嚴語錄》，卷 1，頁 6b、7a、13a-b、14a。

³⁵⁶ 繼起弘儲：〈佐領程護法請上堂〉、〈到嘉魚〉、〈李學使元杖請上堂〉，《南嶽福嚴語錄》，卷 1，頁 9a、13a、23b。

³⁵⁷ 繼起弘儲：〈丁未四月六日上堂〉，《南嶽福嚴語錄》，卷 1，頁 15b。

³⁵⁸ 繼起弘儲：〈德山訓語〉，《南嶽福嚴語錄》，《禪著》，7b-8b。

³⁵⁹ 繼起弘儲：〈住東巖法子汾俞昭請上堂〉，《南嶽福嚴語錄》，卷 1，頁 17b。

³⁶⁰ 繼起弘儲：〈白雲示語〉，《南嶽福嚴語錄》，《禪著》，頁 8b-9a。同收於《禪著》的〈昭覺堂跋〉、〈德山信具樓題語〉亦是以強調宗門源流而作，頁 5b-6a、6a-7a。

³⁶¹ 如今東京大學藏嘉興藏，《三峰和尚年譜》與《南嶽勒古》同刊一冊，其中收錄康熙十二年卑牧式謙序，可見弘儲過世後此書重新刊刻。參繼起弘儲：《南嶽勒古》，《嘉興藏》（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藏，萬曆版大藏經デジタル版，<https://dzkimgs.l.u-tokyo.ac.jp/kkz/>），續 279b 秩第一冊。

現藏於蘇州西園寺，全一冊，分為語錄卷一、二及禪錄，共三卷。分別為小師殊質、遠蔭、序樞等記。次為正文，版心題「支那撰述／退翁和尚靈岳辛亥語錄卷一／卷二／禪錄」及葉次。記載自康熙十年(1671)弘儲為江蘇布政使慕天顏請回靈巖山³⁶²，至康熙十一年(1672)九月弘儲書〈大宗堂錄彙自序〉。³⁶³

此書為弘儲生涯最晚的傳世著作，可見弘儲說法足跡，除了靈巖山外，更可見其入洞庭及當地淨海寺說法的記錄。³⁶⁴內容上，前兩卷大半是祈嗣、對靈、忌誕等應對現實需求的說法記錄，並可見弘儲與王時敏的交往及弘儲主持梅村後事的記錄³⁶⁵，除此之外，弘儲向涉及康熙年間教案的崑陵許之漸(1613-1701)³⁶⁶上堂祝壽的記錄，除了弘儲以涅槃三德：法身、般若、解脫詮釋「仁者壽」，並以此句類比綱宗之三玄三要，強調綱宗作為三峰派之法要，並推及長年護持佛教的許氏修業深湛、德壽並全，其中提及「我青嶼居士護我法四十年」³⁶⁷，可與許氏相傳晚年自天主教轉向信仰佛教的記錄相互辯證。

而《禪著》一卷中，則可見當時清初粵西官員與弘儲的交往以及三峰法席的定奪問題。弘儲回絕粵西郡主延請住山，已見知於《宗統編年》³⁶⁸，而《禪著》錄有〈贈粵西將軍法號祖印〉、〈贈粵西郡主法號壽源〉，其中弘儲賜予兩位將軍法號，儼然以二位為徒，為弘儲與清廷將領來往的證據之一。³⁶⁹三峰法席之定

³⁶² 慕天顏，初為錢塘令、後為江南巡撫、湖廣、貴州軍門，於吳地卜居素慕禪門，檗菴正志曾記：「慕公久參靈岩，儲老人手書源流付囑位次門人之列」，〈恭輓大中丞慕鶴鳴先生〉，見氏著，《檗菴別錄》，卷5，頁24a-25a；宙亭紀蔭：《宗統編年》，《叢續藏》，第147冊，頁251。

³⁶³ 繼起弘儲：〈大宗堂錄彙自序〉，《辛亥語錄》，《禪錄》，頁26b。然其中《禪錄》收有〈壽徐天池五十〉，或為錯文，見繼起弘儲：〈壽徐天池五十〉，《辛亥語錄》，《禪錄》，頁23b-24a。

³⁶⁴ 繼起弘儲：〈師到洞庭〉，《辛亥語錄》，《語錄》卷2，17a-17b，然而同書《禪錄》中收有明顯不合時序的文字，因此弘儲在生命最後一年是否再度入楚仍待考。

³⁶⁵ 繼起弘儲：〈王太常煙客八十大壽上堂〉、〈莊嚴故學士梅村吳公〉，《辛亥語錄》，《語錄》卷1，頁15a、18a。

³⁶⁶ 許之漸，法名濟需，許鼎臣之子，順治十二年進士，曾任江西道御史，許家長年護持三峰派，著《宗統編年》序，並參與《五論》毀版一事，生平參陳垣：〈許之漸軼事〉、〈吳漁山生平〉，《陳垣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1集，頁187-188、第2集，頁238-241、宙亭紀蔭：《宗統編年》，《叢續藏》，第147冊，頁254。與弘儲最早的交往記錄，見於繼起弘儲：〈示許儀吉居士〉，《國清語錄》，《徑山藏》，第222冊，卷2，頁7b。

³⁶⁷ 繼起弘儲：〈崑陵許侍御誕日上堂〉，《辛亥語錄》，《語錄》卷2，頁1b-2b。

³⁶⁸ 弘儲婉拒住山，見《宗統編年》康熙十一年條：「七月。粵西郡主專使來迎。不欲往。遂示疾。自製塔銘。自說封骨藏偈。書遺囑切誡門人。」，宙亭紀蔭：《宗統編年》，《叢續藏》，第147冊，頁502。

³⁶⁹ 見繼起弘儲：〈贈粵西將軍法號祖印〉、〈贈粵西郡主法號壽源〉，《辛亥語錄》，《禪錄》，頁

奪一事，〈與三峰青子〉一書揭露當時正志不願離開黃山，而弘儲欲以離靈巖後，退席曉青主持的華山，因此將三峰祖庭交給具德法嗣碩揆原志。³⁷⁰由此可知此書在揭露弘儲晚年交遊網絡以及法門中事的重要性。



（二十一）《南嶽繼起和尚語錄》

目前可見三個本子，分別收於《嘉興藏》第 34 冊、《徑山藏》第 183 冊及東京大學所藏萬曆版大藏經統第 280 帙第 1、2 冊。³⁷¹

《嘉興藏》版共十卷，署名濟璣等編，由弘儲親自編選。³⁷²有弘儲序，目錄一葉半。次為正文，版心題「南岳繼起和尚語錄卷一—十」及葉次，末有弘儲跋一葉。記有「住常州夫山祥符寺語」、「住台州天台國清寺語」、「住蘇州靈巖崇報寺語」、「住蘇州堯峰寶雲寺語」、「住蘇州虎丘雲巖寺語」、「住秀州金粟廣慧寺語」、「住衡洲南岳福嚴寺語」、「衡洲花藥寺語」、「高峰理山寺語」、「武昌東巖寺語」、「住漢陽大別山興國寺語」、「靈巖廿一錄卷上下」、「南岳正續錄卷上下」。

自弘儲序可知現存《南嶽繼起和尚語錄》為康熙十一年(1672)九月弘儲圓寂同月所編纂著作節選，原名《大宗堂錄彙》。³⁷³其中選錄篇章，有三部不見於傳世著作：《虎丘雲巖寺語》收錄順治十七年(1660)八月至隔年上元住雲巖寺的說法記錄，《秀州金粟廣慧寺語》記錄順治十八年(1661)至康熙元年(1662)正月二

11a-11b。

³⁷⁰ 參繼起弘儲：〈與瞿太史壽明〉，《辛亥語錄》，《書問》，頁 13b-14a。

³⁷¹ 《徑山藏》本與《嘉興藏》本差別僅在於版心是否有「支那撰述」，而《徑山藏》版於《南岳繼起和尚語錄》及《南嶽單傳記》間夾有重出的《退翁自銘塔》，《徑山藏》第 183 冊，頁 453-557。；《東京大学総合図書館万暦版大蔵経(嘉興藏)デジタル版》，<https://dzkims.l.u-tokyo.ac.jp/kkz/>。三者差異僅在新文豐本版心無「支那撰述」四字，而東京大學本於頁首印有「了翁上座請大藏及百／家書置之武州紫雲山／我微笑塔院痘府中永／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新文豐本為歷來學者引用，故以此為底本詳述內容。

³⁷² 「先師錄彙乃自手定，從全部中節略者。」，見僧鑒曉青：〈與法海澄徹和尚〉，《高雲堂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114 冊，頁 91。

³⁷³ 繼起弘儲：《南嶽繼起和尚語錄》，《嘉興藏》，第 34 冊，頁 281。此書收錄材料年限僅及康熙八年，當與弘儲所著《辛亥語錄》同一時間出版。

十六，重回祖庭演唱兩派宗乘，《南岳正續錄》表明康熙六年(1667)冬至七年(1668)春弘儲應弟子謙卑牧、檀越李爾馨³⁷⁴住於兜率。且《崇報》、《堯封》等亦有許多篇章異於《徑山藏》所收弘儲著作，為弘儲生平重要的補充記錄。

其中《秀州金粟廣慧寺語》，記錄弘儲重回天童派主掌寺院，溢於言表的雀躍，其曰：

師在靈岳受請上堂，兼謝黃坡蔡子穀居士及本山耆舊。拈香畢。居士出問：「三十年前，迎老人進金粟也是五月初六。三十年後，迎和尚住金粟也是五月初六。且道這個時節因緣，為復法爾，為復天然。」師曰：「我不可作金粟弟子不得。」士曰：「與麼則密雲彌布靈岳頂，漢月重圓金粟天。」師曰：「居士證明。」士曰：「也要兩堂證明。」師據座，乃曰：「鹽官三佛地金粟大禪林，乃祖翁開法之區，實先師分座之所。山僧今日既隆釋種，須紹門風。」³⁷⁵

蔡子穀為密雲付法法藏的見證者，同時亦是廣慧寺重要檀越³⁷⁶。此段語錄首先透過時節相應、子穀證明兩事，印可弘儲入嗣金粟，代表密雲法脈重現於靈巖，三峰法脈揭示於金粟，兩股爭端不斷的法脈重新融匯。

此部語錄作為弘儲晚年最後一部集結的著作，除了補充當今弘儲相關著作的闕遺外，更涉及弘儲法嗣如何更訂其生平著作。最明顯者，即是極力淡化弘儲的台州經歷，不僅選擇篇數稀少，其中部分篇章，明顯有改動痕跡。³⁷⁷

二、其他

³⁷⁴ 「丁未冬翁從南岳掃讓祖最勝輪塔，回射州。文學李爾馨啟先師葉庵老人，迎就兜率草堂度歲，四閱月而來春戊申還吳。」，宙亭紀蔭：《宙亭詩集》，《故宮珍本叢刊》，第 589 冊，頁 3。

³⁷⁵ 繼起弘儲：〈師在靈岳受請上堂〉，《南嶽繼起和尚語錄》，《嘉興藏》，第 34 冊，頁 301。

³⁷⁶ 付法一事，見潭古弘忍：〈天壽聖恩藏禪師行狀〉，周永年編修：《鄧尉山聖恩寺志》，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第 1 輯第 42 冊，頁 121。且蔡子穀曾邀請百痴行元、木陳道忞主持金粟寺，參徐昌治：〈答蔡子穀〉，《無依道人錄》，《徑山藏》，第 157 冊，頁 311。

³⁷⁷ 改「毅宗皇帝賓天日」，為「先皇帝諱日」，見繼起弘儲：〈毅宗皇帝賓天日〉，《國清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175 及〈先皇帝諱日〉，《南嶽繼起和尚語錄》，《嘉興藏》，第 34 冊，頁 284。

（一）《三峰和尚年譜》

《漢月禪師遺稿》記有編寫漢月行跡的分工：「嘉魚熊開元為道行碑，門人潭吉忍為行狀，繼起儲為年譜，剖石壁為紀年錄。」³⁷⁸而自弘儲年譜之署名及自序，可見語錄全本編纂年始於住錫虎丘雲岵寺的順治十七年(1660)，結於順治十八年(1661)。³⁷⁹

其中《三峰和尚年譜》鋪陳法藏一生入道機緣、住錫寺院以及綱宗、三玄三要等思想外，弘儲明顯著力於法藏的交誼，除了同門宗徒的嗣法、付囑外，大量檀越姓名的著錄，不僅是觀察法藏—弘儲兩代人際網絡傳承的材料，更可見士大夫問法情切，以及法藏為法忘身的側面。³⁸⁰

然而何以遲至順治十八年(1661)弘儲才重啟法藏語錄的編輯？參看《三峰和尚語錄》曉青後序所言：「今辛丑夏來金粟始克成之，命予小子敘其後。」³⁸¹可知《三峰和尚語錄》完成於弘儲抵達廣慧禪寺之後。³⁸²順治十八年(1661)弘儲作

³⁷⁸ 〈漢月禪師傳〉，《漢月禪師遺稿》（上海圖書館藏，影本見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藏《明清佛教稀見文獻》），第 157 冊，頁 1b。

³⁷⁹ 繼起弘儲：〈三峰和尚語錄序〉，《三峰和尚語錄》、《三峰和尚年譜》，《徑山藏》，第 183 冊，頁 110、283。而萬曆七年條有注：「狀云五歲誤。」應是針對弘忍所作行狀，可知行狀出版較年譜前，繼起弘儲編：《三峰和尚年譜》，《徑山藏》，第 183 冊，頁 283。

³⁸⁰ 繼起弘儲：〈與毘陵人華禪師書〉，《三峰和尚年譜》，《徑山藏》，第 183 冊，頁 302。

³⁸¹ 僧鑒曉青：〈三峰和尚語錄後序〉，《三峰和尚語錄》，《徑山藏》第 183 冊，頁 317-318。

³⁸² 三峰法藏著作的編纂，根據張雅雯博士對仁山寂震於《清涼寺志》言及漢月法藏著作的編輯過程，有憚日初之 30 卷本，弘儲編有的 4 卷本，以及剖石編之 25 卷本《三峰全錄》，見氏著：《清初三峰派仁山寂震研究——活用印心與印法以重構臨濟宗》，頁 300-301。然今所傳弘儲所編《三峰和尚語錄》，《嘉興藏》及《徑山藏》版本結構為正文十六卷、《三峰和尚年譜》、《南嶽勒古》，不見仁山所言四卷本，經張博士提醒可能四卷是指今本十六卷的前四卷。今本《三峰和尚語錄》與《南嶽勒古》合併刊行，而《南嶽勒古》最早的版本見於康熙年間《退翁和尚南嶽錄》，且序為魚山原作於崇禎甲申年〈三峰藏和尚語略序〉（見《魚山剩稿》，《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14 冊，頁 114），後《嘉興藏》本作〈三峰藏和尚語錄序〉，並標明「昔崇禎甲申夏五月朔序」，以「昔」一字，可見得今本法藏語錄歷經崇禎、順治、康熙的三次編纂時間，而至弘儲過世後，定本才由曉青完成，曉青曾向遠庵本體提及三峰著作的刻印：「師翁語錄定本刻板，近始竣工，尚未刷印。」，參〈侯天童和尚〉，《高雲堂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114 冊，頁 91。而佛光大學藏有三十卷本《三峰藏禪師語錄》，全名為《鄧尉山天壽聖恩寺三峰藏禪師語錄》，卷首有編者為弘成、弘致、弘禪、弘證、弘徹、弘垣、弘璧、弘鴻、弘禮、弘儲、弘鈺、弘忍，受法弟子憚日初編，周祇、蔡懋德、劉道貞、熊開元、馮贊、章日烱、金印榮、蔣秋校，刻工「旌德弟子劉文華法名上畋」；《漢月禪師遺稿》，曾提及剖石編有二五卷本：「漢月禪師語錄二十五卷，門人弘璧編次，久度三峯寺中藥龕珍護。」而長谷部幽溪認為崇禎八年時已有憚日初等人編三十卷八冊本存在，而順治十八年則經弘儲編纂為現今嘉興藏所見十六卷版，而稍後則有剖石所編經八十卷本，並補上新編四卷及詩文集二十五卷的《三峰全錄》，然今日已不可見三十卷本原貌。

〈三峰和尚語錄序〉追想自崇禎八年(1635)漢月圓寂至今二十七年，終於完滿編纂先師著作的心情，其曰：

示疾前半年，手命不肖弘儲結集。時得法弟子案陵周祇侍側，歎息再拜，以為至當。今已二十七年矣，猶凜凜退縮，不敢輕授簡牘，諸佛列祖鑒之。歲月荒忽，感時感疾。辛丑三月，手抄錄中稍平徑易曉人者為一編。³⁸³

其中除了應當注意辛丑三月作為語錄的編輯時間，再者文中弘儲透過漢月之命以及得法弟子的見證，強化自身作為漢月著作編輯者的合理性。另外，據《三峰和尚年譜》崇禎七年條，弘儲據此年法藏復圓悟書一事引用自身辛丑住金粟復南潛書，解釋法藏、圓悟齟齬的七書原委，除了提及蔡懋德於此事的用心護持外，更藉此說明自身因此動見觀瞻，故：「事事退讓諸方，恐不知者妄謂你師翁好辨。」以往處處退讓，而此時可為法藏辯護，當為弘儲得以住持金粟一事，得以匯融密雲、三峰，故可重提兩家法誨。³⁸⁴因此《年譜》不僅單純涉及法藏行實，《年譜》的編寫、出版本身，更體現兩家權力消長。

（二）《南嶽單傳記》

目前可見本子，分別見於《卮續藏》第 146 冊、《嘉興藏》第 34 冊、《卮續藏》第 86 冊、《徑山藏》第 183 冊、哈佛燕京中文善本。³⁸⁵

³⁸³ 繼起弘儲：〈三峰和尚語錄序〉，《三峰和尚語錄》，《徑山藏》第 183 冊，頁 110。

³⁸⁴ 見宙亭紀蔭：《宗統編年》，《卮續藏》，第 147 冊，頁 211。據《宙亭詩集》弘儲於庚子秋住虎丘時即欲刻漢月法錄，未成。後欲托之曉青，曉青則轉之紀蔭。見宙亭紀蔭：《宙亭詩集》，《故宮珍本叢刊》，第 589 冊，頁 9。曉青曾指出編纂漢月年譜及補住金粟一事：「時和尚為師翁編次語錄年譜」，〈辛丑夏老和尚補住金粟祖庭恭頌十首〉，《高雲堂詩集》（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康熙刻本），卷 8，頁 7b。《年譜》中除與法藏-圓悟關係外，特別突出的是，弘儲自身的身影。除了於萬曆三十三年附上自身生年外，崇禎二年特別補充開元二十五年後投剃座下，七年條目先行追述法藏圓寂前對己的附囑，另外〈復慶雲仁菴禪師〉可見弘儲欲作《國清祖燈錄》補充同門兄弟入道機緣，可見其以己之住錫地概括三峰一脈的想法，此書中弘儲提及多位女性禪師入道機緣，可見弘儲對女性禪師的看重，上述年譜及書信，參繼起弘儲：〈復慶雲仁菴禪師〉，同上注，頁 287、295、298-299、302-304。

³⁸⁵ [https://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53596386\\$1i](https://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53596386$1i)。《嘉興藏》本版心無「支那撰述」，而相較收於《退翁和尚南嶽錄》的原序，其餘版本皆有「繼住福巖嗣法吳靈巖弘儲謹序」，參繼

有書名簽「南岳單傳記」，有弘儲序。次為正文，次為正文，版心題「支那撰述／南岳單傳記」及葉次。末有南潛序。

《南嶽單傳記》為弘儲與弟子月函南潛的共同作品。標題南嶽一指福巖禪寺，亦指涉南嶽懷讓，疊合住錫地以及法統。單傳則明顯可見並非單純臨濟法嗣傳承，而是透過強調從始祖到六十六祖之間的直接連接，並不區分時間以及西天、東土，表達除了臨濟宗之外，包羅全體禪宗法脈的意圖。《南嶽單傳記》的刊行隱含下列數種問題：一、單傳與法藏強調的五家思想間的衝突、匯融，二、弘儲與南潛兩人的思想對話，三、單傳帶有的排斥性與同時代三峰派禪者的關係，四、弘儲入楚後《南嶽勒古》、《南嶽單傳記》、《南嶽正續錄》出現的背景以及彼此關係，除了將其置於清初禪宗史書脈絡外，更涉及法脈、思想、生平等弘儲相關重要議題。³⁸⁶

（三）《靈巖記畧》

今存《靈巖記畧》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及蘇州圖書館。《中國佛寺志叢刊》則收有清刻本、清鈔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清初刻本。³⁸⁷

共四卷，分內、外篇上下卷。雪菴殊致所輯。內篇首有紀蔭序、弘儲題詞、辨菴光序、雪菴殊致序，內篇目次。外篇首有徐秉義序，辨菴同光序、雪菴殊致序，外篇目次。正文部分，版心題「靈巖記畧／內（外）篇上（下）」及頁次。

《靈巖記畧》的編纂過程，自序而觀，分別由辨菴光、雪菴致主事，歷經順治、康熙兩朝³⁸⁸，反應弘儲、同光、殊致三人的編纂意圖。其中僅有《內篇》有

起弘儲：〈南嶽單傳記自序〉，《福巖南嶽語錄》，禪著，頁 12b。此外，筆者發現於 1940 年代前後多筆以「連史影印四開本」單獨販售的《南嶽單傳記》書訊廣告，可見此書流傳甚廣，見《佛學報月刊》，第 124、187 期、188 期，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2006 年），第 6 冊，頁 185 及第 9 冊，頁 51、63。

³⁸⁶ 《南嶽單傳記》詳見第四章討論。

³⁸⁷ 《中國佛寺志叢刊》版本與中國國圖本的比較，見張雅雯：《清初三峰派仁山寂震研究——活用印心與印法以重構臨濟宗》，頁 289-290，且中國國圖本的徐秉義序缺《中國佛寺志叢刊》清刻本頁 121-122 的內容。

弘儲參與的痕跡。《內篇》上下分別以新建佛堂、歷代祖師為核心，《外篇》上下則揀擇靈巖景緻、文人題詠。

《內篇》選文中〈明白庵記〉一篇闡述覺範、法藏、弘儲自身，三者之「明白」，藉此表達己身傳承臨濟正脈，捍衛三峰禪法的意圖，為清初三峰、密雲兩派紛爭中理解弘儲禪法、宗派思想的重要文章。³⁸⁹

《靈巖記畧》雖然弘儲參與不深，然而結合殊致住持靈巖隔年，康熙南巡一事，及編纂於乾隆年間王鎬因乾隆下江南所編《靈巖志畧》³⁹⁰，可見靈巖山後繼者與清廷的密切互動。

第三節 小結

過去由於繼起弘儲生平僅依據徐枋、全祖望等人傳記，著作亦因不全而難以確立著作編纂背景。本章透過繼起紅廚相關傳記以文獻，得到以下三點觀察：

一、以相關記錄補充繼起「弘儲出家因緣以及習禪前修習淨土、華嚴法門等生平記錄，並且檢視繼起弘儲圓寂後，除忠孝、人倫之外，以琉璃寶相為中心，當代繼起弘儲形象建構的歧異。

二、繼起弘儲著作的編輯年代與生平重大事件的關係、內容。

三、比對作為節選本的《南嶽繼起和尚語錄》與各語錄的選取、改易，相互補充彼此缺漏材料外，發現晚年繼起弘儲嘗試淡化過往台州遺民事蹟。

從以上各點可見，繼起弘儲生平除了忠孝外，文學、禪宗思想等研究面向，並且隨著行化地點的變化，因應而生的語錄中交遊、思想差異，亦隨著時局變動，

³⁸⁸ 辨菴光卒於順治十五年，參見霽庵超永編：《五燈全書》，《中華佛教人物傳記文獻全書》，第25冊，頁12725；《宗統編年》，《卍續藏》，第147冊，頁253。且自《外篇》殊致題辭而觀，殊致與同光收錄文章標準不同。且同光同時，另有黃伯傳作《靈巖山志》內容駁雜不經，故同光欲新編而掩之，見繼起弘儲述意，殊致輯：《靈巖記畧》，《外篇題辭》，頁1a-3b。

³⁸⁹ 張雅雯博士曾就〈明白庵記〉精彩地分析三者「明白」之深意，連結三峰、密雲法諍及二人嗣法意義，並以此確立弘儲《南嶽單傳記》等著作的撰述原由，張雅雯：《清初三峰派仁山寂震研究——活用印心與印法以重構臨濟宗》，頁285-302。

³⁹⁰ 王鎬：《靈巖志畧》，頁2。

導致著作的自我編纂以及刪改。由此可見，新出文獻提供的另一種觀察繼起弘儲生平以及著作的可能，不僅是單純補遺，而是提供更為細緻的相關思想、著作編纂的研究可能。



第三章 繼起弘儲人際交遊考論³⁹¹



「習其人之所交，則如習其人也。」³⁹²繼起弘儲以此形容徐波與鍾惺、譚元春二人交誼，恰巧符合如今以徐枋等明遺民為中心形成的繼起弘儲形象。然而綜觀繼起弘儲著作，相對於數位知名的明遺民，門下弟子及難以考證的地方士人、佛門中人等構成繼起弘儲交遊網絡的基底。繼起弘儲現存著作中提及的人名高達上百人，交遊廣闊與當年漢月法藏的鍛鍊有關，其曾就此說明：

山僧于崇禎辛未染指此道，先和尚即以佛果老人琢磨妙喜之法，使日接問道士大夫。³⁹³

弘儲與宗杲於修行期間，都曾任記室，掌管文書並接觸大量士大夫，可見弘儲自投身佛門伊始，與士人的往來即是其生命不可忽略的片段。以往論及弘儲交遊，往往聚焦明遺民³⁹⁴，然而細考交遊細節，家國胸懷的契合僅是原因之一，如宙亭紀蔭曾言及弘儲與遺民的文學、宗教交誼，其曰：「退翁為三峯藏得法弟子，道價傾海內。蔭承心印，聲譽大起，以其餘為古文辭，與勝國諸遺老相唱和。」³⁹⁵，文中提及三峰禪與古文造詣，弘儲與士人以佛法與文學往來。本章將聚焦弘儲交遊經緯、家族信仰、往來活動內容等，呈現遺民之外、於明末清初作為僧侶、作家等弘儲的當代面向。以下將略述弘儲交遊圈變化、人物揀擇標準。

繼起弘儲交遊圈的變化，可粗略分成三階段：一、崇禎二年(1630)至順治六年(1650)，橫跨參學以及初住祥符寺，此時交遊圈以復社、法藏座下學人、台州士人為主。二、順治七年(1651)至康熙三年(1664)，此時弘儲主持台州天寧禪寺，

³⁹¹ 此章撰寫得力於四川大學李瑄教授、臺灣大學游勝輝博士、清華大學陳貴弘博士甚多，三人分別提供徐枋、歸莊、覺浪道盛以及錢謙益與弘儲相關材料以及思索，特此感謝。

³⁹² 繼起弘儲：〈三君子合燈敘〉，《辛亥語錄》，《禪錄》，頁 16a。

³⁹³ 繼起弘儲：〈與對巖太史〉，《辛亥語錄》，《禪錄》，頁 12b。

³⁹⁴ 現今有柴德賡及劉敬整理弘儲交遊。柴德賡以遺民為核心，梳理弘儲交遊，柴氏所列士人有：熊開元、董說、趙庚、沈麟生、張有譽、徐枋、王廷璧、郭都賢。劉敬則就宗派歸屬，名列熊開元、張有譽、董說、沈麟生、趙庚、文果、曇應杲、薛棻、郭都賢、劬圓琚、椒庵音；見柴德賡：〈明末蘇州靈巖山愛國和尚弘儲〉，《史學叢考》，頁 372-414；劉敬：《清初士林逃禪現象及其文學影響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頁 55-66。

³⁹⁵ 宙亭紀蔭：《宗統編年》，《已續藏》，第 147 冊，頁 255。

隨後遭逢按劾，赴浙審問，歸吳後住錫靈巖山十數年，期間往返蘇州、洞庭等地，因此參學士人除蘇州之外，來自洞庭、通州、昆陵等地亦所在多有，更因質獄東甌以及協調《五燈嚴統》一事所涉諸方，與曹洞宗、天童派等宗門人士來往。三、康熙四年(1665)至康熙十一年(1672)，弘儲為處理弟子原直全賦後事親赴湖南，其間大量接觸全賦住持道場之檀越、旗人、清朝官員，往後直至圓寂，弘儲與仕清官員來往不輟。

法門師友一節，分為業師、師兄弟、弟子、法侄以及天童派以及曹洞、華嚴、律宗等交往，羅列弘儲的法門來往對象、關係親疏變化等面向。弘儲門下弟子眾多，《五燈全書》列名八十二人，根據長谷部幽溪統計則有八十四人，曉青則稱「兄弟百餘人，皆從老和尚印下翻身」³⁹⁶，《宗統編年》的作者紀蔭曾就此列出八位德行高潔的弘儲弟子，其中有原直賦、槩菴志、大庾韜、燮雲璣、晦庵杲、毅庵英(?-1659)、古巖玄、晝林運。³⁹⁷本論文將以此為基礎，補充現今留有著作的弘儲門人，如月函南潛、宙亭紀蔭、靈樹僧遠、輪菴超揆等，如未有著作，或

³⁹⁶ 長谷部幽溪：〈三峰一門之隆替-1-〉，《愛知學院大學論叢一般教育研究》第32(2)期(1984年)頁135-140；僧鑒曉青：〈與南源雅蘆和尚〉，《高雲堂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14冊，頁88。漢月法藏與繼起弘儲演派分別為：「法宏濟上，德重律儀，教擴頓圓，行尊慈忍，參須實悟，養合相應，後得深淵，永傳光燦。」、「法宏修智，道行超宗，代持真實，永緒瑤琮。」可知弘儲部分弟子於漢月法藏在世時即投入門下，參王伊輯：《三峰清涼寺志》，張智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揚州：廣陵書社，2006年)，第40冊，頁99；守一編：《宗教律諸宗演派》，《卮續藏》，第150冊，頁528。

³⁹⁷ 宙亭紀蔭：〈法院蕭條師門陵替效少陵作八哀詩傷時凋敝不振興起德山仰山歎惜典型德望終於西林芙蓉前後存歿遂不詮次只論南岳門下不遑及其他焉〉，宙亭紀蔭：《宙亭詩集》，《故宮珍本叢刊》，第589冊，頁96-98。紀蔭詩中列舉，但生平材料稀缺者，列於此。毅庵，號觀英，為弘儲開門弟子，曾住持祥符寺，順治九年住國清寺，康熙十六年寂於梁溪眾香庵，生平參宙亭紀蔭：〈國清毅庵英和尚〉，《宙亭詩集》，頁98、《宗統編年》，《卮續藏》，第147冊，頁252；槩菴正志：〈國清毅庵英禪師語錄序〉，《槩庵語錄》卷1，頁1b。晦庵文杲，又名曇應。毗陵孫氏，為孫慎行侄子。參弘儲於祥符寺，後鼎革時出家。順治十七年住天台國清寺，康熙六年補住靈巖，寂於康熙十六年，生平見宙亭紀蔭：〈堯封晦庵杲〉，《宙亭詩集》，頁98、《宗統編年》，《卮續藏》，第147冊，頁247、250、252；古巖玄，又稱西林玄。早年參學法藏，脫白五牧德慶寺，後參弘儲，為長老，順治年間講學西林，或為弘儲最年長弟子，生平參生平見宙亭紀蔭：〈西林古巖玄和尚〉，《宙亭詩集》，頁99；繼起弘儲：《崇報三錄》，頁306。晝林運(1635-?)，又稱芙蓉晝林，即祁奕喜。康熙元年因通海案，流放寧古塔，後遁逃，脫白於弘儲，早年從叔，西遼道人學道，後同其叔承嗣三宜明孟，康熙九年住夫山祥符寺，終以血疾示寂。生平參全祖望：〈祁六公墓碣銘〉，詹海雲編：《全祖望〈鮚埼亭集〉校注——《鮚埼亭集》內編》，第2冊，頁322-328；宙亭紀蔭：《宗統編年》，《卮續藏》，第147冊，頁251、宙亭紀蔭：〈弔芙蓉晝林和尚〉，《宙亭詩集》，頁22；孫琬、王德茂編：《武進陽湖志》(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十三年刻本)，人物志方外，頁30a。

未出現於弘儲著作中，暫不列入，以待後日。³⁹⁸而晚明以降，女子崇佛之風大盛³⁹⁹，然著作入藏者不過寥寥數位，其中三位即名列弘儲座下：仁風濟印（生卒年不詳）、祖揆玄符（生卒年不詳）、寶持玄總（1611-1662），三位女禪師已有詳盡研究⁴⁰⁰，於此依據新出材料補充三人與弘儲來往經緯。

三峰派之外，弘儲尚與同宗法叔、他宗法友往來。學界一向關切晚明以降三峰派與天童派的爭端，此處將以費隱通容、木陳道忞、牧雲通門三位天童法叔為例，描繪通容與《五燈嚴統》事件前後與作為調停者的弘儲交往脈絡，以及歷來被視為對弘儲不懷好意的木陳道忞、牧雲通門的交誼緣由以及轉變，並補充弘儲與他宗僧人超越宗派隔閡的氣節相應、地緣關係以及詩詞唱和的文學活動。

俗門交遊方面，因人數眾多，無法一一列舉。此章雖以出仕清廷與否，大致劃分士人群體，然而皆對弘儲展現高度的虔信，而弘儲也不以政治立場為劃分，平等應對士人生命的掙扎並寄與共同荷擔世間、出世間的期望。士人與弘儲來往因緣，曉青曾明確指出無錫梁溪、常州毘陵對三峰派的敬信：「時毘陵、梁溪為道學淵藪。」⁴⁰¹地緣之外，家族歷來崇佛或是鼎革時為孝親而出家⁴⁰²，皆是士人

³⁹⁸ 雖有著作傳世，然生平材料稀缺者列於此。內紹種，初學天台於即中法師，參弘儲於天台國清寺，順治十四至十六年住持蘇州甫里月掌禪院，著有《內紹種禪師語錄》及《得閒堂頌古》，生平參張有譽：〈內紹禪師月掌語錄序〉，《內紹禪師語錄》《徑山藏》，第184冊，頁114-116；雁黃大涵，活躍於順治、康熙年間，吳江潘氏，因家貧九歲出家，二十歲隨弘儲浮湘，後兩年逃難於仇人，歷住雁宕山、海寧安國寺、趙慶鼎湖山等刹。生平見於雁黃大涵：〈初一日將有黃山之役登古堯封禮辭南岳儲老人太光明幢〉、〈二十六日大尊峯看雪〉、〈十六日熊壁菴和尚塔前拔草吟〉，《雁黃布衲黃山遊草》（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康熙刻本），卷1，頁1b、31a、卷二，頁37a-b及喻謙編：《新續高僧傳》，《頻迦大藏經》（北京：九州圖書，1998年）第197冊，頁90、柳亞子：〈磨劍室鈔存鄉先輩已刊未刊稿本題記〉，《柳亞子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冊，頁1002；椒庵音，又稱椒音，為吳寬曾孫，吳家素為堯封檀越，椒庵脫白於堯封，二十四年住三峰。生平見董說：〈椒庵和尚堯封語錄序〉，《豐草菴詩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33冊，頁164；宙亭紀蔭：《宗統編年》，《已續藏》，第147冊，頁254。靈樹僧遠，字鑒方，蘇州沈氏，出身當地富家，夙不喜儒書，逸氣自負。初習教家，受業東寺。順治四年於金閶拜謁弘儲，後正式受業於靈巖，為弘儲蘇州時期最早的弟子之一，著有《靈樹遠禪師雲岳集》，生平見玄縱：〈序〉、靈樹僧遠：〈閒居擬寒山子二十首〉、〈示東寺諸師〉，《靈樹遠禪師雲岳集》，《徑山藏》，第184冊，頁49-50、60-63、65；繼起弘儲：〈披雲岳頌古序〉，《樹泉集》，雜著，頁2b-3a。

³⁹⁹ 簡瑞瑤：《明代婦女佛教信仰與社會規範》（新北：稻鄉出版社，2007年）。

⁴⁰⁰ 明清女禪師研究，參見 Beata Grant, *Eminent nuns: women Chan masters of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蘇美文：《七優曇華：明末清初的女性禪師》（新北：全佛文化，2014年）。

⁴⁰¹ 僧鑒曉青：〈與秦太史對巖〉，《高雲堂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14冊，頁109。

⁴⁰² 士人隨父出家之例，參見廖肇亨：〈導論〉，《忠義菩提：明末清初空門遺民及其節義論述探析》，頁27-28。

與禪門交流的因緣之一。弘儲交遊甚廣，原則上此章列舉人物以弘儲著作提及者為主，如僅有一面之緣者，如龔鼎孳(1616-1673)⁴⁰³、瞿壽明(1629-?)⁴⁰⁴、曹溶(1613-1685)⁴⁰⁵，或如冒襄⁴⁰⁶、王士禎⁴⁰⁷、歸莊(1613-1673)⁴⁰⁸等人不見於弘儲著作，則待後日展開研究。

第一節 法門師友

⁴⁰³ 康熙年間，弘儲與身處北京的芝麓唯一的通信中盛讚龔氏荷擔天下，拯救法門，信中提及「無論十年間闊之深」。芝麓集中記有「老友靈巖內，經年書札稀」，可見芝麓與靈巖的關係，起先緣於友朋。老友當指徐波與薛棻等人。順治十三年芝麓赴吳時，與元歎、薛棻同遊鄧尉山，應是此時於吳地與弘儲交往。見繼起弘儲：〈復龔尚書芝麓〉，《浮湘錄》，《書問》，頁 37a；龔鼎孳：〈正月二十一日為先嚴誕辰過長椿寺禮誦默公出緘扇索書援筆寫懷遂成春日札感二十首〉、〈暮春同徐元歎遊支硎〉、〈鄧尉山中和堆山和尚華嚴法會詩〉，孫克強、裴喆編校：《龔鼎孳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 年），頁 455、894、896。

⁴⁰⁴ 瞿壽明，字昌文，瞿式耜孫。稼軒就義後，遠行護棺回常熟，具於《粵行紀事》。弘儲曾作詩弔念瞿式耜，康熙十年、十一年間，弘儲與壽明信中稱其為小釋迦，並言及壽明與三峰派交往的經緯，但終未相見。參繼起弘儲：〈弔瞿稼軒先生〉，《樹泉集》，《卷上襟裼》，頁 34b、〈與瞿太史壽明〉，《辛亥語錄》，《襟裼錄》，頁 13b-14a。

⁴⁰⁵ 弘儲著作中，與曹溶往來的唯一記錄繫於康熙十一年，由余懷居中牽線，然同年弘儲圓寂，兩人是否有實際會面不得而知。往後，曉青曾就弘儲著作入藏一事，請託與嘉興楞嚴寺住持相善的曹溶斡旋藏版、入藏，參見繼起弘儲：〈與曹侍郎秋岳〉，《辛亥語錄》，《襟裼錄》，頁 10a；僧曉青：〈與曹秋岳〉，《高雲堂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114 冊，頁 95。曹溶生平與佛教關係，參饒芷瑄：《國變·身分與文化認同——曹溶及其作品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曹淑娟先生指導，2018 年），頁 10-15、196-197、226-227。曹溶除與弘儲、曉青有聯繫外，曾為正志作哀悼詩，其曾言及兩人交情：「交情終鐵石……魚山以姪奸相下詔獄，余有疏辨之。」參見氏著：〈熊魚山給諫以僧服主靈巖忽傳遷化憶贈二首〉，《靜惕堂詩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45 冊，頁 386。

⁴⁰⁶ 冒襄與弘儲初會於崇禎六年至順治十三年才再次會面，而弘儲康熙十年致冒襄信中言及：「十餘年不見水繪中人」，兩人一生或僅有兩次會面，弘儲仍以「銅虎符合」評價兩人交誼，見繼起弘儲：〈靈巖和尚復札〉、〈憶自癸酉與雉皋辟疆居士別後迄今丙申已廿年餘矣頃因乞食吳陵得一晤對彼此匆匆未盡所蘊賦此寄之〉，孫克強、裴喆編校：《冒辟疆全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 年），頁 109、1093。冒襄的宗教生活，見李孝悌：〈儒生冒襄的宗教生活〉，《自由主義與人文傳統：林毓生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臺北：允晨文化，2005 年），頁 257-282。

⁴⁰⁷ 王士禎順治十八年訪弘儲未果，後弘儲寄《虎丘志》贈之，同年王士禎亦訪剖石弘璧，參見李聖華：〈王漁洋的佛門交遊及其禪宗思想——釐清漁洋「詩」、「禪」關係之公案的必要闡釋〉，頁 103-108。再者，查慎行曾言：「阮亭王先生，絕愛此中山水，因自署漁洋山人。」與弘璧、弘儲的往來因緣當與遊賞太湖周遭山水有關，參查慎行：〈重陽日由鄧尉坐眾船沿太湖濱抵漁洋灣登法華嶺與觀卿拈韻各賦五章〉，張玉亮、辜艷紅點校：《查慎行集》（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 年），頁 1024-1025。

⁴⁰⁸ 歸莊曾於靈巖禪院觀梅，並於順治十四年訪弘儲於堯封山，稱「儒釋異教如商參，惟有此老稱同心。」見歸莊：〈觀梅宿靈巖禪院〉、〈登堯封山訪繼起禪師〉，《歸莊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頁 84-85、114。兩人交遊研究，見張兵：〈歸莊與弘儲〉，《古典文學知識》第 6 期（1997 年），頁 86-91。

一、法脈師承與同門昆仲



(一) 業師：漢月法藏

三峰派開山祖師漢月法藏，童貞入道，彼時朝廷禁止傳戒，因此向雲棲株宏乞具足戒未果，年至三十七，甫得古心如馨(-1615)⁴⁰⁹授具足戒，期間力參高峰原妙「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一生「以高峰印心，覺範印法，臨濟為真師」，以臨濟正脈為己任，上祖覺範，追跡紫柏，弘揚三玄三要、五家綱宗，並融通經教。漢月法藏自幼精通儒典，為錢一本、顧憲成等人賞識，接引士大夫眾多，終生力任綱宗，與憨山德清曾因如來禪、祖師禪有所爭端。後嗣法密雲圓悟，兩人起初相互禮敬，後因法藏拈提《智證傳》，輒興嫌隙，以致引發《七書》、《七關》、《三關》等事件，自崇禎至雍正朝，後人法戰不斷。⁴¹⁰從弘儲投法藏座下伊始，幾乎終其一生，與明清叢林法戰相隨。

弘儲與法藏的第一次接觸，據《三峰和尚年譜》為天啓四年(1624)⁴¹¹，法藏曾向尚稱李仲連的弘儲如是說法，其曰：

萬法頭邊，每一法如惡叉聚，三處下手不得，則件件壁立千仞，如赤燒銅柱，觸他不得。若欲捨之，退步即是火坑，無從置足安身。政在千熬萬炙尖，急急尋思無箇出身躲避處，豈可甘心就彼死地哉。直須奮地向虛空裏一踏，空銷地裂，身心粉碎，轉作游絲百結，如金剛鎚，擊破萬法。那時問老僧討箇入細，猶當三十年給侍在。⁴¹²

⁴⁰⁹ 古心如馨，江蘇楊氏，早年喪父，在家時即篤信佛法，母歿後，於棲霞寺出家，一生以復興戒律為念，為古林派創始人，萬曆四十三年圓寂，世壽七十五，相關著作現存《經律戒相布薩軌儀》一卷，生平參釋果燈：《明末清初律宗千華派之興起》（臺北：法鼓文化，2004年），頁89-94。

⁴¹⁰ 法藏生平，參釋見一：《漢月法藏之禪法研究》，頁9-20、當時綱宗流行下，祖師禪、如來禪的合流、爭端，參陳永革：《晚明佛教思想研究》，頁35-92。法藏交誼、教法以及追嗣紫柏真可法脈，參野口善敬：〈「本來無一物」は外道之法〉，頁1-50、〈漢月法藏と士大夫たち——雍正帝から魔蔵と呼ばれた僧侶〉，頁26-57；廖肇亨：〈惠洪覺範在明代：宋代禪學在晚明的書寫、衍異與反響〉，《中邊·詩禪·夢戲：明末清初佛教文化論述的呈現與開展》，頁105-149。三峰—密雲法戰經緯與餘波參長谷部幽蹊：〈三峰一門の隆替-2-〉，《愛知學院大學論叢一般教育研究》，頁3-35。

⁴¹¹ 繼起弘儲編：《三峰和尚年譜》，《徑山藏》，第183冊，頁293。

法藏對在家的李仲連勉勵精進不已，如身處大火，奮地一超生死，直至此時無法可說。三年後，天啓七年(1627)四月六日，弘儲因元配逝世，發心出家，於兩年後投法藏座下，此後以三峰派僧侶聞名⁴¹³，於法藏座下執掌往來文書並兼任記錄《三峰藏禪師開發工夫語錄》、重印七書⁴¹⁴等院務。崇禎八年(1635)，弘儲得法藏付法，為臨濟宗第三十二代。付法記錄可見漢月法藏寄望深重，其曰：

繼起儲公既真實造亦深淵，藏于龍雲，用出獅吼，貴宗旨之有繼而起也，

改其名為弘儲，為臨濟荷擔嫡子，是當以源流衣拂珍重付之。崇禎八年四

月十二日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一代三峰法藏付第三十二代傳法求人繼起弘

儲。⁴¹⁵

繼起弘儲一名，意味繼承臨濟宗旨，弘揚大法，自此正式為三峰派第二代祖師。法藏圓寂後，雖以「艱危百戰，死任綱宗」殉法名世，然而弘儲亡後與弟子緬懷法藏，除了三峰家法外，曾追憶法藏生前的飲食等日常⁴¹⁶，可見師徒間法命外，深刻的生命連結。

(二) 法門昆仲：慧刃弘鈺、剖石弘璧、具德弘禮

朱彝尊(1629-1709)曾透過雪嶠圓信付法嚴明，反襯密雲圓悟傳法過濫。⁴¹⁷然而素與密雲齟齬的漢月法藏，同樣付法十二位弟子，《五燈全書》記有十四位，

⁴¹² 漢月法藏：〈示崇川李仲連居士〉，《三峰藏禪師開發工夫語錄》（蘇州：西園寺藏，影本見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藏《明清佛教稀見文獻》，第101冊），上，頁35b-36a。《三峰藏禪師語錄》（蘇州：西園寺藏，影本見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藏《明清佛教稀見文獻》，第102冊）記有同樣內容，然而記為〈示繼啟儲侍者〉，見該書卷15，頁19b-20a。

⁴¹³ 繼起弘儲：《南嶽福嚴語錄》，卷1，頁15b。

⁴¹⁴ 法藏臨終前委弘儲職掌文書：「四方一切往來書問盡委弘儲」，見繼起弘儲編：《三峰和尚年譜》，第183冊，頁301；漢月法藏：《三峰藏禪師開發工夫語錄》，卷1，頁1a。

⁴¹⁵ 漢月法藏：〈付繼起上座源流法語〉，《三峰藏禪師語錄》，卷21，頁22a。

⁴¹⁶ 弘儲於法藏忌日屢以飲食緬懷，見董說：〈靈巖每遇三峰師翁忌日供儒板湯先師昔在長沙夜述師翁所嗜法然久之〉，其中言「先師嗜蘿蔔及豆漿粥，每言豆粥沖淡合道。」，《豐草菴詩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33冊，頁207。弘儲也因此於靈巖、戒期以豆漿代水，緬懷先師，見徐波，〈臘八在靈岳戒期，嘗住煮粥，和尚命以豆漿代水，甘美非嘗，數百眾均沾，敬呈口號〉，嚴志雄輯編，謝正光箋釋：《落木菴詩集輯箋》（上海：上海古籍，2020年），頁487-488。

⁴¹⁷ 朱彝尊：《明詩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4369。圓信及密雲的衝突，見廖肇亨：〈第一等偷懶沙門：雪嶠圓信與明末清初的禪宗〉，《中邊·詩禪·夢戲——明末清初佛教

根據長谷部幽蹊統計，共有四十位禪師名列三峰派二世，可見彼時三峰門庭之廣。⁴¹⁸弘儲為法藏晚年弟子，參學法藏時，其門早有三十多位弟子。其中弘儲特別記錄梵伊弘致及聽石弘敏兩位師兄，弘致以盡忠盡孝師事法藏聞名，弘敏初為祿宏弟子，投法藏門下，恪守掌規⁴¹⁹，然除此二位外，或許因為年紀、入門時間相差甚遠，當今弘儲著作中提及同門法兄甚少⁴²⁰，其中當屬慧刃弘銛、具德弘禮及剖石弘璧與弘儲最為親近。

慧刃弘銛（?-1649）為法藏門下少數較弘儲年少的弟子，與弘儲以兄弟稱。弘儲離祥符入天台後，弘銛繼席祥符，並曾為弟子茶毗請弘儲說法，而弘銛開法萬壽寺時，弘儲亦移書勸勉弘揚正法，雖弘銛於順治六年即圓寂，然弘儲於弘銛亡後十多年仍為文紀念，可見兩人針芥相契。⁴²¹

早逝的弘銛之外，清初三峰派的復興實有賴繼起弘儲、剖石弘璧、具德弘禮。「三峰之門，推聖恩、南嶽、靈隱為三大老」⁴²²，此言出自與三人交誼深厚的吳梅村，無可避免帶有個人立場，然而藉此觀之，三人並稱，實則源於彼此的密契。

423

文化論述的呈現與開展》，頁 240-272。

⁴¹⁸ 法藏付法記錄，見漢月法藏：〈付法法語〉，《三峰藏禪師語錄》，卷 21，頁 18a；長谷部幽蹊：〈三峰一門の隆替-2-〉，《愛知學院大學論叢一般教育研究》第 32(1)期（1984 年），頁 24-35。

⁴¹⁹ 「座下如聽石敏、梵伊致、一嘿成、問石乘、在可證、頂目徹、澹予垣、淵充滋、剖石璧、碩機聖、圓印海、無壞法、擴南宏、鏡融聞，三十餘輩皆法門龍象。」，繼起弘儲編：《三峰和尚年譜》，第 183 冊，頁 293。梵伊弘致、聽石弘敏事蹟，見繼起弘儲：〈示李華父居士〉，《浮湘錄》，《禪錄》，頁 11a-13a。

⁴²⁰ 弘儲與師兄弟的年齡差距以及彼此尊重：「自三峰二世梵兄至于清涼兄，五人齒高臘深，兄也。顯寧至于高峰八人，或先兄而付授，後為弟，或先弟而付授為兄，各引謙興讓，抑抑然不敢自兄而弟，而各以兄至。」，繼起弘儲：〈夫椒慧刃和尚真贊〉，《甲辰錄》，《真贊》，頁 12b-13a。此外，弘儲曾與碩機弘聖亦是少數弘儲往來的法兄，丙戌年特於祥符與弘儲度夏。法藏圓寂後，弘儲曾移書傾訴當今法運衰退的憂慮。生平參見，碩機弘聖：《潤州焦山碩機聖禪師語錄》（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刻本），頁 15a；槩菴正志：〈高峰聖和尚塔銘〉，《槩菴別錄》，卷 7，頁 45a-49a。

⁴²¹ 慧刃弘銛亦稱祥符和尚，弘儲曾記弘銛一生訪師、住持地：「唯吾弟祥符和尚，十五年往來德慶、三峰、北禪、鄧尉、不啻三登九上，受記前已五坐道場，宏開鑪鞬，人天敬仰，龍象趨奔。」弘銛生平，參見霽庵超永編：《五燈全書》、《中華佛教人物傳記文獻全書》，第 25 冊，頁 12464-12465；繼起弘儲：〈祥符銛禪師〉，《雪舟後集》，《徑山藏》，第 222 冊，頁 456；繼起弘儲：〈夫椒慧刃和尚真贊〉，《甲辰錄》，《真贊》，頁 12b-13a。

⁴²² 吳偉業：〈聖恩剖石和尚語錄序〉，李學穎集評標校：《吳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1990 年），頁 739。

⁴²³ 弘璧曾邀兩人同往天童掃塔，明顯將自己在內的三人視為三峰派代表。見繼起弘儲：〈與靈隱老和尚〉，《甲辰錄》，《書問》，頁 3a-3b。

剖石弘璧(1599-1670)，梁溪鄭氏，幼年即喜趺坐並誦習《華嚴》，二十二歲投法藏座下，以「萬法歸一」得洞然明白，而後往禮密雲圓悟，終懼未透大法，歸侍漢月，深受鉗錘，崇禎八年法藏付法後，命繼席聖恩禪寺，任內重修塔院、大雄殿、天王殿等，住持鄧尉山三十餘年。⁴²⁴

弘儲歷經法難，飽受木陳道忞等天童派門人攻擊，相對弘璧則「屏跡城市」，弘儲曾於仁山寂震所請弘璧語錄序中，表示兩人人生、法命的順逆差異。⁴²⁵或許因為境遇以及個性的差異，目前可見記錄兩人接觸相關文獻不多，然而弘儲門人全賦捨報，弘璧特於鄧尉山設饗、遣奠。此外，弘儲自南嶽回靈巖，弘璧特上靈巖說法，語中盡顯對弘儲的同情：「頭連頭毛也褪盡，說什麼幞頭。迤邐四十年喫盡甘辛，受盡委曲。」弘儲答以「至親莫若兄弟」⁴²⁶康熙十一年弘璧邀請弘儲主持聖恩寺，要脅寺人，弘儲不主席聖恩寺，自己亦退席不任⁴²⁷，師兄弟的相互應許可見一斑。

具德弘禮(1600-1667)，幼時習調息，後讀天台《小止觀》、《首楞嚴》醒悟佛道相合，投普陀華嚴仲雅祝髮，後往參法藏，隨侍飽參，十七年而悟，漢月許為鐵骨禪，天啟六年即參法藏於金粟，崇禎八年得法藏付法，住持徑山寺、維揚天寧禪寺等地，又以復興靈隱寺名震一時，名列靈隱寺三大禪師之一。⁴²⁸

弘禮與弘儲多次不辭遠途，來往彼此住錫寺院，綜觀兩人通信內容，涵括弘儲代人請託弘禮、轉贈壽禮等日常內容及報告質獄東甌的心境、答謝弘禮協助《嚴

⁴²⁴ 弘璧生平，參李模：〈鄧山剖石大和尚道行碑〉，周永年編修：《鄧尉山聖恩寺志》，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第1輯第42冊，頁132-145；張雅雯：《清初三峰派仁山寂震研究——活用印心與印法以重構臨濟宗》，頁233-234。

⁴²⁵ 繼起弘儲：〈萬峰剖石和尚語錄序〉，《辛亥語錄》，《禪錄》，頁22a-23。

⁴²⁶ 弘璧設饗一事，見繼起弘儲：〈復萬峰和尚〉，《廿一錄》，《書問》，頁15a-15b。剖石於靈巖說法，見剖石弘璧編：《三峰藏禪師語錄》，卷1，頁14b-16a。同一次說法，靈巖答話見於繼起弘儲：《南嶽福嚴語錄》，卷1，頁25b-26a。此外弘儲亦曾藉弘璧聲名調解堯封住持爭議，繼起弘儲：〈與中峯玄墓二大師〉，《報慈語錄》，《徑山藏》，第222冊，頁590-591。

⁴²⁷ 同註425。

⁴²⁸ 具德弘禮傳記，參見吳偉業：〈重建靈隱具德大和尚塔銘〉、張立廉：〈重興靈隱具德老和尚全身塔表〉、晦山戒顯：〈本師具德老和尚行狀〉，孫治撰，徐增重編：《武林靈隱寺志》，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0年），第1輯第23冊，頁466-476、476-485、485-504；張雅雯：《清初三峰派仁山寂震研究——活用印心與印法以重構臨濟宗》，頁223。

統》風波等法門紛爭。⁴²⁹兩人來往書信中，不難看出二人深感吳楚相隔，年至遲暮，法門僅有弘禮、弘璧三人相依，無以相繼的感懷⁴³⁰，以致於弘禮頭七時，弘儲追憶兩人相處，如飲食、衣服，不可一日離得，雖然分隔千里，笑罵同心的默契，其曰：

如飲食一日斷不得，如衣服一日離不得，嘻笑則嘻笑連晝夜，怒罵則怒罵忘爾我。千里萬里，親同一室，一室同心，千里萬里。師法則刻刻為命，祖道則事事共憂。⁴³¹

可見橫互彼此生命中，身為師兄弟的情誼以及同為法道奮鬥的情懷。

二、嗣法弟子與法侄

（一）宗門遺民：檠菴正志、月函南潛、大庾行輅

檠菴正志，嘉魚熊氏，俗名開元，字魚山，又稱石人，法名如志。正志的生平、下獄以及投身禪門前後的心理，前賢論述已備，故不於此贅述。⁴³²正志一生佛緣與三峰派關係匪淺，天啓六年(1626)參學法藏座下，崇禎元年(1628)邀請法藏開堂說法，隔年延請法藏結夏聖恩寺，自此與三峰一脈交誼甚深。⁴³³正志順治

⁴²⁹ 弘儲到山，弘禮特講公案一事，見晦山戒顯：〈本師具德老和尚行狀〉，孫治撰，徐增重編：《武林靈隱寺志》，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第1輯第23冊，頁171。弘儲往靈隱寺、徑山寺，見具德弘禮：《徑山具德禪師語錄》（蘇州：西園寺藏，影本見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藏《明清佛教稀見文獻》），第100冊，〈引座〉，頁45a-46b。弘儲代人請弘禮說法，見繼起弘儲：〈與靈隱和尚〉，《浮湘錄》，《書問》，頁2b-3a；弘儲轉贈他人壽禮至靈隱寺，見繼起弘儲：〈與靈隱老和尚〉，《甲辰錄》，《書問》，頁45b。弘儲向弘禮言及三峰派老成凋零，已則身陷囹圄，托三峰法命於弘禮，見繼起弘儲：〈復靈隱禮和尚〉，《樹泉集》，《卷下書問》，頁21b-22a。弘儲向弘禮報告《嚴統》一案，並答謝其暗助之功，見繼起弘儲：〈與靈隱禮和尚〉，《徑山藏》，第222冊，頁582。

⁴³⁰ 繼起弘儲：〈與靈隱和尚〉，《廿一錄》，《書問》，頁25b-26a、繼起弘儲：〈與靈隱和尚〉，《浮湘錄》，《書問》，頁27a-27b。弘儲因天寧濟恆捨報，安慰弘禮一事，繼起弘儲：〈與靈隱和尚〉，《浮湘錄》，《書問》，頁3b-4a。

⁴³¹ 繼起弘儲：〈徑山老和尚斷七〉，《南嶽繼起和尚語錄》，《嘉興藏》，第34冊，頁321。

⁴³² 正志生平、著作等介紹見盧秀華、福本雅一、趙園、荒木見悟諸人之著作，盧秀華：《明末清初熊開元由儒歸佛之心路歷程》（新北：博揚文化，2018年）；福本雅一：《明末清初》（東京：同朋舍，1987年），頁137-165；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438-448；荒木見悟：〈金正希と熊魚山〉，《明清思想論考》，頁438-448。

⁴³³ 熊開元：〈三峰藏和尚語略序〉，《魚山剩稿》，《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4冊，頁114。正志與三峰派禪師的交誼，見盧秀華：《明末清初熊開元由儒歸佛之心路歷程》，頁247-256。此外正志宗弟，著《無何集》、闢佛甚力的熊伯龍為全賦重要檀越，弘儲與熊伯龍的往來，參繼起弘儲：〈與熊司成〉、〈復漢陽蕭熊諸子〉，《廿一錄》，《書問》，頁7b-8a。熊伯龍生平研究參徐大綱：《熊伯

十年(1653)投弘儲座下，受名檠菴⁴³⁴，並任書記。然早在崇禎十七年(1644)遭戍杭州時，正志有感於友人憚日初已投弘儲門下，即向弘儲表達出世之情，然因父母尚在，而無法遂行，弘儲回信中加以讚揚其孺慕之情及勉勵其化罪詔為增上因緣。⁴³⁵

順治十五年(1658)得弘儲印可後，正志與弘儲來往話題多次圍繞寺院經營、住持，正志於寺院經營一絲不苟，曾向其兒稱「至山頭，僧行不稱予意者，十常八九」⁴³⁶，因此深受弘儲器重。然而主持道場的壓力反而造成正志退席三峰後，只欲隱居潮音，不願住持華山，最終由晦山戒顯說項協調住持一事。⁴³⁷兩人年輩相近，弘儲稱弟，因此正志雖為徒，又或曾任諫官，不諱直陳弘儲之非⁴³⁸，可見兩人相互敬重。

月涵南潛，俗名董說，家族夙有佛緣，父親董斯張曾禮袞宏、憨山、圓信、圓澄等高僧。南潛幼年曾謁聞谷廣印，深心於教典。少時為張溥(1602-1641)受業弟子，明亡後，屏居草庵，順治十年(1653)夏訪靈巖，至順治十四年(1657)正式

龍家世及行年考略》(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正志曾向鍾陵傾訴日常磨耗，壯志未再：「志老僧日所餐簞瓢不繼，而王天下之樂不與存。非吾鍾陵莫可與語。」，氏著：〈與鍾陵太史〉，《檠菴別錄》，卷2，頁8a。

⁴³⁴ 檠菴正志：〈候天界和尚〉，《檠菴別錄》，卷2，頁2a-2b。據正志文中特別解釋以弘儲為師原因，可見道盛曾招正志投入座下。賜字一事，參檠菴正志：〈示錢湘靈孝廉〉，《檠菴別錄》，卷3，頁33b。

⁴³⁵ 繼起弘儲：〈復熊給諫魚山〉，《能仁語錄》，《徑山藏》，第222冊，頁501。同樣的家庭羈絆見於正志甫出家時，義子熊維翰特上靈巖請父歸鄉奉養，見繼起弘儲：〈楚嘉魚弟子熊維翰〉，《崇報三錄》，《徑山藏》，第222冊，頁315-316。

⁴³⁶ 檠菴正志：〈寄示翰兒〉，《檠菴別錄》，卷3下，頁12b。此外，住錫三峰前，李如穀等人邀請正志住錫堯峰禪院，遭弘儲婉拒，見繼起弘儲：〈復郡城李如穀諸縉紳〉，《報慈語錄》，《徑山藏》，第222冊，頁578。

⁴³⁷ 弘儲對正志主持三峰的讚揚及正志欲隱居潮音，見檠菴正志：〈報山頭老和尚〉、〈上山頭老和尚〉，《檠菴別錄》，卷3，頁2a-2b、5a-6a。弘儲勸正志住華山，見繼起弘儲：〈與志潮音〉，《甲辰錄》，《書問》，頁39a-39b。戒顯說項，見檠菴正志：〈上山頭老和尚〉，《檠菴別錄》，卷3，頁12a-13b。此外正志住錫三峰，則有弘禮的支持，可見弘儲三人對三峰一地的看重，事見檠菴正志：〈上靈隱老和尚〉，《檠菴別錄》，頁37a-37b。後正志得住原屬汰如明河的華山，實賴弘儲及讀徹一脈的幫助，見檠菴正志：〈答靈山職事師〉，《檠菴別錄》，卷3下，頁16a-19a，而信中提及當時華山經懺衰落，以致僧人無以溫飽，可見當時講院旁落禪者的現實因素。

⁴³⁸ 弘儲稱弟，見繼起弘儲：〈復華山和尚〉，《廿一錄》，《書問》，頁22a-22b。正志心服弘儲見：「獨至和尚前如世嬰兒，哆哆懷抱間，一味信口無復餘覺餘思。」，檠菴正志：〈上山頭老和尚〉，《檠菴別錄》，卷2，頁12a-12b。弘儲似乎曾咎責全賦不奔母喪，正志則居中協調此事，並直陳弘儲之非，見檠菴正志：〈報山頭老和尚〉、〈答六祖原和尚〉，《檠菴別錄》，卷2，頁17a-17b、25a-25b。

剃度，期間多次往返靈巖。⁴³⁹順治十八年(1661)住古堯峰，康熙五年(1666)隨弘儲遊楚，後歸蘇州，主古堯峰寶雲禪院、長沙高峰理山寺，弘儲圓寂後，時往來洞庭小湖寺、南潯補船庵，隱居專力著述，康熙二十五年(1686)寂於吳門夕香庵。

440

據趙紅娟統計，南潛一生共有 120 種著作⁴⁴¹，為弘儲門下最多產的弟子。於法命、於文學，南潛深受弘儲企望，稱「吾家第一座」，多次受弘儲命為文續作，於法則代晚年身心疲倦的弘儲領眾，來往書信多次表達對當前僧界亂象的憂懼，並與弘儲共著《南嶽勒古》、《南嶽單傳記》，可見師徒兩人同護大法的熱切情誼。⁴⁴²與曉青為弘儲門下雙璧，弘儲稱兩人為「天上無雙」及「人間祇一」⁴⁴³，於弘儲圓寂後分別掌領宗門事務、整理弘儲生平著述。⁴⁴⁴

大庾行輶，俗名庾，字渙之，號大庾，吳江趙氏，崇禎十六年(1643)進士，出世前，為魚山門人，著有《雅南堂詩藁》。⁴⁴⁵行輶出家因緣，一於伯父趙士諤

⁴³⁹ 筆者檢閱《豐草庵前集》，順治十年到順治十二年與靈巖山相關詩歌如下，癸巳年作〈靈巖歌〉、〈五月歸自靈巖閱嶂孺姪詠曇集〉、〈住靈巖峰頂〉、〈秋日將至靈巖〉，甲午年作〈雨登靈巖山〉、〈重至靈巖呈夫山和尚〉、〈追記靈巖禪堂事〉、乙未年作〈洞庭雨呈靈巖和尚〉，上述作品見董說：《豐草庵詩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33 冊，頁 37-38、39、41、47、51、67。弘儲順治十年秋返吳，兩人當相見於此後。然而董說出家得名玄潛，字俟麓，趙紅娟認為是由弘儲所命，然董說自記得名一事，言賜名者為夾山和尚，然弘儲似無與此相關名字，賜名一事董說不應錯記，待考，見董說：〈豐草庵後集自序〉，《豐草庵詩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33 冊，頁 140。

⁴⁴⁰ 董說家世、佛緣、生平，參趙紅娟：《明遺民董說研究》（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頁 1-86。曉青曾言南潛自絕於世：「高臥西山，棧絕學者，可望而不可即。」，僧鑒曉青：〈復輪庵和尚〉，《高雲堂文集》，頁 104。南潛住理山寺一事，見雁黃大涵：〈初九日吳中友山死〉，《雁黃布衲黃山遊草》，卷 5，頁 34a。

⁴⁴¹ 董說的著述及其學術成就，參趙紅娟：《明遺民董說研究》，頁 240-332。筆者另見多種董說著作名稱，如《僧寶五書》之中的《僧寶獻徵》、《僧寶獻徵翼》、《僧寶文編》、《僧寶詩編》及《風雅編年》、《龍門正法眼》、《散隨錄》、《洞宗世次疑問》，見繼起弘儲：〈復寶雲潛月函〉，《甲辰錄》，《書問》，頁 20a-20b、〈散隨錄序〉：《辛亥語錄》，《禪錄》，頁 24a 及僧鑒曉青：〈復天童和尚〉，《高雲堂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114 冊，頁 99。

⁴⁴² 弘儲與南潛的文學交往，繼起弘儲：〈與寶雲潛〉、〈與潛堯峰〉，《甲辰錄》，書問，頁 25b-26b、40a-41a、董說：〈老和尚示海苔詩命潛續詠〉、〈老人四影軸軸占一時老人命潛各述四句〉，《豐草庵詩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33 冊，頁 190、194。

⁴⁴³ 僧鑒曉青：〈擬寒山詩跋〉，《高雲堂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114 冊，頁 19。

⁴⁴⁴ 正志曾言及弘儲後事弟子的分工：「至老人後事，附棺委之長蘆，結集屬之堯峰，後住又有特裁曇僧兩兄，且不能贊一詞，志雖至能有加於此乎？」，檠菴正志：〈答南岳西堂笠居師〉，《檠菴別錄》，卷 3 下，頁 50a-51b。

⁴⁴⁵ 趙庾傳記，參吳山嘉：《復社姓名傳略》，《明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91 年），第 7 冊，頁 118；大庾與熊魚山世間因緣，柴德廣述之甚詳，然柴氏言大庾住國清為順治六年有誤，應為順治七年弘儲受請天寧寺秋季始住國清，見氏著：〈明末蘇州靈巖山愛國和尚弘儲〉，《史學叢考》，頁 390-391。

深浸宗門，與法藏夙有因緣，二則因國變而深感世間湯火，薙髮於武夷。順治二年(1645)欲入國清參弘儲，未果，轉至吳江參學浮石通賢，順治六年(1649)，弘儲重住靈巖，方投座下。順治七年(1650)，隨弘儲往天台，同年秋應弘儲命住錫國清。順治八年(1651)與弘儲赴獄杭州途中，於平川覆舟，入水圓寂，塔於靈巖。

⁴⁴⁶行韜與弘儲結識僅有二年，然與弘儲同赴法難，深感兩人相從泥途，以至於隔年周忌，弘儲以「斯文之式微」痛感行韜謝世。⁴⁴⁷

(二) 嗣法門人：原直全賦、燮雲濟璣、僧鑑曉青、卑牧式謙、宙亭紀蔭

原直全賦(?-1655)，又稱濟賦。橫林王氏，名心，字亦士。全賦於弘儲住錫祥符寺即名列弟子，為弘儲最早的追隨者之一，順治十二年(1655)住九峯正覺寺、十六年(1659)住南岳福巖寺、十八年(1661)住曹溪寶林寺、鼎州德山寺等地。⁴⁴⁸全賦一生合道，正志曾記錄其在家生平及不避戰亂追隨弘儲：「以碩負名儒，棲心祖道，頓撤談經臯比，幅巾結髮，執侍山頭……時老和尚往復天台諸剎，嶮巖數百里，皆藉用籃輿，師徒步追隨。」⁴⁴⁹全賦圓寂後不僅由當地觀察記錄祥瑞，弘儲更以顏淵為喻，視為三峰法門的重要承繼者：「今德山賦，其末後光明更奇，特天童三峰以來，法道于此益尊重，誰謂顏淵歿而聖學亡也。」⁴⁵⁰曾作《興國原

⁴⁴⁶ 行韜生平，參熊魚山：〈天台國清韜禪師衣鉢塋銘〉，《大庾禪師住天台景德國清禪寺語錄》，《徑山藏》，第184冊，頁104、107；大庾行韜：〈上靈巖老和尚〉，《大庾禪師住天台景德國清禪寺語錄》，頁111-112；宙亭紀蔭：〈天台大庾韜和尚〉，《宙亭詩集》，《故宮珍本叢刊》，第589冊，頁97。

⁴⁴⁷ 繼起弘儲：〈國清韜徒斷七〉、〈國清韜徒周忌為位哭之〉，《樹泉集》，《卷上裸謁》，頁10b、37b。

⁴⁴⁸ 三峰派駐錫地分布，參長谷部幽蹊，〈三峰一門の隆替-1-〉，頁707-712以及弘儲曾說明三峰派的楚地法化：「湘楚緣深，逮我白雲師兄寂後，我諸子侄闡化楚天者不一。」繼起弘儲：〈復劉石航居士〉，《甲辰錄》，《書問》，頁30b。

⁴⁴⁹ 《武進陽湖合志》記全賦因妻子守貞出家：「鼎革時，婦以兵殉節甚烈，感此入靈巖薙髮。」，然全賦於祥符寺時即名列弟子，當從弘儲、正志紀錄。關於全賦生平，參見孫琬、王德茂編：《武進陽湖合志》，人物志方外，頁11b-12b；槩庵正志：〈興國原直賦禪師語錄序〉，《槩庵別錄》，卷1，頁9a-10b。

⁴⁵⁰ 繼起弘儲：〈與興化文〉，《廿一錄》，《書問》，頁10b。原直亡去後的神異記錄，宙亭紀蔭：《宗統編年》，《已續藏》，第147冊，頁249。

直賦禪師語錄》、《福嚴原直賦禪師語錄》，現存《原直禪師靈岩首座寮秉拂語錄》一卷。⁴⁵¹

燮雲濟璣，俗姓黃。生於萬曆三十四年(1606)，侍法藏三年，後依止弘儲於祥符、天台十四年。弘儲早年開法，事無論大小皆與濟璣相諮，記錄弘儲早年三部語錄，名列弘儲門下四哲。⁴⁵²崇禎十二年(1639)相伴弘儲出山省親⁴⁵³，順治二年(1645)弘儲再次出山省親，代為主持國清寺務，卒於順治五年(1648)八月十七日。濟璣參弘儲學日久，順治年間弘儲出山，濟璣寄弘儲信中，直陳弘儲音訊全無，勸其傷父勿過，應以萬有為重，並多次言及己病甚篤，望弘儲早日歸山，勿以他寺延請盛情，淹留外地⁴⁵⁴，可見兩人交誼深切，故可直言不諱。

僧鑑曉青，號碓庵，自號高雲，素以為詩風雅聞名⁴⁵⁵。吳江朱氏，生於崇禎二年(1629)，幼從鏡寸渠出家，並習賢首於華山，任典記。順治四年(1647)於桃花塢禮弘儲，順治六年(1649)得戒，隨侍十餘年，參學勤勉，自侍者升書記、西堂、首座，生平住錫靈巖、長慶、三峰、華山、靈巖等刹。⁴⁵⁶南潛曾言及弘儲去世後，正志遠居黃山，己則隱於山水：「王子先師示寂。先是，槩兄和尚已遠栖黃山，而余自癸丑已後，自廢於山巔水涯前。」⁴⁵⁷曉青儼然為三峰派吳地領袖，

⁴⁵¹ 原直全賦：《原直禪師靈岩首座寮秉拂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621-635。

⁴⁵² 依《三峰藏禪師年譜》，崇禎六年及八年記有燮雲璣，濟璣故應是崇禎六年參法藏，見參繼起弘儲編：《三峰和尚年譜》，《徑山藏》，頁 298、301。張有譽：〈燮雲璣禪師語錄〉，《燮雲璣禪師國清無畏堂語錄》，《徑山藏》，第 184 冊，頁 1-5；繼起弘儲：〈無畏璣首座二尊人像〉，《甲辰錄》，《真贊》，頁 9b。

⁴⁵³ 「己卯春和尚還里修摩耶忉利故事」，參燮雲濟璣：〈雪中法喜〉，《燮雲璣禪師國清無畏堂語錄》，《徑山藏》，第 184 冊，頁 30。

⁴⁵⁴ 燮雲濟璣：〈和尚出山上書〉，《燮雲璣禪師國清無畏堂語錄》，《徑山藏》，第 184 冊，頁 34-39。此外濟璣雖對弘儲直言不諱，然弘儲回山後以孝教之，便立刻受教，探問家人音訊，見燮雲濟璣：〈留別家兄弟〉，《燮雲璣禪師國清無畏堂語錄》，《徑山藏》，第 184 冊，頁 48-49。

⁴⁵⁵ 歸莊曾讚曉青能詩：「如中峯之蒼雪，雲居之願雲，三峰之碓菴，皆以能詩稱」，見氏著：〈浮屠同岑詩序〉，《歸莊集》，頁 192。

⁴⁵⁶ 曉青生平，參繼起弘儲：〈長慶語錄序〉，《甲辰錄》，《禪著》，頁 15a-15a、僧鑒曉青：〈題徐元歎歲暮雜拈〉、〈江行日記〉、〈復九峰原直和尚〉、〈上老和尚〉、〈與嘉禾眾檀越〉，《高雲堂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114 冊，頁 18、24、60、65、71；張雲章：〈華山僧鑒禪師塔銘〉，《樸村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175 冊，頁 123；槩菴正志：〈僧鑒青禪師語錄序〉，《槩菴別錄》，頁 11a-12a。

⁴⁵⁷ 董說：〈雪爐禪師語錄序〉，《豐草菴詩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33 冊，頁 173。《高雲堂文集》中可見多篇曉青斡旋三峰派住錫地的書信，參僧鑒曉青：〈請徑山和尚住三峰啟〉、〈請卑牧和尚住華山啟〉、〈復華山槩菴和尚〉，《高雲堂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114 冊，頁 55、75。

《高雲堂文集》多處可見曉青幹旋三峰派重要寺院住持。⁴⁵⁸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南巡時特旨召見，可知當時靈巖山聲名遠播，除了歸於弘儲起業之功外，曉青與佟家、卞家以及納蘭容若等檀越的往來，為三峰派教團發展歷史中，寫下重要的一頁。⁴⁵⁸

卑牧式謙(?-1681)，廣陵沙氏，順治十八年(1661)原受命虎丘，後轉為開山兜率，康熙六年(1667)、十一年(1672)主持靈巖，寂於康熙二十年(1681)，有語錄十餘卷，至今不傳。⁴⁵⁹其徒宙亭紀蔭，字湘雨，號損園，婺源游氏。紀蔭雖為弘儲法孫，但曾謁弘儲於靈巖，曾住錫祥符、天寧、高旻等剎，康熙南巡時曾得召見。⁴⁶⁰其詩集《宙亭詩集》其中篇名明白庵、天山閣、鏡清樓、大中堂，皆與弘儲住錫地相關，其追憶弘儲交遊、生平，補充史料甚多。其作《宗統編年》更直言接續弘儲未刊《法苑春秋》，除了視其為官方禪宗史書外，更包含三峰派法系傳承的重要意義。

(三) 北京傳法：俞昭允汾、輪庵超揆

俞昭允汾(?-1680)，別號歎堂。竟陵吳氏，父早亡，母長日奉佛，耳濡目染，年二十因喪偶，出家郢州蓮臺寺玄萃法師，從三昧寂光(1580-1645)⁴⁶¹受具，因國變隱于荊南玉泉山，習經論三年，不解《法華》火宅之喻，決意南詢，遇耿應衡，隨往參弘禮，不契，順治七年(1650)參弘儲於天寧道中，順治十四年(1657)住江西廬山乾明禪寺，後住潼泉法興禪寺、紫芝寶通禪寺，康熙十九年(1680)圓寂，

⁴⁵⁸ 曉青與清代重要官員的來往，見僧鑒曉青：〈與佟方伯〉、〈與成容若〉、〈復慕撫軍〉、〈與卞臬臺令之〉，《高雲堂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14冊，頁89、95、98、120。此外吳兆騫南還後，為納蘭容若弟之教師，與弘儲、曉青曾於流放前有一面之緣，後或因容若，與曉青重新聯繫，見僧鑒曉青：〈與吳孝廉漢槎〉，《高雲堂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14冊，頁116。

⁴⁵⁹ 宙亭紀蔭：《宗統編年》，《叢書集成》，第147冊，頁247、251、253。

⁴⁶⁰ 宙亭紀蔭生平，參見陸鼎翰：〈後序〉，《宗統編年》，《叢書集成》，第147冊，頁510-511。

⁴⁶¹ 三昧寂光，江蘇錢氏，二十一歲出家，後隨雪浪洪恩學習華嚴教義，同時兼修禪、教、律，後行腳多處，最後從古心如馨受具足戒。離開古心如馨座下後，重興寶華山隆昌寺，聲名大振，後後受賜紫衣，於弘光元年圓寂，世壽六十六。三昧寂光生平，參見釋見一：《明末清初律宗千華派之興起》，頁103-106。

為弘儲於武昌的重要弟子。允汾雖未開法北京，然其於西南多受清朝武將禮遇。⁴⁶²爾後，允汾門人楚林上睿因此得於北京開法，門下廣收滿人弟子⁴⁶³，故列師徒二人於此。

輪菴超揆，號文覺，俗名果，字園公，又稱亮一居士，吳門文氏，為文震亨次子。超揆幼年慕道，十七歲參弘儲，順治七年(1650)冬受菩薩戒，後從軍，有省，從弘儲薙染，弘儲落難亦親自至南屏省覲。康熙十七年(1678)住大能仁寺，曾住雲南文殊寺、玉泉山普陀寺、澄心圓古華嚴寺、洞庭翠峰寺，終葬於玉泉山。⁴⁶⁴著有《輪菴禪師語錄》並於康熙三十一年(1692)校閱《五燈全書》。

超揆奉旨北上，為三峰僧史一大盛事。曉青〈送輪菴兄奉旨北上〉一詩，除了告誡同門遵守僧行，更希冀能藉此良機光大僧門榮耀。此外超揆得康熙御賜西洋眼鏡，特向曉青索和詩，詩中除言及戴眼鏡的視力改善：「夾注久拋能細辨，雙鉤微脫想輕描。」更以堯舜盛讚賜予如此妙物的康熙：「高懸日月重瞳舜，秀拔山河八彩堯。」⁴⁶⁵兩人與康熙的互動，為三峰法運轉圜的重要關鍵之一。

(四) 尼禪師：仁風濟印、祖揆玄符、寶持玄總

仁風濟印，昆山顧氏，顧鼎臣從孫女。童年不喜華飾，至適婚年齡即向母親請求出家，母許，後為之置辦出家所需。行腳於吳楚，後參弘儲，專心內典十五

⁴⁶² 僧鑒曉青：〈歡堂和尚塔銘〉，《高雲堂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14冊，頁35-37。

⁴⁶³ 上睿於北京護法包括阿達哈番噶而薩、依思哈馬等滿人，見楚林上睿：《楚林禪師語錄》，《徑山藏》，第194冊，頁163、164。

⁴⁶⁴ 超揆生平，參見僧鑒曉青：〈輪菴和尚語錄序〉、〈與鎮國和尚書〉，《高雲堂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14冊，頁6、111；雁黃大涵：〈十三日雨中送徐道積孝廉及周宗舒還吳〉，《雁黃布衲黃山遊草》，卷5，頁25b；桐泖岑鶴：〈序〉，《輪菴禪師語錄》，《徑山藏》，第226冊，第2頁；霽崙超永編：《五燈全書》，《中華佛教人物傳記文獻全書》，第25冊，頁12749-12752。超揆在俗省弘儲，見繼起弘儲：〈文園公玄揆省予南屏〉，《樹泉集》，《卷上禪偈》，頁15b。《宗統編年》記超揆住大能仁寺為康熙十七年、黃宗羲則記康熙十九年，見宙亭紀蔭：《宗統編年》，《叕續藏》，第147冊，頁252；黃宗羲：〈輪菴禪師語錄序〉，沈善洪編：《黃宗羲全集》，第10冊，頁34。

⁴⁶⁵ 見曉青：〈送輪菴兄奉旨北上〉、〈輪兄遠郵近詠有上賜西洋眼鏡謝恩之作索和倚韻二首〉、《高雲堂詩集》（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康熙刻本），卷2，頁19a-20a、卷11，頁16a-16b。此外自〈輪菴超揆語錄序〉可知作為弘儲弟子，輪菴於西南備受禮遇，見侯襲爵：〈輪菴超揆語錄序〉，《徑山藏》，第226冊，頁1-2。

年，著有《玉峯靈峙尼仁風禪師語錄》。⁴⁶⁶《崇報三錄》中記有仁風之叔顧仲英設齋，請弘儲親自為仁風薙染⁴⁶⁷，此外《報慈語錄》錄有弘儲贈仁風偈，特錄全偈，曰：

秋老霏微滿院清，風前獨自喚惺惺。拳頭豎起原無諱，鼻孔穿來更絕情。

林外餘香除別艸，月中真子落同聲。謾云般若曾遙記，道者須知不著名。⁴⁶⁸

祖揆玄符，湖州李氏，順治十年(1653)即為弘儲弟子，並於康熙三年(1664)住於靈瑞庵，曾住秀州妙湛園、靈瑞庵、嘉禾妙湛禪院，著有《靈瑞尼祖揆符禪師妙湛錄》五卷、《靈瑞禪師岳華集》五卷，還與寶持合著《頌古合響集》，其《岳華集》中收錄弘儲於祥符寺說五宗門風，為認識弘儲早期宗風的重要材料。

469

寶持玄總，嘉興金氏，俗名淑修，以書畫聞名，家翁徐世淳殉死，隨玄符力參，後讀《靈巖錄》，起參學弘儲之心，葬夫畢，即往靈巖山薙染。初住嘉禾妙湛禪院、後住海鹽南詢禪院、秀州妙湛園，著有《寶持總禪師語錄》⁴⁷⁰，《崇報三錄》記有玄總剃度一事，弘儲更賜字寶持：「建立寶坊，成就總持。」為其生

⁴⁶⁶ 仁風濟印傳記，參見霽崙超永編：《五燈全書》，《中華佛教人物傳記文獻全書》，第25冊，頁12761、王端淑：《名媛詩歸初編》（哈佛圖書館藏，康熙六年清音堂刻本），卷26，頁4b、Beata Grant, "Eminent nuns: women Chan masters of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p. 131-132。雖不知仁風確切住持靈峙庵年份，然康熙三年可見弘儲稱：「玉峰靈峙庵仁風印率諸門人請陞座。」繼起弘儲：《甲辰錄》，卷2，頁6a。

⁴⁶⁷ 繼起弘儲：《崇報三錄》，《徑山藏》，第222冊，頁305。由於下一條材料即是丙申元旦，仁風可能於順治十二年薙染。

⁴⁶⁸ 繼起弘儲：《咏雙桂堂示仁風禪人》，《報慈語錄》，《徑山藏》，第222冊，頁542-543。

⁴⁶⁹ 《報慈語錄》記有「弟子玄符」，可知順治十年到十二年間，玄符已投弘儲座下，見繼起弘儲：「弟子玄符」，《報慈語錄》，《徑山藏》，第222冊，頁371。《甲辰錄》記有「秀州靈瑞符請陞座」，可見康熙三年前後，玄符於靈瑞庵，見同書，卷2，頁16a。玄符生平參蘇美文：《七優曇華：明末清初的女性禪師》，頁186-187；Beata Grant, *Eminent nuns: women Chan masters of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p.146-164。此外據玄符著作記載弘儲於祥符寺的說法記錄，或許其投弘儲座下可以推至崇禎年間，靈瑞祖符：《靈瑞禪師岳華集》，《徑山藏》第188冊，頁96-98。

⁴⁷⁰ 玄總生平，參僧鑒曉青：〈序〉，《寶持總禪師語錄》，《徑山藏》，第188冊，第1-2頁；張有譽：〈頌古合響集敘〉，《頌古合響集》，《徑山藏》，第170冊，頁422-423、蘇美文：《七優曇華：明末清初的女性禪師》，頁168-187；Beata Grant, *Eminent nuns: women Chan masters of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p.133-145。此外據玄符記載「寶持禪師忌辰孝子徐焉、徐然等請上堂」，可知玄總較玄符早圓寂，見祖揆玄符：《靈瑞尼祖揆符禪師妙湛錄》，《徑山藏》，第188冊，頁24。

平重要材料。⁴⁷¹

（五）三峰法侄：晦山戒顯

繼起弘儲與同門法兄弟的弟子多有來往，如一默弘成(1575-1671)門人——豁堂正岳(1597-1670)、潭吉弘忍弟子——圓通振西（生卒年不詳）、剖石徒弟——冰鑑濟朗（生卒年不詳）、仁山寂震、弘禮弟子——巨渤濟恆(1605-1666)，彼此的契闊體現於弘儲甫遭法難，聖恩寺法侄曾集體寄信慰問。⁴⁷²其中當屬彼此年紀僅相差四歲的晦山戒顯與弘儲最為默契。

晦山戒顯，字願雲、號罷翁，太倉王氏，弱冠時深心雲棲株宏淨業、禪學，鼎革前參學三峰派僧人頂目弘徹(1588-1648)、雪嶠圓信、密雲圓悟等禪門巨匠，鼎革後於金陵華山從三昧寂光出家，順治六年(1649)，嗣法具德弘禮，往後歷住雲居山真如寺、靈隱寺、黃梅四祖寺、荊州胡國寺等刹，康熙十一年(1672)於佛日寺圓寂。⁴⁷³

自始兩人相識，弘儲即目晦山戒顯為法門砥柱，其曰：「雲居甲于江左，可以安眾行道，迴挽頹風。」⁴⁷⁴此時正值弘儲遭難，數遭大杖、氣若游絲，以戒顯為能撐持法門者。同樣的期盼延續至弘儲六十誕辰，弘儲回憶當年具德弘禮當年六十壽慶時，三峰門人齊聚祝壽的歡快，相較如今師兄兩人病痛纏身、法運顛簸，其曰：

俯仰今昔，綢繆師法，感法運之興衰，喜吾家之客勁，時亦與靈隱阿兄

言席間，祇少四祖滿我兩人意耳……吾家有四祖，法門自此悠長、自此

⁴⁷¹ 繼起弘儲：〈尼玄總剃度飯僧〉，《崇報三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280。

⁴⁷² 豁堂正岳曾於弘儲為全賦圓寂痛哭時，特來安慰，見繼起弘儲：〈介丘來〉，《廿一錄》，《偈讚》，頁 1a。弘儲與上述法侄往來記錄，見繼起弘儲：〈孟冬過三峰畱贈嵩侄禪師〉，《樹泉集》，《卷上禪偈》，頁 34a、〈寄懷圓通西侄禪師〉，《報慈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545、〈與黃龍冰禪師〉，《廿一錄》，《書問》，頁 32a-b、〈復天寧恒侄禪師〉，《樹泉集》，《卷下書問》，頁 52b、〈聖恩諸侄遠唁志謝〉，《樹泉集》，《禪偈》，頁 19a；秦松齡：〈華頂仁叟震禪師塔銘〉，《蒼峴山人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147 冊，頁 707。

⁴⁷³ 晦山戒顯生平，參見野口善敬：〈遺民僧晦山戒顯について〉，頁 255-262。

⁴⁷⁴ 繼起弘儲：〈與雲居顯侄禪師〉，《樹泉集》，《卷下書問》，頁 39b。

敦厚矣。⁴⁷⁵

可見兩人十數年交誼，弘儲對晦山戒顯始終不變的企盼。



三、佛門道友

(一) 天童法叔⁴⁷⁶：費隱通容、木陳道忞、牧雲通門

費隱通容，福清何氏，年十四出家，遍參壽昌、博山、雲門等高僧，崇禎三年(1630)嗣法密雲圓悟，曾住萬福、天童、福嚴等剎。⁴⁷⁷費隱通容一生法戰不輟，自崇禎年間與木陳道忞爭奪天童寺住持，順治十年(1653)出版《五燈嚴統》，曹洞宗人怒而興訟，為明末以降濟宗各種風波的中心。面對三峰派，崇禎本《費隱禪師語錄》即可見通容不滿法藏遙嗣、複數拈香⁴⁷⁸，然而通容似對弘儲並無偏見，通容與弘儲交誼最早記錄為順治八年(1651)，當時弘儲身陷法難時，費隱通容特別遣使慰問⁴⁷⁹，同年費隱通容在《紀年錄》曾記兩人之往來：

至吳門靈巖，繼起儲法侄托護法請師入山，師云：「姑蘇地屬衝要，往來不免，奚必周旋中禮，惟不忘祖德，弘揚祖道為望耳。」⁴⁸⁰

兩人似有交誼。此後通容因《嚴統》一事，陷入爭訟，亦是由弘儲協調。兩人的交誼並非僅是單純法門叔姪，更關乎天童與漢月一派的和解，如順治十四年(1657)通容住錫堯峰、弘儲順治十七年(1660)獲邀住錫徑山、十八年(1661)得以住錫金粟廣慧寺⁴⁸¹，似皆與兩人交誼有關。

⁴⁷⁵ 繼起弘儲：〈復四祖願雲和尚〉，《甲辰錄》，《書問》，頁 12b-14b。

⁴⁷⁶ 此外尚有與萬如通微：〈酬國清儲法侄〉，《萬如禪師語錄》，《徑山藏》，第 165 冊，頁 175。

⁴⁷⁷ 生平參隱元隆崎原本，性幽等續修：〈第三代住持開法費隱通容禪師〉，隱元隆崎原本，性幽等續修：《黃檗山寺志》，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臺北：丹青圖書公司，1985 年），第 3 輯第 4 冊，頁 114-118。

⁴⁷⁸ 費隱通容：〈復漢月〉，《費隱禪師語錄》（日本公文書館藏，崇禎刻本），卷 4，頁 2a-5a。

⁴⁷⁹ 繼起弘儲：〈復徑山容和尚〉，《樹泉集》，《卷下書問》，頁 33a-33b。其中弘儲言：「整頓杖笠，躬叩函丈，以傾積年景慕。」，可見兩人此前並無直接接觸。

⁴⁸⁰ 資福行觀等集：《福嚴費隱容禪師紀年錄》，《徑山藏》，第 164 冊，頁 365。

⁴⁸¹ 順治十七年弘儲曾被邀請住錫徑山，而康熙五年後弘禮補住，弘禮住錫徑山一事，檗菴正志深感不滿，直言：「靈隱莊嚴供養海會雲來，一切賢於雙徑。去彼而取此，是豈與人爭座者。」，見檗菴正志：〈上徑山老和尚〉，《檗菴別錄》，卷 2 下，頁 19b-20a，通容住錫徑山的經過，見林觀潮：〈費隱通容の徑山萬壽禪寺住持について〉，《花園大学国際禅学研究所論叢》第 8 期（2013

木陳道忞，號山翁。廣東林氏子，二十一歲出家，受具足戒於憨山得清，嗣法密雲圓悟，歷住雲門、廣潤、能仁、金粟、天童等剎，順治十六(1659)年召請入京，賜名弘覺。⁴⁸²

道忞與弘儲的關係，往往基於拋棄名教，靠攏清廷視為與弘儲決裂的轉折，兩人因此化約為新朝與故國對立的縮影，然觀《百城集》，可知木陳道忞於順治早年絕非苟且之輩，康熙六年(1667)道忞還撰寫三宜明孟塔銘，可知單純以遺民分判兩人交誼的困難。⁴⁸³

兩人交往的最早記錄見於《百城集》，順治五年(1648)所作〈復靈岳儲姪禪師〉。⁴⁸⁴此後，順治七年(1650)弘儲住持台州天寧寺，道忞曾遣使請上堂⁴⁸⁵，隔年皆與耿應衡交好、且同住台州的兩人，因此遭受彈劾。日後道忞污衊為「誇張之書」⁴⁸⁶的《樹泉集》，錄有弘儲自初揭彈劾消息與道忞商討院務、同赴永嘉質獄以及結束審問，邀請道忞於靈岳敘舊等訊息⁴⁸⁷，可見至台州之災中叔姪患難情深，以致道忞後於淮海一帶行化時，曾邀請弘儲北往。⁴⁸⁸

年)，頁 115-138。

⁴⁸² 木陳道忞著，蕭卓、鍾東、郭鵬飛點校：《道忞和尚選集》（廣州：廣東旅游出版社，2017 年），頁 307。

⁴⁸³ 如道忞曾記追憶崇禎：「伏承來翰，滿紙忠膏義血，不忍竟讀。於乎！先皇英王也」，見木陳道忞：〈復柴庵吳相國〉，《百城集》（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康熙刻本），卷六，頁 17a。此外，徐波曾作詩感念道忞欲為揚州兵劫修懺：「慈念難忘古戰場，但使淹留堪護世」，見徐波：〈木陳和尚念維揚兵劫，擬修懺，事不果，將往廬山，詩以贈行〉，《落木菴詩集輯箋》，頁 432。道忞所撰明孟塔銘，見木陳道忞：〈顯聖三宜禪師語錄序〉，《三宜孟禪師語錄》，《徑山藏》，第 166 冊，頁 304。道忞與明孟順治五年即有通信，順治十六年道忞特筆關心明孟起居，見木陳道忞：〈復愚庵三宜和尚〉、〈又〉，《百城集》，卷 9，頁 8b-9b。此外，道忞盛於道忞遭難亦特寄信慰問，木陳道忞：〈復天界覺浪和尚〉、〈又〉，《百城集》，卷 9，頁 10a-11a。

⁴⁸⁴ 木陳道忞：〈復靈岳儲姪禪師〉、〈又〉，《百城集》，卷 10，頁 2a-3a。

⁴⁸⁵ 此條材料後為道忞援引攻擊弘儲，下引相關段落以見道忞見縫插針：「廣潤和尚設齋上堂。喝一喝，云：『此是紹聖時中，曲調久矣。夫不復易操輕彈，蓋傷乎鄭聲之亂雅也。今承我法叔大和尚特遣都寺晦公，遠賚金帛，齋惠一眾，頓使高山致遠，流水機深，小姪豈敢袖手囊藏。』」，見繼起弘儲：《天寧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344。

⁴⁸⁶ 木陳道忞：〈復靈岳儲姪禪師〉，《布水臺集》，《徑山藏》，第 212 冊，頁 244。

⁴⁸⁷ 繼起弘儲：〈同道峰和尚泊舟剡溪之作〉、〈復道峰忞和尚〉、〈復道峰和尚〉，《樹泉集》，《卷上禪偈》，頁 11b-12a、《卷下書問》，頁 11a-12a、46b-47a。歷劫歸來的道忞，於順治九年亦作詩懷想兩人同赴法難，見木陳道忞：〈辛卯九月，予與靈岳儲姪禪師，俱以弘法嬰難。至明年春仲，質獄東甌谿山，險遠辛苦歸來，即事賦感，漫成三十韻〉，《布水臺集》，《徑山藏》，第 212 冊，頁 69-71。

⁴⁸⁸ 繼起弘儲：〈復虎岳忞和尚〉，《報慈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563。

兩人關係自順治十六年(1659)天童塔銘問題、順治十八年(1661)弘儲住錫金粟以至於康熙二年(1663)道忞作〈金粟反正錄〉、〈告寂音尊者文〉急轉直下，此段法諍經緯，前賢論述已備⁴⁸⁹，其中轉折當屬弘儲入主金粟一事。此事與通容的關係前已言及，不該僅視為弘儲與道忞的鬥爭，而是道忞挾帶皇室力量，與歷來通容鬥爭的延續。⁴⁹⁰康熙二年(1663)，道忞作〈天童密老人雲門湛和尚同轡子穀居士侍旁〉⁴⁹¹，首先可見得自《五燈嚴統》風波，道忞抨擊通容，與曹洞宗保持良好關係，透過於金粟寺同供密雲圓悟、湛然圓澄拉攏曹洞一脈。此外，蔡子穀為金粟寺檀越，此前弘儲入主金粟，特引蔡子穀與法藏因緣，強化己身住錫的合法性，此處道忞特舉蔡子穀，正顯示法系正當化傳承，乃是法門關切的焦點。

除木陳道忞外，牧雲通門亦因《五論》被視為攻訐弘儲的天童派成員之一。⁴⁹²通門初參雪柏老人，後投密雲圓悟門下。崇禎十三年(1640)主古南寺，順治四年(1647)住破山興福寺，順治七年(1650)住京口鶴林寺、順治九年(1652)住武塘大勝寺、順治十年(1653)退隱鶴林，歷住七刹，寂於康熙十年(1671)。⁴⁹³《五論》為其論爭的中心。然而通門不僅為詩唱和順治十一年靈巖山出土慈受禪師偈頌，更與雪竇石奇為見弘儲一事和詩。⁴⁹⁴筆者有幸見得《懶齋遺藁》，其中收有二條與弘儲相關材料，記有通門曾上靈巖山慈受閣與弘儲徹夜相談甚歡，為兩人關係重要材料，故全錄如下：

⁴⁸⁹ 長谷部幽蹊認為順治末年至康熙十年為木陳、退翁兩派爭鬥白熱化的時期，見氏著：〈三峰一門の隆替3〉，頁340-345。

⁴⁹⁰ 如道忞攻擊弘儲撤換匾額一事，其實正是順治三年通容攻擊道忞撤換密雲匾額的翻版，見〈啟告同門語〉，《費隱別集》，卷15，轉引自野口善敬，野口善敬：〈費隱通容の臨濟禅とその挫折——木陳道忞との対立を巡って〉，頁60-61。

⁴⁹¹ 木陳道忞：〈天童密老人雲門湛和尚同轡子穀居士侍旁〉，《百城集》，卷17，頁12b。

⁴⁹² 野口善敬認為《五論》雖經天笠行珍纂改，但應有參考的牧雲文章存在，參野口善敬：〈牧雲通門の「五論」をめぐって——明末清初僧諍覺書-2-〉，頁251-256。長谷部幽蹊則認為《五論》為假託之作，經天笠行珍校訂出版，見氏著：〈三峰一門の隆替-3-〉，頁344。今存《天笠珍禪師語錄》殘本，僅有順治十五年至康熙十一年的記錄，其中不見提及《五論》，然而可見行珍住錫禹門寺由道忞親請，可見行珍與道忞之密洽，見木陳道忞：〈弘覺禪師請書〉，《天笠珍禪師語錄》，《徑山藏》，第225冊，頁470。

⁴⁹³ 牧雲通門生平，參見牧雲通門：〈澹翁自傳〉，《懶齋別集》（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初刻本），頁1a-52a；宙亭紀蔭：《宗統編年》，《叢書集成》，第147冊，頁251-252。

⁴⁹⁴ 牧雲通門：〈和宋慈受深禪師登披雲臺十詠〉，《懶齋別集》，卷8，頁36a-38a；雪竇石奇：〈喜晤靈巖儲姪禪師和鶴林牧和尚韻〉，《雪竇石奇禪師語錄》，《徑山藏》，第165冊，頁198。

法門巨細少人商，話到心開齒頰香。

庭際婆娑雙桂在，吾宗應得久昌昌。

良晤從來不易求，山中十日箭鋒投。

從教此話諸方播，千里同心兩白頭。⁴⁹⁵



兩詩絲毫不見兩人關係惡劣，反而見得兩人言論慶快融洽，並冀望弘儲弘揚己宗。然而〈復靈巖儲姪〉一書可見抨擊弘儲撰寫《樹泉集》並塗抹「密雲瀾布」匾額，文中明顯可見道忞的介入：「無怪乎天童之勃然有說也。承命斯奕來燈下，不覺吐其欲言。朽久謝事，願塞耳目。」，此時道忞身居國師，儼然為天童派領袖，且通門於天童住持一事，起初即與道忞同一陣線，事關祖脈，通門當不會婉拒木陳道忞⁴⁹⁶，但以此判斷牧雲通門與繼起弘儲關係惡劣，仍待更多相關文獻支持。

（二）洞宗交誼：覺浪道盛、三宜明孟

魏禧曾言：「愚庵僧明孟，兩浙所稱三宜和尚。與天界覺浪、靈巖繼起並以忠孝名天下。」⁴⁹⁷三宜明孟、覺浪道盛、繼起弘儲，分別於浙江、南京、蘇州收拾鼎革之後的殘山剩水，而弘儲與二人的接觸，起因於順治八年(1651)清軍攻克台州的餘波，殃及弘儲、道忞被執。此後三人更直接涉及《五燈嚴統》掀起的波瀾。

⁴⁹⁵ 牧雲通門：〈慈受閣與繼姪夜話〉、〈畱別繼姪〉，《古南澹翁老人懶齋遺稿》（蘇州：西園寺藏，影本見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藏《明清佛教稀見文獻》，第33冊），卷1，頁19b、20a。通門傳記特別記此次探訪為順治十五年，見牧雲通門：〈懶齋傳餘〉，《懶齋集》（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初刻本），頁48b。

⁴⁹⁶ 道忞北上受召前，通門所寄書信可知道忞曾邀請通門住錫塔山，通門稱病婉拒外，更冀望道忞能代表天童一派與順治爭取密雲著作入藏，見牧雲通門：〈與天童木陳和尚〉，《古南澹翁老人懶齋遺稿》，卷3，頁14b-16a。通門支持道忞的書信，見牧雲通門：〈與木陳和尚書〉，《懶齋四悉書》（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康熙五十三年刻本），卷14，頁8a-8b。

⁴⁹⁷ 弘儲與其他曹洞宗僧人交往，有嵩乳道密：「因思南庵和尚，則其師嵩乳和尚與退翁老人交好，雖聞聲相思，亦未謀面。」，見僧鑒曉青：〈江行日記〉，《高雲堂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14冊，頁32。

三宜明孟，號愚庵，錢塘丁氏。十四歲禮祿宏，受五戒，參學憨山德清、聞谷廣印(1567-1637)，年二十五即得記於湛然圓澄，曾住北京栢林寺、雲門顯聖寺、武林古報恩寺。甲申後，說法不上堂，住湖上十五年，康熙四年(1665)寂於顯聖寺，著有《法炬錄》、《雲門顯聖之陽語錄》。⁴⁹⁸

三宜明孟現存著作不見弘儲之名，反見其贊圓悟重振濟宗，且塔銘由木陳道忞所撰。⁴⁹⁹然而自弘儲著作而觀，兩人相遇於順治九年，弘儲赴浙受審，特往西湖會明孟。此時兩人氣節相感，在美好的湖光山色當中，言及彼此同懷的故國之思，曰：「每過愚庵覽草木之英華，領峰巒之秀異，殊可忘黍離故國之悲，消風景新亭之泣。」⁵⁰⁰然而兩人除了胸中鼓盪的節義外，來往書信中往往掛念彼此的病情。⁵⁰¹至康熙四年(1665)明孟捨報，弘儲不捨之餘，曾追憶與「三兄」的融洽至極，其曰：「獨到擔雪分上，刻苦相喻，如手與目、如聲與響、如木與石、如水與水。」⁵⁰²

覺浪道盛，二十五歲從無異元來受具，曾後嗣法晦台元鏡，大振壽昌派，歷住徑山寺、金陵報恩寺、天界寺等大剎。彼時道盛聲名洋溢，不僅於易代之際濟世救國，其講「劇場禪」、「怨的禪法」、「尊火為宗」、「三子會宗論」，為明清禪門理論最為璀璨的禪者。⁵⁰³

⁴⁹⁸ 生平參木陳道忞：〈雲門顯聖愚庵孟禪師塔銘〉，《三宜孟禪師語錄》，《徑山藏》，第 166 冊，頁 466-470。

⁴⁹⁹ 三宜明孟：〈天童密和尚〉，《三宜孟禪師語錄》，《徑山藏》，第 166 冊，頁 439。明孟參學圓悟故實，參浪亭淨挺：〈愚庵先老和尚行實〉，《雲溪浪亭禪師語錄》，《徑山藏》，第 182 冊，頁 455-460。

⁵⁰⁰ 繼起弘儲：〈復雲門孟和尚〉，《樹泉集》，《卷下書問》，頁 48a-49a。

⁵⁰¹ 明孟為道盛封塔一事過靈巖，見繼起弘儲：〈愚庵和尚輓詞十章〉，《廿一錄》，《偈贊》，頁 5b。徐波亦曾記此事，見徐波：〈己亥歲暮，三宜和尚過靈岳，夜集大鑑堂。二老有詩紀節，諸上座分韻各賦，以九青見授，敬呈九韻並敘〉，《落木菴詩集輯箋》，頁 504。同年夏，弘儲宿愚庵，見繼起弘儲：《廿一錄》，《偈贊》，頁 5a。關心彼此病情，見繼起弘儲：〈與愚庵老和尚〉、〈復愚庵老和尚〉，《甲辰錄》，《書問》，頁 1b-2a、5a-6b。後一封信中，可見明孟尚與南潛、全賦、曉青等弘儲弟子相善。

⁵⁰² 繼起弘儲：〈愚庵和尚訃到〉，《廿一錄》，卷 2，頁 5b。

⁵⁰³ 荒木見悟為首位釐定覺浪道盛於明清思想史意義的研究者，著作中多次提及道盛，集大成者為《憂国烈火禅：禅僧覚浪道盛のたたかい》一書。廖肇亨除翻譯荒木見悟道盛相關論文外，早年即注意道盛與弘儲的忠孝觀，並別開生面發現道盛與戲曲的關係，見荒木見悟著，廖肇亨譯：〈覺浪道盛初探〉，《明末清初的思想與佛教》（臺北：聯經出版，2006 年），頁 243-274；廖肇亨：〈以忠孝作佛事：明末清初禪門節義觀論析〉，《忠義菩提：晚明清初空門遺民及其節義論述探析》，頁 97-139、〈禪門說戲：一個佛教文化史觀點的嘗試〉，《中邊·詩禪·夢戲——明末清初佛教文

道盛稱弘儲為知己，弘儲亦言彼此臭味相投⁵⁰⁴，歷來言及兩人交往，往往連繫到遺民氣節與名教意識。兩人最早往來的記錄，為順治九年(1652)弘儲赴浙受審時所作〈合夢詩〉。⁵⁰⁵同年，弘儲為官府所執，道盛即遣信慰問，勉勵弘儲不為逆境所苦，砥礪佛性種子，並以此奮勵自性：

佛祖威神，密為全提，曲為直指。或示無厭足，或示勝熱門，使英雄有以奮勵，魔外有以歸降，即阿顛迦，亦藉此有以佛性種子也。若謂夙償業債，不可惜哉！⁵⁰⁶

《樹泉集》一書中有弘儲請託道盛赴靈巖山之請以及為道盛誕辰慶賀、乞齋等資料。⁵⁰⁷兩人首次會面當於順治十年，同日於真如寺講法。法席中道盛以裴休譬況真如寺檀越朱葵石，高揚其重建護國仁王般若塔功德外，更提及法藏當年於真如寺拈提《智證傳》往事，證明弘儲與真如寺因緣。⁵⁰⁸弘儲則自謙無法可說，隨後依寺名真如，引用《起信論》分言真、如對應法無可遣、可立，由此開展偈

化論述的呈現與開展》，頁 335-390、〈覺浪道盛〈原道七論〉義蘊試析〉，《倒吹無孔笛——明清佛教文化研究論集》，頁 387-428。徐聖心深研道盛三子會宗論、莊子托孤說以及三教統攝的思想，見氏著：〈「莊子尊孔論」系譜綜述——莊學史上的另類理解與閱讀〉，《臺大中學報》第 17 期（2002 年 12 月），頁 21-66、〈統攝之學如何可能——以覺浪道盛與方以智「火·爐·土·均」取象為例〉，《青天無處不同霞——明末清初三教會通管窺》（臺北：臺大大學出版中心，2016 年），頁 39-72。謝明陽深研道盛的莊子學及交遊，見氏著：《明遺民的莊子定位論題》（臺北：臺灣大學，2001 年）、〈明遺民覺浪道盛與方以智「怨」的詩學精神〉，《東華人文學報》第 3 期（2001 年 7 月），頁 433-462、〈覺浪道盛〈莊子提正〉寫作背景考辨〉，《清華學報》第 42 卷第 1 期（2012 年 3 月），頁 135-168、〈覺浪道盛與方以智師生的「不二社」〉，《佛光人文學報》第 1 期（2018 年 1 月）頁 131-151、〈遺民僧覺浪道盛與貳臣陳名夏的情誼考論〉，頁 1-27。

⁵⁰⁴ 覺浪道盛：〈靈巖儲禪師〉，《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徑山藏》，第 185 冊，頁 39；繼起弘儲：〈復天界盛和尚〉，《樹泉集》，《卷下書問》，頁 46b。

⁵⁰⁵ 繼起弘儲：〈合夢詩〉，《樹泉集》，《卷下書問》，頁 30b-31a。然而弘儲、道盛交誼的伏脈，可上溯至天啓六年，道盛參湛然圓澄於閩。彼時，道盛曾問圓澄：「外江還有人否？」，圓澄即答：「適見三峰漢月有可與者，此公雖近嗣金粟，然猶未曾住腳。」，言中暗含圓澄及道盛對密雲一派專以棒喝行禪的反感，見覺浪道盛：《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徑山藏》，第 163 冊，頁 470。覺浪道盛批評棒喝禪相關研究，參野口善敬，〈明末清初僧諍覺書-1-覺浪道盛の密雲円悟批判を巡って〉，《宗学研究》第 29 期（1987 年 3 月），頁 179-194。漢月與圓澄的交誼，見釋見一：《漢月法藏之禪法研究》，頁 14-16。

⁵⁰⁶ 覺浪道盛：〈來書〉，《樹泉集》，《卷下書問》，19b。

⁵⁰⁷ 繼起弘儲：〈復棲霞盛和尚〉，《樹泉集》，《卷下書問》，頁 3a-4b、21a-21b

⁵⁰⁸ 覺浪道盛：〈偕靈巖儲和尚應朱葵石郡侯於真如建塔請上堂〉，《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徑山藏》，第 184 冊，頁 558。道盛與《仁王般若經》相關護國佛教的連結，見廖肇亨：〈覺浪道盛〈原道七論〉義蘊試析——從三教會同看近世佛教護國思想〉，《倒吹無孔笛——明清佛教文化研究論集》，頁 387-428。漢月法藏復興真如寺、講演《智證傳》等活動，參黃鐸動：〈明末漢月禪師和嘉興真如寺〉，《禪學研究》第 100 號（2022 年 3 月），頁 183-203。此文由王喬慈博士告知，並由郭珮君博士提供原文，特此感謝。

文：「昨夜三更過鐵門，破驢脊上足蒼蠅，逢場不遇知音者，誰識當年火裏冰？」

⁵⁰⁹說明禪宗異類中行，不以他人為伍，世人往往錯置眼睛，末後兩句則推尊道盛，引為知音。

順治十六年(1659)道盛圓寂，弘儲並未留下相關文字。然而弘儲於兩人僅通音信時，曾描述展讀道盛信件時，奔湧的熱血及正氣，或可為兩人交誼的總結：「得法兄上馬貴陽一書，讀之忠君愛國，既自油然；春秋之義，更復凜于霜雪。」

510

(三) 教戒交誼：蒼雪讀徹、見月讀體

讀體與讀徹同樣出身雲南，且往來頻繁。兩人皆與弘儲往來密切。弘儲與讀徹彼此節義激盪，早有前賢論及，此段僅就弘儲新出材料略作補充⁵¹¹，並嘗試梳理讀體與弘儲的交誼。

蒼雪讀徹，俗姓趙，雲南呈貢人，幼年出家，參水月儒全(1546-1609)，曾於雪浪洪恩座下聽法，後嗣法一雨通潤。讀徹一生立志宣揚《華嚴疏鈔》，講經不輟，終於講期抱恙往生。⁵¹²

蒼雪讀徹與弘儲相交不到十年，但深深傾心彼此。徐波筆下記錄蒼雪讀徹盛讚弘儲為「人中之傑」⁵¹³，而弘儲與道盛書信中極稱讀徹：「吳門中峰蒼老，法門義虎也。其人非特教家絕無，即曹溪路上亦自有數。」⁵¹⁴遍觀《南來堂詩集》，

⁵⁰⁹ 繼起弘儲：〈師到嘉禾真如寺〉，《崇報三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282

⁵¹⁰ 繼起弘儲：〈復棲霞盛和尚〉，《樹泉集》，《卷下書問》，頁 28a

⁵¹¹ 讀徹與弘儲的交往互動，見廖肇亨：〈慧業通來不礙塵——從蒼雪讀徹《南來堂詩集》看晚明清初賢首宗南方系的發展歷程〉，《倒吹無孔笛——明清佛教文化研究論集》，頁 337-386。讀徹詩論及交誼，見孫昌武：〈「僧中遺老」蒼雪及其詩〉、〈詩僧蒼雪與吳梅村〉，《僧詩與詩僧》，（北京：中華書局，2020 年），頁 175-191、192-205。

⁵¹² 蒼雪讀徹生平，參見廖肇亨：〈慧業通來不礙塵——從蒼雪讀徹《南來堂詩集》看晚明清初賢首宗南方系的發展歷程〉，《倒吹無孔笛——明清佛教文化研究論集》，頁 337-346。

⁵¹³ 陳乃乾將讀徹第一首贈弘儲詩繫於順治六年，然弘儲順治八年遭難時，曾為尚未回答此詩致歉，因不至於兩年之久，且觀讀徹詩中所言，當是描寫弘儲不在靈巖之日，見陳乃乾：《蒼雪大師行年考略》，《南來堂詩集》，頁 20b；繼起弘儲：〈復中鋒大師〉，《樹泉集》，《卷下書問》，頁 15a；徐波：〈又題〉，《落木菴詩集輯箋》，頁 533。

⁵¹⁴ 繼起弘儲：〈復棲霞盛和尚〉，《樹泉集》，《卷下書問》，頁 18b。。

即可見讀徹晚年得此一侶的欣喜。以詩作聞名當世的讀徹，多次參與靈巖山建設的唱和。⁵¹⁵《樹泉集》中則可見弘儲即便遭難，仍多次回覆讀徹慰問，並描繪如得絕處逢生，兩人把手暢談的光景。⁵¹⁶弘儲推崇讀徹至此，順治十三年(1656)，讀徹圓寂時，上堂言及兩人因緣，以讀徹逝去為八萬四千劫不得出之夢，斯人喪後，世間將知識永眠，邪外橫行，說法最終以弘儲對兩人的友誼評價總結：「高手流水知音寡，欲把黃金鑄子期。」⁵¹⁷讀徹圓寂後，弘儲每年遙祭中峰，於圓寂當年因體力不堪負荷，心懷愧疚，追憶過往兩人交往，其曰：

是時中峯南來，主之天池，則元歎在焉。山水晤言，未間寒暑，而相與往來西山，同時愚庵諸老及大圓、灌溪、槩菴、煦堂皆托情名山，懽接無滯。⁵¹⁸

詩中可見兩人於清初政治混亂之時，初以氣節相交，後與明孟、張有譽、李灌溪、正志、韓四維等同人，悠遊名山的歡情。

見月讀體，號紹如，嗣法三昧寂光，於崇禎十七年(1644)開壇大報恩寺，受紫衣，並主持魯王、潞王皈依。復興寶華山隆昌寺，一生以復興戒律為念，著有《傳戒正範》、《沙彌律儀要略》等著作，並多次修行般舟三昧，康熙十八年(1679)圓寂於寶華山。⁵¹⁹

現有文獻記錄讀體與弘儲的交誼，可知順治十年前後弘儲介紹法姪問學讀體，並欲前往寶華山答謝讀體資助靈巖山。⁵²⁰弘儲更曾特囑張有譽撰寫見月讀體七十

⁵¹⁵ 讀徹得此法侶的欣喜：「潦倒莫嫌相見晚，齒牙餘論尚能聽」，〈次靈巖繼公惲人華首座同過見訪時余地炕初成〉，《南來堂詩集》，補遺卷3下，頁12a。讀徹參與靈巖山建設的和詩，見〈次靈巖繼公開池得泉〉、〈次靈巖繼公為廓南閣黎詠觀樹堂師所居與韶國師道場相近〉，《南來堂詩集》，《補遺》卷3下，頁12a。除讀徹外，徐波亦有參與此兩次吟詠，見徐波：〈得泉詩〉、〈觀樹堂詩〉，《落木菴詩集輯箋》，頁351-354。

⁵¹⁶ 繼起弘儲：〈往役武林中峰法師以二絕贈行依韻率成聊為志感〉、〈復中峰大師〉、〈復中峰大師〉，《樹泉集》，《卷上禪偈》，頁6a-6b、《卷下書問》，頁14b-15a、36b-37a。

⁵¹⁷ 繼起弘儲：《崇報三錄》，《徑山藏》，第222冊，頁317。除兩人交往外，讀徹弟子出山應講相宗時，弘儲亦作偈贈其徒，繼起弘儲：〈贈文昭法師〉，《報慈語錄》，《徑山藏》，第222冊，頁541。

⁵¹⁸ 繼起弘儲：〈新穀薦中峰記〉，《南嶽福嚴語錄》，《禪著》，頁7a-7b。弘儲亦於愚庵輓詞中追憶三人同懷故明的情懷：「珠明晨夕，惟余與中峰幾人。」，繼起弘儲：〈愚庵和尚輓詞十章〉，《廿一錄》，《偈贊》，頁5a。

⁵¹⁹ 見月讀體生平，參釋果燈：《明末清初律宗千華派之興起》，頁121-133。

⁵²⁰ 繼起弘儲：〈與華山和尚〉，《報慈語錄》，《徑山藏》，第222冊，頁566、584。

壽文，文中言及兩人論學律、禪的密契：「師與靈巖退翁和尚，禪律分門，氣誼最篤。每相晤對，或叩心宗，或咨律義，如水乳合。」⁵²¹法藏著作兼弘禪律，弘儲亦曾作《靈巖同戒錄》，並於康熙八年開設戒壇⁵²²，對律學的看重，或兩人交誼的思想基底。此外，康熙三年(1664)弘儲曾答謝讀體慰問己身病情，並於同年特上寶華山償還讀體救濟三峰法姪的三十金。⁵²³順治十五年(1658)，弘儲住持虎丘雲巖寺，讀體特請弘儲上堂說法，其曰：

是禪是戒，遇緣即宗。放出南山律虎，趁起臨濟大龍。法海汪洋從變化，
，深心相與顯家風。⁵²⁴

可見兩人相互激揚、跨越律禪分界的真摯情誼，並共展家風的期許。

第二節 俗門交遊

(一) 徐波

徐波（1590-1663?），字元歎，國變後改號頑菴。元歎夙有佛志，早年心慕幽溪傳燈，天啓二年(1622)拜為弟子，後與汰如明河、一雨通潤、蒼雪讀徹、木陳道忞、牧雲通門等僧人相善。⁵²⁵徐波的佛教信仰，與家族關係匪淺，徐家為玄墓山主，曾請剖石弘璧住持聖恩寺。⁵²⁶今存《天池落木菴存詩》收錄徐波順治四年(1647)至順治十八年(1661)詩作，其中與弘儲相關詩作多達十九首。檢閱弘儲

⁵²¹ 張有譽：〈見翁律師大和尚七十序〉，劉名芳撰：《寶華山志》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0年）第1輯第41冊，頁449-457。兩人交誼延續到下一代，曉青特為文稱揚讀體徒弟碧天開設戒壇，見僧鑒曉青：〈吳門積善律院新置戒壇記〉，《高雲堂文集》，頁21-23。

⁵²² 僧鑒曉青：〈靈巖同戒錄序〉，《高雲堂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14冊，頁5。

⁵²³ 繼起弘儲：〈復華山見老和尚〉、〈復華山見老和尚〉，《甲辰錄》，《書問》，頁7b-8a、13b-14a。

⁵²⁴ 繼起弘儲：〈謝華山見和尚〉，《南嶽繼起和尚語錄》，《嘉興藏》，第34冊，頁300。

⁵²⁵ 沈德潛：〈徐元歎先生傳〉、徐波：〈自敘小像〉，《落木菴詩集輯箋》，頁531；牧雲通門：〈落木菴賦贈徐元歎居士二首〉，《古南澹翁老人懶齋遺稿》，卷1，頁18b-19a。

⁵²⁶ 徐泰寧等：〈山主請疏〉，剖石弘璧等編：《鄧尉山天壽聖恩寺剖石壁禪師語錄》（蘇州：西園寺藏，影本見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藏《明清佛教稀見文獻》，第157冊），卷1，頁3b-4a。

著作，徐波之名歷歷可見，更稱其為「千古名人」⁵²⁷，為弘儲來往最密切的居士之一。

鼎革後，徐波繼而面對母喪，此時心境自陳如釋典「如翻大地，江海悉轉」，衰老及世變交織，深感萬物如夢，只欲隱於深莽。⁵²⁸順治六年(1649)，徐波與弘儲首次會面，即目弘儲為「可倚以度世者」，後從弘儲受菩薩戒。⁵²⁹兩人交誼進一步深化的契機，源於與兩人交往甚深的蒼雪讀徹圓寂：

乙酉冬，廬墓天池，所居與中峰、靈岳兩大老相望，在十里內。一係四十年交舊，一則住山後皈心。空山形影，來往成三。丙申閏五，中峰化於金陵。龕還之日，靈岳恩禮備至，哭之甚哀，以此心益倚之，欲用為臨終嚮導，未卜原會如何。⁵³⁰

目擊弘儲於讀徹法會中真情流露，使徐波益加傾心弘儲。由此觀之，弘儲與徐波的交往，並非遺民氣節一語所能道盡，更關涉共同的交遊圈、信仰等面向，如徐波贈弘儲歲暮詩中，可見徐波面對生命推移的雜感以及隨之透過詩句希冀弘儲勘驗的虔誠。⁵³¹

生前兩人彼此來往靈岳、落木庵，徐波捨報後，弘儲弟子還往落木庵懷念斯人。⁵³²徐波晚年家貧病篤，兩人橫互元歎從重病慰問，變賣弘儲贈畫以周急⁵³³，

⁵²⁷ 弘儲稱「落木與山僧不同尋常師弟子也」，見繼起弘儲：〈復元歎〉、〈復王子彥居士〉，《甲辰錄》，《書問》，頁 11a、21a。更有元歎曾入弘儲夢中一事，見徐波：〈臘月初三夜，見夢于靈岳和尚，乃是病軀。和尚憂念，數日後相遇於糝花菴，使釋然，感賦〉，嚴志雄編、謝正光箋，《落木菴詩集輯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年），頁 402-403。

⁵²⁸ 徐波：〈小引〉、〈天池落木菴紀〉，《落木菴詩集輯箋》，頁 225、535。

⁵²⁹ 同上注，頁 533。

⁵³⁰ 同上注，頁 531-532。三人相善，參見王士禎：《池北偶談》（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頁 255。

⁵³¹ 徐波：〈歲莫寄靈岳和尚于淮上〉、〈曉起大雪敬呈靈岳和尚〉，《落木菴詩集輯箋》，頁 442-443、488。除詩文往來外，元歎也親自參與靈岳山戒期，見氏著：〈臘八在靈岳戒期，嘗住煮粥，和尚命以豆漿代水，甘美非嘗，數百眾均沾，敬呈口號〉，《落木菴詩集輯箋》，頁 487-488。

⁵³² 弘儲輒往落木聽徐波談古，見繼起弘儲：〈復既閑吳學士〉，《廿一錄》，《書問》，頁 26a。弘儲及門人往來落木菴，見徐波：〈靈岳和尚暑中偕諸大弟子淹留落木〉，《落木菴詩集輯箋》，頁 450、僧鑒曉青：〈同月兄宿落木菴〉，《高雲堂詩集》，卷 6，頁 5a。

⁵³³ 弘儲對徐波病情、經濟的關心，見繼起弘儲：〈與元歎〉、〈復元歎〉，《甲辰錄》，《書問》，頁 9b、10b-11a。

至徐波去世後，甚至以續靈——「欲續元歎之靈」，為其他居士命名，同信中可見徐波後事：

其生之日，則唯有虞山勸酒之詩；死之日，則唯有虞山申奠之儀。其赴吊則萬峰和尚當世外歸隱士，當世內至入土之日，一子一婿而外，同姓，則有我石嘉名深公；別姓，則有周隣霍文孫、徐萬石，僧徒數十而已。傷哉，遺稿不問不足怪也。……山僧盡衣鉢之資，視元歎四事，師弟友朋之常也。元歎以一庵與我，非所以報也。知山僧能以千古相待，以千古待人也……不封之以土樹，以石塋，倣西天例以別乎常人。⁵³⁴

文中可見徐波葬禮的寥落，反襯錢謙益以及弘儲對徐波的照護，並足見徐波以僧制入葬的本懷。⁵³⁵

（二）徐枋、李模

徐枋，字昭法，號俟齋，又稱昭柄，明長州人。崇禎十五年(1642)舉人，明亡後，依其父徐汧遺言，不入城府，與巢鳴盛、李模並稱海內三遺民。⁵³⁶

徐枋與弘儲以忠孝相許，前賢論述甚備。⁵³⁷徐枋與弘儲的交往，可上溯其父徐汧。徐汧曾與楊維斗、姚文初等人結準提社，並請剖石開法聖恩禪寺，並於崇

⁵³⁴ 繼起弘儲：〈復王子彥居士〉，《甲辰錄》，《書問》，頁 21a-22a。

⁵³⁵ 徐波過世後，落木菴歸靈巖，徐崧曾就此講道：「落木菴，在天池山中。為吾宗元歎丙舍，其額竟陵譚友夏所題也。鍾退谷因寫《支硎山圖》以贈之。明末竟陵派吳門四詩家，曰徐波元歎、劉錫名虛受、張澤草臣、葉襄聖野，而元歎為巨擘。靈巖繼起和尚捐資刻元歎詩，菴因歸靈巖。」，參徐崧著，張大純纂輯，薛正興校點：《百城煙水》（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年），頁 137。書信中言及遺稿一事，或因弘儲曾捐刻徐波詩，故有此言。如今李東陽《種竹詩卷》可見弘儲之印，即從元歎手中繼承。元歎亡去後，弘儲繼續出版元歎著作，此事見繼起弘儲：〈與周陵霍居士〉，《甲辰錄》，《書問》，頁 24a。此外《百城煙水》編者徐崧好與禪僧辨難，亦曾往來弘儲門下，見僧鑒曉青：〈題徐崧之行腳紀略〉，《高雲堂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114 冊，頁 17-18。

⁵³⁶ 徐枋相關研究眾多，略舉數項，如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187-247；林宜蓉：《舟舫、療疾與救國——明清易代文人徐枋之身分認同與遺民論述》（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

⁵³⁷ 荒木見悟：《明清思想論考》，頁 129-186。時至民國七年可見弘儲配享徐枋的記錄：「維中華民國七年秋九月二十有九日，同人等敬致祭于明遺民徐先生俟齋暨配享南岳大師諸公、戴先生南枝、吳先生稽田、張先生蒼眉之靈」，柳亞子：〈祭徐俟齋先生文〉，《柳亞子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540。

禎十二年(1639)作〈靈巖寺重修大殿疏〉。⁵³⁸徐枋本人則於崇禎十七年(1644)拜謁剖石⁵³⁹，順治六年(1649)弘儲住錫靈巖山時初次會面⁵⁴⁰，兩人交誼圍繞修行、臨終、文禪關係等議題，其間弘儲意所未當，徐枋亦敢直陳書中。⁵⁴¹心理的激昂之外，生活貧困的陰影也籠罩弘儲與徐枋的交誼⁵⁴²，弘儲多次救濟，其贈屋徐枋亦傳為當時佳話。⁵⁴³此外，月函南潛雖稱徐枋：「皈依老和尚稱幅巾弟子。」徐枋亦不諱言侍坐弘儲，並著作僅署方外之名⁵⁴⁴，然而徐枋曾向正志表達對於修行公案的遲疑：「祖師言句如鐵櫪，古今書傳中曾未概見，恐不能剗地於中悟入，故遲遲不決。」⁵⁴⁵原先禪師設教期望透過驚人之語，抖落學人當下身心，然而語句與以往熟習經典的落差，反而使得徐枋逡巡不前，但徐枋於己子過世時，特向弘儲乞求法語⁵⁴⁶，即可見得即便因平生熟習，不得深信公案，禪門依舊是其面對生死之際的依靠。

李模，字子木，號灌溪，吳江人。天啓五年(1625)進士，官至河南道御史，弘光朝起原官，因馬、阮亂政，退官里居，為徐汧為總角交。⁵⁴⁷

⁵³⁸ 徐汧：〈請剖石壁禪師繼天壽聖恩禪寺開堂說法疏〉，周永年編修：《鄧尉山聖恩寺志》，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第1輯第42冊，頁464-468；漢月法藏：〈持準提呪說示吳閭之〉，徐汧：〈靈巖寺重修大殿疏〉，周永年編：《吳都法乘》，張智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第35、38冊，頁1927、3319-3321。此外，弘儲法嗣——寶安去息為徐枋族兄，見徐枋：〈與寶安去息和尚書〉，《居易堂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81冊，頁193。

⁵³⁹ 徐枋曾於剖石壽文回憶當年：「余於甲申孟陬，從先文靖公入萬峰謁師，先文靖命余扣首關前，執弟子禮，是時始識師。」，徐枋：〈萬峰剖石老和尚六十壽序〉，《居易堂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81冊，頁244。

⁵⁴⁰ 繼起弘儲：〈贈柳花庵居士畫記〉，《廿一錄》，《櫟著》，頁2b。

⁵⁴¹ 徐枋：〈答靈巖老人書〉、〈答退翁老和尚書〉，《居易堂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81冊，頁188、192-193。

⁵⁴² 徐枋賣畫維生的形象探討，參游勝輝：《史外傳心——清初江南遺民詩之生計書寫研究》，頁72-75。反面而言，徐枋信中也可見靈巖山缺糧的情況，徐枋：〈答老和尚〉，《居易堂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81冊，頁216。

⁵⁴³ 羅振玉：《徐俟齋先生年譜》，《居易堂集》（上海：華東師範出版社，2009年），頁537。

⁵⁴⁴ 董說：〈老和尚有勿齋徐公墓下之作命潛和韻〉，《豐草菴詩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33冊，頁189；徐枋：〈與葛瑞五書〉、〈與葛瑞五書〉，《居易堂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81冊、頁198、413。

⁵⁴⁵ 壁菴正志：〈答徐俟齋孝廉〉，《壁菴別錄》，卷3下，頁14a-15b。

⁵⁴⁶ 繼起弘儲：〈昭法居士為殤子參唯乞法語〉，《甲辰錄》，《法語》，頁8a-8b。

⁵⁴⁷ 李模生平，參趙爾巽等著，楊家駱校：《楊校標點本清史稿》（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頁13817-13718。

李模禮佛精嚴，徐波稱「持身事事與僧同」⁵⁴⁸，素為江南遺民敬重。現有材料中，弘儲與李模最早的來往記錄為順治九年(1652)弘儲遭難赴浙，而至李模晚年兩人交往不輟，相對於徐枋筆下李模晚年「文章事業，激揚砥礪」，弘儲深許李模持律精嚴，並勸其晚年修習淨土。⁵⁴⁹

(三) 惲日初(1601-1678)、惲壽平(1633-1690)

惲日初，字仲昇、號遜庵，江蘇武進人，張瑋引薦入劉宗周門下，於劉宗周歿後編纂《劉子節要》，弘光政權滅亡後，轉徙福州、廣州等地，後出家為僧。⁵⁵⁰惲家與三峰派關係密切，惲日初亦曾受法藏《五經參同》⁵⁵¹，與同學張瑋於鼎革前延請弘儲住錫祥符寺，並曾盛讚弘儲為禪宗兩百年來未有之大師。⁵⁵²

惲壽平，名格，字正叔，號南田，世稱「南田三絕」。甲申後，隨父惲日初隱於天台山，後父子一同至閩，順治五年(1648)為清軍所虜，至順治九年(1652)經具德弘禮主持，出家為僧，方得父子相認。⁵⁵³壽平深心佛門，其所作〈發願文〉足見壽平傾心《華嚴》，發願皈依的虔誠。⁵⁵⁴壽平多次出入靈巖⁵⁵⁵，兩人除了論

⁵⁴⁸ 徐波：〈李灌溪侍御五十生日，時已僧相〉，《落木菴詩集輯箋》，頁 235。李模交友參同書，頁 237-240。

⁵⁴⁹ 繼起弘儲：〈復李侍御灌溪〉，《樹泉集》，《卷下書問》，頁 16b-17a、繼起弘儲：〈與李灌溪居士勸修上生〉，《甲辰錄》，《書問》，頁 8a。徐枋之說，參徐枋：〈李灌溪先生哀辭〉，《居易堂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81 冊，頁 395-396。

⁵⁵⁰ 惲日初生平，參惲日初著，林勝彩點校，鍾彩鈞校訂：《劉子節要附惲日初集》，（臺北市：中研院文哲所，2015 年），頁 1-2。

⁵⁵¹ 日初受《五經參同》，見繼起弘儲編：《三峰和尚年譜》，第 183 冊，頁 285。惲向、惲本初、惲仲詒之名，可見於繼起弘儲編：《三峰和尚年譜》，頁 299。弘儲著作中惲日初、向、厥初、壽平分別見於，《徑山藏》，第 222 冊，頁 174、499；492；589；502、《嘉興藏》，第 34 冊，頁 327。此後，惲家後人世與三峰派交好，如惲壽平姪孫輩——惲鶴生拜紀蔭為師，見宙亭紀蔭：《宙亭詩集》，《故宮珍本叢刊》，第 589 冊，頁 155。

⁵⁵² 弘儲後住錫能仁國清禪寺，曾向日初解釋離祥符的原因，見〈復聞人仲升〉，《能仁語錄》，《徑山藏》，頁 492-493。惲日初：〈靈巖山賦〉，林勝彩點校，鍾彩鈞校訂：《劉子節要附惲日初集》，頁 191-193。兩人亦於順治六年同行禮法藏塔，參惲日初：〈己丑九日從靈巖過玄墓禮聖恩先和尚塔〉，程柄，施譚編：《鼓吹新編》（林家大學頭藏，順治十五年刊本），卷六，頁 2b-3a。

⁵⁵³ 惲壽平生平，參吳企明：《惲壽平年譜新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 年），頁 789-1025。

⁵⁵⁴ 惲壽平：〈發願文〉，吳企明輯校：《惲壽平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 年），頁 570-572。

⁵⁵⁵ 壽平集中錄有多首訪靈巖詩，見惲壽平：〈初冬與麗公邂逅靈巖長歌志喜〉、〈靈巖晚賦〉，《惲壽平全集》，頁 244、287。

畫、談法之餘，更憂心清初戰火不斷。⁵⁵⁶康熙三年(1664)，惲向、惲壽平則分別為弘儲六十壽慶繪製《靈巖圖》⁵⁵⁷，為當今清初少數靈巖山相關繪畫。



(四) 山陰祁家：祁理孫、祁班孫、商景蘭

山陰祁家多位成員的命運與明清鼎革緊緊相連，祁彪佳於弘光元年(1645)殉國，後代理孫(1627-1687)、班孫(1632-1673)與魏耕(1614-1662)共謀抗清，後因通海案，班孫流放寧古塔⁵⁵⁸，可為一門忠烈。

祁家佛緣深厚，皈依三宜明孟，化名西遼道人的祁駿佳自不必言，祁彪佳修習心性之學，同時受祁駿佳、王金如等人教導，閱讀《楞嚴經》，並於崇禎四年(1631)延請密雲圓悟住持阿育王寺。⁵⁵⁹弘儲與祁家的聯繫，始於順治十一年與祁駿佳一同調解《五燈嚴統》。弘儲於調停過程中透過季超往來兩宗，深感其心志堅定：「志願如金剛杵」⁵⁶⁰，駿佳亦對弘儲日益敬重，請求弘儲以殺活手開導班孫。⁵⁶¹此外，祁熊佳亦曾過訪靈巖山，與弘儲一見契闊，留有「大雅久不作，斯人我所歡」⁵⁶²的讚嘆。

弘儲與寓山女主人商景蘭(1605-1676)亦有通信，商景蘭與佛門絕非懸隔，當年與祁彪佳兩人於寓山的活動之一，即是閱讀《楞嚴經》。⁵⁶³順治年間所作〈示

⁵⁵⁶ 弘儲請畫、談及時事，見惲壽平：〈堯封和尚屬圖深林茅屋懸瀟湘客亭〉、〈呈靈巖座元師〉，《惲壽平全集》，頁9、49。壽平為亡兄請法，見繼起弘儲：《南嶽繼起和尚語錄》，《嘉興藏》，第34冊，頁327。

⁵⁵⁷ 惲壽平：〈跋靈巖山圖卷〉，《惲壽平全集》，頁592；原畫見承名世編：《惲壽平書畫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頁200。

⁵⁵⁸ 祁家際遇，參曹淑娟：〈閱讀的閱讀：魏耕校訂《遠山堂詩集》勘論〉，《祁彪佳詩傳：遠山堂詩詞編年校釋》，頁86-90。

⁵⁵⁹ 祁彪佳的佛學修為，參曹淑娟：〈以文字為渡筏：重讀遠山堂詩詞〉，《祁彪佳詩傳：遠山堂詩詞編年校釋》（臺北：聯經出版，2020年），頁78。密雲開法阿育王寺一事，見宙亭紀蔭：《宗統編年》，《叢續藏》，第147冊，頁233。

⁵⁶⁰ 繼起弘儲：〈復祁季超居士書〉，《報慈語錄》，《徑山藏》，第222冊，頁574-575。

⁵⁶¹ 繼起弘儲：〈復祁季超居士書〉，《報慈語錄》，《徑山藏》，第222冊，頁592。弘儲贈班孫偈文，見繼起弘儲〈示祁奕喜居士〉，《報慈語錄》，《徑山藏》，第222冊，頁549。

⁵⁶² 繼起弘儲：〈祁給諫文載過訪山中佳什留別賦贈〉，《報慈語錄》，《徑山藏》，第222冊，頁541-542。

⁵⁶³ 商景蘭的文學、佛教活動，參曹淑娟：〈寓山園林的女性空間〉，《臺大中文學報》第23期（2005年12月），頁277-322。

祁母商太君》一書，弘儲面對同年的商景蘭，敷衍宗門家風，並直指修行過程中學人難處，強調不涉思維、離幻即覺等法要⁵⁶⁴，不僅作為商景蘭生平補充材料之一，更體現佛門於歷經鼎革「滄桑朝暮變」⁵⁶⁵祁家獨特的人生意義。

（五）王時敏

王時敏(1592-1680)，初名贊虞，字遜之，號煙客、儒齋，萬曆四十二年(1642)拜官璽司，崇禎十三年(1640)因病歸鄉，見弘光朝草創紛亂四起，拒復原官，隱居躬耕，以老農自號⁵⁶⁶，以山水畫聞名，與王鑑、王翬、王原祁並稱「四王」。

王時敏晚年曾回顧一生對佛門的虔信：「至於竺乾之學，夙所皈依。禪宗一門，亦有志趨向。諸方尊宿之至吳者，必擔簦參訪，亦多有開示。」⁵⁶⁷其廬由晦山戒顯題字，並於生前預定己身喪事必須持誦佛號、行焰口法會等細節。⁵⁶⁸王時敏與弘儲或於順治七年(1650)初識，一見即以弘儲為慈父。⁵⁶⁹此後，屢屢飯僧靈巖，弘儲罹難亦遣信關懷、布施，並於弘儲浮湘之際盼其早回。⁵⁷⁰而王時敏早年即退隱鄉里，並非無感於世變，曾自述當下「五內摧裂，不自意生」，並組織同善會賑饑⁵⁷¹，然而與弘儲交誼始終圍繞修行。弘儲圓寂後，與曉青、正志往來書信，也多圍繞布施以及因病不能參學的慚愧⁵⁷²，可見其一生心魂多在宗門。

⁵⁶⁴ 繼起弘儲：〈示祁母商太君〉，《報慈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560-561。

⁵⁶⁵ 祁理孫：〈錄悲詩〉，《寓山詩稿》（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祁氏東書堂清初抄本）。

⁵⁶⁶ 王時敏生平，參王時敏著，王小慶整理：〈自述〉，《王時敏集》（浙江：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9 年），頁 90-97、吳偉業著：〈王奉常煙客七十序〉、〈歸村躬耕記〉，李學穎集評標校：《吳梅村全集》，頁 780-781、828-829。

⁵⁶⁷ 王時敏：〈自述〉，《王時敏集》（浙江：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9 年），頁 95。王時敏初與雪嶠圓信、蒼雪讀微贈畫來往，見氏著：〈題畫贈徑山雪嶠師〉、〈題畫贈壽蒼法師〉，《王時敏集》，頁 23、24。

⁵⁶⁸ 王時敏題字及囑託後事，見氏著：〈致願雲〉、〈終事〉，《王時敏集》，頁 130-132、324-325。

⁵⁶⁹ 「今春始得躡屐趨風……不知和尚返駕國清，如此其遽也」，弘儲順治六年夏住靈巖，且弘儲隔年夏日返天台，故兩人初識應於順治七年，見王時敏：〈致繼起其一〉，《王時敏集》，頁 325-326。

⁵⁷⁰ 飯僧等事，見繼起弘儲：《崇報三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284、〈復王太嘗烟客〉，《樹泉集》，《卷下書問》，頁 47b-48a、〈與西田王奉嘗〉，《浮湘錄》，《書問》，頁 1a-1b。王時敏亦曾題畫為弘儲祝壽，氏著：〈題畫壽繼起和尚〉，《王時敏集》，頁 444。

⁵⁷¹ 王時敏：〈一家同善會引〉、〈自述〉，《王時敏集》頁 86-87、92。

⁵⁷² 正志與王時敏來信，常見感謝王氏布施：「終日喫檀越米」、「而其身與子弟書問與布施無一年不十數至」，此外正志曾規勸病篤，卻仍想入山參學的王時敏休養：「不須定入山，但當趁百骸調



(六) 趙士春

趙士春(1599-1675)，字景之、號東田、蒼霖，江蘇常熟人。崇禎十年(1637)進士，曾任翰林院編修，明亡後築保閒堂，隱居不出。曾自言童年即知出世之學，酷嗜《大慧語錄》⁵⁷³，士春與父執兩代護持三峰禪寺，士春入清後與大樹弘證、千華濟裕等三峰住持相善。⁵⁷⁴弘儲與士春往來信件，因此多圍繞三峰禪寺住持選擇⁵⁷⁵，如檨菴正志退院前後，趙士春或屬意密雲一脈繼席三峰清涼禪寺，故弘儲請住持三峰的正志出面協調，並立即商請當時主持長慶寺的曉青，移席三峰以息爭端。⁵⁷⁶由此可見清初寺院住持選擇、折衝的過程。

(七) 黃宗羲、周茂蘭、周茂藻

此段所論諸人都曾參與康熙三年(1664)靈巖山天山堂聚會。《黃梨洲先生年譜》記此年黃宗羲上靈巖山前，曾訪正志於烏目，後往吳門訪周子佩兄弟⁵⁷⁷，或為準備此次聚會。與會成員作為東林黨後人，父輩幾乎皆與漢月法藏有所接觸，彼此亦多有往來，如黃宗羲素與周子佩相善、文秉(1609-1699)⁵⁷⁸兄長為周茂蘭

適時，取所為多者、濃者，漸漸損去、淡去」見檨菴正志：〈與王煙客奉常〉、〈與王煙客奉常〉、〈與王煙客奉常〉，《檨菴別錄》，卷2，頁11a-11b、45a、卷3下，頁11a-b。曉青則以淨土法門規勸王奉常老年修行，僧鑒曉青：〈與王煙翁〉，《高雲堂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14冊，頁103。

⁵⁷³ 趙士春生平，參徐乾學：〈奉直大夫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晉封申憲大夫蒼霖趙公墓誌銘〉、趙士春：〈自序〉，《保閒堂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3冊，頁594-595、596-597。

⁵⁷⁴ 趙士春：〈村居邀三峯斷津和尚午齋〉、〈三峯為一邑之寶方述五印之宗旨忽生荊棘遂憾法幢偶爾微言橫遭詬詈輒賦兩章以呈當事〉、〈次韻答三峯豁堂和尚〉、〈三峯大樹禪師塔銘〉、〈三峯千華禪師塔銘〉，《保閒堂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3冊，頁626、640、738-740。

⁵⁷⁵ 繼起弘儲：〈復趙景之太史〉，《樹泉集》，《卷下書問》，頁10b-11a。

⁵⁷⁶ 相關書信見繼起弘儲：〈復虞山趙山主〉、〈復嚴髻珠居士〉、〈復志三峰〉、〈與長慶青〉，《甲辰錄》，《書問》，頁33b-35b及36b，正志協調經過，見檨菴正志：〈與二樂和尚〉，《檨菴別錄》，卷2下，頁7a-8a。自弘儲書信難以確認趙士春確切屬意住持為何人，然士春得印心於費隱通容，或有可能為費隱一脈，待考，見氏著：〈是歲獲印心於費老和尚再訣問於蓬萊閣道人理宗清淨語令禪玄然而不免存疑終須訪友〉，《保閒堂集》，頁662。

⁵⁷⁷ 黃奭編：《黃梨洲先生年譜》，沈善洪編：《黃宗羲全集》，第12冊，頁39-40。

⁵⁷⁸ 文秉，字孫符，明亡後稱竹塢道人，著有《烈皇小識》、《先撥志略》等史傳。文家夙與三峰

(1605-1686)妹婿。前人關於天山堂會論述甚備，此段僅就弘儲新出文獻略加補充。

579

現有文獻可見二封弘儲與黃宗羲往來書信，第一封作於康熙三年(1664)，稱讚黃宗羲如師子王，哮吼一聲，天下震駭，或為天山堂會前所作。⁵⁸⁰第二封信弘儲感激黃宗羲作塔銘恩德⁵⁸¹，其中附有黃宗羲來信解釋兩人相交過程、塔銘撰述等相關事蹟：

今天下法席之盛，林立櫛比，而諸方歸心于靈岳者，某初不知其故……

去夏親接緒論，憂心思遠，而後知向者之為蠡測耳。仲冬曾以年譜序託

周子潔寄上，未知有當於台意否？……某細讀年譜及道行錄，窺和尚之

意，調停忌諱居多，雖苦心血指，朕某以為此須傳之後世，非如世眼之

可謾過也……秋冬之際，可呼于語溪燈下，信手以當一語。⁵⁸²

就上文可知，黃宗羲自康熙三年(1664)與弘儲往來書信為轉捩點，一洗過往成見，並可見周子潔為介紹者。其中黃宗羲談及撰寫塔銘的要點，特別標舉弘儲調停三峰、密雲兩派的用心，可知黃宗羲深體法藏一生捍衛宗旨的用心，對照文

派關係匪淺，文秉則為堯峰禪院檀越，曾延請弘儲住堯峰，參蒼雪讀徹：〈贈北城寺熙達掩關〉，《南來堂詩集》，卷1，頁4b；繼起弘儲〈復張無傾文孫符二居士〉，《報慈語錄》，《徑山藏》，第222冊，頁591。⁵⁷⁹黃宗羲：〈輪麓禪師語錄序〉，沈善洪編：《黃宗羲全集》，第10冊，頁35。相關研究參柴德賡：〈明末蘇州靈巖山愛國和尚弘儲〉，《史學叢考》，頁408-414。天山堂會尚有言及鄒文江、文秉，然弘儲著作中所見鄒氏，分別為鄒衣白、《曲錄》作者鄒兌金、鄒石冷，似皆非文江，待考，故不錄於正文。三人分別見於繼起弘儲：《國清語錄》、《能仁語錄》，《徑山藏》，第222冊，頁192、487、〈鄒石冷居士一宿南屏以玉齊近事接浙別去心竊器之短偈貽贈〉，《樹泉集》，《卷上禪偈》，頁22b。

⁵⁷⁹ 黃宗羲：〈輪麓禪師語錄序〉，沈善洪編：《黃宗羲全集》，第10冊，頁35。相關研究參柴德賡：〈明末蘇州靈巖山愛國和尚弘儲〉，《史學叢考》，頁408-414。天山堂會尚有言及鄒文江、文秉，然弘儲著作中所見鄒氏，分別為鄒衣白、《曲錄》作者鄒兌金、鄒石冷，似皆非文江，待考，故不錄於正文。三人分別見於繼起弘儲：《國清語錄》、《能仁語錄》，《徑山藏》，第222冊，頁192、487、〈鄒石冷居士一宿南屏以玉齊近事接浙別去心竊器之短偈貽贈〉，《樹泉集》，《卷上禪偈》，頁22b。

⁵⁸⁰ 繼起弘儲：〈與黃太冲居士〉，《甲辰錄》，《書問》，頁30a-30b。

⁵⁸¹ 繼起弘儲、黃宗羲：〈復黃太冲書附來書〉，《廿一錄》，《書問》，頁24a-b。

⁵⁸² 繼起弘儲：〈來書〉，《廿一錄》，《書問》，頁23a-24a。書中〈年譜序〉或為法藏年譜，然序今不傳。黃宗羲撰寫塔銘的緣由、法淨的立場，參山口久和：〈「三峰禪師塔銘」攷——黃梨洲と濟宗法淨〉，《人文研究》第33卷第2期（1981年），頁84-94、〈黃宗羲「三峯禪師塔銘」攷-漢月法藏と知解宗徒〉，《人文研究》第34卷第11期（1982年），頁687-703。

末書信弘儲感激之情，可知相較於援引遺民對抗新朝，黃宗羲能深感自己與業師用心法道，或許才為弘儲感懷之因。

引介弘儲與黃宗羲的周氏兄弟，周茂蘭，字子佩，號芸齋，江蘇吳縣人，為周順昌長子，父親為魏忠賢所害時，曾血書上疏，晚年喜靜坐，醉心於《易》及道書、禪乘，並多次調解法門紛爭。⁵⁸³周茂藻，字子潔，與兄於明亡後皆隱居。天啓年間，周順昌與漢月法藏於北禪寺深論國事，彭紹升為周子佩血疏作跋時，曾追懷周順昌、周茂蘭的佛學關懷以及交遊。⁵⁸⁴目前可見弘儲著作中與周氏兄弟相交的唯一記錄，為弘儲質獄途中，兩兄弟不顧危難，邀請弘儲留宿周順昌讀書處，弘儲除深許兩人於法於義見識超卓，更感念兩人特地設齋，並以自身此時牙痛無法享受的幽默作結：「龍團初熟雙麟動，鳳腦微熏雙眼開。風味出情非識識，牙根空自痛盈腮。」⁵⁸⁵

（八）余懷(1616-1696)、姜垓(1614-1653)、姜垚(1607-1673)

余懷，號澹心、曼翁、廣霞，福建莆田人，後居南京，晚年隱吳門，徜徉支硎、靈巖間，深懷故國之思，以《板橋雜記》見聞於世，與姜氏兄弟彼此賞識許久，後於吳門同遊賞，三人皆為江南知名遺民。⁵⁸⁶

弘儲生前盛讚余懷為文章種子⁵⁸⁷，余懷於弘儲過世後所作〈靈巖九頌〉言及發心求法向弘儲參問：「余與和尚夙為東林之遊，早發南詢之願。」⁵⁸⁸兩人交誼

⁵⁸³ 周茂蘭生平，參彭定求：〈端孝先生傳〉，《周忠介公燼餘集》，《叢書集成簡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第574冊，頁46-47；黃宗羲：〈周子佩先生墓誌銘〉，《黃宗羲全集》，第10冊，頁437-439。

⁵⁸⁴ 周順昌與漢月法藏交誼，見黃宗羲：〈蘇州三峰漢月藏禪師塔銘〉，《黃宗羲全集》，第10冊，頁516；彭紹升：〈周子佩先生血疏跋〉，《二林居集》（臺北：石門圖書，1976年），卷8，頁16b-17a。

⁵⁸⁵ 繼起弘儲：〈臘八後一日赴質虎林舟泊金閶周子佩子潔兄弟延齋是晚留宿周忠介公讀書處〉，《樹泉集》，《卷上禪偈》，頁6b。

⁵⁸⁶ 陳寅恪據牧齋贈澹心詩推斷後者亦有參與復明運動，謝正光則持反論，陳寅恪：《柳如是別傳》（北京：三聯書局，2001年），頁1105-1106；謝正光：〈楚雲：余懷《三吳遊覽志》解讀示例〉，《清初之遺民與貳臣》（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頁357。

⁵⁸⁷ 繼起弘儲：〈余淡心居士五十〉，《廿一錄》，《偈讚》，頁2b-3a。

⁵⁸⁸ 余懷：〈靈巖九頌〉，《靈樹遠禪師雲岳集》，《徑山藏》，第184冊，頁90-93。

最早記錄為順治十七年弘儲住錫虎丘雲巖寺，上堂特謝余懷。⁵⁸⁹後弘儲赴湖南處理門人後事，余懷特勸其早歸⁵⁹⁰，兩人交誼可見一斑。此外，余懷素有硯癖，著《硯林》，曾受弘儲所贈宋硯，因此名其草堂為硯山。⁵⁹¹兩人來往除談論書畫外，余懷兩度喪子，皆請弘儲說法。⁵⁹²

姜埰，字如農、卿墅，崇禎四年(1631)進士，後因疏劾周延儒下獄，謫戍宣州衛。北都陷後，與弟垓流寓蘇州，居文震孟藥圃，終身僧服，並結方外社，深信觀音。⁵⁹³現存《敬亭集》雖有〈喜聞檠菴禪師至吳門〉⁵⁹⁴，然並無言及弘儲之處。姜埰六十歲時，弘儲雖未錄於年譜祝賀行列，實有作〈姜給諫如農六十〉亟稱如農文章沉鬱，氣節高揚，曰：「煙霞骨老文章氣，鐵石新開錦綉春。自古大名關至性，永教江左鎮人倫。」⁵⁹⁵

姜垓，字如須，崇禎十三年(1640)進士，座師為徐汧。今《流覽堂詩稿》僅餘殘稿，不見弘儲之名，姜垓弟子何天寵曾描述其師鼎革後的生活：「或結侶蓮社，又與鄧尉剖公弘璧、靈巖繼公弘儲參叩機緣。」⁵⁹⁶《樹泉集》錄有弘儲答姜垓信，兩人結識於吳閶以及姜垓譬況弘儲此難同文王、孔子，可知其對弘儲的敬

⁵⁸⁹ 繼起弘儲：《南嶽繼起和尚語錄》，《嘉興藏》，第34冊，頁301。

⁵⁹⁰ 繼起弘儲：〈復柳花菴余隱士〉，《浮湘錄》，《書問》，2a-2b。

⁵⁹¹ 宙亭紀蔭：〈硯山草堂歌贈余淡心〉，《宙亭詩集》，《故宮珍本叢刊》，第589冊，頁19。此外弘儲曾贈余懷畫，見繼起弘儲：〈贈柳花菴居士畫記〉，《廿一錄》，《禪著》，頁2b。

⁵⁹² 繼起弘儲：〈余淡心居士為殤子岳顯請法語〉，《甲辰錄》，《法語》，頁7b-8a、〈余淡心居士〉，《退翁辛亥語錄》，卷1，頁7b-8a。

⁵⁹³ 姜埰生平，參見魏禧：〈本傳〉，《敬亭集》（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姜氏念祖堂康熙刻本），《附錄》，頁1a-6b、《姜貞毅先生自著年譜》（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姜氏念祖堂清康熙刊本），頁15b；福本雅一：《明末清初》（東京：同朋舍，1987年），頁137-165；歸莊：〈跋姜給諫扁額後〉，《歸莊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284。正志曾提及姜埰的觀音信仰：「如農尤於普門大士門邊悠然有會」，檠菴正志：〈書姜如農給諫六十壽冊後〉《檠菴別錄》，卷5，頁9a-10b。

⁵⁹⁴ 姜埰：〈喜聞檠菴禪師至吳門〉，《敬亭集》，卷4，頁12b。檠菴住三峰時，曾向如農懇求布施，見檠菴正志：〈與姜如農給諫〉，《檠菴別錄》，卷2，頁6a。姜家人清後之富裕，參謝正光：〈清初忠君典範之塑造與合流〉，《停雲疑獻錄》（浙江：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121-178。

⁵⁹⁵ 姜埰祝壽記錄，參姜安節、姜實節編訂：《府君貞毅先生年譜續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姜氏念祖堂康熙刻本），頁2b。弘儲壽偈，見繼起弘儲：〈姜給諫如農六十〉，《浮湘錄》，《偈讚》，頁1b。此外《報慈語錄》收有〈寄姜少司馬如農〉一偈，參繼起弘儲：〈寄姜少司馬如農〉，《報慈語錄》，《徑山藏》，頁545。

⁵⁹⁶ 何天寵：〈姜考功傳〉，《流覽堂詩稿殘編》，《五編清代稿鈔本》（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26冊，頁242。

仰，弘儲回信不以己身所遭為難，僅要姜垓勿過分擔心以傷精神，可見兩人仰重、照護之情。⁵⁹⁷



（九）郭都賢、陶汝鼎⁵⁹⁸

郭都賢(1599-1672)，字天門，又稱癩子，號些庵、野臣，湖南益陽人。天啓二年(1622)進士，七年(1627)任順天鄉試同考官，得史可法等十七人，曾為江西巡撫，明亡後落髮為僧，流寓沔陽六載。歸里後，結草廬于桃花江，後客死于江陵承天寺。著有《補山堂集》、《些庵雜著》、《靈巖來集》等書，深心禪門並推廣淨土法門。⁵⁹⁹

弘儲與郭都賢初識，據柴德賡考訂為順治十一年(1654)，此年弘儲為門人全賦赴楚，柴氏皆論之甚詳，此處不加贅述。⁶⁰⁰弘儲曾譽郭都賢「負天下數十年文章氣義之望」⁶⁰¹，赴楚前，即囑託都賢護持因直賦圓寂，陷入混亂的德山⁶⁰²，抵楚後所作《浮湘錄》其中郭都賢請法即有六次⁶⁰³，兩人往來書信圍繞訂立相見地

⁵⁹⁷ 繼起弘儲：〈復姜吏部如須〉，《樹泉集》，《卷下書問》，頁 40a-40b。

⁵⁹⁸ 郭都賢稱汝鼎為「老年兄弟」，見郭都賢：〈壽陶密庵七十〉，陶新華校點：《些庵詩鈔》（長沙：岳麓書社，2010 年），頁 298。兩人「生同里、長同學，出處患難，同時同志。」，見郭都賢：〈榮木堂集序〉，《陶汝鼎集》（長沙：岳麓書社，2008 年），頁 215。

⁵⁹⁹ 郭都賢生平，參羅正鈞：《船山師友記》，周駿富編：《清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5 年），第 28 冊，頁 70-73、檠菴正志：〈些庵頑大師靈巖來集後序〉、〈與些庵大師〉，《檠菴別錄》，卷 1，頁 32a-32b、卷二，頁 7b。都賢深信淨土：「戰場憑弔今仍北，淨土皈依久向西。」，見郭都賢，陶新華點校：〈天華山頂夜話次陶仲調太史〉，《些庵詩鈔》（湖南：岳麓書社，2010 年），頁 120。此外郭都賢「一門茹蔬」、夫人金氏「以比丘尼往」，一家虔信可見一斑，檠庵正志：〈答些庵大師〉，《檠菴別錄》，卷 2，頁 26b、42a。

⁶⁰⁰ 柴德賡：〈明末蘇州靈巖山愛國和尚弘儲〉，《史學叢考》，頁 405-408。柴氏所言些庵以弘儲徒孫自視，《高雲堂詩集》亦有相同記錄：「新隄郭司馬，折節稱小孫。」見〈過蘭畹草堂懷晞齋翁晞齋靈巖老人幅巾弟子也余至京江已不及見乃晤其朗中巽中〉，《高雲堂詩集》，卷 2，頁 15b。《些庵詩鈔》可見郭都賢順治十一年首次往靈巖山的記錄，此外尚有與弘儲和詩、祝壽、迎接弘儲赴楚等詩，見郭都賢：〈鞠秋東下，將訪檠庵于靈巖，阿弟四合送之六溪〉、〈靈巖雪齋琴台望洞庭諸山，仍用祁文載韻〉、〈題靈巖募柴山冊子，和老堂頭韻〉、〈賦得靈巖高為退翁大和尚師翁六十祝也〉、〈喜靈巖老人初入漢口〉，《些庵詩鈔》，頁 219、225、229-230、252、274、283-284。

⁶⁰¹ 繼起弘儲：〈復些庵道者〉，《廿一錄》，《書問》，頁 6b。

⁶⁰² 繼起弘儲：〈復些庵道者〉，《廿一錄》，《書問》，頁 6b-7a。

⁶⁰³ 繼起弘儲：〈示些庵司馬法語〉、〈題些庵郭侍郎道影〉、〈寄些庵司馬〉、〈些庵司馬請〉、〈題寶掌和尚像贈郭些庵司馬〉，《浮湘錄》，《語錄》，頁 17a-18a，《法語》，頁 8a-10b，《偈讚》，頁 3b、4a-4b，《自讚》，頁 9b-10a、12a。

點、為事耽擱相見等，可見相見之情急切如此，此外《南嶽勒古》初成時，弘儲曾寄贈郭都賢。⁶⁰⁴

陶汝鼎(1601-1683)，字仲調、燮友，號密庵，寧鄉人。崇禎六年(1633)進士，福王時授翰林待詔，後尋隱瀟山，絕意仕進，年八十三卒，著有《廣西涯樂府》、《嘯古集》、《寄雪樓集》、《褐玉堂集》等作，並與其子編有《大瀟山古密印寺志》。⁶⁰⁵

陶汝鼎初與人瀟山的天童法嗣五峰如學相善，並曾有感於湖南兵火不斷，發心組織蓮社。⁶⁰⁶初見弘儲時，以「忠孝正心超棒喝」⁶⁰⁷稱許弘儲，並於弘儲來楚時「走四千里」⁶⁰⁸參學，可見其求法深心，後邀請弘儲開法萬福禪林。⁶⁰⁹

(十) 張有譽(1589-1669)

張有譽，號靜涵，法名永鑑，又號大圓居士，江陰人。曾任大司農，弘光朝為太子少保，一生以峻節聞名，張有譽晚年於居士間講論《金剛》、《般若》、重疏《孝經》，並著有《金剛經義趣廣演三卷》、《心經句義詮》，聞名當世。

⁶¹⁰張有譽崇禎十三年(1640)即發志依弘儲學道，順治二年(1645)入武康山，與慧

⁶⁰⁴ 繼起弘儲：〈與些庵司馬〉、〈與些庵郭司馬〉、〈復些庵司馬〉，《浮湘錄》，《書問》，頁 14a-14b、17a-17b、39b-40a。此外弘儲曾贈畫與郭都賢，見檠庵正志：〈老和尚命冶子為補山圖壽些庵大師屬書其後〉，《檠菴別錄》，卷 5，頁 10a-10b。此外，弘儲自楚返吳時，郭都賢遣子隨行還山，見檠庵正志：〈示郭香巖居士〉，《檠菴別錄》，卷 3，頁 48b-49a。

⁶⁰⁵ 陶汝鼎生平，參朱彝尊著，黃君坦校點：《靜志居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 年），頁 577。

⁶⁰⁶ 陶汝鼎：〈歷代護法表〉，梁頌成校點：《大瀟山古密印寺志》（長沙：岳麓書社，2008 年），頁 47、〈廣蓮社引〉，梁頌成校點：《陶汝鼎集》，頁 686-687。

⁶⁰⁷ 陶汝鼎：〈妙高峰謁靈巖退和尚〉，同上注，頁 268。此外，集中尚有〈雪中寄懷退翁和尚〉一詩，同上注，頁 275。

⁶⁰⁸ 繼起弘儲：〈與陶處士密庵〉，《浮湘錄》，《書問》，頁 27b

⁶⁰⁹ 陶汝鼎：〈請靈巖和尚開法萬福禪林啟〉，《陶汝鼎集》，頁 659-660。弘儲答覆，見繼起弘儲：〈辭陶密庵諸居士請開法萬福〉，《浮湘錄》，《書問》，頁 35a-36b。

⁶¹⁰ 吳偉業曾記張有譽講授內典：「夕而偕士敬從靜涵受般若妙義」，見吳偉業：〈保御鄭三山墓表〉，《吳梅村全集》，頁 1030。有譽《金剛經》註解，似稱《金剛演義》，見僧鑒曉青：〈與大圓〉，《高雲堂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114 冊，頁 80。張有譽其他書目，參黃虞稷編：《千頃堂書目》（上海：上海書店，1994 年），頁 299；僧鑒曉青：〈心經句義詮序〉，《高雲堂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114 冊，頁 9。

刃弘鈺、碩機弘聖以及弘儲相善，後弘儲主靈巖後，深受鉗槌，長居靈巖二十五年。⁶¹¹張有譽對弘儲的敬信，展現於弘儲遭難赴武林時，即便不能直接見面，仍同赴浙江，眺望弘儲所在，月餘不去。⁶¹²而弘儲深重張有譽的文才，自弘儲一門著作之序多有張有譽參與，可見一斑。⁶¹³此外，康熙年間張有譽耽於祖孫團圓時，弘儲特寄訊望其早回⁶¹⁴，可見弘儲晚年行事對張有譽的倚重。

（十一）錢謙益

錢謙益，字受之，號牧齋。萬曆三十八年(1610)進士，後任翰林院編修，一生歷經晚明黨爭、明清鼎革，不論於政治、文學、思想、歷史層面，錢謙益相關研究不勝枚舉，此處僅以錢謙益與佛教為主。錢謙益的幼年佛緣、佛門交遊，歷來論述已備。⁶¹⁵錢謙益與三峰派的交往，始於萬曆四十三年(1615)訪問住錫三峰清涼院的漢月法藏，當時錢謙益對漢月法藏寄望甚深，然而往後於《列朝詩集》

⁶¹¹ 張有譽傳記，參繼起弘儲：〈復張尚書大圖〉，《浮湘錄》，《書問》，頁 37b-38b；盧秀華：《明末清初熊開元由儒歸佛之心路歷程》，頁 158-162；徐枋：〈答宮保張大司農書〉，《居易堂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81 冊，頁 187-188；金之俊：〈前光祿大夫太子少保戶部尚書靜涵張公墓誌銘〉，《息齋集》，《清代詩文集珍本叢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 年），第 11 冊，頁 87。正志不滿金之俊墓誌銘於靜涵乙酉後投身法門多有疏漏，自撰墓誌銘，見氏著：〈前光祿大夫太子少保戶部尚書靜涵張公墓誌銘〉，《槧菴別錄》，卷 7 下，頁 24a-30a，並曾請示弘儲允當與否，氏著：〈上老和尚書〉，《槧菴別錄》，卷 7 下，頁 30a-30b。

⁶¹² 繼起弘儲：〈張大司農靜涵遠顧湖濱，相對月餘家人促歸不忍言別賦此慰之〉，《樹泉集》，《卷上雜偈》，頁 18a。

⁶¹³ 如〈靈巖語錄序〉，《崇報語錄》，第 222 冊，頁 206-207、〈靈瑞禪師岳花集敘〉，《靈瑞禪師岳華集》，第 188 冊，頁 75-76、〈頌古合響集敘〉，《頌古合響集》，《徑山藏》，第 170 冊，頁 422-423、〈內紹禪師月掌語錄序〉，《內紹禪師語錄》，《徑山藏》，第 184 冊，頁 115-116、〈雙雲璣禪師語錄序〉，《雙雲璣禪師國清無畏堂語錄》，《徑山藏》，第 184 冊，頁 1-5。

⁶¹⁴ 繼起弘儲：〈與張大圖居士〉，《甲辰錄》，《書問》，頁 27b。

⁶¹⁵ 吉川幸次郎：〈居士としての錢謙益—錢謙益と仏教—〉，《吉川幸次郎全集》（東京：筑摩書房，1970 年），第 16 冊，頁 36-54；連瑞枝：〈錢謙益的佛教生涯與理念〉，《中華佛學學報》第 7 期（1994 年 7 月），頁 311-368；野口善敬：〈漢月法藏と士大夫たち—雍正帝から魔藏と呼ばれた僧侶—〉，《東洋古典學研究》第 2 期（1996 年 10 月），頁 26-57；謝正光：〈錢牧齋之酒緣與仙佛緣〉，《清初之遺民與貳臣》（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 年），頁 200-250；廖肇亨：〈錢謙益僧詩史觀的再省思——從《列朝詩集》選評詩僧談起〉，《漢學研究》第 37 卷第 4 期（2019 年 12 月），頁 239-273。其中吉川氏提及錢謙益匿怨撰寫塔銘，並認為其對木陳並無好感，為歷來將兩者同劃分於降清一方的重要反駁。

大肆批評三峰之禪：「竟陵之詩與西國之教、三峯之禪，旁午發作，並為孽于斯世。」⁶¹⁶可視為錢謙益入清後，與弘儲交往前對三峰派的定論。

弘儲與錢謙益的交遊，始於順治十六年(1659)與檠菴正志、張靜涵、王雙白、僧鑒曉青為天童塔銘訪牧齋⁶¹⁷，自此以往，錢謙益似乎再無對三峰禪投以偏見。隔年兩人相約春日於靈巖賞花，一同感嘆覺浪道盛圓寂，並同享靈巖山的自然風光。錢謙益著作中可見其多次為弘儲語錄、誕辰、〈報慈圖序〉撰寫鉅文，並以弘儲為楚石梵琦、萬曆三高僧後的宗門典範，於主張「揚教抑禪」的錢謙益可謂盛讚。⁶¹⁸據弘儲自述，錢謙益晚年幾乎每日向己問道，並請弘儲協助刻行《增集

⁶¹⁶ 相對於加諸竟陵派的批評，目前牧齋相關著作，除了《列朝詩集》外，並無直接批評法藏的相關文字。筆者檢閱《列朝詩集》稿本亦無當今刻本對三峰禪的批評，僅能確定《列朝詩集》對於三峰禪的批評文字，形成於順治三年《列朝詩集》編輯再開至順治十一年全本行世之間。牧齋厭棄三峰禪的原因，連瑞枝認為源於漢月抹殺教典、詆毀文字禪，然而錢謙益多次批評棒喝禪以及單看公案的弊病：「今之禪，非禪也，公案而已矣，棒喝而已矣。」且錢謙益與密雲派交往對象為木陳道忞，而非費隱通容，或許也與通容專主棒喝有關。此外，憨山德清與漢月法藏的禪學論諍以及錢謙益對憨山德清的尊崇早已為人所知，其中或有關聯。然而筆者更傾向牧齋不耐《五燈嚴統》以及天童塔銘興起的紛爭：「頃見濟、雲兩家，堅固鬪諍，蠻、觸交戰，首尾互噉，狂風邪焰，長此安窮？」、「螻螟地曠當街叫，蠻觸人饒畫角爭。」其中涉及牧齋對國運興亡與佛教的看法、禪教關係、憨山—漢月爭論等議題，筆者於此不另外開展，僅提供另一種思考可能。引文出自錢謙益：〈譚解元元春〉，《列朝詩集小傳》（臺北：世界書局，1985年），頁572、〈武林重修報國院記〉、〈與素華禪師〉、〈己亥夏五十有九日靈巖夫山和尚偕魚山相國靜涵司農枉訪村居雙白居士確菴上座諸清眾俱集即事奉呈四首〉，《錢牧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冊，頁1110、第4冊，頁488、第6冊，1372。漢月法藏與憨山德清的思想爭端，參野口善敬：〈「本來無一物」は外道之法〉，頁1-50、錢謙益的三峰派批評，參連瑞枝：〈錢謙益的佛教生涯與理念〉，《中華佛學學報》第7期（1994年7月），頁322-324。錢謙益的竟陵派批評，參何宗美：〈竟陵派與復社關係初探〉，《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續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290-296；嚴志雄：《牧齋初論集：詩文、生命、身後名》（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1-42。《列朝詩集》稿本研究，參考孟飛：〈《列朝詩集》稿本考略〉，《文獻》第1期（2012年），頁18-30；都鐵倫：〈《列朝詩集》編纂再探，以兩種稿本為中心〉，《文學遺產》第3期（2014年），頁106-114；徐隆堃：〈新見列朝詩集稿本考〉，《文史》第134輯（2021年），頁207-236。《列朝詩集》編纂過程，參野村鮎子編：《列朝詩集小傳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19年），頁812-813；陳廣宏：〈《列朝詩集》閏集「香奩」撰集考〉，《文本、史案與實證：明代文學文獻考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3年），頁63-101。

⁶¹⁷ 錢謙益：〈己亥夏五十有九日靈巖夫山和尚偕魚山相國靜涵司農枉訪村居雙白居士確菴上座諸清眾俱集即事奉呈四首〉，《錢牧齋全集》，第4冊，頁486-488。歷來將天童塔銘視為遺民與貳臣的對立，然而牧齋曾於《列朝詩集》批評漢月法藏，並為木陳著作作序，考量兩者可見牧齋並非單純出於政治立場的選擇。再者，《有學集》收有三封牧齋與張靜涵就塔銘來往書信，雖牧齋表達不得不作的為難，然第三封信中可見牧齋欲上靈巖致意，以及後致道忞一書提議修改天童塔銘，可見牧齋於中的轉圜，故今日所見天童塔銘，或非原貌，參氏著：〈答張靜涵司農第一札〉、〈再答張靜涵書〉、〈三答靜涵張司農書〉、〈再與木陳和尚書〉，《錢牧齋全集》，第6冊，頁1385-1389。

⁶¹⁸ 錢謙益：〈靈巖方丈遲靜涵司農未至〉、〈靈巖呈夫山和尚上二首〉、〈復靈巖老和尚書〉，《錢牧齋全集》，第4冊，頁511、512、第6冊，頁1394，前詩中有「巖扉春前日初遲」一句，而第二首詩言及覺浪圓寂，故上述詩作應作於順治十七年春。其餘牧齋為弘儲祝壽、撰文，見錢謙益：〈虎

傳燈》⁶¹⁹及《嘉興藏》。⁶²⁰錢謙益逝世後，弘儲所作輓詞除了感念牧齋為己所作文章，懷想當年兩人討論《楞嚴經蒙鈔》並與徐波於落木菴聚會的歡暢。牧齋忌日時，弘儲上堂言及兩人友誼：「子期去不返，浩浩良可悲。不知天地間，知音復是誰。」⁶²¹弘儲感嘆知音遠逝，兩人的交誼正是牧齋一生頓挫的慰藉。

（十二）吳偉業

吳偉業與錢謙益、龔鼎孳並稱江左三大家，崇禎年間以文名、翰林編修及復社才俊著稱。然崇禎以降溫體仁(1537-1638)與張溥之爭、清初的明史案、科場案，自幼多病的梅村雖與各案牽涉深淺不一，深陷其中的憂懼傾軋其人生選擇，以致明清鼎革後其「杜門不通請謁」，雖然終不免為情勢所逼，出仕清廷。⁶²²

丘退菴儲和尚語錄序〉〈壽量頌為退和尚稱壽〉〈報慈圖序贊〉，《錢牧齋全集》，第5冊，頁880-881、970-974、第6冊，頁1425-1426。弘儲則曾為牧齋作六絕，見繼起弘儲：〈與顧螺舟居士〉，《甲辰錄》，《書問》，頁36b。

⁶¹⁹ 繼起弘儲：〈跋塢影園藏東澗遺老帖〉，《甲辰錄》，《禱著》，頁11a-11b。僧鑒曉青：〈輓錢牧齋先生四首〉，《高雲堂詩集》（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卷8，頁10a。此外弘儲曾提及順治十七年，牧齋特贈《增集續傳燈錄》及《山麓禱錄》，見繼起弘儲：〈刻增集續傳燈錄序〉，《甲辰錄》，《禱著》，頁2a-3a。

⁶²⁰ 錢牧齋：〈與繼起和尚書〉，《牧齋雜著》，頁493。此條材料由四川大學李瑄教授發現，為弘儲與《嘉興藏》刊行關聯的重要材料，更關乎《嘉興藏》入清刊刻的證據。

⁶²¹ 繼起弘儲：〈東澗遺老輓詞〉、〈虞山宗伯生忌〉，《甲辰錄》，《偈贊》，頁6a-7a、《廿一錄》，卷2，頁9b-10a。此外，弘儲尚與錢謙益兩位學生——顧苓、嚴熊相善。顧苓，字云美，號濁齋居士，江蘇吳縣人，為錢謙益晚年門生。明亡後，修整虎丘塔影園，隱居不出。弘儲與顧苓信件情感真摯，從不諱言己身病篤。顧苓傳記參陳寅恪：《柳如是別傳》（北京：三聯書局，2001年），頁38-40，兩人往來書信，見繼起弘儲：〈復顧云美居士〉、〈答云美居士〉，《甲辰錄》，《書問》，頁27a、33a-33b。嚴熊，字武伯，號白雲，江南常熟人，作為錢謙益晚年弟子，聲討錢朝鼎等人所興家難，弘儲曾為嚴熊詩卷作序，現今所傳《嚴白雲詩集》，可見武伯與弘儲詩歌往返，並於靈巖山同懷錢謙益，感嘆斯人遠去，錢家衰亡。此外，嚴熊似也涉入《癩齋別集》的風波。《癩齋別集》出版時，弘儲門人輪菴超揆特地為文向牧齋弟子嚴熊申明文集謬誤，其中反駁的例證之一即是弘儲撰寫法藏年譜時，牧齋特別稱讚三峰有此法子，一者可再次印證弘儲與牧齋晚年的契闊，再者《別集》中以牧齋為海虞當地反對弘儲的領袖，即可知兩人關係與外界想像的懸殊。嚴熊生平，參陳寅恪：《柳如是別傳》（北京：三聯書局，2001年），頁1243-1246；弘儲題詩，見繼起弘儲：〈題嚴武伯詩卷〉，《甲辰錄》，《禱著》，頁9a-10a；嚴熊與弘儲往來詩作，見嚴熊：〈阻雨靈巖之麓借宿本師和尚舟中得五絕句〉、〈與靈巖本師和尚夜話有懷牧翁時法堂懸翁手書壽量頌〉，《嚴白雲詩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00冊，頁23、31。《癩齋別集》一事，參輪菴超揆：〈滇南寄虞山嚴武伯居士暨寶城居士〉，《輪菴禪師語錄》，《徑山藏》，第226冊，頁20。

⁶²² 吳偉業生平研究，見福本雅一：〈吳偉業的挫折〉，《明末清初》，頁209-233、顧湄：〈吳梅村先生行狀〉，《吳梅村全集》，頁1405。梅村出仕清廷，似有向正志請益，然正志頗不以為意：「若打入名場一路，雖有彌天事業，造物且陰忌之，小人之怨毒不足言矣。」見檠菴正志：〈答吳梅村太史〉，《檠菴別錄》，卷3，頁15b。

梅村曲折的人生中，佛教的意義為何？其臨終殮以僧服的心態、梅村的佛門淵源與家學、三峰派交誼，前人多有討論。⁶²³梅村母親為聖恩寺重要檀越，梅村本人亦皈依剖石弘璧⁶²⁴，與弘儲的交往始於順治六年、七年(1650-1651)間⁶²⁵，梅村不僅隨行母親飯僧靈巖、旁觀受戒外，弘儲晚年著作中，可見梅村慰問弘儲遠赴湖南、長年痼疾以及特別向弘儲表達晚年獲子的喜悅。⁶²⁶兩人交往不久，弘儲即質獄東甌，此時重病的梅村致弘儲信中，充斥對世間的厭絕，其曰：

弟子於一切世緣，不立受享，不生貪戀，二十年來變滅空壞、夢幻泡影，無以復加，萬念都銷，更不須黃龍一喝……今年愛根驟淡，正信方萌，將奉几杖，稍尋本根，而世網塵翬，翬之不置。始信：名者，所以殺身；身者，所以累性。⁶²⁷

此信當作於順治八、九年(1652-1653)間，可見當下梅村深感自崇禎及第以來，如今不須加諸喝破，已感人生虛幻無常。此時在家的梅村為身、為名所累，深陷出仕清廷與否的掙扎，心觀世間幻滅，欲得解脫。然而終身未出家的梅村，對出家好友晦山戒顯始終抱有歉意，弘儲或深知梅村與願雲間的出家誓願，以「世間、出世間多負累耳」⁶²⁸勸勉之，以兩者共通的負面性，反諷地取消兩者疆界。世間、出世間的間隔或不雜，未能拋棄在家的羈累以及嚮往-出世而未及的落空，貫穿梅村的晚年，也見於弘儲於梅村亡後的開示：

⁶²³ 吳梅村與佛教相關研究眾多，略舉如下，見廖肇亨：《忠義菩提：晚明清初空門遺民及其節義論述探析》，頁 73-76；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297；李瑄：〈吳梅村佚作與明清文學研究中佛教文獻的利用〉，《文獻》第 6 期（2017 年 11 月），頁 161-168；張俐盈：〈出世悲時事，忘情念友生：吳梅村與臨濟宗三峰禪僧交遊詩文映視的心靈圖景〉，《人文中國學報》第 31 期（2020 年 9 月），頁 61-96。上列論文關於梅村皈依對象為何，梅村皈依巨冶或弘璧，張俐盈、李瑄持不同意見，今從張氏之說。

⁶²⁴ 梅村母親為聖恩寺藏經閣重建的重要人物，見吳偉業：〈聖恩寺藏經閣記〉，《吳梅村全集》，頁 832。

⁶²⁵ 梅村曾作〈送繼起和尚入天台〉，或指順治七年夏弘儲自靈巖返天台，雖弘儲崇禎十七年亦從曾入天台，然此時梅村家居婁東，見吳偉業：〈送繼起和尚入天台〉，《吳梅村先生詩集》，《清代詩文集珍本叢刊》，第 43 冊，頁 189-190。

⁶²⁶ 上述事件，見吳偉業：〈靈巖觀設戒〉，《吳梅村全集》，頁 355；繼起弘儲：〈上堂〉，《崇報三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326、〈與梅村吳學士〉，《浮湘錄》，《書問》，頁 1b、〈復吳梅村居士〉，《甲辰錄》，《書問》，頁 32b-33a。

⁶²⁷ 繼起弘儲、吳偉業：〈復吳宮詹梅村附來書〉，《樹泉集》，《卷下書問》，頁 33b-35a。

⁶²⁸ 繼起弘儲：〈復吳梅村居士〉，《甲辰錄》，《書問》，頁 11a-b。

文章事業、意氣風華，盡是佛慧、盡是法光、盡為道用。生也如是、死也如是；淨也如是、穢也如是；西天如是、東土如是，得意失意，無有不如是者。⁶²⁹

梅村自視一生為名累，最終招致晚年「逡巡失身」⁶³⁰，出仕清廷的窘境。然而，弘儲對梅村一生的總結，正是一翻其自認為的障道積累，並非單純以為不礙，而是全面肯定其處世所立功業，處處顯發佛法慧光、助揚大道，因此在家、出家無別，得意於崇禎朝、失意出仕於順治朝亦在生死、淨穢、東西的泯除下，完滿梅村生命的坎陷。弘儲與梅村，作為三十年道友⁶³¹，絕非單純遺民間的聲氣相應所能概括，而是體現曾仕兩朝的士人於世態以及自我肯認的心理裂縫中，佛法如何彌縫士人破碎的認同以及生命。⁶³²

（十三）金之俊

金之俊，字豈凡，吳江人。萬曆四十七年(1619)進士，官至兵部侍郎，入清後，復故官，為鄧之誠諷為「三朝之俊傑」。⁶³³金之俊幼年皈依祿宏，自言從遊天童、磬山、博山、雪關、南澗、磬庵等人，其所著《息齋外集》可見和牧牛圖、四相頌等佛門創作外，金之俊深信觀音大士及淨土信仰⁶³⁴，並曾為弘禮撰寫〈玄

⁶²⁹ 繼起弘儲：〈莊嚴故學士梅村公〉，《辛亥語錄》，卷1，頁18a-b。

⁶³⁰ 吳偉業：〈與子暉疏〉，《吳梅村全集》，頁1132。吳偉業後悔為民初論晚明重要的焦點，見易宗夔著，陳麗莉、尹波點校：《新世說》（成都：四川大學，1998年），頁323-324。

⁶³¹ 同註632。

⁶³² 跳脫遺民視角，如吳偉業〈靈巖繼起和尚應曹村金相國請住虎丘祖席〉一詩，尾聯「居然歌舞地，人為放參來。」即與眷戀前明無關，綜觀全詩，此聯應是稱頌佛法化俗之功，使原先前朝的歌舞地，一轉而為眾人朝拜的禪院。此外吳偉業〈壽繼起和尚〉一詩，歷來從紫衣連結到道忞，進而評判弘儲與道忞，然而尾聯「台頂最高三萬丈，道人心在赤城梁」，明顯指涉弘儲前往住錫的天台一地，但弘儲順治六年即住天台國清寺，此時道忞仍未進謁順治，姑存一見。吳偉業詩見《吳梅村全集》，頁363、460，館娃宮相關詩作，見繼起弘儲述意，殊致輯：《靈巖記畧》，《外篇》下，頁1a-13b。

⁶³³ 金之俊生平，參趙爾巽等著，楊家駱校：《楊校標點本清史稿》，頁9499-9500。

⁶³⁴ 金之俊佛教相關著作，見氏著：〈自敘〉、〈無住菴碑銘〉，《息齋集四卷外集一卷》，《清代詩文集珍本叢刊》，第12冊，頁27、115。雖傳《外集》有八卷本、二卷本，然今不見，相關版本資訊，見柳亞子：〈磨劍室鈔存鄉先輩已刊未刊稿本題記〉，《柳亞子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冊，頁989-990。金之俊雖名列《貳臣傳》，但民初時卻大得讚賞，見陳去病：〈金之俊限制滿洲策〉，《陳去病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784-785。

墓山飯僧募疏》，為弘禮護法之一。⁶³⁵順治六年(1649)後，金之俊數次歸鄉⁶³⁶，大力推動吳地慈善事業，籌組育嬰會、同善會等組織。⁶³⁷

金之俊與李模等人於順治十七年(1660)延請弘儲住錫虎邱雲巖寺，弘儲進院時瞻禮者數萬⁶³⁸，可知為當時佛門盛事。弘儲著作中有兩處與金之俊交流的記錄，其中盛讚金之俊深心宗乘，以聖賢豪傑許之，並許諾浮湘之行必將速返，不至久離吳地，更言及金之俊道影：「心地洞然，動靜有度，以光明相好示人，使觀瞻者知所尊。」⁶³⁹可見兩人家國以外，彼此深心宗乘。

(十四) 耿應衡

耿應衡，字玉齊，法號圓鑑，湖北麻城人，為儒者耿定向孫輩，與父親同為復社成員，順治六年(1649)任分巡紹台道。耿應衡於黃宗羲筆下，不僅先人耿定向因搖擺於儒佛間多受批評，應衡本人亦被視為魯王敗退舟山的奸細⁶⁴⁰，更以貪污留名清代官方檔案。⁶⁴¹

然而雖深陷清初的政局漩渦，耿應衡一家對佛教護持甚深，為台州天寧寺重要的修建者，本人早年亦潛心佛教，與道盛早有交誼⁶⁴²，並於順治七年(1650)請

⁶³⁵ 金之俊：〈玄墓山飯僧募疏〉，《息齋集四卷外集一卷》，《清代詩文集珍本叢刊》，第12冊，頁74、〈金太師護法書〉，《徑山具德禪師受請書啟》（蘇州：西園寺藏，影本見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藏《明清佛教稀見文獻》，第100冊），頁1a。

⁶³⁶ 金之俊：〈年譜韻編〉，《金文通公集》，《清代詩文集珍本叢刊》，第10冊，頁592。

⁶³⁷ 龔鼎孳：〈都門育嬰會募緣疏〉、〈申明寂照寺募緣疏〉，《龔鼎孳全集》，頁1826、1827。「偕曹村相國結同善之會」，吳偉業，〈保御鄭三山墓表〉，《吳梅村全集》，頁1030。明末清初同善會研究，參見夫馬進：《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東京：同朋舍，1997年）。

⁶³⁸ 宙亭紀蔭：《宗統編年》，《卮言藏》，第147冊，頁247。

⁶³⁹ 繼起弘儲：〈復金太傅息齋〉、〈金相國息齋道影〉，《廿一錄》，《書問》，頁31a-31b、《偈讚》，頁4b。

⁶⁴⁰ 黃宗羲：〈恭簡耿天臺先生定向〉，《明儒學案》，頁815、《行朝錄》，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浙江：浙江古籍，2005年），第2冊，頁139。

⁶⁴¹ 見杜果：〈浙江巡按為特糾貪贓監司耿應衡事〉，《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28/28/6f.html>）。

⁶⁴² 耿應衡家族的佛教信仰及護持天寧寺，見第二章天寧語錄一節。繼起弘儲：《天寧語錄》，《徑山藏》，第222冊，頁327-328；覺浪道盛：〈天臺山植聖記〉，《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徑山藏》，第185冊，頁158-159。

弘儲住錫天寧寺，引領當地將領、官員向弘儲請法。⁶⁴³隔年弘儲與耿應衡同遭官府羈押，弘儲深明兩人交誼為主因之一：「去夏玉齊因廿年之舊尺素屢加，勉為一應，然竟以此致愆信乎？」⁶⁴⁴然而《樹泉集》收錄與耿應衡往來書信，僅擔心波及天寧諸護法，無一語加罪耿應衡，並勉勵其勿因業風動搖平生道力：「夙業所致，切勿動一毫怨尤、忿激之意，便是學道真實得力處也。」並相約此難結束後，各分乾坤的彼此能一同賞花，再續舊情：「而今兩手各自分，誰信乾坤我與你。」⁶⁴⁵兩人的往來，一方面體現三峰派與復社士人的交誼網絡⁶⁴⁶，一方面由此可見，地緣關係於清初政局紊亂下，變局的生成與佛法的應變。

（十五）：佟彭年、慕天顏、卞永譽

以往少有論及弘儲與旗人來往，而三峰派第二代並非僅有弘儲與旗人接觸⁶⁴⁷，具德弘禮康熙年間住錫徑山，亦曾有旗人請法。⁶⁴⁸反映順康兩朝，地方長官、巡撫等多為漢軍旗人⁶⁴⁹，連帶改變檀越的組成結構。

「在我本朝，佟為貴族」⁶⁵⁰，自吳梅村之言可知與弘儲來往的佟彭年並非僅是地方旗人，而是出身當朝顯貴康熙生母佟佳氏。⁶⁵¹佟彭年，字壽民，鑲藍旗人，

⁶⁴³ 當地將領向弘儲請法，見繼起弘儲：〈入院〉、〈王參戎設齋〉、〈鎮標眾官設齋〉、〈華嚴到場滿散〉，《天寧語錄》，頁 328、頁 333、328、342；僧綱請法弘儲，先前著作亦前未得見，見繼起弘儲：〈希僧綱〉，《天寧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342。此外允汾俞昭參學弘儲前，曾與耿應衡同舟賦台州，應為耿應衡第一個接觸的三峰派僧侶，見僧鑒曉青：〈歡堂和尚塔銘〉，《高雲堂文集》，頁 36。

⁶⁴⁴ 繼起弘儲：〈復棲霞盛和尚〉，《樹泉集》，《卷下書問》，頁 3b

⁶⁴⁵ 繼起弘儲：〈與耿兵憲圓鑒〉，《樹泉集》，《卷下書問》，頁 1a-1b、50b-51a、《卷上禪偈》，頁 31b-32a。

⁶⁴⁶ 兩人的交誼並非僅見於弘儲著作內部，牧雲通門與耿應衡的通信中，即批評弘儲指導無方，反面證成兩人當時交誼密切，見牧雲通門：〈復耿玉齊道臺〉，《懶齋別集》，卷 5，頁 15b-16b。

⁶⁴⁷ 旗人與漢傳佛教的關係，感謝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孔令偉助研究員提醒。旗人入關後，融合地方宗教的現象，見韓書瑞著，朱修春譯：《北京：寺廟與城市生活（1400-1900）》（新北市：稻鄉，2014 年）。

⁶⁴⁸ 弘禮曾於靈隱寺為旗人說法：「靈隱道圓監院同鑲白旗丁護法為和尚祝壽」，見具德弘禮：《徑山具德禪師語錄》，《陞座》，頁 30a。此條材料特由廖肇亨教授提供。

⁶⁴⁹ 村上信明：「民族」の視点からみた大清帝國，岡田英弘編，《清朝とは何か》（東京：藤原書店，2009 年），頁 150-163。Weckman 也認為清朝統治初期漢軍旗人佔據地方政府重要位置，見氏著：《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p. 1017-1036。

曾任直隸真定府知府、陝西按察使司副使等職，康熙六年(1667)任河南按察使，自稱弘儲法弟子。⁶⁵²

佟彭年應於康熙年間任官江南時結識弘儲。康熙十一年(1672)弘儲所作《辛亥語錄》收錄為佟彭年《一會靈山》所作題記⁶⁵³，為生前兩人唯一的交流記錄。弘儲圓寂後，佟彭年作〈靈岳退翁老和尚化琉璃讚〉，回憶參學弘儲的過往以及弘儲入塢九月降雪的瑞相：「年以愚鈍之姿，親承謦咳，旬宣之暇，瞻仰威光，固已領受鑪錘，歸依法寶久矣……入塢之際，皓雪彌天而來，擔雪而來，擔雪而去。」⁶⁵⁴此後，佟彭年仍持續護持靈巖山，佟家甚至協助曉青葬母⁶⁵⁵，當為三峰派於康熙朝深受寵信的關鍵人物之一。

慕天顏，字鶴鳴、拱極，甘肅靜寧人。順治十二年(1655)進士，康熙九年(1670)擢江蘇布政使、十五年(1676)擢江寧巡撫、二十三年(1684)擢湖北巡撫，卒於康熙三十五年(1696)。⁶⁵⁶

慕天顏曾於康熙三年(1664)建雲溪精舍，延請佘亭淨挺住持⁶⁵⁷，然其始終心契具德弘禮，後於康熙十一年(1672)延請弘儲回靈巖山說法⁶⁵⁸，期間弘儲於，藉世尊獨尊與君子慎獨，曉諭世出世間共同固有天性及修為，考量說法對象為巡撫，

⁶⁵⁰ 吳偉業：〈佟母劉淑人墓誌銘〉，《吳梅村全集》，頁 982-986。

⁶⁵¹ 康熙生母佟佳氏原為漢軍鑲藍旗，康熙八年改滿軍鑲黃旗，於康熙朝地位顯赫，見陳捷先：《康熙寫真》（臺北：遠流出版，2000 年），頁 18-21。佟氏與八旗漢軍制度的沿革，見細谷良夫：〈烏真超哈（八旗漢軍）の固山（旗）〉，《松村潤先生古稀記念清代史論叢》（東京：汲古書院，1994 年）頁 165-182。佟家於清初的繁盛，見岡本さえ：〈佟国器と清初の江南〉，《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 106 期（1988 年 3 月），頁 95-162。

⁶⁵² 佟彭年生平，見馬齊等修：《世祖章皇帝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第 3、4 冊，頁 935、978、1018、1086；頁 93、130。

⁶⁵³ 繼起弘儲：〈題方伯佟公一會靈山卷子〉，《辛亥語錄》，《禪著》，頁 18b-19a。

⁶⁵⁴ 佟彭年：〈靈岳退翁老和尚化琉璃讚〉，《嘉興藏》（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藏，萬曆版大藏經デジタル版，<https://dzkimgs.l.u-tokyo.ac.jp/kkz/>），續 279b 秩第 1 冊，頁 1a-2a。

⁶⁵⁵ 僧鑒曉青：〈與佟方伯〉、〈與佟中黃〉，《高雲堂文集》，頁 89、90。此外弘儲曾要求正志為佟彭年題額，見檠菴正志：〈為佟壽民方伯書普賢像額〉，《檠菴別錄》，卷 6，頁 32a。紀蔭亦曾為佟彭年手書《大慧書》並相約賞桂，宙亭紀蔭：〈佟方伯寓園看桂〉，《宙亭詩集》，頁 19-20。

⁶⁵⁶ 慕天顏生平，參趙爾巽等著，楊家駱校：《楊校標點本清史稿》，頁 10099-10102。

⁶⁵⁷ 慕天顏建精舍等佛教活動，見慕天顏：〈雲溪語錄序〉，《雲溪佘亭挺禪師語錄》，《徑山藏》，第 182 冊，頁 297；宙亭紀蔭：《宗統編年》，《叢續藏》，第 147 冊，頁 248。

⁶⁵⁸ 慕天顏與弘璧、弘儲的來往，參繼起弘儲：〈慕藩伯鶴鳴疏請還山〉、〈復慕方伯鶴鳴〉，《辛亥語錄》卷 1，頁 1a、《禪錄》，頁 8b-9a、《宗統編年》，《叢續藏》，第 147 冊，頁 251。

弘儲背後用意，便顯得饒富深意。弘儲圓寂後慕天顏曾邀請曉青住錫靈巖山⁶⁵⁹，並作〈靈巖大和尚誄詞〉讚頌弘儲以綱宗平定魔道，視之為當世臨濟正宗。⁶⁶⁰此外，慕天顏至江蘇的時期正好接續佟彭年任期，可見靈巖山檀越的轉換以及清代官員對漢傳佛教的護持。

卞永譽，字令之，號仙客，法名永振，遼寧蓋平人，漢軍鑲紅旗，父親卞三元(1616-1697)為貴州巡撫、雲南總督，卞永譽曾任興化太守、浙江按察使，康熙二十九年(1690)任福建巡撫，以《式古堂書畫彙考》聞名。⁶⁶¹

弘儲與卞永譽最早來往記錄為康熙三年(1664)，此時不滿二十的永譽，承父之名為弘儲設齋，而弘儲浮湘之際特向卞令之申己懷抱：「畱心天下士大夫，求幾具雄畧礪深智，相與同心荷道……是身既肩世出世間之任，是身是佛祖之身，是身是聖賢之身，可不節勞損嗜，保精惜神，讀佛祖聖賢之書，存佛祖聖賢之隱，行佛祖聖賢光大之事？」⁶⁶²對於年少的卞永譽，弘儲寄望其一同荷擔法道，使其理解如欲承擔世間、出世間的重任，必先於休養精神、讀書之餘，並行佛事，可知弘儲深切期盼出生於鼎革後的卞永譽同進於佛道、世道。

(十六) 陳士本、周召南、線國安

康熙五年(1666)弘儲為門人全賦喪事親赴湖南，宙亭紀蔭曾記錄師叔全賦圓寂時，當地檀越的哀情：「痛哭陳觀察，悲涼舊賓客，司馬與中丞。」⁶⁶³三人分別為陳士本(?-1666)、郭都賢以及周召南，三人以及線國安(?-1675)都與全賦往來

⁶⁵⁹ 僧鑒曉青：〈與慕撫軍〉，《高雲堂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14冊，頁98。

⁶⁶⁰ 慕天顏：〈靈巖大和尚誄詞〉，《嘉興藏》（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藏，萬曆版大藏經デジタル版，<https://dzkings.l.u-tokyo.ac.jp/kkz/>），續279b 秩第1冊，頁1a-3a。

⁶⁶¹ 卞永譽生平，參卞永譽纂輯：《式古堂書畫彙考》（浙江：浙江美術出版社，2012年），頁1；曹溶：〈寄興化守卞令之索荔枝〉，《靜惕堂詩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45冊，頁312。

⁶⁶² 弘儲與卞永譽來往記錄，見繼起弘儲：〈郢州潼泉汾俞詒〉，《甲辰錄》，卷2，頁3a、〈與卞□□令之居士〉，《浮湘錄》，《書問》，頁18a-19a。此外弘儲親弟與卞永譽有所來往，俞昭允汾：〈贈卞令之廉憲〉、〈贈卞令之廉憲〉，《俞昭允汾禪師語錄》，《徑山藏》，第193冊，頁584、587。

⁶⁶³ 宙亭紀蔭：〈德山原直賦和尚〉，《宙亭詩集》，頁96。

密切，弘儲未入楚前，彼此即互有往來。⁶⁶⁴雁黃大涵曾記錄弘儲入南岳福嚴寺掃塔的盛況：「時邑侯王公起夫馬百二十名、竹輿六十頂，躬送老人入南岳福嚴寺掃讓祖最勝輪塢。」⁶⁶⁵當與弘儲當地官員的互動大有關係。《浮湘錄》中記有弘儲與當地都統、將軍的聯繫，此處略以周晉侯、陳頡仙、線國安為例⁶⁶⁶，說明長年身處吳地的弘儲與異地清朝官員的互動。

陳士本，字立，號頡仙，江南武進人，康熙三年(1664)以副使巡按湖南。陳氏為全賦生前重要護法，並曾記錄其圓寂瑞象。⁶⁶⁷

如前所言，全賦圓寂前弘儲與陳士本即有往來，康熙五年(1666)五月兩人首次於長沙相會。然而陳士本與弘儲的因緣並非單僅有全賦，其父祖輩於弘儲住錫夫椒期間即有所往來。⁶⁶⁸兩人相見不久，陳士本驟然離世，原先記錄全賦圓寂瑞象的士本，反倒由弘儲記錄其生命的終點：「頡仙拂然曰：『天上之詔三至，何以妻子為便脫去。』祇雙眼不閉，舟至德山腳下始瞑。」士本如此忠心於全賦，無怪乎弘儲主持陳士本二七法事，稱：「哭倒湖南百萬家，觀察清名在天地。」⁶⁶⁹即便誇飾，仍可見弘儲對之心服至極。

周召南，字晉侯，號衡齋，遼東瀋陽人，順治六年(1649)知汾州府，康熙三年(1664)任湖廣偏沅等處巡撫，曾請具德弘禮法孫主持上封寺，《五燈全書》記為弘儲弟子。⁶⁷⁰弘儲至長沙、南嶽福嚴寺首次上堂皆由周召南主持。《浮湘錄》

⁶⁶⁴ 弘儲與陳頡仙、線國安、周召南的書信往來，參氏著：〈復陳觀察〉、〈與線大將軍〉、〈復周中丞晉侯〉，《廿一錄》，《書問》，頁 1b-2b、5a、30a。

⁶⁶⁵ 雁黃大涵：〈初一日將有黃山之役登古堯封禮辭南岳儲老人大明幢〉，《雁黃布衲黃山遊草》，卷 1，頁 1b。

⁶⁶⁶ 於《浮湘錄》中，周氏可見請法、書問可計六次、陳氏六次、線氏三次。弘儲與當地士人談論主題多圍繞繼席等宗門事務，除了透過訴諸頡仙生前對德山的照護，穩定德山一脈水鐵繼席德山，見繼起弘儲：〈與蔡總戎〉、〈與張總戎雲逵〉，《浮湘錄》，《書問》，頁 29a-30a。此外，可見弘儲向當地官員提及為南嶽減免稅賦一事，見繼起弘儲：〈與衡山王邑宰輔予〉，《浮湘錄》，《書問》，頁 46a。

⁶⁶⁷ 程雋超：《德山志補》（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民國 24 年刻本），《志人》，頁 9a。陳士本與全賦的往來，見宙亭紀蔭：《宗統編年》，《叢書》，第 147 冊，249。

⁶⁶⁸ 繼起弘儲：〈陳觀察頡仙請上堂〉，《浮湘錄》，卷 1，頁 8a、〈復陳觀察〉，《書問》，頁 1b-2a。

⁶⁶⁹ 繼起弘儲：〈復王雙白居士〉，《浮湘錄》，《書問》，頁 39b、〈陳觀察頡仙二七上堂〉，《南嶽福嚴語錄》，卷 1，頁 5b。弘儲唱和陳士本為全賦所作《德山紀異》詩作，見繼起弘儲：〈讀陳觀察頡仙 山記異一律寄謝〉，《浮湘錄》，《偈讚》，頁 4b-6a。

⁶⁷⁰ 周召南生平，參見程雋超，《德山志補》，《志人》，頁 9a。「異目，字長庵，南昌人，靈隱法孫。巡撫周召南請居上封寺。」，李元度編：《南嶽志》（天津圖書館藏，光緒刻本），卷 16，頁

中《機緣》全卷由周氏與弘儲及弟子的往來答頌所構成，記錄周晉侯延請弘儲開齋說法，可見周召南請法熱切。往後弘儲勉勵其負擔祖道：「願得雄偉之器，以彰祖烈。」⁶⁷¹並非單純出於對方位至巡撫，而是深感其深心祖道的胸懷。

線國安，字為山，官至巴牙喇纛，順治六年(1649)隨孔有德征剿廣西。曾有龍王入夢，同日感而向原直全賦乞戒，後迎全賦於西粵。⁶⁷²線國安作為全賦重要檀越，弘儲赴湖南時，特與通信，稱許線國安於法於世的成就：「成佛作祖，建功立業，皆大丈夫聲歎。」⁶⁷³〈寄線將軍為山〉一偈，可見弘儲如何結合線氏的軍事背景、參學過程：「旌旗閃爍好宗風，古陣新開見大雄。信得德山如雨棒，太平致後顯全功。」⁶⁷⁴首兩句運用旌旗、古陣兩詞除了隱喻線氏與軍旅的關係，更是讚許其氣勢雄渾，一心向佛，而後兩句則言其曾受德山鉗錘，必能開顯本心。由此偈撐開了另一個解釋弘儲思想的可能，如果單純透過遺民視角，線國安身為孔有德部將，必然參與過剿撫永曆政權，此處弘儲稱揚的旌旗、古陣正是順康年間斬斷遺民想像的金剛刃，可見兩人超越戰火，以宗教修辭作為兩者的共通話語。

675

(十七) 汪琬(1624-1691)、葉燮(1627-1703)、秦松齡(1637-1714)

汪琬，字茗文，號鈍翁，號堯峰，江南長州人。順治十二年(1655)進士，康熙十八年(1661)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編修，晚年隱居堯峰。⁶⁷⁶

70a。霽崙超永編：《五燈全書》，《中華佛教人物傳記文獻全書》，第25冊，頁12761-12762。

⁶⁷¹ 繼起弘儲：〈到長沙〉，《浮湘錄》，《語錄》，頁7a、《機緣》，頁1a-11a、〈到寺〉、〈周中丞衡齋居士大誕〉，《南嶽福嚴語錄》，卷1，頁1a-b、12a-b。

⁶⁷² 線國安生平，參趙爾巽等著，楊家駱校：《楊校標點本清史稿》，頁9400-9401、宙亭紀蔭：〈德山原直賦和尚〉，《宙亭詩集》，頁96、孫琬、王德茂編：《武進陽湖合志》，卷30，頁12a。

⁶⁷³ 繼起弘儲：〈與線大將軍〉，《廿一錄》，《書問》，頁5a-b。然兩人終未會面，參繼起弘儲：〈復線伯為山〉，《浮湘錄》，《書問》，頁32a-b。

⁶⁷⁴ 繼起弘儲：〈寄線將軍為山〉，《浮湘錄》，《偈讚》，頁5a。

⁶⁷⁵ 兵器與禪宗詩歌的關係，參見廖肇亨：〈詩法即其兵法：明代中後期武將詩學義蘊探詮〉，《明代研究》第16期（2011年6月），頁29-56。

⁶⁷⁶ 汪琬生平，參趙爾巽等著，楊家駱校：《楊校標點本清史稿》，頁13336。

自汪琬〈堯峰訪儲禪師〉詩題，可見兩人於康熙七年(1668)，弘儲退居堯峰禪院後有所交往，詩中言「偶作逃名客，頻遊選佛場」、「觸背從前話，何妨更舉揚」⁶⁷⁷，可見汪琬除遊山外，更於堯峰參竹篴子公案。康熙十一年(1672)汪琬入靈巖山，弘儲特言：「從來高士厚沙門，真使南宗一倍增。」而後與汪琬信件除開示真禪所在外，禮讚汪琬身處佛門鼎盛之際，其曰：「近見吾道將有興起之象，如左右者，世教中絕頂人物一時入此門來，法道非常之遇也。」⁶⁷⁸可見弘儲冀望汪琬修行、護持正法。

葉燮，原名世倌，字星期，號已畦，浙江嘉善人，康熙九年(1670)進士，晚年定居吳江橫山，世稱橫山先生。所作《原詩》一書為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扛鼎之作。葉燮個人及家族的佛教因緣、交誼、佛教觀，論述已備⁶⁷⁹，筆者此段僅就弘儲著作加以補充。

葉燮受業仁山寂震，曾受其所託作〈纂修三峰藏禪師獻徵錄序〉⁶⁸⁰，對三峰派自然親近。弘儲與葉燮的來往，首見於順治九年(1652)弘儲遭難時，葉燮兄弟遣書慰問。⁶⁸¹往後，弘儲釋罪回靈巖山，葉燮曾設齋請弘儲上堂。⁶⁸²葉燮雖然佛緣深厚，然自弘儲贈偈而觀，可知兩人更以同賞自然風光為樂：「露濯芙蓉秋色勁，烟凝楊柳夜寒光，須知造化文章麗，不用安排自可觀。」⁶⁸³

秦松齡，字漢石、次椒，號留仙、對巖，晚號蒼硯山人，籍貫無錫，順治十二年(1655)進士，康熙十八年(1679)起博學鴻儒，召試所作詠鶴詩，為順治大加獎賞，後里居二十餘年。⁶⁸⁴

⁶⁷⁷ 汪琬著，李聖華箋校：〈堯峰訪儲禪師〉，《汪琬全集箋校》（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頁222。此後汪琬曾訪弘儲不果，作〈雨中禪興六首〉，見同書，頁246。

⁶⁷⁸ 引文詩作、信件，見繼起弘儲：〈汪計部鈍翁到山漫成四偈〉、〈與汪計部鈍翁〉，《辛亥語錄》，《禪錄》，頁1a-1b、10b-11b。

⁶⁷⁹ 廖肇亨：〈葉燮與佛教〉，《倒吹無孔笛：明清佛教文化研究論集》，頁307-333。

⁶⁸⁰ 葉燮：〈纂修三峰藏禪師獻徵錄序〉，《己畦集》（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二棄草堂刻本），卷十一，頁3a-5a。

⁶⁸¹ 繼起弘儲：〈答葉星期居士兼致諸昆〉，《樹泉集》，《卷上禪偈》，頁28b。

⁶⁸² 繼起弘儲：〈崇報三錄〉，《徑山藏》，第222冊，頁284。

⁶⁸³ 繼起弘儲：〈寄葉星期居士〉，《報慈語錄》，《徑山藏》，第222冊，頁546。

⁶⁸⁴ 秦松齡生平，參趙爾巽等著，楊家駱校：《楊校標點本清史稿》，頁13341。

秦松齡幼與仁山寂震同里，後為方外之友。⁶⁸⁵據弘儲敘述，兩人初識於松齡青年時期：「山僧與對岳太史以道交二十餘年。」⁶⁸⁶弘儲曾親訪松齡住處——恒齋，暢論書畫及金石。⁶⁸⁷秦松齡亦曾親自參訪靈巖山，並作〈登靈巖〉一詩，尾句「塵劫總歸清淨界，老僧不與話興亡。」⁶⁸⁸，詩句一方面指向靈巖山與吳宮的歷史淵源，另一方面則蘊涵隨著時間推移、老陳凋零下，遺民與靈巖山的鬆綁。此外，秦松齡曾描述歷經法戰後，三峰派於東南的昌盛：「自明萬曆以來，佛法昌於東南，如鄧尉剖石壁、華藏大樹證諸古德振興宗風，臨濟之傳益盛於世。」⁶⁸⁹見證三峰派自晚明以降世間評價的轉向。

（十八）僧商往來：席文興、卞孝旨

席文興(1638-1680)，字啟圖，法名靈徹，著有《畜德錄》。啟圖之父席本禎(1601-1655)貨殖之餘，於崇禎年間從吳至山東多次賑饑，後隱居山園。⁶⁹⁰洞庭席家夙有佛緣，洞庭席家與弘儲的關係早於順治年間，弘儲主持靈巖山時即有多次請法⁶⁹¹，弘儲圓寂後，文興起先似乎未與弘儲一派有所聯繫，往後曉清多次關心其靜坐狀況、用藥病情，並與文興兒輩往來。⁶⁹²與文興的交往不僅展現明清商人與佛教的交涉，更是代表弘儲一脈於洞庭法化的紮根。

⁶⁸⁵ 秦松齡與寂震來往經緯，見張雅雯：《清初三峰派仁山寂震研究——活用印心與印法以重構臨濟宗》，頁 55-57。

⁶⁸⁶ 繼起弘儲：〈與對巖太史〉，《辛亥語錄》，《禪錄》，頁 12b。曉青也有相同的記錄：「檀越髫年慕道，即為先老人所器重。」，參僧鑒曉青：〈與秦太史對巖〉，《高雲堂文集》，頁 108。

⁶⁸⁷ 繼起弘儲：〈與秦太史對岳〉，《廿一錄》，《書問》，頁 20a-b。

⁶⁸⁸ 秦松齡：〈登靈巖〉，《蒼峴山人詩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147 冊，頁 596。

⁶⁸⁹ 秦松齡：〈嵩山珙水杲禪師塔銘〉，《蒼峴山人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147 冊，頁 705。

⁶⁹⁰ 吳偉業：〈太僕寺少卿席寧侯墓誌銘〉，《吳梅村全集》，頁 963-966。弘儲交遊圈中，與佟家交往最知名的例子，當數錢謙益以及徐波，見陳寅恪：《柳如是別傳》，頁 982-1002；徐波：〈牧齋示佟懷東中丞集，出山隨路披讀，因同宿佟公舟次〉，《落木菴詩集輯箋》，頁 325。

⁶⁹¹ 席文興的請法記錄，參僧鑒曉青：〈過洞庭留贈席國傳獻臣〉，《高雲堂詩集》，卷 2，頁 12b-13b；繼起弘儲：《崇報後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239。

⁶⁹² 僧鑒曉青：〈與席文興〉、〈與文興居士〉，《高雲堂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114 冊，頁 60、80-81、83。

卞圖南，弘儲贈道號孝旨，遼東人，天啓年間其父入關遷居洛陽，因亂，終孝旨舉家遷南京，以行商為生。清軍南下時因權貴皆為父祖輩親戚，然為父行孝為由，拒絕出仕。⁶⁹³

康熙年間，卞孝旨曾與卞永譽共建東巖精舍，延請允汾俞昭開山⁶⁹⁴，同時作為原直全賦護法，康熙三年(1664)弘儲即有贈偈，康熙四年(1665)全賦圓寂後，曾向弘儲表達出版所藏全賦相關著作。康熙五年(1666)，兩人首次會面於漢陽太平興國寺，為孝旨說菩薩戒。⁶⁹⁵兩人初會弘儲即有感於其護法心切，抵福嚴寺後，還特向孝旨表達掃南嶽懷讓的欣喜。⁶⁹⁶往後卞夫人法事、淨海寺賑饑，孝旨皆請弘儲說法，並資助靈巖山的窮迫。⁶⁹⁷卞孝旨雖未出仕清官，然與卞孝旨等旗人、清官相善，當為弘儲晚年備受吳地清官禮遇的可能原因之一。

第三節 小結

繼起弘儲交遊以往著重於明遺民以及門下逃禪弟子，透過重新檢閱弘儲存世的各種文獻，得到以下四點觀察：

一、繼起弘儲門人如曉青、全賦於宗門事務、交誼對繼起弘儲交遊圈的影響，或是整理女性門人、北京傳法等重新觀察三峰派的剖面。

二、梳理繼起弘儲與天童派的交誼，將道忞與弘儲間的對立，自遺民—新朝視點，轉向道忞—通容天童派內部鬥爭的延長。

三、考察繼起弘儲與明遺民來往，發掘家國之外，宗教、文學等交誼內容。

⁶⁹³ 槩菴正志：〈大孝終身慕父母說〉，《槩菴別錄》，卷4，頁46a-47b；繼起弘儲：〈贈卞圖南居士道號孝旨〉，《浮湘錄》，《偈讚》，頁3b。

⁶⁹⁴ 僧鑒曉青：〈歡堂和尚塔銘〉，《高雲堂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14冊，頁36。

⁶⁹⁵ 繼起弘儲：〈卞圖南居士〉，《甲辰錄》，《偈讚》，頁3a、〈與卞圖南居士〉，《廿一錄》，《書問》，頁17a、〈到漢陽〉，《浮湘錄》，卷1，頁1b、〈序靈巖來〉，《南嶽錄》，《禪著》，頁16b。

⁶⁹⁶ 繼起弘儲：〈與卞太翁孝旨居士〉、〈與卞孝旨居士〉，《浮湘錄》，《書問》，頁17b、42a-43a。

⁶⁹⁷ 繼起弘儲：〈三韓卞夫人五七〉、〈卞孝旨居士〉、〈復孝旨居士〉，《辛亥語錄》，卷1，頁13b-14a、卷2，頁17b-18a、《禪錄》，頁4b-5a。

四、建立繼起弘儲晚年浮湘後與仕清官員的密切連結，進而從遺民之外，發覺作為僧侶，弘儲於清初多樣的行化對象。

從以上各點可見，繼起弘儲交遊除遺民之外，跨越性別、職業、政治立場、宗教派別等層面的多方來往。透過檢視雙方來往資料，挖掘繼起弘儲對遺民、仕清官員普遍的宗教意義，進而發現繼起弘儲作為僧人，其宗教身份於交遊圈的意義，同時展現明末清初士人尚佛風氣。再者，透過還原與天童派僧人的交往原貌，將明清鼎革外，晚明這一軸線，加入交遊的參考依據，建立清初僧人活動的另一可能的認識架構。

第四章 繼起弘儲世俗倫理與禪宗思想探析



繼起弘儲曾宣稱其生命的三個重要倫理範疇：「人生在三之節：君親師耳。」

⁶⁹⁸本章將據此三節代表的國、家以及法命為軸線，加以討論繼起弘儲的世俗倫理與禪宗思想。

至今標誌繼起弘儲的事蹟與形象，往往參照徐枋〈退翁老人南嶽和尚哀辭〉及全祖望〈南嶽和尚退翁第二碑〉中改姓為理、素服祭祀崇禎、廣收遺民法嗣等記載所形塑並為後人傳頌的「以忠孝作佛事」、「浮屠中之遺民」。論者往往以主張「救國佛教」、「忠義心即菩提心」的大慧宗杲譬況弘儲，大慧宗杲嚴厲抨擊無視客觀世界的僧人，主張結合禪宗的本來義與政治實踐，以公案的威力刨挖身據權位的士人心性窠臼，點燃其對世界的承擔。⁶⁹⁹然而，相較一生即便歷經靖康之難，仍有南宋得以倚重的大慧宗杲，弘儲長年活動的江南，鼎革數年內即為清廷控制，即便明室盤桓西南撐持多年，最終仍無以為繼。衡諸歷史現實的差異以及弘儲遙祭崇禎並肯定遺民氣節的生平記載，不免令人心生疑惑：所謂救國或是忠義心，如果僅是打通士人生命病灶的辣手，要如何應對明清鼎革之際，必然涉及君王易位、國家體制轉變下的歷史現實？世間掀起的狂風吹襲，心懷蒼生的禪者，面對戰亂的死傷、城池的淪陷、入侵者帶來的苦難，內心亦難以平靜，但殺戮作為戰爭的本質，戰火的延續，最終如果僅是高舉大義，無視百姓的苦難，那又何以稱作入世？廖肇亨早已指出，鼎革時期除了遺民僧外，另一群不以節義為依歸的僧侶，同樣深刻凝視眾生的痛苦，希冀超越政權的世間安穩。⁷⁰⁰由此為

⁶⁹⁸ 繼起弘儲：〈與李蕙卿居士〉，《樹泉集》，《卷下書問》，頁 22a。

⁶⁹⁹ 大慧宗杲的家國論述，參見荒木見悟：《大慧書》（東京：筑摩書房，1979 年），頁 245-268；阿部肇一：《增訂中国禅宗史の研究——政治社会史の考察——》（東京：研文出版，1986 年），頁 552-569。石井修道的大慧宗杲研究則針對宗杲著作、弟子、思想以及與真歇清了的關係等議題，參氏著：〈大慧宗杲とその弟子たち〉（一）—（九），《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18(2)期（1970 年），頁 773-775、19(2)期（1971 年），頁 811-813、第 20(2)期（1972 年），頁 770-772、第 21(2)期（1973 年），頁 796-798、第 22(1)期（1973 年），頁 291-295、第 23(1)期（1974 年），頁 336-339、第 24(2)期（1976 年），頁 786-789、第 25(1)期（1976 年），頁 257-261、第 26(2)期（1978 年），頁 829-833。

⁷⁰⁰ 廖肇亨：〈以忠孝作佛事：明末清初佛門節義觀論析〉，《忠義菩提：晚明清初空門遺民及其節

基礎，弘儲與遺民往來向來為人津津樂道，而前一章筆者依據現有材料，勾勒其與仕清官員的來往，其中弘儲對清朝官員擔荷法道、世道的期許，即透顯出除了洋溢投向故國的傷感外，超越冤親的本懷，此章將據此兩點反思弘儲的國家論述。

此章另一據以辯證宗杲與弘儲異同之處，即是弘儲論孝相關文獻。兩人一以忠孝著稱，一以忠義著稱，在在表示於弘儲所關注的國家體制、世間亂局外，應當等量齊觀孝於其生命、思想的意義。佛門常言四恩，分別為父母恩、國土恩、眾生恩、三寶恩，忠如果配以眾生恩及國土恩，孝則涵攝生身父母的供養以及出家師徒法命的繼承。明末清初道德與孝行的高度結合，掀起以孝為工夫，回歸人倫生活的風潮⁷⁰¹，當時孝親敘事的流行，同樣影響甚深。順治十二年(1655)黃向堅《黃孝子尋親紀程》刊行，爾後黃向堅親繪尋親圖廣為流傳，深得木陳道忞喜愛：「向有十餘幅捧祝天童，木陳老和尚愛而珍之，凡遇高士名流，出以賞鑒。」⁷⁰²弘儲身處佛門論孝之風盛行的明末清初，歸鄉葬親、攜雙親木主等孝行為時人傳頌不已，更箋註《孝經》，不但不妨害弘儲的出世形象，世間更給予高度評價。世間孝養與佛門大孝的調和，因此成為解讀弘儲形象、思想的重要關鍵。

以往弘儲相關記錄高度聚焦忠孝，隱然潛伏《論語》、《大學》、《孝經》等儒典，士人立基於家進而推衍至國的思考邏輯。本章的第三部分，於家國論述後，將集中討論弘儲的禪宗思想。憨山所言「志為六祖忠臣孝子」⁷⁰³，忠孝用以解釋上報佛祖之恩，可謂弘儲身為三峰派第二代祖師的先聲。弘儲一生竭力弘揚三峰法道，並於晚年宣講單傳之旨，本章將以弘儲對三峰派重要的機用，如經教、五宗等為基礎，描繪弘儲對三峰宗旨的攝受以及晚年轉向單傳的思想軌跡。

義論述探析》，頁 127-135。

⁷⁰¹ 呂妙芬：〈儒門聖賢皆孝子〉，《成聖與家庭人倫：宗教對話脈絡下的明清之際儒學》（臺北：聯經出版，2017 年），頁 71-104。

⁷⁰² 黃向堅：《黃孝子尋親紀程》，《筆記小說大觀》（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5 年），第 13 冊，頁 268；明代尋親風氣，參見呂妙芬：〈萬里尋親的孝行〉，《成聖與家庭人倫：宗教對話脈絡下的明清之際儒學》，頁 165-166。

⁷⁰³ 憨山德清：〈示曹溪寶林昂堂主〉，《憨山老人夢遊集》，《徑山藏》，第 155 冊，頁 565。

第一節 繼起弘儲的家國論述及形象



形象一詞既牽涉被描寫物的實然，也牽涉描寫者的修辭、動機等層面。本文已於第二章羅列弘儲傳記，此處即不重複引用相同文章，而在補充弘儲相關形象文字前，欲以惲日初為例，說明士人建構弘儲與名教關係的動機。

劉宗周高徒惲日初著有數篇關於僧人相關傳記，多與釋門節義有關，其中之一即是國變前因亂出家的敬忠顯頭陀。敬忠頭陀，正史不見此人，起初因滇地動亂，家人全數遇害而決心出家，初參學潭吉弘忍、後歷參密雲圓悟、漢月法藏及弘儲等禪師，並於鼎革時作為幕僚，參與多場戰役。而敬忠之名，正是來自心繫皇明，警戒世間為臣不忠者。文末，惲日初言及為此僧人立傳動機，曰：

逸史曰：昔人謂：「儒門淡薄，收拾不得」。蓋稱單傳直指、冠世諸奇衲也。若夫名教，儒者之責重焉，何疑？若今奴羯亂華，志存反正者，顧在一二袒衣方外之徒。⁷⁰⁴

如今世變之下，儒門無法承擔名教，僅能賴以釋門奇人撐持，連當下異族入侵，也只有禪僧懷有反清復明的意志。此時著以僧服的惲日初，無疑或多或少影射自身境況，相較業師劉宗周以儒者身份殉國，己身苟延而遁跡僧行的焦慮漫濫於文⁷⁰⁵：「今方外所稱無用頭陀者，即公子麟生也。麟生之為狀也，曰：『孤之避，先大夫實命之。然而先大夫不避者，曰吾義不可以避也。』雖然，史稱季布不死，欲有所用，其未足死，固士所重哉。」⁷⁰⁶鼎革後，沈麟生投於弘儲座下。

⁷⁰⁴ 惲日初著，林勝彩點校、鍾彩鈞校訂：〈敬忠顯頭陀傳〉，《劉子節要附惲日初集》，（臺北市：中研院文哲所，2015年），頁260-264。

⁷⁰⁵ 劉宗周及黃宗羲對於佛教的不信任，見荒木見悟：〈金正希と熊魚山〉，《明清思想論考》，頁130。然宗周亦曾請具德弘禮住錫會稽廣孝寺，見吳偉業：〈靈隱具德和尚塔銘〉，《吳梅村全集》，頁1043。關於同門師兄以僧行世，黃宗羲以禪門不安好心，為惲日初僧行大為辯駁：「而年來方袍圓頂，叢林急欲得之以張皇其教，人皆目之為禪學，余不見二十年，未嘗不以仲昇去吾門牆而為斯人之歸也。」見氏著：〈惲仲昇文集序〉，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10冊，頁4-5。

⁷⁰⁶ 惲日初著，林勝彩點校，鍾彩鈞校訂：〈明山東按察司僉事沈公傳〉，《劉子節要附惲日初集》（臺北市：中研院文哲所，2015年），頁257-260。

惲氏以生命的存續，翻轉方外的無用，明顯藉麟生澆胸中塊壘。然而相較季布投身劉邦而終為西漢重臣，惲日初始終堅持儒僧之分，其曰：

弟自入山，已作世外人，甯待今日。然向之所慕者，道也，非必從事于釋也；今之從釋者，迹也，非必生平之志也……繼師以世外高踪而儻佻名教，尤弟所心折。⁷⁰⁷

惲日初對兄長辨明出世心跡，一方面承認餘生以僧行逃離世間，然而卻又明設儒釋大防。繼師，即為麟生座師——繼起弘儲。透過連結弘儲與名教，除了描述弘儲處出世間而不離世間法外，更重要的是弘儲如此的形象，提供鼎革後投其座下，僧服儒行的士人另一種自我生命詮釋的空間，進而能在普遍視遁跡禪門為逃避世間的清初士人議論間，挺立自身對儒門的忠誠。

此外，弘儲孝親行為，亦為當世讚揚。順治六年(1649)弘儲返通州葬親並於狼山廣教寺說法，當地士人范鳳翼以此因緣所作〈宗枝賦送夫山和上〉為筆者寓目士人最早的弘儲孝行記錄，文中高度讚揚弘儲孝行，曰：「恭仰師之奉親也，雖遵如來之儀式，而孝道則毫無失，更仰以孔禮而兼佛律，尤賜乎桑梓以慈卹。」⁷⁰⁸以出世間身行世間孝並結合儒佛典範而無違，自始即為弘儲形象的核心。

士人群體之外，弘儲的忠孝形象於方外也廣為流傳。弘儲因親命多次出山，因此父親去世時，弘儲的悲痛曾為弟子記錄：「孝敏先生捐館日，觸目傷懷，搥床而逝。時和尚舟阻武康鮑莊，嘔吐一日夜。」⁷⁰⁹此外，弘儲高弟曉青曾盛讚其師孝行第一：「論孝者終莫我師若也，尊親者更莫我師若也。」⁷¹⁰濟璣則描述弘儲順治二年(1645)因父命出山，經臨兵亂的慈悲本懷：「以君國為憂、道法為任，

⁷⁰⁷ 惲日初著，林勝彩點校、鍾彩鈞校訂：〈與惲撫原大兄〉，《劉子節要附惲日初集》，頁249。撫原或有感於日初所言，後以「國山」稱弘儲，見繼起弘儲：〈吊惲勳卿撫原〉，《樹泉集》，《卷上禪偈》，頁17a。

⁷⁰⁸ 范鳳翼：〈宗枝賦送夫山和上〉，《范勳卿詩集》，《清代詩文集珍本叢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年），第1冊，頁181-183。

⁷⁰⁹ 此事繫於弘儲父亡故二十周忌：「二十年前一雪舟，肝腸嘔盡鮑莊頭，鳴戈隔斷還鄉路，返覆槌床苦未休。」，見繼起弘儲：〈李孝敏先生二十周忌〉，《廿一錄》，卷2，頁3a。

⁷¹⁰ 僧鑒曉青：〈題靈岳老人為豐書記薦親語後〉，《高雲堂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14冊，頁16。

視天下如一家，觀萬有如一體。」⁷¹¹而於弘儲師徒間，忠孝並非僅是心志、行為的實踐，更是教學體系的一環，自僧遠的擬作中可見弘儲門下的忠孝思想傳承：

讀書不用多，多讀將奚為？但願識兩字，終身力行之。

忠兮臣獨守，孝哉子宜知。如斯雖未學，今古無間辭。

君見負名士，赫赫耀坤維。門牆網英材，桃李成舊蹊。

微倖望顏色，僉曰真吾師，空言塞遐邇，國家豈少裨？⁷¹²

自上可知，經典知識僅被視為基礎預備，忠孝被提升至超越學問、時空的實踐準則，進而描述體現忠孝的名士被視為崇敬對象以及群體的依歸，尾聯利用佛門傳統宣說國土恩的成句，注入忠孝於佛門之中。月函南潛則自根本說明佛教掃蕩一切對待後，忠孝從中孕育的可能：「余嘗縱其狂言，謂佛以空寂為宗，然悟其淵致，往往令人忠孝。」⁷¹³弘儲一門重視氣節的特徵，直至法孫紀蔭仍奕奕可見佛教妄身觀下心志的永恆：「白骨觀身妄，丹心到死堅。」⁷¹⁴然而為士人大肆稱揚並佔有弘儲教學一席之地的孝行，有時反而造成僧團困擾，濟璣曾就此勸說弘儲，其曰：

和尚為親出山，未得一見，終天之痛，豈止一人？嗟乎！人各有父，幸

無以一人之父哀毀過禮，而不顧萬有之父……是以和尚出山二載，南鴻

北鴈，觸目驚心，無量感懷，曾不得以一言書識。⁷¹⁵

弟子委婉道出弘儲因父喪而過於悲傷以致罔顧眾生、僧團，以至於離山歸鄉兩年難通音信，可見於宗教生活以及僧團運作的現實與世間孝敬之間的齟齬。

上述羅列弘儲不分僧俗共同塑造的忠孝形象以及世俗倫理於僧團教學、運作的影響以及衝突。以此為基礎，思考忠孝於弘儲思想的內蘊時，當徐枋指出弘儲「移孝為忠」⁷¹⁶，不得不考量後世邵廷采針對明遺民忠孝的評斷，其曰：

⁷¹¹ 變雲濟璣：〈讀松門軼草〉，《變雲璣禪師國清無畏堂語錄》，《徑山藏》，第184冊，34。

⁷¹² 靈樹僧遠：〈閒居擬寒山子二十首〉，《靈樹遠禪師雲岳集》，《徑山藏》，第184冊，頁60-63。

⁷¹³ 董說：〈明義庵建古佛樓疏〉，《豐草菴詩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33冊，頁104。

⁷¹⁴ 宙亭紀蔭：〈書殉節篇後二十六韻〉，《宙亭詩集》，頁135。

⁷¹⁵ 變雲濟璣：〈和尚出山上書〉，《變雲璣禪師國清無畏堂語錄》，《徑山藏》，第184冊，頁34-39。

⁷¹⁶ 徐枋：〈退翁老人南嶽和尚哀辭〉，《居易堂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81冊，頁394。

古稱求忠臣必孝子之門，今得孝子於忠臣之門。夫移孝為忠，時順而易；體忠為孝，勢逆而難也。⁷¹⁷

邵氏之言隱含忠孝孰為先的價值序列，無疑是發揮明遺民堅守政治身份，面臨的生死抉擇、經濟困境以及隨之而來的孝養問題，相對而言，以孝為忠，僅具鬆散的家庭—政治張力，邵氏的批評趨向顯而易見。筆者此處無意對立徐枋與邵廷采，但透過兩者相互對照，可知當時政治局勢下，弘儲以孝為先的特殊之處。然而由此衍生的問題是，以孝為先時，忠於弘儲思想體系的意義為何？輔以前文提及弘儲相關忠孝形象，忠多與孝同時出現，忠如果並非單純附屬於孝，忠折射的當為濟璣所言，面對時代變局下禪者的慈悲心？抑或是特定時空對前明君主持續的哀悼？又或是非對待關係下的心性自我鍊磨？

如今弘儲相關文獻，的確可見弘儲的遺民情懷，顯露於住錫台州初接毅宗自縊時的哀痛，其曰：

毅宗烈皇帝哀詔至台。陞座拈香畢，乃說偈云：「塗毒鼓聲何處起？三藥五性聞皆死。夜來萬籟動悲風，白日麗天莫知止。」喝一喝。下座。

718

偈中描述天下人聞崇禎死訊悲痛欲亡，末句則表達堅信明朝永續長存。弘儲對前明的致意，更體現於瞿式耜就義後所作哀詞：

死固尋常事，難于得所終。寸心依日月，片語落霜風。

成敗非繇我，精誠獨見公。世無良史在，誰為表孤忠？⁷¹⁹

首聯極度讚揚瞿式耜為故明就義的高潔，頷聯寸心、片語當指瞿氏心跡及絕命詩，頸聯則在充分體會其人格及文學遺產後，感服在政局混亂中瞿氏不變的忠誠，末聯則自命良史，以存當世少見的忠義血性。以上兩條材料是如今文獻中少

⁷¹⁷ 邵廷采著，祝鴻杰點校：〈明遺民所知傳〉，《思復堂文集》（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208。

⁷¹⁸ 繼起弘儲：〈毅宗烈皇帝哀詔至台〉，《能仁語錄》，《徑山藏》，第222冊，頁473，同樣記錄見於宙亭紀蔭：《宗統編年》，《叻續藏》，第147冊，頁241。

⁷¹⁹ 繼起弘儲：〈弔瞿稼軒先生〉，《樹泉集》，《卷上禪偈》，頁34b。

數直接出自弘儲的遺民論述⁷²⁰，自順治十年(1653)弘儲返吳至圓寂則罕見及。然而弘儲對忠義氣節的讚賞，並不限於明遺民，其中最顯著的例子為其自述對漢月法藏頗為默契的東林人士的景仰，其曰：

神廟末，吳門出五君子：一文文肅、一姚文毅、一周忠介、一張孝端、

一朱孝介，此五君子者，不肖以先和尚之靈皆得聆緒論而覲風儀。⁷²¹

五君子分別為文震孟、姚希孟、周順昌、朱陞宣，其中張孝端待考。從此可見弘儲於法藏座下時，與清流時人的接觸以及感召。⁷²²然而弘儲在家時即因欣慕魯仲連氣節改字仲連，而晚年得受魏忠賢所害的李應昇(1593-1626)⁷²³遺語時，特為此制作一文，其中可見其實地搜羅高士行跡，以合古人心印的渴望，其曰：

余于百年中前輩士大夫之身殉君國者，或歷其生緣所在，必訪其故廬，詢其子孫，攷其生時所交遊趨向與其文章筆墨之所遺忠義之深、性情之摯，光發芒露，曲折不掩，有高天下之節，必無細行之不盡；有整頓萬世之心，必無一言之浪垂。余受性迂疎，心慕古人。古人一言之或同于己，則心以喜；古人一事之或同于己，則心以喜；古人一名字、氏族之同于己，則心以喜。⁷²⁴

文中描述探訪殉國的忠義之士生前居住地、交誼以及文化遺產，親身感受高士於死關展現的非常之舉，背後根基於無片刻失落的庸德、庸言。弘儲對於義士的傾慕是如此強烈，除了以言行作為自身心魂的印證之外，光是血脈之氏相同，甚至名字聲律、字型的相同，都足以興發喜樂。

⁷²⁰ 此外弘儲曾為遺民張无妄作傳，然今不傳，見顧苓：〈書夫山和尚著故將軍張无妄傳後〉，《塔影園文集》，《清代詩文集珍本叢刊》，第46冊，頁209-210。

⁷²¹ 繼起弘儲：〈與公安吳居士〉，《廿一錄》，《書問》，頁34a-b。除弘儲言五君子外，顧文彬曾言清初有東林五君子書札冊，後為彭紹升所藏，其中記五君子為楊忠烈、魏忠節、繆文貞、周忠介、忠毅見，顧文彬：〈東林五君子書札冊〉，《過雲樓書畫記》，頁164-165。

⁷²² 荒木見悟曾以名教連結法藏與弘儲的忠義傳承，然認為法藏現有著作並無展開名教相關探論，見荒木見悟：〈禪と名教—木陳道忞の變節—〉，《陽明学と仏教心学》，頁256。筆者認為或可由法藏的交往名流等進行思考，弘儲曾言法藏以苦節砥礪座下士大夫氣節：「非和尚道堅行苦，胡能感格風節，光耿祖道。」，見繼起弘儲：〈德山使至告天山堂影文〉，《甲辰錄》，《禪著》，頁12a-b。

⁷²³ 李應昇，字仲達，號次見，南直隸江陰人，力於對抗魏忠賢黨人，終落得天啟六年為東廠逮捕，於獄中被凌遲而死，為遭平反，追諡忠悼、忠毅。李應昇生平，參錢謙益：〈明福建道監察御史贈通議大夫太僕寺卿諡忠毅李公墓誌銘〉，《錢牧齋全集》，第5冊，頁1072-1076。

⁷²⁴ 繼起弘儲：〈跋李忠毅遺語〉，《廿一錄》，《禪著》，頁8a-8b。

然而忠孝並非僅是歷史人物與己身節行的疊合、印證，對弘儲而言，更是對日常一舉一動、人際關係的全盤關注。對照弘儲兩篇以《報慈圖》為主題的發言，其曾言：「蓋上下古今，未有高士而不根本忠孝者也。」⁷²⁵以及「不順匪孝，不輔匪忠，於親無違，於師恪恭。」⁷²⁶可知忠指涉的對象分別指向君主跟出家師，此外弘儲亦以忠孝形容弟子事必躬親而服事師長任怨⁷²⁷，可見忠並非以君主為限，更接近敦促對象無失人倫當下的適當對待。綜觀相關文獻，弘儲並沒有展開關係中應當禮節、權變、相關儀典等討論，而是將所有關係的完美對待，收歸於自身於學問、道德的充分準備，其曰：

歷觀佛祖聖賢始終本末，要于自重，自重則不能不務道，自重則不能不學問。道既明矣，學問至矣，未嘗不忠于君、孝于親，兼忠孝以事師，一無憾於夫婦、昆弟、朋友、鄉黨之間者也。蓋忠於君，非獨忠於君也；孝於親，非獨孝於親也。忠君以自忠也，孝親以自孝也。⁷²⁸

開篇標舉自重為貫串儒佛的準則，並以務道、學問為自重二途，透過兩者的充實、極致，自然能體現君、親、師三倫以及其他倫關係的完滿。「蓋……非獨」二句，則補充忠孝與君親師之外倫理的關係，將忠孝視為人倫的普遍準則，最終自忠、自孝表示關係的雙向意義，補充盡力於人際對待對自身的意義，忠孝因此不再是單向對禮節的堅守或是服從，而是進而擁有自我鍊磨的意涵。

當「忠」的意涵不限於政治範疇，弘儲與遺民的來往書信論忠的相關段落，也不再限於政治意識，進而賦予重新構築遺民里居生活實相的可能。以順治年間弘儲與李清的书信來往為例，李清來信直陳以往雖不讀佛書，然多次神秘經驗暗有印合釋門之感，如今心向佛門，多次閱讀《楞嚴經》卻未能領略大義。弘儲面對曾任大理寺丞的李清，以任職時的洗冤寬刑譬況菩薩興慈運悲，勉勵常保菩薩心行，自然能忠孝君親，其曰：「菩薩住此無生法忍，自狀事君以忠，事親以孝，

⁷²⁵ 繼起弘儲：〈復昭發居士〉，《甲辰錄》，《書問》，頁 33a。

⁷²⁶ 繼起弘儲：〈題報慈圖付孝侄〉，《浮湘錄》，《偈贊》，頁 14b。

⁷²⁷ 繼起弘儲：〈示倚鳴秀孫〉，《南嶽福嚴語錄》，《法語》，頁 2a。

⁷²⁸ 繼起弘儲：〈與公安吳居士〉，《廿一錄》，《書問》，頁 34a-b。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破虛妄顯真實」貫串《楞嚴》，並以世出世間法的結合為體會佛法要旨：「世法之外，無有佛法。」全然以世法為指引，並讚賞李清所作「放生、募米諸文，不獨保社添聲，抑有裨于名教。」⁷²⁹綜觀全文，忠孝為菩薩慈悲心的發用，佛法亦不作玄解，於義理並無出奇之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如前所述，弘儲言忠並非標舉高遠的君主或前朝，而是以日常為根柢，進而擴散至地方風教。

弘儲對遺民的開示，往往集中說明上述對地方、卑近事物的關注。此段將以順治四年(1647)弘儲與原先決意自盡的張有譽的對談為例，嘗試說明佛法與世間倫理的結合，如何重燃歷經鼎革士人破碎的心魂，其曰：

己丑，本師主吳靈巖，剖心受鍛，泮然冰釋，曰：「道在是矣，生且妄，何死之足云？輒欲絕粒從上升。」本師曰：「『白日沖天，無益於世』，陳希夷且能言之，況吾道有大此者。孔子所云：「己欲立立人，己欲達達人。」正聖賢菩薩用心要道，子既於中有會，正當拈己所知，嘉惠來者。徒不忘溝瀆，學匹夫婦之諒，豈相期之意哉！」⁷³⁰

張有譽與弘儲相遇之前，心懷無以死節報君的愧疚隱於武康山，文中生死皆妄之說，或來自如此的創傷，以致當時欲絕食而死。弘儲的答話，首先引用明代《醒世恆言》陳搏與宰相宋琪的對談：

太宗也大笑一回，送陳搏到中書，見了宰相宋琪，琪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麼？」對曰：「愚不知吐納之術也。假令人果能白日沖天，亦何益於聖世乎！今遇主上博通今古，君臣共心，致理大道，莫出於此。」⁷³¹

然而現實與小說情節的差異在於陳搏仍有聖上在朝，張有譽經歷崇禎自縊，弘光朝覆滅，倖存的愧疚以及國朝的滅亡，本非處宋初盛世的陳搏所能比擬。弘

⁷²⁹ 繼起弘儲：〈復李都諫映碧〉、李清：〈來書〉，《報慈語錄》，《徑山藏》，第222冊，頁589-590。

⁷³⁰ 檗菴正志：〈前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張公墓誌銘〉，《檗菴別錄》，卷7下，頁27b。

⁷³¹ 芾齋主人評：《二刻醒世恆言》，《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49冊，頁247-248。

儲所言乍看之下，僅是單純並列《論語》問仁與菩薩之道，然而面對以妄空諸所有的張有譽，立與達內蘊的倫理對待以及菩薩悲心對照的眾生，無一不是向欲亡之人展現世界、人間的存在意義，自此可見弘儲對日常、倫理的全面關注，如何賦予生命意義於遺民餘生存活的目標。

前一章論及弘儲交誼時，特別標舉弘儲與仕清官員的交往，合觀此節論述「忠」如果存在超越政治的解釋面向，遺民與清官因此不再是對立的思想、政治兩極。弘儲與佟彭年的來往信件，即可見弘儲臨終當年的佛教以及世界觀，其曰：

流通于無量義門，迴超於一切智地。稱揚佛功德，稱揚佛名號，總不離卻自家任重致遠之荷擔。先天下憂而憂，後天下而樂而樂，即此盡其性分，飛騰自在之神通無窮，應現廣大門風以蔭物也。⁷³²

引文首先稱讚佟彭年流通佛書的功德以及超然的修行境界，然而最重要的是連接行佛事、唱佛號等佛行與體貼蒼生的胸懷，期許佟彭年擁有荷擔天下的胸懷，進而擴充性分以涵蓋萬物。此段題記的內涵與前與遺民的對答並無殊致，因此弘儲對於旗人的期許，更近似「盡己之謂忠」，與其說是放棄遺民心志投效清廷，應當視為弘儲家國論述一貫對當下事務全神灌注的思考典型。

第二節 《孝經》一卷三峰旨：繼起弘儲世俗倫理探析

上節已論弘儲思想中忠孝，特別是忠的意義，此節進而討論孝論於繼起弘儲思想的意義。繼起弘儲雖言「《孝經》一卷三峰旨」⁷³³，然就筆者所寓目漢月法藏相關材料，似無特別言及《孝經》。漢月法藏雖亦言孝，然對《孝經》的重視，更多來自於弘儲自身的標舉，並將漢月法藏並無言及的法門師友倫理納入孝的範疇，以下將探論漢月法藏與繼起弘儲孝論異同以及繼起弘儲對世間、出世間孝的思考。

⁷³² 繼起弘儲：〈題方伯佟公一會靈山卷子〉，《辛亥語錄》，《禪錄》，頁 18b。

⁷³³ 繼起弘儲：〈贈卞圖南居士道號孝旨〉，《浮湘錄》，《偈讚》，頁 3b。

漢月法藏論孝集中於其律學著作——《弘戒法儀》。生前曾因授戒與雲棲株宏、古心如馨有所接觸的漢月法藏，向來以兼弘禪律聞名，法藏的律學思想以及《弘戒法儀》的三段結構以及對後世的影響，已有相關研究問世⁷³⁴，筆者此處不再贅述，僅針對《弘戒法儀》論孝段落，加以詮解。

《弘法戒儀》按照在家、沙彌、比丘、具足戒、菩薩戒編排。孝首次出現即是第一章〈受在家二乘三歸依法儀第一〉，其曰：

所謂一心十善者，一心不生，則意無貪嗔癡，口不妄言綺語，兩舌惡口，身無殺盜婬，故《四十二章經》云：「心為功曹，功曹若止，從者都息。」是知即此一念無心之三寶，則萬善具足，十度齊彰，依此而修，是為真修，依此而證，是為實證，更復兼之孝弟忠信、仁愛慈和、釋放生命、方便救苦，無非推此一心行於世間，謂之心佛出世者也。⁷³⁵

此段以一心不生、一念無心為善行根本，透過心意識的止歇，作為修行、證果的基礎，並推行為世出世間的善行根源。一心作為僧界、俗界的共同價值根源，以此心行事者，即便處世間仍同出世者，以心佛的內在性消弭兩界的區分。

往後受戒者歷經在家戒至菩薩戒，宣說勿殺生身父母等七遮法，進而誓願懺悔、苦行，將得開導，發大誓願法。其曰：

《梵網經》云：「若佛子常應發一切願，孝順父母師僧，願得好師同學善知識，常教我大乘經律，十發趣、十長養、十金剛、十地，使我開解，如法修行，堅持佛戒，寧捨身命，念念不去心。」由是而知，自己本來心地，不可觸犯，如父如母，故當孝順父母師僧也。⁷³⁶

漢月法藏不似同受具於古心如馨的三昧寂光，就此段類推盡孝父母之情於眾生慈悲之情，三昧寂光曾言：「今於大乘戒中，以觀一切眾生如己父母。」⁷³⁷法

⁷³⁴ 法藏戒律思想研究，參見長谷部幽蹊：《明清教團史研究》（東京都：同朋舍，1993年），頁227-232；陳永革：《晚明佛教思想研究》，頁180-182；森由利亞：〈王常月的三層戒構想と一七世紀江南金陵佛教における戒律改革運動——王常月・漢月法藏・見月讀體〉，頁35-66。

⁷³⁵ 漢月法藏：《弘戒法儀》，《卍續藏》，第106冊，頁972。

⁷³⁶ 同前註，頁1026。

⁷³⁷ 三昧寂光：《梵網經直解》，《卍續藏》，第61冊，頁181。

藏此處言及本來心地的不可觸犯，立基於發願後奉戒修行，歷經十七戒培植的堅實願力。「如父如母」的譬況，表示父母於此僅作為修飾語，承接心地之不可觸犯，進而回應《梵網經》原文。然而父母於此作為修辭之所以成立，則必須考量父母於此文本的意義。

父母於佛門除表示生身父母外，如祿宏則將行孝對象分為生身、法身、慧命父母⁷³⁸，法藏論及父母分類明顯承繼祿宏的思考框架，其曰：

佛為心之法身，不可觸犯，出佛身血，是破自己法身也。父母為生身之本，弑之，是弑自己本心也。和尚、阿闍黎是出家受法力生，教授羯磨之師，若弑之，是斷出家自性之佛種也。⁷³⁹

此段源於懺悔前，雖無論根器、經歷、出身皆得出家，然需要誠心懺悔自身罪過，首先必然得詰問學人是否曾犯七逆罪——出佛身血、弑父弑母、弑和尚、弑阿闍黎、破羯磨轉法輪僧等重大罪行。⁷⁴⁰上述罪行之重，源於佛、父母、和尚以及阿闍黎為法身、生身、法力生之本，雙方的關係則有兩條迴環並相互補充的解釋途徑：一、法身、本心、佛種，自「是破（弑、斷）……也」的句法而觀三者視為並列，強調弑佛、父母、和尚阿闍黎同為逆罪；二、法身—本心—佛種，觀「……之本（師）」的句法，將後兩項視為開顯法身的必要準備，透過戒的遵行進而發明本心為「心之法身」，可見法藏以戒律為基底，並強調發明心地的必要，從中可窺見法藏的禪戒兼弘的思想。其中父母作為生身之本，相較其他兩身、生貫通心源開顯以及實地修行，法藏對於父母、生身的描述集中於既成血緣、肉體的承認。

單純承認而不深探成立緣由、奉養法度等實際孝行於生活的運作，同樣的思考模式體現於法藏將孝順收歸於心上工夫，其曰：

若於此未悟未了，便於此法法頭上，橫不得，豎不得，如向大火聚中下手

⁷³⁸ 同註 67。

⁷³⁹ 漢月法藏：《弘戒法儀》，《卍續藏》，第 106 冊，頁 1022。

⁷⁴⁰ 同前註。

不得，自然不觸不犯，如此力參，故曰孝順。孝順者，孝順此心地戒也。⁷⁴¹

此段引文體現徐聖心、王月清分析孝戒關係中以戒為孝的模式。⁷⁴²此處法藏明顯設立宗門力參公案的維度，由此回觀前方引文，即可知無論戒、孝都必須收歸心地的禪門本色。正好對應法藏對《梵網經》「孝名為戒」的注解，以「孝」作為一字公案，其曰：「孝者即不得、離不得，理事恰好，是謂之孝。只這一字體相全該，極是簡徑，能持此戒，定無持犯耳。」⁷⁴³

法藏論孝與其說是劃定或模糊世出世間的界線，毋寧說是深探孝於佛門的倫理意義，更接近透過承認孝所關聯的血緣、親屬關係的必然⁷⁴⁴，如引文所言「離、即不得」，以之確認受戒學人的實際行為，進而利用其於倫理關係的遍在作為修辭或公案，融入學人的心上修行。

觀弘儲論孝相關文字，意旨並非如株宏、寂光、智旭等明末清初僧人，藉孝以匯通、和會儒釋分疆、或改造佛學、或直探本源心地⁷⁴⁵，亦不似法藏自戒禪關係論孝。弘儲如是表述其論孝本懷，曰：

凡有血氣者，以兩種父母。世間父母，生育色身者也；出世間父母，長養法身者也。色身無常變幻，俄頃終至蕩為冷灰寒烟，故恩亦有時而盡，縱百年之內，愛之、教之、珍之、惜之，咸淺近非深遠，以不能視大地眾生如一子，就其親者親之，疏者疏之，此人心也，亦凡情也。狀亦不可壞却假名，別尋實相。事父母如事佛，聖人之心也。法身圓徧，無在不在，亘古今而常凝，會聖凡而齊證，教之誨之，斧之鑿之，皆欲其成器以垂範也。有一眾生不在陶育之內，則我菩提果覺不圓，等視冤親，從不以冤親而冤親之，此道心也。⁷⁴⁶

⁷⁴¹ 同前註，頁 1030。

⁷⁴² 徐聖心：《青天無處不同霞——明末清初三教會通管窺》，頁 208；王月清：《中國佛教倫理思想》（臺北：雲龍出版，2001 年），頁 260-263。

⁷⁴³ 漢月法藏：《弘戒法儀》，頁 1039。

⁷⁴⁴ 似株宏論三種孝因，以父母最切為喻依：「經舉三種孝因，疏惟釋一者，父母於人最為切近，舉一以例餘。」，同注 754。

⁷⁴⁵ 徐聖心：《青天無處不同霞——明末清初三教會通管窺》，頁 191-231。

⁷⁴⁶ 繼起弘儲：〈示天章道人〉，《廿一錄》，《禪著》，頁 5a-5b。

區分本有之身為色身與法身，繼而論色身易逝，父母之恩無以回報，且受限於血脈的排他性，不能齊視眾生一如。但定立聖凡境界差異，不妨礙承認人心、凡情的實在。下句「事父母如事佛」而非「事佛如事父母」，標誌或為在家眾、或為出家眾的聖人，宣說家庭倫理如實相不可拋棄。聖凡、古今並進修行，從而鍛鍊包容萬物、超越限定關係的心魂，展現弘儲世、出世不可偏廢的胸懷。家庭倫理的卑近作為錘鍊涵融萬物心魂的基礎，聖與凡因此並非對立，而是平凡中蘊含蛻變為高遠的可能。而聖與凡於弘儲思想中除兩者無間、相互補充外，於另一語境，聖與凡實因後者無能體察兩者實為一體而有所區別，此說見於弘儲返鄉省覲病篤的母親，順道造訪范鳳翼之家，為文援引摩耶夫人、《梵網經》等故實及經典，向范鳳翼解釋己身奉母原因，其曰：

古佛久遠已不復問，且從毘婆尸佛至我迦文，考之《阿含》，莫不有父母妻子，于世無異。但聖人智慧，凡小愚癡；聖人篤于倫禮，凡小膠于識情。凡夫誤妄為真，聖人如幻如夢，如電光、如石火，不為一切所纏而能度脫一切。⁷⁴⁷

弘儲納諸佛、菩薩為聖人，強調聖人不離世間覺。聖人之聖，根源其深具智慧、深探倫理及禮典，直視關係、世界的虛妄、短促進而能解己身及眾人束縛，據此支撐佛教中人進行世間倫理活動時的意識形態。僅就上文，或許會認為弘儲論孝僅為晚明禪者的回聲或是援引儒家聖人附和居士。就承認世間孝而言，覺浪道盛亦曾引《孝經》闡發無子為不孝，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既無子，便當脩省警惕。」⁷⁴⁸然而弘儲不同當時僧人單純尋找世間與出世間的共相或是以佛恩大孝涵攝孝親，不僅不排斥弟子為親還俗⁷⁴⁹，還進而承認出家對於原生家庭的傷害：

孝名為戒，是我始祖家法……《四十二章》亦云：「供養百千諸佛，不

⁷⁴⁷ 繼起弘儲：〈復范勳卿太蒙〉，《報慈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577。

⁷⁴⁸ 覺浪道盛：《覺浪盛禪師嘉禾語錄》，《徑山藏》，第 213 冊，頁 46。

⁷⁴⁹ 「好男兒肯作還俗和尚，好宗族肯容還俗子姓，好父母肯收還俗兒子，此先孝敏先生之所以為法于名教，為法于法門。」，見繼起弘儲：〈乙巳八月示徒〉，《廿一錄》，《書問》，頁 27a。

如堂上二人。」老僧祇為法門心重，當時捨父逃逝，不曾盡一日孝養，而今每一飯未嘗不痛恨，前在三峰隔江望狼五因，思先人墳墓所在，以一衣帶水，不能一低頭于地上，勃勃不欲生……即儒宗言孝，亦有始終小大之分，唯擇其遠者、大者始之、終之，是即所以安汝師及老僧也。

750

「孝名為戒」的說法出自《梵網經》，禪者對此最知名的化用當屬宋代明教契嵩所作《孝論》，徐枋早已指出契嵩《孝論》為弘儲參照與承繼⁷⁵¹，然而弘儲並未如契嵩展開佛門對孝的擴充，或是孝養父母與佛門戒律的張力，相較之下，契嵩《孝論》開篇說明自身無能報親孝養之恩的慚愧以及弘法嬰難時思親墳墓的故實⁷⁵²，皆與弘儲事蹟的高度疊合，當屬弘儲論孝另一參考座標。回到原文，弘儲論孝最饒富意趣之處，在於改易《四十二章經》內容。原文供養者為惡人、善人、持五戒者、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千億三世諸佛、無念無住無修無證者。⁷⁵³文末，弘儲所言遠大者，當先前引文所言聖人事佛之孝，然而與其說弘儲欲判立孝之位階，雖然如今不可見來信，毋寧是堅定來信法孫出家的意志，為其定立遠大之孝的目標，據此見得即便出家，弘儲不可抹滅的世間孝胸懷。

弘儲實踐世間孝，最知名的事蹟之一，莫過於奉行《孝經》。不僅於日常「率《孝經》之行」⁷⁵⁴，更箋說《孝經》，並冀望透過重刻《孝經》，重振法門倫序，其曰：「山中人刻《孝經》，亦祇為近代主法滅裂孝義。」⁷⁵⁵以講論世間倫理的《孝經》，建立宗門倫常，不可不謂弘儲的創造。然而佛門豈無論孝之書？《佛說父母恩難報經》、《佛說孝子經》、《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等以父母、孝

⁷⁵⁰ 繼起弘儲：〈復甘露仁孫〉，《甲辰錄》，《書問》，頁 44a-b。

⁷⁵¹ 徐枋：〈南嶽儲和尚報慈室銘〉，《居易堂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81 冊，頁 355-356。

⁷⁵² 明教契嵩：〈孝論〉，《鐔津文集》，《徑山藏》，第 120 冊，頁 140。與自身兄長言「弘法罹難，死生師法，庶幾于道，可無遺憾。」，然而仍憂心於先人墳墓，參繼起弘儲：〈與李蕙卿居士〉，《樹泉集》，《卷下書問》，頁 22b。

⁷⁵³ 迦葉摩騰、竺法蘭譯：《四十二章經》，《徑山藏》，第 40 冊，頁 482。

⁷⁵⁴ 徐枋：〈南嶽儲和尚報慈室銘〉，《居易堂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81 冊，頁 355-356。

⁷⁵⁵ 繼起弘儲：〈復蔣公遜居士〉，《甲辰錄》，《書問》，頁 42a。

子為名的經典外，《華嚴經》中：「孝事父母，當願眾生，善事於佛，護養一切。」⁷⁵⁶

⁷⁵⁶對在家菩薩宣說事佛、護養眾生為孝的擴充⁷⁵⁷，可見佛教論孝經典並非少數。

弘儲為此，曾自陳刻經緣由：

或曰《孝經》為儒家開宗明義之書，沙門釋子自有五千四十八卷、百韋陀典，何取于越俎為也？弗也。世、出世間，舍孝無從矣。我沙門嘗遭滅物絕倫之訶，蓋沙門或舍耒耜、或舍舟車，負販兒童，時或字不到眼、或長而茫失，即天資近古，懔無證據。其有舍丹鉛、服三事衲者，始不過舉鄒魯之聖經，為富貴之先導。經云：「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又云：「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不體聖心則章句而已矣。我沙門半月誦《梵網經心地品》一則曰：「慈悲心孝順心」，二則曰：「孝順心慈悲心」，非慈悲孝順則非正語正見，自非正語正見，安能生一切眾生正語正見。⁷⁵⁸

弘儲起手即以孝涵括世出世間，然而並未如《孝經》鋪陳孝於各種關係中的全幅展開，而是陳述沙門徒眾捨棄家園、經濟活動，聚集至僧團，無法閱讀經典，又或是僅為現實利益捨道從佛者的現實閱讀困境。行文至此，挑選《孝經》的原因顯而易見，此經短小又為明清蒙學的讀本⁷⁵⁹，故以此作為僧人的共同讀物。且自強調「體聖心」，可知弘儲不以訓解義理為先，而是強調實踐、領會，在實際修行基礎上會通孝順心與慈悲心，透過持誦經驗，並於文字上並置孝順與慈悲，通過重複並顛倒順序，表示兩者共通不二。而或許深怕僧人無法領會，弘儲更命張有譽向禪者宣講《孝經》，記云：

命大圓為諸禪開講孝經，以藥天下之不以道孝其親，不以道孝其師，自

⁷⁵⁶ 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徑山藏》，第18冊，頁463。

⁷⁵⁷ 道端良秀：《中國佛教史全集》，第9冊，頁79-101

⁷⁵⁸ 繼起弘儲：〈刻孝經序〉，《甲辰錄》，《禪著》，頁10b-11a

⁷⁵⁹ 呂妙芬：〈做為蒙學與女教讀本的《孝經》——兼論其文本定位的歷史變化〉，《臺大歷史學報》第41期（2008年6月），頁1-64。明代流行的淨明忠孝道引用《孝經》的情況早已為學人指出，或為弘儲以此經應對道人的原因。見秋月觀暎：《中國近世道教の形成》（東京：創文社，1978年），頁184。

墮異趣者。⁷⁶⁰

除再次強調孝親，更涵納原文無有的師徒之倫，可見在弘儲心目中《孝經》為世出世共同的經典。

綜上所述，弘儲雖然立定超越血緣，萬物一體的出世間孝，仍然是以世間孝為基準，類推至出世間孝，那麼作為僧侶行孝的準則為何？既然已遠離原生家庭，要如何行孝卻又不違背為僧之身？弘儲於母親逝世的說法正提供禪者思索僧行與世間孝之間的可能位置。上堂時，首先藉僧眾之口比擬先慈為佛母，進而自慚如今母親去世，無能如睦州道明等先賢孝順尊親。感懷母親傷逝的同時，重思如今身為僧人，應該基於何種位置或姿態，面對親人的死亡，其言：

先聖道：「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此觀。」此語如將炤乘夜光，和土和砂，一時傾出，若非具頂門眼、佩肘後符者，未免以魚目作明珠。不可道人家聞君親變故，聞如不聞，而嘻笑自若耶？又豈可披麻戴白、躑躅哀號，形同成俗耶？顧左右云：「諸仁者畢竟作麼生觀？」良久，擊禪床云：「蒼天蒼天！作是觀者名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⁷⁶¹

引用《金剛經》六如偈，形容六如偈在喪親之黑暗中如火光閃耀，但情感宛若夾雜土砂的當下，若非具超方眼者，會輕易看過六如偈的表相，進而抽空人際關聯的意義。文中弘儲明顯引用大慧宗杲為喪子的汪內翰所作〈答汪內翰〉一書：

正當煩惱時，總不是外事，且不得作外邊想。永嘉云：「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是真語實語、不誑不妄等語。恁麼見得了，要思量、要煩惱，亦不可得。作是觀者，名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邪正未分，正好著力。⁷⁶²

⁷⁶⁰ 繼起弘儲：〈與愚庵老和尚〉，《甲辰錄》，《書問》，頁 1b-2a。

⁷⁶¹ 繼起弘儲：《興化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195

⁷⁶² 大慧宗杲：《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徑山藏》，第 97 冊，頁 540，註解參考荒木見悟：《大慧書》，頁 121-123。

全書宗杲承認父子之情為實相，透過一次又一次衝擊、對決喪子的傷痛，沈思煩惱所從來，掙扎於為子喪而哭為正為邪以及「種種虛幻，無一真實」為正為邪的擺盪，消磨本來習氣，進而悟入佛性、法身。相較於宗杲透過世法、佛法的一體兩面，在承認喪親的悲痛時，同時以此為體空的契機，弘儲一方面反對泯滅親情，無視喪親的哀情，一方面透過區分僧俗，表彰超越俗情、世法的佛門大孝。弘儲的分判，直指禪者面對死亡的姿態，相較於宗杲面對在家眾，弘儲設問的張力開展於出家眾，透過面對親人死亡的心理感觸引發的激盪，將親人之死為正、為邪無法執為定見的過程植入學人心中，成為參透親情實相的關鍵。

第三節 三峰家法：繼起弘儲綱宗與五家宗旨論

前兩節嘗試整理弘儲的忠孝形象以及思想，此節將概述明清五家以及綱宗的流行，作為三峰禪法的參照點，進而羅列弘儲論及綱宗、五家、經教等三峰家法的段落，梳理弘儲對三峰家法的承繼以及轉化。

五家作為禪門分派歷史事實，晚近研究指出五家之說確立於北宋中期。⁷⁶³宋代以降直至清代，五家以作略、歷史事實，於禪門不斷重提。揉合五家、宗旨、綱宗最重要的禪者，當屬宋代惠洪覺範。⁷⁶⁴其所作〈五宗綱要旨訣序〉強調以五宗為引，帶領學人入佛細微智，曰：「諸佛三昧，謂之甚微細智。粗浮心識，其能至哉。」⁷⁶⁵往後，惠洪覺範認為綱宗語言因學人心識不至，動輒改易，淪喪古人法眼，故編《五宗機緣》，透過語言探勘心識的細微之處，以拯救僧團法度衰微以及缺人精通宗教者的現況。而惠洪提倡文字禪，強調禪教合一，以教乘為根基，追求單傳心要，並警戒知解宗門的危險，早為學界共識⁷⁶⁶，為防止學人執著

⁷⁶³ 賈晉華：《古典禪研究》（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255-277。

⁷⁶⁴ 惠洪覺範的五家綱宗思想研究 參阿部肇一：《增訂中国禅宗史の研究—政治社会史の考察—》，頁449-488。

⁷⁶⁵ 惠洪覺範著，廓門貫徹注，張伯偉、郭醒、童嶺、卞東波點校：〈五宗綱要旨訣序〉，《注石門文字禪》（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1367-1373。

⁷⁶⁶ 黃啟江：〈僧史家惠洪與其「禪教合一」觀〉，《北宋佛教史論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綱宗為實法，多次引用巖頭全豁：「但識綱宗，本無實法」之語，以遏止法子以思維心認取綱宗。⁷⁶⁷

惠洪覺範之後，晦巖智昭感於「此蓋當時義學之徒，相與造統誣罔先聖、非毀禪宗。」⁷⁶⁸尋訪諸國宗匠，取得並記錄五家綱要，編就《人天眼目》⁷⁶⁹。其中，論及五家編纂以及天王、天皇之爭，都為晚明相關論題的先發。

時至明清，禪門綱宗的播化，有賴紫柏真可重新刊刻惠洪覺範相關文獻，進而引領綱宗思想、性相融合、文字禪復興，面對「今之人全無實悟，而習棒喝機緣，欲以誑人」⁷⁷⁰的宗風亂象，紫柏真可透過綱宗印證心源，嘗試重新建構禪宗的知識結構。紫柏真可深掘的禪學伏脈，往後由深心紫柏真可的漢月法藏加以提煉，漢月法藏繼承五家綱宗之說，強調具體言句作為悟後鍛鍊，明確地將宗旨綱宗視為必要的修行階段，成為日後與密雲圓悟論戰的引爆點之一。⁷⁷¹紫柏真可提倡宗門綱宗與教家綱宗⁷⁷²，前者為漢月法藏所承繼，後者則為稍晚的藕益智旭發揚。智旭所作《教觀綱宗釋義》以綱宗統括天台教學，藏通別圓化法四教為教之綱，依四教而設觀為觀之綱，後以四教四觀的權實互補、雙照雙泯為佛法宗要。⁷⁷³而智旭置身叢林文字風氣大興的風潮，或許已然覺察文字語言的界定可能溢出佛典的弊端，於其參與校訂的《天樂鳴空集》中，警戒當世僧人不讀內典而轉讀儒書以及悟後為接引士大夫專注外學而束佛典於高閣的現象。⁷⁷⁴

1997年)，頁315-358。

⁷⁶⁷ 惠洪覺範著，廓門貫徹注，張伯偉、郭醒、童嶺、卞東波點校：《注石門文字禪》，頁1375。

⁷⁶⁸ 晦巖智昭：《人天眼目》，《徑山藏》，第157冊，頁591。

⁷⁶⁹ 《人天眼目》的編纂過程、目的以及對洞上五位的理解，參サンヴィドマルタ：〈『人天眼目』に關わる抄物の曹洞宗と臨濟宗における相互交渉〉，《東洋の思想と宗教》第35期（2018年3月），頁125-147。

⁷⁷⁰ 馮夢禎：〈重刻林間錄跋語〉，《林間錄》，《徑山藏》，第157冊，頁672。

⁷⁷¹ 法藏對紫柏的思想、法系繼承嘗試，參見廖肇亨：〈惠洪覺範在明代：宋代禪學在晚明的書寫、衍異與反響〉，《中邊·夢戲·詩禪——明末清初佛教文化論述的呈現與開展》，頁106-149。漢月綱宗說與悟後修行的關係，筆者所見最早的研究為野口善敬：〈「本來無一物」は外道之法〉，頁1-50。陳永革則將綱宗的流行結合晚明祖師禪、如來禪的合流現象，嘗試描繪釋門對頓悟、漸修的各方意見，見氏著：《晚明佛教思想研究》，頁35-92。

⁷⁷² 紫柏真可：〈禮石門圓明禪師文〉，《紫柏老人集》，《徑山藏》，第154冊，頁247。

⁷⁷³ 藕益智旭：《教觀綱宗釋義》，《徑山藏》，第137冊，頁131。聖嚴法師曾就書名綱宗加以釋義，見氏著，釋會靖譯：《明末中國佛教之研究》，臺北：法鼓文化，2017年，頁553-555。

⁷⁷⁴ 鮑宗肇述，藕益智旭定：《天樂鳴空集》，《徑山藏》，第149冊，頁166-168。

上一段嘗試列舉多位禪者於明末清初言及綱宗的例證以及相關研究，此段將以明清禪門的五家論述為主。長谷部幽蹊曾介紹晚明以降禪門為彌補明代前中期傳燈不明，繼而顯彰五家的現象，除了漢月法藏編《五宗原》⁷⁷⁵外，湛然圓澄刊行《五家法語》、《五家機語》，雪嶠圓信與郭凝之同編《五家語錄》，遠門淨柱(1602-1655)編《五燈會元續略》，費隱通容編《五燈嚴統》等編選五家傳燈的著作⁷⁷⁶，都顯示五家作為當代宗門共通的關懷。

力倡五家宗旨的漢月法藏掀起的密漢之爭，或為明末清初禪門師徒間牽連最廣的論戰，直至清世宗禁絕三峰派才算終結，相關研究甚多，筆者前已引述，故不於此贅述。論爭最大的引爆點源於崇禎六年(1633)法藏提《智證傳》，隔年密雲圓悟直斥漢月法藏為知解宗徒：「臨濟宗至吾徒又一大變為講席矣。」⁷⁷⁷同年漢月法藏深感五宗不振作〈哭五宗詩〉⁷⁷⁸，然密雲圓悟似乎並沒有直接針對五宗攻擊。⁷⁷⁹事實上，密雲圓悟於論戰前的崇禎四年(1631)所作〈五家語錄序〉⁷⁸⁰亦承認五宗能助顯差別智，其曰：

禪備眾體，機語不一，無心而分，自成五家，故謂為仰、臨濟、曹洞、雲門、法眼，然機用雖似，五家無非直指之旨……閱是語者，可盡五家差別之元，以明自己差別之智，總歸當人本地風光。全機大用，出於文字之表，則誰見有五家兒孫？空王佛、田庫奴以至狐狼野干到來，總與三十棒。⁷⁸¹

雖然文末依舊收歸無論對象一棒打殺的臨濟宗風，密雲圓悟仍承認禪本具多樣的機鋒、語句，學人能透過歷史上偶然分化的五家相異宗風，進而體察五家蘊含統一的從上直指宗風，回歸本來面目。密雲圓悟所論五宗啟發差別智之說是否僅是收歸棒喝的虛晃一招，暫且不論，此文意義在於五宗的並立是否存在獨立地

⁷⁷⁵ 漢月法藏編《五宗原》，除宣揚五家宗旨外，尚有保存文獻一層意義：「又謂臨濟一宗馬駒的髓，固雖傳久失真，而文獻猶足。」，費隱通容：〈復漢月〉，《費隱禪師語錄》，卷4，頁3a。

⁷⁷⁶ 長谷部幽蹊：《明清佛教教團史研究》，頁262-263。

⁷⁷⁷ 木陳道忞編：《天童密雲禪師年譜》，《徑山藏》，第225冊，頁20。

⁷⁷⁸ 繼起弘儲編：《三峰和尚年譜》，《徑山藏》，第183冊，頁299。

⁷⁷⁹ 此說據長谷部幽蹊：〈三峰一門の隆替-2-〉，頁113。

⁷⁸⁰ 木陳道忞編：《天童密雲禪師年譜》，《徑山藏》，第225冊，頁18。

⁷⁸¹ 密雲圓悟：〈五家語錄序〉，《密雲禪師語錄》，《徑山藏》，第224冊，頁675。

位，抑或是能為其中特定幾宗所統攝，而統攝的基礎是立足於宗風間的價值判別亦或是現實宗派傳承的衰落？同屬臨濟宗，四川聚雲派吹萬廣真(1582-1639)門人鐵壁慧機(1603-1668)明顯則立基於明末唯獨臨濟、曹洞昌盛的現實狀況談論五宗，其曰：

用臨濟而不通曹洞，則類野狐；用曹洞而不通臨濟，則落教網，是必濟洞兼通，則雲門、為仰、法眼在其中矣。⁷⁸²

偏重臨濟、曹洞的末路為野狐與教網，明顯依傍臨濟棒喝以及曹洞的五位等宗風立說，以兩宗為極，相互補充方為正法，至此則其餘三宗自然相通、融攝於臨濟、曹洞之中。

明末清初僅餘臨濟、曹洞流傳，五宗不僅牽涉宗風或歷史問題，更關乎明末遙嗣之風下的法統問題。漢月法藏自言印心於高峰、印法於原妙，雪嶠圓信亦以復興古雲門為終身志業，於當時皆引起禪門議論。⁷⁸³曾為錢謙益讚賞欲校正五家，以繼《傳燈》⁷⁸⁴的覺浪道盛，於大病不死之餘，重編無明慧經著作，以六種綱宗為法印記⁷⁸⁵，上堂門人也曾言及五家宗法，亦曾針對雪嶠圓信遙嗣雲門的提問，曰：「洞上、臨濟二宗，今子孫皆有其人，而為仰、雲門、法眼三宗已絕，斯有人欲續之可乎？」山僧曰：「但續之，貴在當時有真正明眼師友為之印授則可，不則是篡竊也。何取義于傳燈乎？」⁷⁸⁶主張明眼宗師的印可才是遙嗣的門檻。

時至道光年間，錢伊庵所編《宗範》，內容延續明末清初禪學多項論爭⁷⁸⁷，其中綱宗一節繼承、反思漢月法藏宗旨說，依據燈錄收錄世尊、七祖以及五家機

⁷⁸² 慶忠鐵壁：〈五宗斷〉，《三山來禪師五家宗旨纂要》，《徑山藏》，第 203 冊，頁 245。

⁷⁸³ 雪嶠圓信的文藝思潮、遙嗣雲門相關研究，參廖肇亨：〈第一等偷懶沙門：雪嶠圓信與明末清初的禪宗〉，《中邊·夢戲·師禪——明末清初佛教文化論述的呈現與開展》，頁 240-272。

⁷⁸⁴ 錢謙益：〈答覺浪和尚〉、〈又答覺浪和尚〉，《錢牧齋全集》，第 6 冊，頁 1376-1379。信中可見道盛編纂燈錄曾詢問牧齋燈史流傳狀況。

⁷⁸⁵ 覺浪道盛：《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徑山藏》，第 163 冊，頁 471。

⁷⁸⁶ 同上註，頁 471-472。

⁷⁸⁷ 《宗範》的作者背景、成書原因、體例，參野口善敬：〈明末清初僧諍覺書-3-「宗範」について〉，頁 299-304。

緣，藉五家宗旨提綱挈領，其曰「綱者提挈眾目之主腦，宗者匯合萬流之朝歸」⁷⁸⁸，進而匯合、統整各宗綱要，藉以消弭學人因機用紛陳、誤信宗旨產生的弊端。

自上所見，明末清初宣說五家以及綱宗的禪門宗人並不算少數，如此的時代風氣下，回觀繼起弘儲與漢月法藏的思想傳承，首先不能忽視的是：法藏龐大著作，涵蓋禪門、淨土、文學以及律學。日後，清世宗嚴厲批評三峰門人不守戒律，其曰：「今其魔子、魔孫至於不坐香、不結制，甚至於飲酒食肉、毀戒破律。」⁷⁸⁹今雖不見弘儲律學相關著作，然其對禪林法度著意甚深，門人曾記：「自天啓甲子宗風初盛，凡新年頭，主人放假三日，聽學者恣意遊戲，迄今諸方不能禁止。師自祥符戾止靈岳，二十餘年曾無此例。」⁷⁹⁰而為蘄菴正志律學著作寫序時，弘儲特別標誌作為律師的漢月法藏，其曰：「我先師三峰和尚傳達摩不傳之心，荷擔臨濟綱宗，重整南山儀制，著有《弘戒法儀》。」⁷⁹¹法藏所言經教、五家、綱宗等三峰派宗法，皆可於弘儲著作中可尋獲相關討論，然弘儲座下明遺民薛案曾指出弘儲相較於法藏的宗風：「而又有飽參者為言和尚之於萬峰，往往別展旗旛、自立國土。」⁷⁹²此節將據此說，羅列弘儲論及三峰派相關禪法的段落，嘗試辨析與法藏的宗風差異。

《南嶽單傳記》曾記弘儲開法祥符寺時，以五宗接引學人，曰：「首住常州夫椒山祥符寺，法堂揭五宗要旨，室中出十二種日旋三昧以驗方來。一時東南衲子、賢士大夫，目為龍門。」⁷⁹³相同記錄可見於《靈瑞禪師岳華集》，集中記弘儲以臨濟賓主、權實、炤用、雲門函蓋乾坤、曹洞正中等公案勘驗學人，並定立十二種日旋三昧，更設八門、六成就規範說法者⁷⁹⁴，為弘儲說法記錄中少數以階

⁷⁸⁸ 錢伊庵：《宗範》，《叢續藏》，第 114 冊，頁 324。

⁷⁸⁹ 清世宗：《揀魔辨異錄》，《叢續藏》，第 114 冊，頁 379-385。

⁷⁹⁰ 繼起弘儲：〈次日晚參〉，《崇報三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305。禪宗歲時說法的研究，參永井政之：《中国禅宗教団と民眾》（東京市：內山書店，2000 年），頁 279-350。

⁷⁹¹ 繼起弘儲：〈戒法質疑序〉，《辛亥語錄》，《禪錄》，頁 19a-20b。

⁷⁹² 薛案：〈能仁語錄序〉，《能仁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457。

⁷⁹³ 繼起弘儲：《南嶽單傳記》，頁 106a。

⁷⁹⁴ 靈瑞祖符：《靈瑞禪師岳華集》，《徑山藏》，第 188 冊，頁 96-98。

序安排的教學呈現。⁷⁹⁵反觀《祥符語錄》舉法藏曾答學人問如何真慧現前、得法性空，回以聞板聲喫飯、洗足上眠牀，弘儲進而承接法藏語句，曰：

學般若菩薩，須是不滯玄解，始得法性寬波瀾濶，纔有毫忽異見，奴緣未斷，爭能觸處閑閑。而今要透前兩轉也不難，聞板聲喫飯太煞不尋常，更擬玄解會洗足上眠牀。⁷⁹⁶

法藏呈機所示無非臨濟義玄所言：「佛法無用功處，祇是平常無事。」⁷⁹⁷以日用對治滯於空慧。弘儲所言玄解分別指向以發問欲求真慧、性空者以及當下祥符堂上聽聞法藏答語的學人，止遏學人頭上安頭，誤解法藏言中的平實。法藏與日用的關係，並非僅是偶然開示，弘儲將此以及竹篋子視為法藏終身教法的一環，其曰：「三峯老師三十年，只教個『竹篋子則觸，不喚著則背』，有什麼人向什麼處安排他。正大修行人著衣、喫飯、屙矢、放尿，闕一不可。纔擬作佛，太費心力。」⁷⁹⁸因此，「平實」於弘儲教學中並非僅是強調宗門本懷，更是特定宗風的表徵，其曰：

千餘年後遭他跛腳阿師劈頭一棒，這裏一氣拽得轉，始好說箇天上天下獨尊底大人……楊歧栗棘禪且置一邊，權借南公下平實禪一問，撥草瞻風，祇圖見性，阿那箇是諸上座底性？識得自性，本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既脫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張向什麼處去？三句作一句道將來，你若道生也，石火電光，舉必全真；滅也，玉轉珠回，通身無影。祥符門下有棒到你喫麼？⁷⁹⁹

文中楊歧、南公分指石霜楚圓座下兩大金剛：楊歧方會與黃龍慧南。弘儲的楊歧方會批判，可見於《南嶽勒古》中針對栗棘蓬、金剛圈的評斷：「栗棘蓬你

⁷⁹⁵ 此處所言少見，或因當面指導弟子與公開說法的差別，弘儲曾回顧唐宋禪宗教法，以上堂、入室區分當行機用差別：「上堂對入室言，一為單提直指，一為覲面施機。」，見繼起弘儲：〈自序甲辰陞座〉，《甲辰錄》，《自序》，頁 1a。

⁷⁹⁶ 繼起弘儲：〈上堂〉，《祥符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160。

⁷⁹⁷ 頤藏主集：《古尊宿語錄》，《徑山藏》，第 122 冊，頁 110。

⁷⁹⁸ 繼起弘儲：〈佛林菴無染禪者請上堂〉，《南嶽福嚴語錄》，《語錄》，頁 22b。

⁷⁹⁹ 繼起弘儲：〈許定于中丞斷七陞座〉，《祥符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166-167。

作麼生？吞金剛圈你作麼生透？勒曰：『必速戾于厥躬』。⁸⁰⁰弘儲所言出自《尚書》，意指招致罪禍於自身。黃龍慧南提倡平實禪，貶斥三玄三要等思想名相⁸⁰¹，與弘儲不謀而合。此處所設三問，從尋訪參學，為求見性至見識未到，無得開悟終至了脫生死，最後則敞開生滅二擇的當處即真、任運無礙。弘儲所言是否符合慧南本旨尚且不論，相對排斥楊岐以及文首、文末提及的棒喝，平實禪在弘儲的理解明顯非如棒喝由他人加諸，或如栗棘蓬、金剛圈哽喉難去的他物，而是透過層層設問，引導學人自我發心。⁸⁰²自設問引發學人自身的思量，用以對治靜滯的修行以及棒喝的蠻橫，其曰：

殊不知：自己家珍不從門入，摩竭掩室、毘耶杜詞，尚屬塞耳避聰，何況見人便喝，逢僧便棒，一味硬作主宰。老漢有願，不壓掠人、不搭滯人，儘你思量，儘你分別思量，分別到去不得處，水落石出。⁸⁰³

壓掠、搭滯，分別指向強加的棒喝以及不與世間接觸與溝通。批評棒喝尚不用說，弘儲厭棄掩室、杜詞源於上述行為區分動靜、內身外器，進而安立身心，然而區分本身，即以違反眾生本來是佛，蘊含另立他佛的危機。⁸⁰⁴回到此段文章，「儘」於此一方面代表師家於參學過程不加以規範，一方面則是學人於修行中不斷思考、權衡、轉向、停滯、衝破，直至豁然貫通。而驅使學人啟動思量至水落石出，源於自身發心的原動力，而非如他法強加主宰，正是弘儲此處立說用心。

上段嘗試立定弘儲強調一切現成的本心以及學人自我發心的本懷，以下將沿用張雅雯予以分析三峰派禪學的心法結構。心、法並傳為漢月法藏所宣揚，意指根本智、差別智缺一不可，立定本心後如何自在活用綱宗、經教等作略，正是三

⁸⁰⁰ 繼起弘儲：《南嶽勒古》，頁 14b。

⁸⁰¹ 土屋太祐：《北宋禪宗思想及其淵源》（成都：巴蜀書社，2008 年），頁 149-160。

⁸⁰² 弘儲也深知強調平實、日用的弊端，曾針對坐斷理事而自適，強調橫按鑊錘，一奮青天的直截向上，見繼起弘儲：《梅隱笠雲和尚》，《甲辰錄》，卷 2，頁 10a。

⁸⁰³ 繼起弘儲：《琴穿弟子本奕》，《崇報三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297。經口考委員指點，弘儲此說與湛然圓澄立場相似，由此可見明末清初曹洞宗、臨濟宗風相合之處。

⁸⁰⁴ 繼起弘儲：《王大川茂衡》，《南嶽福嚴語錄》，卷 1，頁 24b-25a。

峰派傳承的用心所在。⁸⁰⁵本段將據此說，透過弘儲對棒喝、經教的基本態度出發，進而羅列弘儲談及綱宗的段落，嘗試歸納弘儲對三峰家法的基本態度。

前已提及弘儲不以棒喝為家風，實源於對以棒喝接引初學的擔心，其曰：

德山入門便棒，只得一半；臨濟入門便喝，也只得一半，直饒不惜手脚，將他兩人縛作一箇，未稱全提……你又道我曾深入五宗差別來，蕎指案上香爐云：「這箇是囫圇底，差別在什麼處？」⁸⁰⁶

如同法藏反對將棒喝全然視為臨濟法要，單論德山棒、臨濟喝，或兩者並稱，於弘儲而言皆未達究竟。「入門」指初機學者，或指每次接引皆以棒喝賺殺學人。而弘儲對以棒喝接引初學的謹慎，或來自於己身參學法藏的經驗，具陳如下：

師自期七日明道，至第六日，危立如塑像，堂中開靜，見兩行僧對問訊，曝然自落，積劫未明之事，徹底現前，亟趨方丈，藏望見顏色，曰：「看箭。」師喝，藏曰：「看箭。」師又喝，藏起立大呼，曰：「看箭。」師放身倒時，華嚴鴻和尚燒香曰：「儲兄何不禮拜？」師即下去。⁸⁰⁷

看箭與放身便倒的機鋒典出藥山惟儼，原文作：「問：『平田淺草，麀鹿成群，如何射得麀中主？』師曰：『看箭。』僧放身便倒，師曰：『侍者，拖出這死漢。』」⁸⁰⁸面對詢問於日常塵勞，心識散漫，如何能得第一機，惟儼以看箭截斷學人心思，然學人不忘前問，認己為麀，放身而倒，不解惟儼用心。⁸⁰⁹法藏以看箭勘驗弘儲，目的並非單純截斷心識，三次看箭分別就目前境界承機、別展風規以及止遏重複用喝，因此弘儲雖如原典放身就倒，旁人以為得機，自己卻明白未得究竟，故禮拜而去。

然而並非表示弘儲全然不使用棒喝，弘儲住錫堯峰禪院期間，有學人提問：

「臨濟喝得口破，德山棒得手酸，因甚七百年來依舊江南地暖，塞北風寒。」明

⁸⁰⁵ 參見張雅雯：《清初三峰派仁山寂震研究——活用印心與印法以重構臨濟宗》，頁 222-283。

⁸⁰⁶ 繼起弘儲：〈上堂〉，《祥符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164。

⁸⁰⁷ 繼起弘儲：《南嶽單傳記》，頁 102b-103a。

⁸⁰⁸ 普濟編：《五燈會元》，《徑山藏》，第 159 冊，頁 75。

⁸⁰⁹ 此段解釋，參見圓悟克勤著，入矢義高等譯注：《碧巖錄》（東京：岩波書店，2002 年），第 3 冊，頁 93-99。

顯針對三峰家法與密雲棒喝禪的差異，希冀別展風規，然而面對一連串的提問，弘儲每每以五棒打退，並在學人希望別展風規時，言：「只知貪程太速，不顧截斷腳跟。」⁸¹⁰可見當參學者以棒喝為尋常甚至貶低棒喝，進而別尋奇特，弘儲仍出以亂棒，警示學人注意當下。

由此總結弘儲對於棒喝的基本立場：一方面認為以棒喝為外加、僅是暫時止歇學人意識，無以據此促使學人發心參學，並根據自身參學經驗，體認單純以喝承機，終未得究竟，一方面卻仍依據學人答問當下，靈活出以棒喝，據以斷學人心識，不全然排拒使用棒喝。

使用並警戒棒喝，為三峰派學人的基本立場，然而在反對棒喝作為唯一教法時，弘儲一方面多次宣揚五家公案為教學重點：「老漢是臨濟兒孫，因甚不展三玄戈甲，卻豎五位旌旗。」⁸¹¹、「千七百家不具論，五宗諸老把來細細審詳看，這裡定當得，方好定當今日公案。」⁸¹²一方面亦可見弘儲非以五宗為極則，即便熟稔五宗家法仍需加以勘驗，進一步則不把定五宗慣常套語，僅以一切現成為要，其曰：

這裏不得說臨濟主賓、雲門事理、為仰父子、曹洞君臣，何以法眼家裏
祇言一切現成，老漢爭肩將無作有，教你修禪習觀，改斷變常，起寺造
塢，鑄像印經，終日傍家走。⁸¹³

綜觀弘儲著作並非不言上述各家宗法，然認為如臨濟喝、德山棒等直截提撕皆「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⁸¹⁴，考量弘儲身處時空、宗派，五宗的提講早已熟稔於心，與其搬弄武庫，不如藏斂家風，不以特定教學為尊，看重一切現成，進而善導學人，此正是「有正悟無速悟」⁸¹⁵的弘儲家風所在。

⁸¹⁰ 以上引文，出自繼起弘儲：〈過黃橋〉，《古堯封禪院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402。

⁸¹¹ 繼起弘儲：〈瀛州弟子〉，《報慈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383。

⁸¹² 繼起弘儲：〈第二日上堂〉，《廿一錄》，卷 2，頁 17b。

⁸¹³ 繼起弘儲：〈上堂〉，《古堯封禪院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397。

⁸¹⁴ 繼起弘儲：〈晚參〉，《雪舟集》，《徑山藏》，第 222 冊，頁 449。

⁸¹⁵ 張有譽：〈靈巖語錄序〉，《崇報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207。

五家綱宗外，三峰派往往以經教為活用的方便之一，如漢月法藏特別看重法眼宗華嚴六相義⁸¹⁶，然同時也以《楞嚴》經名為例，表示經教非理可鑿。⁸¹⁷同門師兄弘璧亦以經教為重，其中特別看重《法華經》，曾要求弟子終身念誦《安樂行品》。⁸¹⁸本文前章即已指出弘儲早年與賢首宗南方系的交往，而弘儲住錫天寧寺於華嚴道場期滿時，亦以將近千字描述華嚴寶所、天樂繚繞，進而宣說「普使法界諸異生，同入普賢一毛孔」、「恆沙攝在一毛孔，於一毛孔入法界」的層層互具、一多相即等華嚴基本教理。⁸¹⁹《華嚴經》之外，弘儲住錫台州能仁寺時，以頌古遍述《華嚴經》、《金剛經》、《圓覺經》、《楞伽經》、《楞嚴經》等經典。⁸²⁰弘儲選取經文以宗門常見公案為主，如《華嚴經》：「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或是《楞嚴經》：「汝等發真歸元，此十方空皆悉銷隕。」⁸²¹同時詮解經文亦強調擺落繁瑣名相，如《楞伽經》：「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弘儲頌為「鬼面神頭，千般變現，仔細看來，不隔一線。」視名相的區分為虛妄，定心而論則一不可分。弘儲上堂說法時，亦可見引用經典的場合，其曰：

上堂，舉天台智者大師誦《法華經》至〈藥王品〉云：「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於是悟法華三昧，獲旋陀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師云：「清波萬里，湛寂凝然，寶月凌虛，光吞群象，正恁麼時，喚作甚麼作旋陀羅尼三昧？驀然迅雷一擊，猛風四起，雲散星飛，水枯月落，靈山一會，又向甚處去也？諸人要識智者麼？乃舉起拂子，云：「夾岸桃花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⁸²²

〈藥王品〉強調菩薩苦行得入三昧，弘儲據此，以智者大師的閱讀以及證悟經驗：「獲旋陀羅尼，見靈山一會」為基礎，講述學人體證的兩階段——起初得

⁸¹⁶ 漢月法藏著，黃繹勳編：《漢月法藏禪師珍稀文獻選輯（一）》（高雄：佛光文化，2019年），頁74。

⁸¹⁷ 同上註，頁80。

⁸¹⁸ 弘璧的經教思想及教學，參見張雅雯：《清初三峰派仁山寂震研究——活用印心與印法以重構臨濟宗》，頁211-215。

⁸¹⁹ 繼起弘儲：〈華嚴到場滿散〉，《天寧語錄》，《徑山藏》，第222冊，頁342-343。

⁸²⁰ 繼起弘儲：〈經題八字〉，《能仁語錄》，《徑山藏》，第222冊，頁477-479。

⁸²¹ 同上註。

⁸²² 繼起弘儲：〈上堂〉，《國清語錄》，《徑山藏》，第222冊，頁173-174。

入萬物不分、大地平沈的境界，進而於電光石火間，清、湛、月、光等心相，全然寂滅，尾句偈語《指月錄》繫於廣額屠兒⁸²³，意指無處可避，直絕頓超，然此處綜觀全文，弘儲引用此偈並非示以直截，而是如上「向甚處去」的疑問，表示悟後仍不停止修行過程的精進努力。

綜上所述，可知弘儲遍頌群經而仍保有禪者以經教為方便的主張。眾經典中，與師兄剖石弘璧相同，弘儲十分重視《安樂行品》。《安樂行品》言及菩薩親近處，曰：「菩薩摩訶薩不親近國王、王子、大臣、官長。」⁸²⁴警戒宣揚佛法者親近國王大臣的危險，而弘儲特別強調該品的生命階段，正是來自遭難東甌時，記載於其與門人全賦的書信，曰：

如寂音尊者著《智證傳》，後之解者謂即維摩受諸觸如智證之義。而紫柏以為非洪老初意，從而解曰：「非智不足矣辨邪正，非證不足以行賞罰。」于義未嘗不當，第恐洪老未肯豎點首在，豈不見末上舉《法華安樂行品》：「菩薩住忍辱地，柔和善順，而不卒暴，心亦不驚。」大段見之矣，更引龍勝之言立傳曰：「忍為最妙行，若以瞋報彼，則為自害。」又「忍為磔磔，能瑩諸功德。若人加惡，如豬揩金山，益發其明，蓋忍者求佛道利眾生之利器也。」當東甌臨鞠之時，諸犯皆痛楚悲淚，頭腦創地，而我與道峰和尚揖讓而先，談笑自若，且為諸犯說種種法，使之被服于忍辱，休息于法空，莫不怡然順受，即我兩人同受剝膚之慘，環擁慰言者蜂屯蟻集，罔弗碎膽裂肝，復為開導菩薩摩訶薩，深訶小乘耽于淨佛國土，遊戲深通三昧，不能分無上心，成就一切眾生，苟非與從上諸老同一智證，未免不於此生退屈想。⁸²⁵

《智證傳》卷十最後兩傳主題分別為〈安樂行品〉以及《華嚴經》忍波羅蜜。

⁸²⁶以一字結合生命經歷為經典旨趣，並非孤見，弘儲亦曾以「苦」為拈提《法華

⁸²³ 瞿汝稷集：《指月錄》，《徑山藏》，第 208 冊，頁 108。

⁸²⁴ 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徑山藏》，第 23 冊，頁 344。

⁸²⁵ 繼起弘儲：〈復賦上座〉，《樹泉集》，《卷下書問》，25b-26a。

經》：「如《法華》一經，隨宜方便，不失其時，一字一句無非佛之苦。」⁸²⁷文中以親身經歷的危難以及身陷獄中而能談笑自如、接引獄友的生命經驗，印證《智證傳》以「忍」作為結尾的意義，藉此補充紫柏通過知識體系理解智證外，菩薩悲心與實際行動作為智證法印的要訣。

從上弘儲雖以忍行補充紫柏真可以經教知識詮釋智證的不足，然弘儲自身仍堅信紫柏真可所強調的文字禪風，其曰：

一切經書、呪術、文字、語言，皆與寔相不相違背，因甚道文字之學不足以洞人之性源？又道彈指罄欬、揚眉瞬目、拈槌豎拂、棒喝交馳，盡是撩鉤搭索，佛法兩字不曾道著。且道如何是寔相？喚甚麼作佛法？良久，卓拄杖云：「待無人事時，款款地與你葛藤。」⁸²⁸

弘儲首先捍衛經由文字悟達實相的可能，由此雙破寔相、佛法的執著，駁斥文字無涉性源及上堂展演、隨機開示的無用。此處葛藤如理解為文字之學，即為強調文字禪應當在學人，通過各類隨機開示，達至物我不分之境後，才可進行修習。既非以文字之學為實法，如僅為方便，必然涉及對文字的反省。晚年弘儲藉法藏之言，反思文字與道的關係，其曰：

先師嘗嘆曰：「小子，法門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弘儲亦嘗請之，古人謂：「道非語言文字，非語言文字無以載道。」先師曰：「亦存乎人而已。」三十五年來，世事益更、雕刻轉盛，微言高旨，超軼出于形器之表者，世不能不河漢，而法式盛衰之故。⁸²⁹

弘儲晚年對禪道的憂心，並非棒喝，而是集中於說禪等公案亂象：「末法時代，禪社交馳。」⁸³⁰引文中法藏以人存道的回答隱含的面向，並非單純語言能否乘載、表達道，而是道、語言與學人的三方關係，即是從本質轉向詮釋，即便道

⁸²⁶ 惠洪覺範：《智證傳》，《徑山藏》，第149冊，頁299-300。

⁸²⁷ 繼起弘儲：〈題法華頌〉，《辛亥語錄》，《禪錄》，頁18a。

⁸²⁸ 繼起弘儲：〈晚參〉，《國清語錄》，頁178-179。

⁸²⁹ 繼起弘儲：〈汾潼泉請〉，《甲辰錄》，《自贊》，頁8a。

⁸³⁰ 繼起弘儲：〈上堂〉，《廿一錄》，卷2，頁17a。

與語言文字的完美契合，行者應當如何體會，進而顯發其中蘊含之道？法藏之說，弘儲於他處以「信」一字嘗試解釋語言與人的關係，其曰：

三世諸佛，以信得入，信之則截生死流而成佛，不信則流浪不可知之地而眾生矣。其所信者，何也？粗言與細語，咸歸第一義。言語立則生死立，粗言細語是相續想，是世流布想，轉而為第一義，信之為用大矣。⁸³¹

《華嚴經》言：「信為道元功德母。」⁸³²以信為本為佛教，甚至各式宗教的先決條件，此處特殊之處，則是信並非是單純的宗教虔信，而是堅信粗言、細語兩極所代表的所有符號系統皆有透顯無上至道的可能，透過信將言語本身劃定的事物疆界以及就此延義的粗細、大小等連鎖，翻轉為正法。弘儲所論，巧妙地回應或是迴避道與語言的關係，以學人信之有無為改變語言文字本有負面性的鎖鑰。

除卻經教，自漢月法藏作《五宗原》，此後五家綱宗遂為三峰禪風的特徵之一。豁堂正岳寄與法叔弘儲的壽文中，曾追述三峰法統，記錄當時漢月法藏弘法本願：「原其所以取嫉之故無他，不過一腔熱血，欲從上綱宗，使一切人未得者得，未證者證，如以良藥救狂國。」⁸³³法藏圓寂十餘年後，順治十年(1653)左右，弘儲的自贊中，綱宗為其構成傳法歷程的重要特徵「樹底綱宗，行底正令」、「從上綱宗，一踏到底」⁸³⁴，並認定綱宗為法門大旨：「綱宗不張，大法安托。」⁸³⁵然而綱宗於弘儲並非僅是宗門、教理的綱領或是知識體系的重整，其曰：

所聞也，合乎上古，則不合于今，不合于今，則諱亂人而已矣，心得之發而為用。綱宗也，則有權實炤用、事理偏正，適于心否？于用，異議一興，羣聾和之。⁸³⁶

⁸³¹ 繼起弘儲：〈示倚鳴秀孫〉，《南嶽福嚴語錄》，《法語》，頁 1a。

⁸³² 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徑山藏》，第 18 冊，頁 467。

⁸³³ 繼起弘儲：〈復三峰巖和尚〉，《報慈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563。

⁸³⁴ 繼起弘儲：〈大圓居士請〉、〈□□居士請〉，《報慈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553。

⁸³⁵ 繼起弘儲：〈寶雲潛首座下堂語序〉，《甲辰錄》，《禪著》，頁 5a。

⁸³⁶ 繼起弘儲：〈澹園仁孫請〉，《甲辰錄》，《自贊》，頁 18a。

贊中，所聞的古今相合與否，與說解綱宗時明顯襲用臨濟、曹洞宗法名目以及尾句則諷刺盲目跟從綱宗的學人，都指向綱宗不應當是萬古不變的綱領，而是依據時代、學人變動的教學體系。不以綱宗為實法，其來有自，然弘儲的再三宣稱實源於世人對漢月法藏宣揚綱宗的誤解，其曰：

我此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微妙法門，要得首擊尾，應須是一句中具三玄門，一玄中具三要路，方稱有權有實，有炤有用。所以百丈再參而得大機，黃檗聞舉而得大用，岳頭又曰：「明取綱宗，本無實法。」惟識取綱宗，方說得個無實法。今人不識綱宗為何物，動輒訶綱宗為實法，又一種實實任綱宗為實法，逐句註疏之。三峰和尚力為整飾，以此得罪于當代，以此立功于萬世。靈岳不狀，譏訶者聽渠譏訶，註疏者繇他註疏。人根如何齊得？我此綱宗為上上根說，不為中下根說。⁸³⁷

三玄三要，典出臨濟義玄，後由汾陽善昭、薦福承古加以發揚，並由惠洪覺範於《僧寶傳》、《臨濟宗旨》多次言及。⁸³⁸弘儲透過置臨濟義玄所言於百丈、黃檗前，顛倒實際臨濟義玄參學黃檗的法統順序，藉以表達此為臨濟宗從上不變的法要。而此處可以見得弘儲運用三玄三要時，作為綱宗本無實法的共同基礎，並不以細究三玄三要彼此間的遞進，而是以權實炤用作為四大支點，靈活予奪勘驗學人。⁸³⁹綱宗無實法進行典出巖頭禪師，為《智證傳》多次引用⁸⁴⁰，弘儲以此為反駁時人以綱宗為實法的攻訐以及執著的思想源頭，而時人錯認綱宗則因不知自身根器與綱宗攝化對象的不協調。然而弘儲劃定綱宗攝化對象，難道不是師家的傲慢嗎？或許弘儲正如前所言，懼怕手中多樣的法施換卻學人目光，反倒失

⁸³⁷ 繼起弘儲：〈李仰玄居士參請法語〉，《甲辰錄》，《法語》，頁 4b-5a。

⁸³⁸ 三玄三要的思想傳承，參土屋太祐：〈玄沙師備三句綱宗與薦福承古三玄的比較——禪宗思想在唐宋之際的變化的一個例子〉，《普門學報》第 33 期（2006 年 5 月），頁 1-30。

⁸³⁹ 於他處亦見得弘儲以此四點理解三玄三要：「古人悟心布於道法，驗其偏全，而操權實照用之衡。」，見繼起弘儲：〈晚參〉，《南嶽繼起和尚語錄》，《嘉興藏》，第 34 冊，頁 327。

⁸⁴⁰ 惠洪覺範：《智證傳》，《徑山藏》，第 149 冊，頁 291。惠洪覺範對巖頭禪的詮釋，參見廖肇亨：〈惠洪覺範在明代：宋代禪學在晚明的書寫、衍異與反響〉，《中邊·夢戲·詩禪——明末清初佛教文化論述的呈現與開展》，頁 115-121。

去勘驗、善誘的基礎，因此弘儲的理想師家，正是以去除所有機鋒，敞開世界萬象為指引，其曰：

祖師舉動，渙發神機，洗蕩乖僻，不假記一言，亦不用一功，亦不用眨眼，亦不用呵氣，盡大地草木歸依佛法僧。事有出于千聖之前，而世不深考，多以偏見獨識失其真。⁸⁴¹

此段毋寧立基於法藏推源宗旨於威音王前之說，祖師舉動的渾然天成，正是泯除因應根器使用的喝斥、言句、行為等機鋒後的全然開放，使偏狹的學人如觀想般體認當處皆真、無處而非道場。可見弘儲憂心炫學般展演宗門武庫，引來學人仿擬，其曰：「近代語錄之敝，大略為格則、為架疊，盡流學語。」⁸⁴²終非宗門正道，因此弘儲一方面不輕易示人以特定宗法，一方面則尋求學人與師家、典範與當下間的不斷探問、協調的契證，將所有的宗門手段，非由外，而自內真正根著於學人。

第四節 從五家到單傳：繼起弘儲的密雲—三峰法系觀

覺浪道盛曾盛讚弘儲承繼天童、三峰正脈扶救濟宗頹勢，其曰：

濟下已仆之宗，決不可無天童，又不可無三峰，更不可無夫翁。如孤賒易於流弊，須正偏妙乎叶中，面門豎亞機如電，棒眼三玄活似龍。問誰為靈巖知己？莫不是棲霞老儂。⁸⁴³

孤賒直指固守天童、三峰禪法分界，不願協調兩家之長的流弊，面門豎亞則為《智證傳》開篇提及摩醯首羅面上三目，棒眼三玄則襲用道盛贊道忞繼承圓悟玄棒互滲⁸⁴⁴，此處指弘儲融合二家之長，出入無間。弘儲弟子德山全賦於楚地的重要檀越周召南亦形容弘儲以棒喝統合宗旨，匯集五家於臨濟正宗：「統匯五葉

⁸⁴¹ 繼起弘儲：〈侍者木巨宜〉，《甲辰錄》，卷2，頁15a。

⁸⁴² 繼起弘儲：〈與元歎病中〉，《甲辰錄》，《書問》，頁2a。

⁸⁴³ 覺浪道盛：〈靈巖夫山儲禪師〉，《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徑山藏》，第185冊，頁39。

⁸⁴⁴ 同上註。

於一花，重宣臨濟之鐸……舉大法於一喝之中，擬議俱釋；揭宗旨於頓棒之下，觸背皆融。」⁸⁴⁵

前一節羅列弘儲論及宗風、機用相關段落，嘗試勾勒弘儲宗風，其中著力為三峰法道辯誣，正為其一生心力所在。本節以「從五家到單傳」，並非否定弘儲終身維護三峰法道的努力。弘儲雖不似師兄具德弘禮協助潭吉弘忍作《五宗救》正面駁斥密雲一派之非⁸⁴⁶，仍透過重梓《七書》、編輯法藏語錄、年譜，並為費隱通容協調《五燈嚴統》，進而重回天童派住持的金粟寺，無一不是曲微隱護從上法命，正符合弘儲的自我書寫：「山僧不孝，不能勇于自進，往往却而不前，退以為號，以自箴也。」⁸⁴⁷然而弘儲六十生辰前後的著作，相較於退讓、隱忍，動輒以密雲圓悟為名標舉正法，不同以往單純宣說「惟我萬峰師翁之荷恢大法」⁸⁴⁸，建立密雲—法藏的法統的意欲更為強烈，不僅透過文字，更計畫與具德弘禮共掃天童塔，宣揚三峰正脈。⁸⁴⁹此外，住錫南嶽懷讓祖庭後，弘儲上溯禪門系譜，發表一系列南嶽為名的相關源流、法系著作，並於重新探訪明白菴遺跡後，創作〈明白菴記〉⁸⁵⁰，標舉惠洪—法藏—自身的思想譜系，進而闡述自己護法本懷。

弘儲晚年嘗試整理法系的動機，可見康熙四、五年(1665-1666)間，與檀越信件的自述，其曰：「我與金粟交分出情，此海內所共聞見也。一旦至于此，誠足寒心，此老以我有離外之心，生平不離外一人，況同源同本同患難者乎？」⁸⁵¹金粟當指木陳道忞⁸⁵²，信中可見弘儲即便離開金粟寺仍飽受抨擊，因此弘儲晚年的

⁸⁴⁵ 周召南、繼起弘儲：〈復周中丞晉侯附來書〉，《浮湘錄》，《書問》，頁 10b。

⁸⁴⁶ 相較於弘儲，正志似乎頗看重《五宗救》，曾贈與天然函呈，見藥菴正志：〈與雷峰天然和尚〉，《藥菴別錄》，卷 2，頁 50a-50b。

⁸⁴⁷ 繼起弘儲：〈與元歎病中〉，《浮湘錄》，《書問》，頁 24a。

⁸⁴⁸ 繼起弘儲：〈復三峰巖和尚〉，《報慈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563。

⁸⁴⁹ 繼起弘儲：〈與靈隱老和尚〉，《甲辰錄》，《書問》，頁 3a-3b。

⁸⁵⁰ 弘儲曾實地到訪明白菴，見繼起弘儲：〈序靈巖來〉，《南嶽錄》，《禪著》，頁 17b。〈明白菴記〉的詳盡分析，見張雅雯：〈趙氏真孤——從〈明白菴記〉論繼起弘儲之禪學思想與傳承〉，《佛光學報》新 8 卷第 1 期（2022 年 1 月），頁 145-199。其中拈出弘儲字號擔雪的思想脈絡以及三明白的解析，筆者無以加筆，故不於此論文重複分析。

⁸⁵¹ 繼起弘儲：〈與朱郡侯葵石書〉，《廿一錄》，《書問》，頁 35b。天童派雖不止道忞一系，而費隱通容俗門弟子徐昌治亦曾於弘儲住錫廣慧寺時為文攻訐，然此外並不見費隱一脈對弘儲的攻訐，且費隱法孫參唯超炯還特請弘儲撰寫臨濟慧照碑，兩方關係不致於惡劣至此，見繼起弘儲：〈臨濟慧照禪師塋重建碑〉，《南嶽福嚴語錄》，《禪著》，頁 2b-3b。

⁸⁵² 推論依據為康熙四年道忞弟子天岸本昇補住金粟，但不見弘儲與本昇來往，且結合木陳於順

法系思想，絕非單單處理密雲—漢月間宗風的矛盾，毋寧是面對道忞不斷的攻擊，以強調三峰法統，進而回應法諍。

弘儲早期著作不乏論及密雲圓悟宗風之處，弘儲住錫台州天寧寺時，即曰：「總與三十棒，以當扶豎宗乘，爭免遺害方來。」⁸⁵³盛讚密雲以亂棒引領迷於俗濫教法的學人，直見宗乘指要。從法系來看，天童本為三峰祖師，身為再傳弟子的弘儲贊之，本無殊異。然弘儲六十歲生辰前後，曾以夢連接自身與密雲法統，則未見於弘儲著作他處。明人對夢的濃厚興趣，瀰漫於各個不同領域的文本，前人研究甚多。⁸⁵⁴其中，吳孟謙以表顯前身、懸示天命、印可著述、預知來事四類區分管東溟的夢兆冥感。⁸⁵⁵弘儲記錄密雲圓悟兩次入夢則與印可法脈有關，曰：

自壬寅臘月夢天童師翁，乙巳六月廿四夜又夢師翁，輿而至靈岳陞堂說法，請益至第七人答話，末後靠拄杖下座，至方丈錄法語，首書曰：「靈岳法孫繼起為老僧上壽，請上堂。」七人機語錄竟，則弘儲前請曰：「老和尚首書一十五字，即法語也。打頭止書曰：『至靈岳上堂，錄七人機語。』」後乃曰：『住靈岳法孫繼起為老僧上壽，請上堂。靠拄杖下座。』」師翁未及答，遂覺。明日早粥後舉示諸子，歎我師翁溺愛于我至于此也，俯而思，復躍然曰：「我師翁生世廟，丙寅至于今乙巳已滿一百歲矣。孤孫上壽，何疑焉。夫道合者，情必至，我師翁愛我，至而屢告于夢寐之間，夫豈常人之情，則以道故也。世亦可以悟矣。」⁸⁵⁶

治十八年，弘儲住錫金粟廣慧禪寺時，作〈杜逆說〉等作品攻擊弘儲的背景，當藉本昇影射道忞。本昇住錫金粟，參見宙亭紀蔭：《宗統編年》，頁 248。

⁸⁵³ 繼起弘儲：《天寧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頁 341。此外弘儲論及密雲禪法之處，尚有繼起弘儲：〈天童悟和尚〉，《報慈語錄》，頁 551、〈天童老和尚忌辰〉，《樹泉集》，《卷上禪偈》，頁 27b 等處。

⁸⁵⁴ 夏伯嘉：〈宗教信仰與夢文化——明清之際天主教與佛教的比較探索〉，《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 76 卷 2 期（2015 年 6 月），頁 209-248；廖肇亨：〈中邊・詩禪・夢戲——明末清初佛教文化論述的呈現與開展〉，頁 435-466；徐聖心：《青天無處不同霞——明末清初三教會通管窺》，頁 258-287；Lynn A. Struve: *The Dreaming Mind and the End of the Ming Worl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9)。

⁸⁵⁵ 吳孟謙：《融貫與批判：管東溟的思想及其時代》，頁 114-132。

⁸⁵⁶ 繼起弘儲：〈又夢〉，《廿一錄》，《禪著》，頁 1b-2a。

壬寅為康熙元年(1662)，此年弘儲受木陳道忞聲討，黯淡離開當年漢月法藏初謁密雲圓悟的金粟山廣慧寺。夢中兩次改易密雲圓悟說法記錄，最終密雲圓悟未能回答的版本，僅強調弘儲，而無其他六人，可見弘儲對自身傳持密雲正傳的信心。同年臘月二十一日，弘儲曾記密雲圓悟入夢，其曰：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少林之心而師翁之用也。若其聞是而不躍狀以起，不惟沈昧而已。末流淺根得其說，不得其所以，以此敢為殘忍而無疑。師翁痛切之聲淒淒，夢寐曰「繼起」、曰「繼起」。蓋壬寅臘月廿一日也，明年夏五謹書一口氣于師翁像上。⁸⁵⁷

此贊置於該卷第一，弘儲以《易經》八個互相對立卻能結合進而包羅萬象的卦爻，譬況密雲圓悟承接達摩正脈開闢廣大，手段激切的宗風。然而弘儲並非單純敘述圓悟宗風，而是為其聲討昧於圓悟正法的無知之徒，儼然以密雲圓悟的代言人自居，而全贊最高潮是夢中密雲圓悟真摯呼喊繼起，這一由漢月法藏所賜，冀望能繼承、再起臨濟宗風的法號，弘儲記此夢透露自身為密雲正法的捍衛者。為文三年後，弘儲歷經六十大壽，並請黃宗羲撰寫漢月塔銘，恰逢密雲圓悟冥誕百歲，密雲再次入夢，其餘段落暫且不論，然而其中付法何以為七人？明顯意圖重現法藏圓寂當年，付法座下七人的場景：「十二日書從上源流，付囑澹予垣、剖石壁、于磐鴻、慧刃銛、潭吉忍、具德禮及不肖弘儲七人。」⁸⁵⁸夢中彷彿重新連接自崇禎已降因法諍而撕裂的法脈，於將近三十年後，描繪法藏徒弟七人全員共受密雲圓悟印可的景象，其中弘儲對「正統性的意欲」強烈的渴望表露無遺。

弘儲透過夢的修辭嘗試重溯密雲法脈，同時不得不面對密雲圓悟與漢月法藏的宗風差異。弘儲並非單純接受兩人宗風，而是如上段舉例以夢印證法統，創造性地詮釋密雲圓悟宗風。其中最明顯的例子為弘儲以密雲圓悟單提直指、疏通直指解釋宗通、說通，其曰：

大凡演唱有宗通、有說通，即天童老人所謂單提直指、疏通直指是也。

⁸⁵⁷ 繼起弘儲：〈天童悟和尚〉，《甲辰錄》，《真贊》，頁 1a。

⁸⁵⁸ 繼起弘儲編：《三峰和尚年譜》，《徑山藏》，第 183 冊，頁 301。

宗通固難言，而說通亦不易得，近代說法兩路盡失，單提則旨趣罔明，

疏通又言辭荒窒，至於文字之師，雕蟲以為工，鏤冰以為智。⁸⁵⁹

弘儲表面以密雲圓悟所言單提直指、疏通直指譬況以宗門修行開悟及透過經典文字開悟二途，然而對照密雲語錄原文，弘儲明顯有所改造，密雲圓悟曰：

三峰漢月叅請上堂。示臨濟宗旨……南嶽、青原二法有以言句疏通直指、有以全機大用直指，雖總為直指，言句直指令人多着意見，蹉過直指之旨，故南嶽受六祖密囑於言句中含機用……濟後出世，唯以棒喝接人，不得如何若何，只貴單刀直入。⁸⁶⁰

弘儲特舉密雲言及兩種直指之處，因原文為漢月法藏請教密雲授臨濟宗旨。密雲原作以言句疏通直指、以全機大用直指，而以全機大用為尚，進而透過融合機用於言句，消除言句直指令學人多作聯想的缺點，最終以臨濟三問佛法大意而得黃檗三棒，將言句全然消融於全機大用的棒喝中，宣說棒喝為臨濟正宗。然而弘儲將原先相對的言句疏通、全機大用，改為疏通、單提。除了強調說通外，還將全機大用改為單提，因單提被密雲視為達摩西來令人直下斷絕分別，直取根源的宗旨，其曰：「祖師西來，唯直指單提，令人返本還源而已。欲究其旨，但向不睹不聞之先，直下覷透，便見分曉。」⁸⁶¹弘儲選擇單提為名，或因相對於全機大用一詞隱含涵攝所有機用的優位性以及與棒喝的強烈連結，單提則無離密雲原文及宗門本懷。透過消除原先密雲圓悟原文兩種直指隱含的價值高低，將皆不為時人正確認識的單提、疏通視為單純機用抉擇不同，單提、疏通不明言的代表人物密雲圓悟、漢月法藏，除了分梳兩人宗風並無矛盾外，弘儲更透過龍池幻有強化密雲—法藏的法系連結。

弘儲在《甲辰錄》真贊一章以密雲為首，爾後又以密雲、漢月接連為贊。於密雲贊中，弘儲重提龍池幻有與密雲圓悟的傳承關係：「老和尚在通玄峰頂，曾

⁸⁵⁹ 繼起弘儲：〈復周中丞晉侯〉，《浮湘錄》，《書問》，頁 11a。

⁸⁶⁰ 密雲圓悟：《密雲禪師語錄》，《徑山藏》，第 224 冊，頁 542-543

⁸⁶¹ 密雲圓悟：〈示林道人〉，《密雲禪師語錄》，《徑山藏》，第 224 冊，頁 606。

對不肖孫子言：『先禹門生平一味密，老僧生平一味明。』⁸⁶²弘儲曾於崇禎十二年(1639)參學密雲⁸⁶³，故此不肖正是弘儲以密雲真孫自命，透過重新發揚龍池—密雲中不為人知的密明關係，合理化在密雲法化徒眾甚多的當世，重新宣說密雲法施的義務以及在繼承密雲坐斷千古的手段。三峰贊中，弘儲重述法藏一生以不世出之道為世人所嫉妒，並以顏淵、曾參喻己，以孔子譬喻法藏，強調即便天下人所不知，自身依舊持守三峰家法的忠孝，然而贊之末則言：「但其道祇可化赤縣神洲，大藥根器，而非毛道凡夫，所得而望也。」⁸⁶⁴將三峰不為世人正確認知歸咎於根器之別，然而其中深意並非單純強調三峰家法高深，而是將原先三峰—密雲間爭論的根本智、差別智以及悟後修的問題，透過分梳學人根器，將兩人法化的不同弭平為依據眾生差別的不同法施。而將密雲、漢月兩贊並置，則可見弘儲架接禹門—密雲—漢月—繼起間，隱藏的密—明—密—明的結構，以同為世人不明，作為禹門正傳與漢月法藏的連結，進而穩定密雲、漢月因法諍而備受爭議的傳承，並見弘儲為上接三代法統正宗的用心。

探討弘儲嗣法觀念，最核心的著作當屬《南嶽單傳記》。明清之際，以單傳撰寫法系源流，弘儲並非唯一，如費隱弟子徐昌治亦以臨濟宗為正宗，肯定一花五葉的宗法差別⁸⁶⁵，不分東土、西天祖師亦非獨創。⁸⁶⁶編纂《南嶽單傳記》前，弘儲晚年撰寫並刊行許多法系相關文字，如重刻《增集續傳燈錄》、並曾為費隱法孫超炯撰寫臨濟宗自六祖至漢月、繼起自身法系源流⁸⁶⁷，其中〈南嶽福嚴寺碑記〉一篇，表現弘儲住持南嶽懷讓祖庭擔荷法命、重述宗統的使命感，或為弘儲往後多篇以南嶽為名相關著作的原因，碑記中透露的法統以及宗風描述，往後不斷為弘儲襲用，其曰：

⁸⁶² 繼起弘儲：〈天童悟和尚〉，《甲辰錄》，《真贊》，頁 2b-3a。

⁸⁶³ 宙亭紀蔭：《宗統編年》，《叢書集成》，第 147 冊，頁 475。

⁸⁶⁴ 繼起弘儲：〈三峰藏和尚〉，《甲辰錄》，《真贊》，頁 3a-3b。

⁸⁶⁵ 徐昌治：〈序〉，《祖庭嫡傳指南目錄》，《徑山藏》，第 156 冊，頁 606。

⁸⁶⁶ 如《五燈嚴統》即是如此，徐昌治曾為頌讚揚《嚴統》不分東西的創意：「不分東土與西土，法脉相承那用參」⁸⁶⁶，見徐昌治：〈本師輯五燈頌以記之〉，《無依道人錄》，《徑山藏》，第 157 冊，頁 308。

⁸⁶⁷ 繼起弘儲：〈刻增集續傳燈錄序〉，《甲辰錄》，《禪著》，頁 11a-12a。

南嶽遂為禪宗鎮峯，萬壑千巖之所宗式。讓和尚為迦文式三十四世宗孫，威神堂堂，與嶽克配十傳而得慈明圓祖，居讓和尚之堂、宏讓和尚之道，楊歧得正脈而傳二十有一世，至我天童悟和尚以一棒不作一棒用，中興祖法，悟和尚首以正宗記傳先師三峯藏和尚，藏和尚開闢三關、四殺雄、五決旨、小釋迦記，臨濟之道大行吳越，至此始驗。弘儲菲薄，藏和尚命以荷擔臨濟之嫡子，藏于龍雲，用出師吼，在吳在越，樹三峯法門，建立六成就、八要門、十二種日旋三昧，以六不容定法，禁為讓和尚三十五世宗孫。⁸⁶⁸

碑記中可見自釋迦至六祖、南嶽，進而至密雲、漢月以及弘儲的法統，然而以單傳為名，豈非抹煞宗、教的糾葛以及五宗發展等禪宗宗派錯綜複雜的歷史？因此，《南嶽單傳記》之序中，可見弘儲以宗通、說通包攝禪宗法系的嘗試，其曰：

詳夫釋氏之為法於天下後世，一曰宗、一曰教。宗，所以明道也；教。亦所以明道也。迦文騰口，四十九年開疆闢土，末後以教外別傳之一宗，鄭重付飲光尊者，并敕慶喜副貳，傳化次第二十六代，說法度人無算，機鋒往復，以貌取之，說通也，而宗眼在句身之外，非的的印心上士，不知其為宗通……天衢初開，言路不設，大用現前，勿存規則。如是五傳而得根性猛利之獼猴，并包東西，雙流並注……而燄中之雪、鐵縫之花，不主說通而說通之用悉備……蓋以人心流轉，歷劫不停，門門生死，剎那立現，理障猶礙正知見，所貴一句當天、單刀直入，若復一意依通言詞之尚，則何有于教外別傳哉？⁸⁶⁹

文首弘儲以宗、教皆為明道二途。教外別傳的禪門，主宗通、說通，其中宗通超越言語文字之表，非上根大士無以明了，故仍祖說通。宗門初傳至六祖，自始不設言路，如達摩面壁、慧可斷臂等，皆無法以言文傳遞的機鋒相對，後得六

⁸⁶⁸ 繼起弘儲：〈南嶽福嚴寺碑記〉，《南嶽福嚴語錄》，《禪著》，頁 1b-2a。

⁸⁶⁹ 繼起弘儲：〈南嶽單傳記自序〉、〈臨濟祖塋源流序〉，《南嶽福嚴語錄》，《禪著》，頁 2a-3a、5a-7a。

祖匯通東西，下啟宗通含攝說通，單刀直入的直截大用，其中以宗通含攝說通的意味濃厚。雖然研究指出《南嶽單傳記》除直指外，亦選錄不離經教方便的祖師⁸⁷⁰，然而文末所言單刀直入、宗中悉備說通之用，無疑是直承密雲圓悟大機大用直指，並且透過重述六祖宗、說融合的歷史，於宗門內安放說通的位置。

上文言及宗通、說通，然單傳的成立，對五宗的關係明顯需要重新調整安頓。南潛所作〈南嶽單傳表後序〉，雖非弘儲所作，然於《南嶽單傳記》弘儲作前序、南潛作後序，應視為補充弘儲前序未盡之說，其曰：

我臨濟氏承南嶽之明命，兼統五宗，以照耀南天下，于諸宗獨尊。黃檗謂臨濟曰：「吾宗到汝，大興于世。」為山舉問仰山：「黃檗當時祇囑臨濟一人，更有人在？」仰云：「有，祇是年代深遠，不欲舉似和尚。」及為固問，仰云：「一人指南，令行吳越，遇大風即止。」後風穴得念《法華》，咸以為小釋迦再來，此臨濟之統為仰宗也。臨濟在黃檗會中，睦州為第一座，無多子佛法，實發軔於睦州。而雲門失脚，在睦州門，逢秦時轆轤鑽，便見紅旗閃爍。識者謂：「臨濟雲門最初同步。」此臨濟之統雲門宗也。汾陽行腳中，見七十一老宿，皆妙得其家風，尤喜論曹洞，其示石門徹禪師五位偈，所謂「舉目便令三界靜，振鈴還使九天歸。」早在「龍袖拂開」、「象王行處」之前。浮山遠禪師至大陽，機契大陽，以平生所著直裰皮履付之：「楊廣山前草，憑君待價煇，異苗翻茂處，深密固靈根。」俊鷹入夢，前識方符，此臨濟之統曹洞宗也。⁸⁷¹

文中立基於五家成立的歷史事實，進而強調臨濟宗的優越性，首句「兼統五宗」，展露臨濟宗徒優越感，進而透過風穴、雲門、汾陽等人收歸臨濟宗統，繼而顯示臨濟宗獨尊地位，進而不忽略五家作略，同時維持臨濟單傳的書寫體例。

此節著重弘儲晚年改造並標舉密雲禪法，進而消弭兩家宗風差異。並非表示弘儲排斥三峰家法，仍有多條材料顯示撰作《南嶽單傳記》等法系創作時，弘儲

⁸⁷⁰ 張雅雯：《清初三峰派仁山詠震研究——活用印心與印法以重構臨濟宗》，頁 301-302。

⁸⁷¹ 董說：〈南嶽單傳表後序〉，《南嶽單傳記》，頁 1a-1b。

仍在宣講五家宗旨⁸⁷²，並且《南嶽勒古》開篇即強調頌古、拈古於宗門之要：「宗門有頌古，而後抑揚詠歎；有拈古，而後變化精微。」⁸⁷³可見弘儲持守三峰家法的神聖性根源。



第五節 小結

本章立基於前兩章的著作、交遊考論，探討繼起弘儲的禪宗思想與世俗倫理，得到以下四點觀察：

一、繼起弘儲一門以忠孝為教學，源於繼起弘儲傾慕忠義之士氣節的個人關心。忠孝於其思想體系除了作為君、親、師等倫理關係的準則外，更是超越對象，對當下全神貫注的心魂鍊磨，並以此為基礎，建立跨越政治身份的世間—宗教倫理。

二、繼起弘儲不同於法藏以戒論孝，而是立基於孝順生身父母的基礎，承認世間孝的存在價值，並宣說《孝經》，結合世間、出世間孝行，卻不失僧人本分，劃定出世間者行孝應有的界線與姿態。

三、立定平實禪為繼起弘儲教法的核心，同時考量相對於法藏行化時仍須高聲宣揚五家綱宗，繼起弘儲面對已然熟稔三峰派禪風的學人，謹慎操持綱宗、五家、經教等手段，不以任何作略為極點而靈活運用各種方便。

四、以密雲圓悟入夢為引，重新檢驗繼起弘儲晚年以夢建立與密雲法系的直接連結，並羅列與密雲圓悟與三峰相關法系文字，進而建立繼起弘儲於晚年為宣揚法系，重新詮釋密雲禪風，進而消弭密雲、法藏的宗風差異，完整三峰派的法系傳承。

從以上各點可見，繼起弘儲思想中世出世間的融合，展現入世而又不限於政治立場，關懷世間的禪者悲心，並在繼承三峰派家學下，一方面以個人生命關懷

⁸⁷² 如弘儲曾指明法藏曾言雲門宗與臨濟宗於禪法的關係：「雲門建立綱宗之旨……前輩謂我三峰老和尚慣以雲門用作顯臨濟家法……欲理雲門三句先明臨濟四喝。」見繼起弘儲：〈示無染仞禪者〉，《南嶽福嚴語錄》，《法語》，頁 12a。

⁸⁷³ 繼起弘儲：〈南嶽勒古自序〉，《南嶽福嚴語錄》，頁 1a。

以及教學背景的差異，宣說迥異法藏的孝論以及禪風，並於晚年面對本陳道忞持續的攻訐，改造密雲圓悟思想，於宗風、於傳承，完整三峰法系的正統。



第五章 結論



本論文研究繼起弘儲生平、著作、思想，以整理繼起弘儲新出文獻出發，特別注重遺民之外有關仕清官員、宗教使命的生平記述，希望充分體現明清鼎革之際，政治與宗教身分的拉鋸。遺民於朝廷、地方政治的進退以及投向故國的眷戀，與無關仕進並且強調冤親平等的佛教，兩者的結合存在辯證的張力。據此，宗教與世俗倫理的結合以及分疏，即是本文嘗試解析弘儲六十八年的生命、思想軌跡的價值歸趣。大體而言，此論文的探索歷程，約略可歸納為以下數點：

第一，弘儲生平及著作考論：以往繼起弘儲相關研究，多數著墨於《靈巖記畧》以及《嘉興藏》收錄相關文獻，本文依據前人未及梳理的文獻，整理繼起弘儲六十八年的在家、出家行履，羅列相關傳記，藉以展現後世形象的差異。以生平為基礎，藉以結合著作與生命事件，進而理解各著作的撰述背景、年代、行化地點、相關人物以及思想軌跡。

第二，重新梳理繼起弘儲人際交遊：過去以遺民為中心的繼起弘儲交遊，聚焦國變當下的歷史創傷，以此涵蓋繼起弘儲與士人的交遊原因、活動。本文以佛門以及俗門兩大類區分繼起弘儲交遊網絡，首先分梳三峰派三代祖師、天童派、曹洞宗以及律宗、賢首宗等交誼對象，進而發掘彼此交往因住錫、宗風、國族情懷產生的交涉與抗爭。俗門交遊則以出仕清廷與否作為區分，並補充士人之外的商人交往，發掘繼起弘儲與居士來往的宗教生活，整理繼起弘儲與遺民於國變外的交往因緣、文學活動，並釐清繼起弘儲晚年與仕清官員的交往之中蘊含延請住錫、著作出版、勉勵進學等多樣的交誼內涵。

第三，探究繼起弘儲禪宗思想與世俗倫理：「忠孝」可說是繼起弘儲為人所熟知的價值標籤，不僅牽涉形象的建構，更包含思想的詮釋與實踐。然而當來往對象不僅是明遺民，除了祭拜崇禎、鼎革死傷的士大夫外，更體現繼起弘儲對士人氣節的敬仰以及對士大夫荷擔世出世間的期許。國家論述外，不同其他僧人以

出世間大孝為依歸，繼起弘儲論孝反而基於世間孝，時時刻刻銘記出家對家庭的撕裂，以致即便出家仍多次返鄉省親、葬親，並透過重刻、宣講《孝經》，以佛門中人宣說儒門經典，同時依然展現佛門相異於士人的孝論。繼起弘儲的思想內涵除世俗倫理外，其作為三峰派第二代祖師，身兼守成以及開創，於禪宗思想繼承三峰派多種思想特徵：經教、綱宗、五家等觀念，根據自身修行經驗以及傳法時空差異，強調平實的本懷，靈活運用各種方便開示學人，不輕易展示特定教法。於三峰家法外，弘儲一生力荷三峰法命，透過說法、出版、協商，護持三峰正法，同時於晚年透過重新詮釋密雲圓悟思想，進而確立三峰派於法系、於思想皆為天童嫡傳。

綜上所述，政治與宗教兩大面向並行不悖，繼起弘儲一方面廣交結納，另一方面重視氣節並身懷宗教使命，據此觀照鼎革之際，僧人如何應對世間變故以及堅守宗門使命，以此深化遺民交遊以及禪宗思想的認識。

最後，筆者限於時間與學力；另一方面，文獻、論題由於牽涉層面太廣，終不免掛一漏萬。以下檢討若干未盡之處，且俟來日精進。

首先，文獻方面，繼起弘儲相關資料眾多、篇幅不一，筆者學力有限，多有餘蘊未發；再者，除道德、法命之外，文學、山水之志、書法創作，都對繼起弘儲具有重大的生命意義。然而受限結構安排，無暇論及所有面向。政治與宗教可以說是遺民僧內心終極關懷的意義所在，繼起弘儲不限於此，其擅長文學創作與當時詩壇領袖往來無間，呼應當今遺民、佛教文學相關研究並開拓遺民僧未來研究範疇。此外，明清佛教新出史料及現有文獻眾多，筆者無以一一寓目及細讀，即便是三峰派內部材料，亦多有疏漏，導致無以展開細緻的思想分析，或是雖然嘗試跳脫政治對立的視角，重新檢討木陳道忞與繼起弘儲雙方法諍的內蘊，卻沒有親自剖析木陳道忞對相關論題的看法，同時五家、綱宗等議題，在如今新出材料的支撐下，尚有進一步的研究價值。

此文交遊考一章，雖嘗試探析每一位士人的宗教因緣，上溯晚明三教間蓬勃交涉的時代風氣，受限學力與篇幅，僅能作為背景脈絡，未及論述，因此無法論

及繼起弘儲之師漢月法藏與士人間的交誼。過去常以為東林人士近於排佛的立場，但漢月法藏正是理解東林佛教觀的關鍵；再者，繼起弘儲圓寂於康熙朝前期。之後，其門人輪菴超揆、宙亭紀蔭、僧鑒曉青於康熙朝後半於朝廷挹注下於蘇州、北京等地的活躍，可據此展開與順治朝漢傳佛教國師的比較，探討清代漢傳佛教與皇室關係，進而開展雍正禁絕三峰派之前與之後各朝三峰派的法化研究。

最終，遺民視角雖是本文著力跳脫的架構，然而繼起弘儲相關遺民事蹟的存在，導致撰寫過程於立場時常反覆，也造成區分交遊對象的困難，如錢謙益、吳梅村等日後仕清的士人，或是不以遺民出家劃分的門下弟子，都顯示遺民框架作為基本背景的重要，以及反思之餘實際操作的困難。再者，遺民與仕清官員如何共同護持佛教，彼此間跨越政治立場的宗教合作為何，都足以深化清初士人自身交誼網絡以及相應的佛教認識。

徵引書目

一、佛教藏經與原典文獻（依作者時代排列）

（《卍續藏經》，臺北：新文豐，1993 年、《嘉興藏》，臺北：新文豐，

1987 年、《徑山藏》，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 年）



（一）繼起弘儲著作

清·繼起弘儲：《南嶽單傳記》，《卍續藏》第 86 冊。

清·繼起弘儲編：《三峰和尚年譜》，《嘉興藏》，第 34 冊。

清·繼起弘儲：《退翁和尚南嶽勒古》，《嘉興藏》，第 34 冊。

清·繼起弘儲：《南嶽繼起和尚語錄》，《嘉興藏》，第 34 冊。

清·繼起弘儲：《南嶽單傳記》，《嘉興藏》，第 34 冊。

清·繼起弘儲編：《三峰和尚年譜》，《徑山藏》，第 183 冊。

清·繼起弘儲：《天寧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

清·繼起弘儲：《月掌集》，《徑山藏》，第 222 冊。

清·繼起弘儲：《古堯封禪院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

清·繼起弘儲：《能仁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

清·繼起弘儲：《能仁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

清·繼起弘儲：《國清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

清·繼起弘儲：《崇報三錄》，《徑山藏》，第 222 冊。

清·繼起弘儲：《崇報後錄》，《徑山藏》，第 222 冊。

清·繼起弘儲：《崇報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

清·繼起弘儲：《祥符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

清·繼起弘儲：《雪舟後集》，《徑山藏》，第 222 冊。

清·繼起弘儲：《雪舟集》，《徑山藏》，第 222 冊。

清·繼起弘儲：《報慈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

清·繼起弘儲：《瑞巖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

清·繼起弘儲：《興化語錄》，《徑山藏》，第 222 冊。

清·繼起弘儲：《樹泉集》，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影印：《明清佛教稀見文獻》

第 8 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清·繼起弘儲：《退翁和尚甲辰錄》，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影印：《明清佛教稀見文獻》第 103 冊，蘇州西園寺藏。

清·繼起弘儲：《退翁和尚廿一錄》，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影印：《明清佛教稀見文獻》第 103 冊，蘇州西園寺藏。

清·繼起弘儲：《浮湘錄》，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影印：《明清佛教稀見文獻》第 103 冊，蘇州西園寺藏。

清·繼起弘儲：《退翁和尚住南嶽福嚴禪寺語錄》，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影印：《明清佛教稀見文獻》第 104 冊，蘇州西園寺藏。

清·繼起弘儲：《退翁和尚靈巖辛亥語錄》，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影印：《明清佛教稀見文獻》第 104 冊，蘇州西園寺藏。

清·繼起弘儲：《南嶽單傳記》，哈佛圖書館藏，康熙刻本。

清·繼起弘儲述意，殊致輯：《靈巖記畧》，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初刻本。

（二）《卍續藏經》

明·三昧寂光：《梵網經直解》，《卍續藏》，第 61 冊。

明·漢月法藏：《弘戒法儀》，《卍續藏》第 106 冊。

清·宙亭紀蔭：《宗統編年》，《卍續藏》第 147 冊。

清·清世宗：《揀魔辨異錄》，《卍續藏》第 114 冊。

清·達珍編：《正源略集》，《卍續藏》第 145 冊。

清·錢伊庵：《宗範》，《卍續藏》，第 114 冊。

清·守一編：《宗教律諸宗演派》，《卍續藏》第 150 冊。

（三）《徑山藏》

漢·迦葉摩騰，竺法蘭譯：《四十二章經》，《徑山藏》，第 41 冊。

後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徑山藏》，第 23 冊。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徑山藏》，第 18 冊。

宋·明教契嵩：《鐔津文集》，《徑山藏》，第 120 冊。



- 宋·惠洪覺範：《林間錄》，《徑山藏》，第 157 冊。
- 宋·大慧宗杲：《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徑山藏》，第 97 冊。
- 宋·頤藏主集：《古尊宿語錄》，《徑山藏》，第 122 冊。
- 宋·晦巖智昭：《人天眼目》，《徑山藏》，第 157 冊。
- 宋·普濟編：《五燈會元》，《徑山藏》，第 158 冊、159 冊。
- 明·瞿汝稷集：《指月錄》，《徑山藏》，第 208 冊。
- 明·雲棲株宏：《梵網經心地品菩薩戒義疏發隱》，《徑山藏》，第 215 冊。
- 明·紫柏真可《紫柏老人集》，《徑山藏》，第 154 冊。
- 明·憨山德清：《憨山老人夢遊集》，《徑山藏》，第 155 冊。
- 明·永覺元賢：《永覺和尚廣錄》，《徑山藏》，第 168 冊。
- 明·密雲圓悟：《密雲禪師語錄》，《徑山藏》，第 224 冊。
- 明·覺浪道盛：《天界覺浪盛禪師語錄》，《徑山藏》，第 163 冊。
- 明·覺浪道盛：《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徑山藏》，第 185 冊。
- 明·覺浪道盛：《覺浪盛禪師嘉禾語錄》，《徑山藏》，第 213 冊。
- 明·藕益智旭：《教觀綱宗釋義》，《徑山藏》，第 137 冊。
- 清·木陳道忞：《布水臺集》，《徑山藏》，第 212 冊。
- 清·木陳道忞編：《天童密雲禪師年譜》，《徑山藏》，第 225 冊。
- 清·雪竇石奇：《雪竇石奇禪師語錄》，《徑山藏》，第 165 冊。
- 清·資福行觀等集：《福嚴費隱容禪師紀年錄》，《徑山藏》，第 164 冊。
- 清·三宜明孟：《三宜孟禪師語錄》，《徑山藏》，第 166 冊。
- 清·漢月法藏著，繼起弘儲編：《三峰和尚語錄》，《徑山藏》，第 183 冊。
- 清·佺亭淨挺：《雲溪佺亭挺禪師語錄》，《徑山藏》，第 182 冊。
- 清·大庾行韶：《大庾禪師住天台景德國清禪寺語錄》，《徑山藏》，第 184 冊。
- 清·內紹種：《內紹禪師語錄》，《徑山藏》，第 184 冊。
- 清·燮雲濟璣：《燮雲璣禪師國清無畏堂語錄》，《徑山藏》，第 184 冊。
- 清·靈瑞祖符：《頌古合響集》，《徑山藏》，第 170 冊。
- 清·靈瑞祖符：《靈瑞禪師岳華集》，《徑山藏》第 188 冊。
- 清·寶持玄總：《寶持總禪師語錄》，《徑山藏》，第 188 冊。
- 清·靈樹僧遠：《靈樹遠禪師雲岳集》，《徑山藏》，第 184 冊。
- 清·祖揆玄符：《靈瑞尼祖揆符禪師妙湛錄》，第 188 冊。



- 清·俞昭允汾：《俞昭允汾禪師語錄》，《徑山藏》，第 193 冊。
- 清·楚林上睿：《楚林禪師語錄》，《徑山藏》，第 194 冊。
- 清·輪菴超揆：《輪菴禪師語錄》，《徑山藏》，第 226 冊。
- 清·天笠行珍：《天笠珍禪師語錄》，《徑山藏》，第 225 冊。
- 清·徐昌治：《祖庭嫡傳指南目錄》，《徑山藏》，第 156 冊。
- 清·徐昌治：《無依道人錄》，《徑山藏》，第 157 冊。
- 清·別菴性統：《三山來禪師五家宗旨纂要》，《徑山藏》，第 203 冊。
- 清·萬如通微：《萬如禪師語錄》，《徑山藏》，第 165 冊。
- 清·箬庵通問：《箬庵和尚語錄》，《徑山藏》，225 冊。
- 清·鮑宗肇述，蕩益智旭定：《天樂鳴空集》，《徑山藏》，第 149 冊。

（四）藏外佛教典籍

- 宋·大慧宗杲著，荒木見悟注：《大慧書》，東京：筑摩書房，1969 年。
- 宋·圓悟克勤著，入矢義高等譯注：《碧巖錄》，東京：岩波書店，2002 年。
- 宋·惠洪覺範著，廓門貫徹注，張伯偉、郭醒、童嶺、卞東波點校：《注石門文字禪》，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
- 明·費隱通容：《費隱禪師語錄》，日本公文書館藏，崇禎刻本。
- 明·牧雲通門：《懶齋四悉書》，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康熙五十三年刻本。
- 明·牧雲通門：《懶齋別集》，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初刻本。
- 明·牧雲通門：《懶齋集》，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初刻本。
- 明·牧雲通門：《古南澹翁老人懶齋遺稿》，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影印：《明清佛教稀見文獻》第 33 冊，蘇州西園寺藏。
- 明·漢月法藏：《三峰藏禪師開發工夫語錄》，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影印：《明清佛教稀見文獻》第 101 冊，蘇州西園寺藏。
- 明·漢月法藏：《三峰藏禪師語錄》，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影印：《明清佛教稀見文獻》第 102 冊，蘇州西園寺藏。
- 明·漢月法藏：《漢月禪師遺稿》，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影印：《明清佛教稀見文獻》第 157 冊，蘇州西園寺藏。
- 明·漢月法藏著，黃繹勳編：《漢月法藏禪師珍稀文獻選輯（一）》，高雄：佛光

文化，2018 年。

明·周永年編：《吳都法乘》，張智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第 35、38 冊，揚州：廣陵書社，2006 年。

明·周永年編修：《鄧尉山聖恩寺志》，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第 1 輯第 42 冊臺北：明文書局，1980 年。

明·幽溪傳燈著，受教增補：《幽溪別志》，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第 3 輯第 13 冊，臺北：丹青圖書公司，1985 年。

清·隱元隆崎原本，性幽等續修：《黃檗山寺志》，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第 3 輯第 4 冊，臺北：丹青圖書公司，1985 年。

清·木陳道忞：《百城集》，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康熙刻本。

清·木陳道忞，蕭卓、鍾東、郭鵬飛點校：《道忞和尚選集》，廣州：廣東旅游出版社，2017 年。

清·具德弘禮：《徑山具德禪師語錄》，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影印：《明清佛教稀見文獻》第 100 冊，蘇州西園寺藏。

清·剖石弘璧等編：《鄧尉山天壽聖恩寺剖石璧禪師語錄》，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影印：《明清佛教稀見文獻》第 157 冊，蘇州西園寺藏。

清·徐興慶編著：《天閒老人：獨立性易全集》，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 年。

清·碩機弘聖：《潤州焦山碩機聖禪師語錄》，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刻本。

清·雁黃大涵：《雁黃布衲黃山遊草》，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康熙刻本。

清·僧鑒曉青：《高雲堂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11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清·僧鑒曉青：《高雲堂詩集》，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康熙刻本。

清·熊魚山：《蘄菴別錄》，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康熙刊本。

清·蒼雪讀徹著，王培孫校輯：《南來堂詩集》，臺北：新文豐出版，1983 年。

清·宙亭紀蔭：《宙亭詩集》，《故宮珍本叢刊》第 589 冊，海南：海南出版社，2000 年。

清·西懷了惠等著，簡凱廷點校，廖肇亨校訂：《明清華嚴傳承史料兩種：《賢首宗乘》與《賢首傳燈錄》》，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17 年。

清·王鎬輯：《靈巖志略》，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然松書屋抄本。

清·孫治撰，徐增重編：《武林靈隱寺志》，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第1輯，第23冊，臺北：明文書局，1980年。

清·劉名芳撰：《寶華山志》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第1輯第41冊，臺北：明文書局，1980年。

清·趙允懷、趙奎昌纂輯：《三峰清涼寺志》，張智主編：《中國佛寺志叢刊》第40冊，揚州：廣陵書社，2006年。

清·霽崙超永編：《五燈全書》，《中華佛教人物傳記文獻全書》，北京：線裝書局，2005年。

民國·喻謙編：《新續高僧傳》，《頻迦大藏經》，北京：九州圖書，1998年，第197冊。

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編：《歷代高僧書法選粹》，臺北：財團法人何創時書法藝術文教基金會，2020年。

明復法師編：《禪門逸書初編》，臺北：明文書局，1981年。

明復法師編：《禪門逸書續編》，臺北：漢聲書局，1987年。

簡凱廷、林鎮國合編：《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高雄：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8年。

簡凱廷、陳帥合編：《明清〈因明入正理論〉珍稀注釋選輯》，高雄：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1年。。

日·大典顯常著，劉家幸校注：《日本·大典顯常《小雲棲稿》校注》，高雄：佛光文化，2020年。

日·平久保章編：《木菴全集新纂校訂》，京都：思文閣，1992年。

日·田山方南編：《禪林墨蹟》，京都：思文閣，1981年。

日·高泉性澈著，黃檗文化研究所『高泉全集』編纂委員會編：《高泉全集》，京都：黃檗山萬福寺文華殿，2014年。

二、傳統古籍（依作者時代排列）

唐·杜甫著，仇兆鰲輯註：《杜詩詳註》，天津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明·張瑋：《如此齋詩》，《叢書集成續編》集部第119冊，上海：上海書店，1994年，影印百覺齋叢書刻本。



- 明·錢謙益：《列朝詩集》，哈佛圖書館藏，清順治九年毛晉汲古閣刊本。
- 明·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臺北：世界書局，1985 年。
- 明·錢謙益：《錢牧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
- 明·歸莊：《歸莊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 明·陳函輝：《選寒光集》，臺灣國家圖書館藏，崇禎年間刊本。
- 明·陳煒編：《陳函輝先生自訂年譜一卷》，《上海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 6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 年，影印清鈔本。
- 清·馬齊等修：《世祖章皇帝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清實錄》第 3、4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 清·黃虞稷編：《千頃堂書目》，上海：上海書店，1994 年。
- 清·錢澄之：《錢澄之全集》，合肥：黃山書社，1998 年。
- 清·姜垓：《流覽堂詩稿殘編》，《五編清代稿鈔本》第 226 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 年，影印梁基永藏清鈔本。
- 清·姜埰：《敬亭集》，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姜氏念祖堂康熙刻本。
- 清·姜埰：《姜貞毅先生自著年譜》，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姜氏念祖堂清康熙刊本。
- 清·姜安節、姜實節編訂：《府君貞毅先生年譜續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姜氏念祖堂康熙刻本。
- 清·黃宗羲：《明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
- 清·黃宗羲著，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浙江：浙江古籍，2005 年。
- 清·黃宗羲：《南雷文案》，《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3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影印民國上海涵芬樓影印清康熙刻本。
- 清·陳濟生編：《天啓崇禎兩朝遺詩》，北京市：中華書局，1958 年。
- 清·范鳳翼：《范勛卿詩集》，《清代詩文集珍本叢刊》第 1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 年，影印明崇禎刻本。
- 清·趙士春：《保閒堂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1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影印光緒九年常熟趙氏木活字印本。
- 清·金之俊：《息齋集》，《清代詩文集珍本叢刊》第 11、12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 年，影印清順治六年自刻本。
- 清·金之俊：《金文通公集》，《清代詩文集珍本叢刊》第 10 冊，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10 年，影印清康熙二十五年懷天堂刻本。

清·熊開元：《魚山剩稿》，《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1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影印清康熙刻本。

清·今釋澹歸：《徧行堂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46 冊，上海：上海古籍，2010 年，影印清康熙十五年刻本。

清·徐枋：《居易堂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8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影印民國上海涵芬樓影印清康熙二十三年刻本。

清·惲日初著，林勝彩點校，鍾彩鈞校訂：《劉子節要附惲日初集》，臺北市：中研院文哲所，2015 年。

清·惲壽平著，吳企明輯校：《惲壽平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 年。

清·惲壽平著，承名世編：《惲壽平書畫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年。

清·董說：《豐草菴詩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33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影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民國吳興劉氏嘉業堂刻吳興叢書本。

清·吳偉業：《吳梅村先生詩集》，《清代詩文集珍本叢刊》第 43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 年，影印清嘉慶十六年黃氏士禮居鈔本。

清·吳偉業著，李學穎集評標校：《吳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1990 年。

清·徐波著，嚴志雄輯編，謝正光箋釋：《落木菴詩集輯箋》，上海：上海古籍，2020 年。

清·冒襄著，萬久富、丁富生主編：《冒辟疆全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 年。

清·顧苓：《塔影園文集》，《清代詩文集珍本叢刊》第 46 冊，北京：北京國家圖書館，2017 年，影印清鈔本。

清·祁理孫《寓山詩稿》，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祁氏東書堂清初抄本。

清·陶汝鼎著，梁頌成校點：《陶汝鼎集》，長沙：岳麓書社，2008 年。

清·郭都賢著，陶新華校點：《些菴詩鈔》，長沙：岳麓書社，2010 年。

清·曹溶：《靜惕堂詩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4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影印清雍正三年李維鈞刻本。

清·王時敏著，王小慶整理：《王時敏集》，浙江：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9 年。

清·葉燮：《已畦集》，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二棄草堂刻本。

- 清·卞永譽纂輯：《式古堂書畫彙考》，浙江：浙江美術出版社，2012年。
- 清·嚴熊：《嚴白雲詩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0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影印清乾隆十九年嚴有禧刻本。
- 清·韓茨：《有懷堂文藁》，《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4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影印清乾隆間刻德州田氏叢書本。
- 清·秦松齡：《蒼峴山人詩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4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影印清康熙五十七年刻本。
- 清·秦松齡：《蒼峴山人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4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影印清刻本。
- 清·朱彝尊：《明詩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 清·朱彝尊著，黃君坦校點：《靜志居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
- 清·龔鼎孳著，孫克強、裴喆編校：《龔鼎孳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
- 清·查慎行著，張玉亮，辜艷紅點校：《查慎行集》，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
- 清·汪琬著，李聖華箋校：《汪琬全集箋校》，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
- 清·劉獻廷：《廣陽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清·王端淑：《名媛詩緯初編》，哈佛圖書館藏，康熙六年清音堂刻本。
- 清·邵廷采著，祝鴻杰點校：《思復堂文集》，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
- 清·全祖望著，詹海雲編：《全祖望《鮚埼亭集》校注——《鮚埼亭集》內編》，臺北：國立編譯館，2003年。
- 清·黃向堅：《黃孝子尋親紀程》，《筆記小說大觀》第13冊，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5年，影印民國上海進步書局石印本。
- 清·顧文彬：《過雲樓書畫記》，臺北：漢華文化，1971年，影印北平莊氏洞天山堂藏清光緒九年刊本。
- 清·張雲章：《樸村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7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影印清康熙華希閔等刻本。
- 清·彭紹升：《二林居集》，臺北：石門圖書，1976年，影印清光緒七年刊本。
- 清·錢儀吉：《衍石齋記事藁》，《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4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影印清光緒六年重刻本。

- 清・程柄，施謹編：《鼓吹新編》，林家大學頭藏，順治十五年刊本。
- 清・顧湄：《虎丘山志》，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 清・徐崧著，張大純纂輯，薛正興校點：《百城烟水》，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年。
- 清・方景濂編：《台州府志》，哈佛圖書館藏，康熙六十一年刻本。
- 清・孫琬、王德茂編：《武進陽湖合志》，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十三年刻本。
- 清・徐鼎撰，徐承禮補遺：《小腆紀傳》，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十三年刻本。
- 清・李惟丙續修，文嶽英等纂：《衡山縣志》，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光緒元年刻本。
- 清・錢林輯，王藻編：《文獻徵存錄》，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十四輯，臺北市：文海出版，1985 年。
- 清・梁園隸修，薛樹聲等纂：《重修興化縣志》，《中國方志叢書》第 28 號第 3 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年。
- 清・溫睿臨：《南疆譯史勘本》，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清道光十年膠泥活字本。
- 清・李元度編：《南嶽志》，天津圖書館藏，光緒刻本。
- 清・成海應：《皇明遺民錄》，《二十五史外人物總傳要籍集成》，濟南：齊魯書社，2000 年。
- 清・方景濂纂、張聯元修：《台州府志》，哈佛國家圖書館藏，康熙六十一年刻本。
- 清・王家傑修，周文鳳、李庚纂：《豐城縣志》，《中國方志叢書》江西省第 4 冊。
- 清・邵潛輯：《州資乘》，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影本。
- 清・芾齋主人評：《二刻醒世恆言》，《古本小說集成》第 14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影印清雍正刻本。
- 清・羅正鈞：《船山師友記》，周駿富編：《清代傳記叢刊》第 28 冊，臺北：明文書局，1985 年。
- 清・易宗夔著，陳麗莉、尹波點校：《新世說》，成都：四川大學，1998 年。
- 民國・趙爾巽等著，楊家駱校：《楊校標點本清史稿》，臺北：鼎文書局，1981 年。
- 民國・陳甲林編：《天台山遊覽志》，北京：中華書局，1937 年。
- 民國・曹允源，李根源纂：《吳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第 11



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年。

民國·林懿均、李直夫修，胡應庚、陳鍾凡纂：《續修鹽城縣志稿》，《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第 59 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年。

民國·陳去病：《陳去病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



二、近人專著（依姓氏筆畫排序）

（一）專書

于君方著，方怡蓉譯：《漢傳佛教復興：雲棲祿宏及明末融合》，臺北：法鼓文化，2021 年。

土屋太祐：《北宋禪宗思想及其淵源》，成都：巴蜀書社，2008 年。

大木康：《冒襄與影梅庵憶語》，臺北：里仁書局，2013 年。

王月清：《中國佛教倫理思想》，臺北：雲龍出版，2001 年。

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年。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2014 年。

王玲月：《憨山大師的生死觀》，臺北：文津出版社，2005 年。

王紅蕾：《憨山德清與晚明士林》，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年。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臺北：麥田出版，2007 年。

末木文美士著，郭珮君譯：《近世的佛教：開展新視界的思想與文化》，高雄：佛光文化，2020 年。

江燦騰、侯坤宏、楊書濠等著：《戰後臺灣漢傳佛教史》，臺北：五南圖書，2011 年。

江燦騰：《中國近代佛教思想的諍辯與發展》，臺北：南天書局，1998 年。

江燦騰：《日據時期臺灣佛教文化發展史》，臺北：南天書局，2001 年。

江燦騰：《台灣佛教百年史之研究》，臺北：南天書局，1996 年。

江燦騰：《晚明佛教叢林改革與佛學諍辯之研究：以憨山德清的改革生涯為中心》，臺北：新文豐出版，1990 年。

江燦騰：《曹溪之願》，臺北：新文豐出版，2005 年。



- 江燦騰：《臺灣佛教史》，臺北：五南圖書，2020 年。
- 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續編》，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 何冠彪：《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臺北：聯經出版，1997 年。
- 何冠彪：《明末清初學術思想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 年。
- 何遠景主編：《內蒙古自治區線裝古籍聯合目錄》，北京市：北京圖書館，2004 年。
- 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臺北：聯經，2004 年。
- 吳山嘉：《復社姓名傳略》，《明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91 年。
- 吳孟謙：《融貫與批判：管東溟的思想及其時代》，臺北：允晨文化，2017 年。
- 吳航：《清代南明史撰述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 年。
- 呂妙芬：《成聖與家庭人倫：宗教對話脈絡下的明清之際儒學》，臺北：聯經出版，2017 年。
- 呂妙芬：《孝治天下：《孝經》與近世中國的政治與文化》，臺北：聯經出版，2011 年。
- 巫仁恕：《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臺北：聯經出版，2007 年。
- 李舜臣：《嶺外別傳：清初嶺南詩僧群研究》，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17 年。
- 李瑄：《明遺民群體心態與文學思想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8 年。
- 李豐楙、廖肇亨編：《沉淪、懺悔與救度：中國文化的懺悔書寫論集》，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13 年。
- 沖本克己編，辛如意譯：《中國文化中的佛教——中国 III 宋元明清》，臺北：法鼓文化，2017 年。
- 岡部和雄、田中良昭編，辛如意譯：《中國佛教研究入門》，臺北：法鼓文化，2013 年。
- 忽滑谷快天著，郭敏俊譯：《禪學思想史》，臺北：大千出版社，2003 年。
-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臺北：聯經出版，2009 年。
- 林宜蓉：《舟舫、療疾與救國——明清易代文人徐枋之身分認同與遺民論述》，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
- 姜伯勤：《石濂大汕與澳門禪史》，上海：學林出版，1999 年。
- 范佳玲：《明末曹洞殿軍——永覺元賢禪師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 年。

年。

范佳玲：《紫柏大師生平及其思想研究》，臺北：法鼓文化，2001 年。

夏清瑕：《憨山大師佛學思想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2007 年。

孫昌武：《僧詩與詩僧》，北京：中華書局，2020 年。

徐大綱：《熊伯龍家世及行年考略》，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 年。

徐泓：《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 年。

徐聖心：《青天無處不同霞：青天無處不同霞——明末清初三教會通管窺》，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 年。

柴德賡：《史學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

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

荒木見悟著，廖肇亨譯：《佛教與儒教》，臺北：聯經出版，2017 年。

荒木見悟著，廖肇亨譯：《明末清初的思想與佛教》，臺北：聯經出版，2006 年。

張勇主編：《湖南圖書館古籍線裝目錄》，長沙：湖南圖書館，2007 年。

張曼濤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臺北：大乘出版：1977-1979 年。

曹淑娟：《祁彪佳詩傳：遠山堂詩詞編年校釋》，臺北：聯經出版，2020 年。

章宏偉：《十六—十九世紀中國出版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

陳永革：《近世中國思想史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 年。

陳永革：《晚明佛教思想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年。

陳永革：《陽明學派與晚明佛教》，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年。

陳玉女：《明代二十四衙門宦官與北京佛教》，臺北：如聞出版，2001 年。

陳玉女：《明代佛門內外僧俗交涉的場域》，新北：稻鄉，2010 年。

陳玉女：《明代的佛教與社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

陳玉女：《觀音與海洋：明代東南沿海的觀音信仰》，高雄：佛光文化，2017 年。

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

陳垣：《陳垣學術論文集》，第 1 集、第 2 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北京：三聯書局，2001 年。

陳捷先：《康熙寫真》，臺北：遠流出版，2000 年。

陳廣宏：《文本、史案與實證：明代文學文獻考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3 年。

陳廣宏：《竟陵派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年。



- 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
- 勞繼雄：《中國古代書畫鑑定實錄》，上海市：東方出版社，2011 年。
- 彭慕蘭著，黃中憲譯：《大分流：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中國與歐洲為何走上不同道路？》，臺北：衛城出版，2019 年。
- 黃仁宇：《明代的漕運 1368-1644》，臺北：聯經出版，2013 年。
- 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 6 冊、第 9 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2006 年。
- 黃啟江：《北宋佛教史論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 年。
- 黃啟江：《孤明獨照無盡燈：幽溪傳燈遺詩校箋》，臺北：新文豐，2020 年。
- 楊燕韶：《明季嶺南高僧——函可和尚的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2013 年。
- 葉憲允：《佛儒之間：清初成鷺法師的遺民世界》，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9 年。
- 賈晉華：《古典禪研究》，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 年。
- 鈴木大拙著，林暉鈞譯：《禪與日本文化：探索日本技藝內在形式的源頭》，新北：遠足文化，2018 年。
- 廖肇亨：《中邊·詩禪·夢戲：明末清初佛教文化論述的呈現與開展》，臺北：允晨文化，2008 年。
- 廖肇亨：《忠義菩提：晚明清初空門遺民及其節義論述探析》，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13 年。
- 廖肇亨：《倒吹無孔笛：明清佛教文化研究論集》，臺北：法鼓文化，2018 年。
- 趙紅娟：《明遺民董說研究》，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
- 趙園：《想像與敘述》，北京：北京師範大學，2015 年。
- 劉敬：《清初士林逃禪現象及其文學影響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
- 蔡金昌：《憨山大師的三教會通思想》，臺北：文津出版社，2006 年。
- 盧秀華：《明末清初熊開元由儒歸佛之心路歷程》，新北：博揚文化，2018 年。
-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第 6 冊，臺北：東大圖書，1978 年。
- 謝正光：《停雲疑獻錄》，浙江：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 年。
- 謝正光：《清初之遺民與貳臣》，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 年。
- 謝正光：《清初詩文與士人交遊考》，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 年。

- 謝明陽：《明遺民的莊子定位論題》，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1 年。
- 謝國楨：《明末清初的學風》，上海：上海書店，2006 年。
- 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上海：上海書店，2004 年。
- 韓書瑞著，朱修春譯：《北京：寺廟與城市生活(1400-1900)》，新北：稻鄉出版，2014 年。
- 簡瑞瑤：《明代婦女佛教信仰與社會規範》，新北：稻鄉出版社，2007 年。
- 羅振玉：《徐俟齋先生年譜》，《居易堂集》，上海：華東師範出版社，2009 年。
- 嚴志雄：《牧齋初論集：詩文、生命、身後名》，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8 年。
- 嚴迪昌：《清詩史》，臺北：五南出版，1998 年。
- 蘇美文：《七優曇華：明末清初的女性禪師》，新北：全佛文化，2014 年。
- 釋見一：《漢月法藏之禪法研究》，臺北：法鼓文化，2000 年。
- 釋見曄：《明末佛教發展之研究——以晚明四大師為中心》，臺北：法鼓文化，2007 年。
- 釋果燈：《明末清初律宗千華派之興起》，臺北：法鼓文化，2004 年。
- 釋聖嚴：《明末佛教研究》，臺北：法鼓文化，1999 年。
- 釋聖嚴著，釋會靖譯：《明末中國佛教之研究》，臺北：法鼓文化，2017 年。
- 阿部肇一：《增訂中国禅宗史の研究—政治社会史の考察—》，東京：研文出版，1986 年。
- 永井政之：《中国禅宗教団と民衆》，東京市：内山書店，2000 年。
- 沖本克己編：《中国文化としての仏教——中国 III 宋元明清》，東京：佼成出版社，2010 年。
- 鎌田茂雄：《中國仏教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2 年。
- 岸本美緒：《地域社會論再考——明清史論集 2》，東京：研文出版，2012 年。
- 岸本美緒：《風俗と時代觀》，東京：研文出版，2012 年。
- 吉川幸次郎：《吉川幸次郎全集》第 16 冊，東京：筑摩書房，1970 年。
- 溝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の屈折と展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0 年。
- 荒木見悟：《明代思想研究》，東京：創文社，1972 年。
- 荒木見悟：《仏教と陽明学》，東京：第三文明社，1979 年。
- 荒木見悟：《大応》，東京：講談社，1978 年。

- 荒木見悟：《陽明学の開展と仏教》，東京：研文出版，1984 年。
- 荒木見悟：《雲棲株宏の研究》，東京：大藏出版，1985 年。
- 荒木見悟：《明清思想論考》，東京：研文出版，1992 年。
- 荒木見悟：《陽明學の位相》，東京：研文出版，1992 年。
- 荒木見悟：《憂国烈火禅：禅僧覚浪道盛のたたかい》，東京：研文出版，2000 年。
- 荒木見悟：《陽明学と仏教心学》，東京：研文出版，2008 年。
- 高雄義堅：《中國仏教史論》，平樂寺書店，1952 年。
- 秋月觀暎：《中國近世道教の形成》，東京：創文社，1978 年。
- 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東林党と復社》，東京：同朋舎，1996 年。
- 神田信夫：《清朝史論考》，東京：山川出版社，2005 年。
- 西村玲：《近世仏教論》，東京：法藏館，2018 年。
- 石原道博：《明末清初日本乞師の研究》，東京：富山房，1945 年。
- 長谷部幽蹊：《明清佛教教團史研究》，京都：同朋舎，1993 年。
- 陳垣著，野口善敬譯：《清初僧諍記：中国仏教の苦悩と士大夫たち》，福岡：中國書店，1989 年。
- 塚本善隆：《塚本善隆著作集》，東京：大東出版社，1975 年。
- 島田虔次：《中國における近代思惟の挫折》，東京：筑摩書房，1970 年。
- 道端良秀：《中國仏教史全集》，東京：書苑，1985 年。
- 入矢義高：《増補求道と悦樂：中国の禅と詩》，東京：岩波書店，2012 年。
- 夫馬進：《中國善会善堂史研究》，東京：同朋舎，1997 年。
- 福本雅一：《明末清初》，東京：同朋舎，1987 年。
- 望月信亨：《支那浄土教理史》，東京：法藏館，1942 年。
- 牧田諦亮：《牧田諦亮著作集》，京都：臨川書店，2015 年。
- 野口善敬：《元代禪宗史研究》，京都：禪文化研究所，2005 年。
- 野口鐵郎：《明代白蓮教史の研究》，東京：雄三閣，1986 年。
- 野村鮎子編：《列朝詩集小傳》，東京：汲古書院，2019 年。
- Beata Grant, *Eminent nuns : women Chan masters of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 Brian Victoria, *Zen at War*(New York: Weatherhill, 1997)



- Dewei Zhang, *Thriving in crisis: Buddhism and political disruption in China, 1522-1620*(New York: Columbia,2020)
- Frederic Wakeman, Jr.,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 G. William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Hsu, Sung-peng, *A Buddhist Leader in Ming China*(London: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9)
- Jiang Wu, *Enlightenment in Dispute: The Reinvention of Chan Buddhism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Lynn A. Struve, *The Dreaming Mind and the End of the Ming World*(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9)
- Timothy Brook,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 Timothy Brook, *Praying for Power: Buddh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Gentry Society in Late-Ming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
- Yü, Chün-fang, *The renewal of Buddhism in China: Chu-hung and the late Ming synthesis*(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二) 期刊論文、論文集論文

- 土屋太祐：〈玄沙師備三句綱宗與薦福承古三玄的比較——禪宗思想在唐宋之際的變化的一個例子〉，《普門學報》第 33 期，2006 年 5 月，頁 1-30。
- 呂妙芬：〈做為蒙學與女教讀本的《孝經》——兼論其文本定位的歷史變化〉，《臺大歷史學報》第 41 期，2008 年 6 月，頁 1-64。
- 李孝悌：〈儒生冒襄的宗教生活〉，丘慧芬編：《自由主義與人文傳統：林毓生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臺北：允晨文化，2005 年，頁 257-282。
- 李貴民：〈越南所藏明清佛教文獻初探〉，《佛光學報》新 6 卷 1 期，2020 年 1 月，頁 279-320。
- 李瑄：〈《楞嚴經》與竟陵派文學思想的指歸〉，《文藝評論》第 8 期，2019 年，頁 64-70。

李瑄：〈手提無孔錘，擊破珊瑚網——禪學思維與袁宏道的詩學策略〉，《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5 期第 51 卷，2011 年，頁 86-97。

李瑄：〈吳梅村佚作與明清文學研究中佛教文獻的利用〉，《文獻》第 6 期，2017 年 11 月，頁 161-168。

李瑄：〈建功利生：清初遺民僧會通佛儒的一種途徑——以晦山戒顯為代表〉，《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 期第 56 卷，2016 年 3 月，頁 132-141。

李瑄：〈袁宏道詩文輯佚及佛教文獻的利用〉，《浙江學刊》第 2 期，2017 年 3 月，148-153。

李瑄：〈清初「僧而遺民」的基本類型〉，《文藝評論》第 4 期，2013 年 4 月，頁 154-158。

李聖華：〈王漁洋的佛門交遊及其禪宗思想——釐清漁洋「詩」、「禪」關係之公案的必要闡釋〉，《宗教學研究》第 1 期，2012 年 3 月，頁 125-133。

周玟觀：〈半生幸入三峰社——從晦山戒顯看清初遺民僧的日常〉，《佛光學報》新 7 卷 1 期，2021 年 1 月，頁 29-73。

孟飛：〈《列朝詩集》稿本考略〉，《文獻》第一期，2012 年，頁 18-30。

林鎮國：〈多音與介入：當代歐美佛學研究方法之省察〉，《正觀雜誌》第 1 期，1997 年 6 月，頁 2-27。

林鎮國：〈空性與暴力：龍樹、德里達與列維納斯不期而遇的交談〉，《法鼓人文學報》第 2 期，2005 年 12 月。

林觀潮：〈費隱通容の徑山萬寿禪寺住持について〉，《花園大学国際禅学研究所論叢》第 8 期，2013 年，頁 115-138。

林觀潮：〈費隱通容《五燈嚴統》的毀板與日本重刻〉，《世界宗教研究》第 3 期，2008 年，頁 16-25。

夏伯嘉：〈宗教信仰與夢文化——明清之際天主教與佛教的比較探索〉，《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 76 卷 2 期，2015 年 6 月，頁 209-248。

徐隆堉：〈新見列朝詩集稿本考〉，《文史》第 134 輯，2021 年，頁 207-236。

徐聖心：〈「莊子尊孔論」系譜綜述——莊學史上的另類理解與閱讀〉，《臺大中文學報》第 17 期，2002 年 12 月，頁 21-66。

張兵：〈歸莊與弘儲〉，《古典文學知識》第 6 期，1997 年，頁 88-93。

張俐盈：〈出世悲時事，忘情念友生：吳梅村與臨濟宗三峰禪僧交遊詩文映視的

心靈圖景》，《人文中國學報》第 31 期，2020 年 9 月，頁 61-96。

張雅雯：〈趙氏真孤——從〈明白菴記〉論繼起弘儲之禪學思想與傳承〉，《佛光學報》新 8 卷第 1 期，2022 年 1 月，頁 145-199。

曹剛華：〈清代佛教史學批評述論〉，《宗教史研究》第 4 期，2017 年 7 月，頁 15-23。

曹剛華：〈清初佛教變化及其對佛教史學編撰的影響〉，《河北學刊》第 36 卷第 1 期，2016 年 1 月，頁 66-69。

曹淑娟：〈寓山園林的女性空間〉，《臺大中文學報》第 23 期，2005 年 12 月，頁 277-322。

連瑞枝：〈漢月法藏(1573-1635)與晚明三峰宗派的建立〉，《中華佛學學報》第 9 期，1996 年 7 月，頁 161-201。

連瑞枝：〈錢謙益的佛教生涯與理念〉，《中華佛學學報》第 7 期，1994 年 7 月，頁 311-368。

都鐵倫：〈《列朝詩集》編纂再探，以兩種稿本為中心〉，《文學遺產》第 3 期，2014 年，頁 106-114。

野口善敬著，賴思好譯：〈追憶荒木見悟先生〉，《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31 卷 1 期，2021 年 3 月，頁 13-22。

陳玉女：〈明清嘉興楞嚴寺《嘉興藏》之刊印與其海內外流通〉，《佛光學報》新 6 卷 1 期，2020 年 1 月，頁 123-204。

陳靜芳：〈明末禪宗壽昌系嗣法的隱微之爭〉，《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 13 卷第 2 期，2016 年 12 月，頁 147-179。

黃繹勳：〈明末漢月禪師和嘉興真如寺〉，《禪學研究》第 100 號，2022 年 3 月，頁 183-203。

黃繹勳：〈明清三峰派稀見文獻解題(一)〉，《佛光學報》第 5 卷第 1 期，2019 年 1 月，頁 133-191。

廖肇亨：〈金堡之節義觀與歷史評價探析〉，《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9 卷第 4 期，1999 年 12 月，頁 95-116。

廖肇亨：〈高泉與溫泉：從高泉性激看晚明清初渡日華僧的異文化接觸〉，《法鼓佛學學報》第 20 期，2017 年 3 月，頁 5-44。

廖肇亨：〈清初漢僧國師憨璞性聰初探〉，《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27 卷第 4 期，2017 年 12 月，頁 5-25。

- 廖肇亨：〈詩法即其兵法：明代中後期武將詩學義蘊探詮〉，《明代研究》第 16 期，2011 年 6 月，頁 29-56。
- 廖肇亨：〈錢謙益僧詩史觀的再省思——從《列朝詩集》選評詩僧談起〉，《漢學研究》第 37 卷第 4 期，2019 年 12 月，頁 239-273。
- 廖肇亨：〈靈源枝派：明清時期佛教文獻與研究專刊導言〉，《法鼓佛學學報》第 20 期，2017 年 6 月，頁 1-4。
- 謝明陽：〈明遺民覺浪道盛與方以智「怨」的詩學精神〉，《東華人文學報》第 3 期，2001 年 7 月，頁 433-462、
- 謝明陽：〈遺民僧覺浪道盛與貳臣陳名夏的情誼考論〉，《靜宜中文學報》第 16 期，2019 年 12 月，頁 1-27。
- 謝明陽：〈覺浪道盛《莊子提正》寫作背景考辨〉，《清華學報》第 42 卷第 1 期，2012 年 3 月，頁 135-168。
- 謝明陽：〈覺浪道盛與方以智師生的「不二社」〉，《佛光人文學報》第 1 期，2018 年 1 月，頁 131-151。
- 簡凱廷：〈晚明義學僧一雨通潤及其稀見著作考述〉，《臺大佛學研究》第 28 期，2014 年 12 月，頁 143-189。
- 簡凱廷：〈顓愚觀衡(1579-1646)及其語錄兩種〉，《花園大学国際禅学研究所論叢》第 16 號，2021 年 3 月，頁 71-85。
- 藍吉富：〈嘉興大藏經的特色及其史料價值〉，釋聖嚴等編：《佛教的思想與文化：印順導師八秩晉六壽慶論文集》，臺北：法光出版，1991 年，頁 255-266。
- サンヴィドマルタ：〈《人天眼目》に關わる抄物の曹洞宗と臨濟宗における相互交渉〉，《東洋の思想と宗教》第 35 期，2018 年 3 月，頁 125-147。
- 安藤俊雄：〈藕益智旭の性具思想〉，《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3 期，1954 年 9 月，頁 273-276 中山正晃：〈智旭の仏教觀〉，《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21 期，1973 年 3 月，頁 285-288。
- 岡本さえ：〈倭国器と清初の江南〉，《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 106 期，1988 年 3 月，頁 95-162。
- 岡本さえ：〈弑臣論〉，《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 68 期，1976 年 3 月，頁 101-177。
- 岩城英規：〈憨山德清の淨土思想〉，《東方》，1996 年 12 月，頁 96-111。
- 丘山新：〈大乘仏教における他者の発見〉，《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50 卷第 2

號，2002 年 3 月，頁 152-158。

高雄義堅：〈雲棲大師株宏に就て〉，西田直二郎編：《史學論叢：內藤博士頌壽紀念》，東京：弘文堂書房，1930 年。

細谷良夫：〈烏真超哈（八旗漢軍）の固山（旗）〉，《松村潤先生古稀記念清代史論叢》，東京：汲古書院，1994 年。頁 165-182。

山口久和：〈「三峰禪師塔銘」攷——黃梨洲と濟宗法諍〉，《人文研究》第 33 卷第 2 期，1981 年，頁 84-94。

山口久和：〈黃宗羲「三峯禪師塔銘」攷-2-漢月法藏と知解宗徒〉，《人文研究》第 34 卷第 11 期，1982 年，頁 687-703。

師子吼林：〈明季の哲僧紫柏尊者〉，《觀想》，1925 年 5 月，頁 6-13。

柴田篤：〈陳垣撰野口善敬訳註「訳註清初僧諍記」〉，《中国哲学論集》第 16 期，1990 年 10 月，頁 69-82。

森由利亞：〈王常月的三層戒構想と一七世紀江南金陵佛教における戒律改革運動——王常月・漢月法藏・見月讀體〉，《東洋の思想と宗教》第 33 期，2016 年 3 月，頁 35-66。

石井修道：〈大慧宗杲とその弟子たち-1-〉，《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18(2)期，1970 年，頁 773-775。

石井修道：〈大慧宗杲とその弟子たち-2-〉，《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19(2)期，1971 年，頁 811-813。

石井修道：〈大慧宗杲とその弟子たち-3-〉，《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20(2)期，1972 年，頁 770-772。

石井修道：〈大慧宗杲とその弟子たち-4-〉，《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21(2)期，1973 年，頁 796-798。

石井修道：〈大慧宗杲とその弟子たち-5-〉，《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22(1)期，1973 年，頁 291-295。

石井修道：〈大慧宗杲とその弟子たち-6-〉，《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23(1)期，1974 年，頁 336-339。

石井修道：〈大慧宗杲とその弟子たち-7-〉，《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24(2)期，1976 年，頁 786-789。

石井修道：〈大慧宗杲とその弟子たち-8-〉，《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25(1)期，1976

年，頁 257-261。

石井修道：〈大慧宗杲とその弟子たち-9-〉，《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26(2)期，1978 年，頁 829-833。

石井修道：〈明末清初の天童山と密雲円悟〉，《駒澤大学佛教学部論集》第 6 期，1975 年 10 月，頁 78-96。

村上信明：〈「民族」の視点からみた大清帝國〉，岡田英弘編，《清朝とは何か》，東京：藤原書店，2009 年。頁 150-163。

大浦正弘：〈明代仏教に関する一考察—雲棲株宏とその叢林の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北陸史學》第 7 期，1958 年 12 月，頁 36-49。

中山正晃：〈雲棲株宏と浄土教〉，《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20 期，1972 年 3 月，頁 170-173。

中村元：〈原始仏教の家族倫理〉，《八学会年報》第 3 集，1951 年，頁 134-148。

中嶋隆藏：〈嘉興藏目錄に拠って見た密藏道開の刻藏成績〉，《東洋古典學研究》第 35 期，2013 年 5 月，頁 1-32。

長谷部幽蹊：〈三峰一門の隆替-1-〉，《愛知學院大學論叢一般教育研究》第 31(3-4)期，1984 年，頁 29-69。

長谷部幽蹊：〈三峰一門の隆替-2-〉，《愛知學院大學論叢一般教育研究》，第 32(1)期，1984 年，頁 3-35。

長谷部幽蹊：〈三峰一門の隆替-3-〉，《愛知學院大學論叢一般教育研究》第 32(2)期，1984 年，頁 133-150。

長谷部幽蹊：〈三峰一門の隆替-4-〉，《愛知學院大學論叢一般教育研究》第 32(4)期，1985 年，頁 63-88。

長谷部幽蹊：〈三峰一門の隆替-5-〉，《愛知學院大學論叢一般教育研究》第 33(3)期，1986 年，頁 29-47。

長谷部幽蹊：〈三峰一門の隆替-6-〉，《愛知學院大學論叢一般教育研究》第 33(4)期，1986 年，頁 59-80。

長谷部幽蹊：〈明清仏教の性格を考える〉，《禅研究所紀要》通號 18、19，1990 年，頁 87-109。

牧田諦亮：〈紫柏真可とその浄土教〉，《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16 期，1960 年 3 月，頁 645-648。

野口善敬：〈後世における大慧宗杲の評価〉，《花園大学国際禅学研究所論叢》第 8 期，2013 年 3 月，頁 1-22。

野口善敬：〈「本來無一物」は外道之法〉，《禪文化研究所研究紀要》第 18 期，1992 年 5 月，頁 1-50。

野口善敬：〈遺民僧晦山戒顯について〉，《禪文化研究所紀要》第 16 期，1990 年 5 月，頁 251-274。

野口善敬：〈漢月法蔵と士大夫たち—雍正帝から魔蔵と呼ばれた僧侶〉，《東洋古典學研究》第 2 期，1996 年 10 月，頁 26-57。

野口善敬：〈玉林通琇の禅と「主人公」論争—名僧の条件〉，《東洋古典學研究》第 24 期，2007 年 10 月，頁 71-104。

野口善敬：〈雪關智闇と『主人公』論争〉，《中国哲学論集》第 26 卷，2000 年 10 月，頁 42-72。

野口善敬：〈費隱通容の臨濟禅とその挫折—木陳道忞との対立を巡って〉，《禅学研究》第 64 期，1985 年 11 月，頁 57-81。

野口善敬：〈牧雲通門の《五論》をめぐって—明末清初僧諍覚書-2-〉，《宗学研究》第 32 期，1990 年 3 月，頁 251-256。

野口善敬：〈明末に於ける「主人公」論争—密雲円悟の臨濟禅の性格を巡って〉，《哲学年報》第 45 期，1986 年 2 月，頁 149-182。

野口善敬：〈明末の仏教居士黃端伯を巡って〉，《九州大學學術情報》第 43 期，1984 年 2 月。

野口善敬：〈明末清初における天童寺の住持について〉，《禅学研究》第 89 號，2011 年 2 月，頁 17-45。

野口善敬：〈明末清初僧諍覚書-1-覚浪道盛の密雲円悟批判を巡って〉，《宗学研究》第 29 期，1987 年 3 月，頁 179-194。

野口善敬：〈明末清初僧諍覚書-3-「宗範」について〉，《宗学研究》第 33 期，1991 年 3 月，頁 299-304。

野口善敬：〈明末清代仏教の語録・著述とその法系〉，《東洋古典學研究》第 10 期，2000 年 10 月，頁 21-56。

野口善敬：〈明末清代仏教の語録・著述とその法系〉，《東洋古典學研究》第 10 期，2000 年 10 月，頁 21-56。

野口善敬：〈雍正帝の仏教資料について〉，《東洋古典學研究》第 9 期，2000 年 5 月，頁 42-65。

野沢佳美：〈明版嘉興藏の統藏・又統藏の構成について〉，《立正史學》第 101 期，2007 年 3 月，頁 17-47。

釋聖嚴：〈智旭の著作にあらわれた人びとの系譜〉第 22 期，1973 年 12 月，頁 285-290。

釋聖嚴：〈智旭の思想と天台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23 期，1974 年 12 月，頁 326-329。

Pei-Yi Wu, “The spiritual autobiography of Te-ch’ing” in Wm. Theodore de Bary, ed., *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67-92.

（三）學位論文

張桂菊：《漢月法藏禪師參禪指導之研究》，宜蘭：佛光大學佛教學系碩士論文，黃鐸勳先生指導，2019 年。

張雅雯：《清初三峰派仁山詠震研究——活用印心與印法以重構臨濟宗》，臺北：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博士論文，釋惠敏先生指導，2021 年。

陳靜芳：《明末曹洞宗博山無異元來禪師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蔡振豐先生指導，2016 年。

游勝輝：《史外傳心——清初江南遺民詩之生計書寫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曹淑娟先生指導，2021 年。

廖肇亨：《明末清初遺民逃禪之風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吳宏一先生指導，1993 年。

簡凱廷：《晚明五臺僧空印鎮澄及其思想研究》，新竹：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祝平次先生指導，2017 年。

簡瑞瑤：《明清之際廣東佛教的發展——以天然函是法系為考察中心》，臺南：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陳玉女先生指導，2020 年。

饒芷瑄：《國變・身分與文化認同——曹溶及其作品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曹淑娟先生指導，2018 年。

(四) 線上資料庫

万曆版大藏經，嘉興藏/徑山藏デジタル版：<https://dzkings.l.u-tokyo.ac.jp/kkz/>

中國國家數字圖書館「中華古籍資源庫」：

<http://read.nlc.cn/thematDataSearch/toGujiIndex>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

(<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28/28/6f.html>)。

Cbeta：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



附錄

附錄一 繼起弘儲生平年表



年號干支	西曆	年齡	繼起弘儲生平事蹟	時事紀要
萬曆三十三年乙巳	1605	1	二月八日生於生於南通 州，父嘉兆，母高氏。出生 前夕，母夢梵相僧授金環而 生	
萬曆三十四年丙午	1606	2		燮雲濟璣生。
萬曆三十五年丁未	1607	3		密雲圓悟於紹興見周 汝登、陶望齡。
萬曆三十六年戊申	1608	4		雪浪洪恩圓寂。
萬曆三十七年己酉	1609	5		古心如馨授於金陵靈 谷寺授漢月法藏具足 戒。
萬曆三十八年庚戌	1610	6		漢月開法海虞三峰禪 寺。
萬曆三十九年辛亥	1611	7		方以智、寶持玄總生。
萬曆四十年	1612	8		顧憲成卒。

壬子				
萬曆四十一年癸丑	1613	9		許之漸、曹溶、歸莊生。
萬曆四十二年甲寅	1614	10		姜垓、金堡、玉琳通琇生。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	1615	11		梃擊案爆發。 雲棲株宏、古心如馨圓寂。
萬曆四十四年丙辰	1616	12		努爾哈赤建立後金。
萬曆四十五年丁巳	1617	13		憨山過三峰清涼院，與漢月相見。 圓悟住直隸嘗州龍池山禹門禪院。
萬曆四十六年戊午	1618	14		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開始對明朝實行軍事侵略。
萬曆四十七年己未	1619	15		姚希孟進士。
萬曆四十八年庚申	1620	16		紅丸案爆發。 漢月法藏完成提語《智證傳》。
天啟元年辛	1621	17	向雪浪洪恩門人天寧潤習	剖石弘璧從漢月法藏

西			賢首，得名智戒。	圓具。
天啟二年壬戌	1622	18		張有譽進士。漢月法藏住錫蘇州北禪寺。
天啟三年癸亥	1623	19		憨山德清圓寂。 密雲圓悟住金粟山廣慧寺。
天啟四年甲子	1624	20		密雲圓悟授漢月法藏源流、法衣。 張溥成立復社。
天啟五年乙丑	1625	21		漢月法藏住鄧尉天壽聖恩寺，著《五宗原》。 熊開元進士。
天啟六年丙寅	1626	22		大興七君子之獄。 熊開元謁漢月法藏。
天啟七年丁卯	1627	23	四月六日妻子卒，發真實菩提心，自誓從今身至佛身，為清淨大沙門。	梵伊弘致住三峰清涼禪院。
崇禎元年戊辰	1628	24		黃宗羲入京為父申冤。 文震孟等人延請漢月住鄧尉山聖恩禪寺。
崇禎二年己巳	1629	25	繼起弘儲從漢月法藏薙染圓具。	漢月法藏開法鄧尉山。 木陳道忞修《禪燈世

				譜》。
崇禎三年庚午	1630	26		祈彪佳、黃端伯延請密雲圓悟住錫寧波阿育王寺。
崇禎四年辛未	1631	27	自期七日明道，至第六日，危坐如塑像。堂中開靜，見兩行僧對問訊，曝然自落，積劫未明之事，徹底見前。	破山海明翻刻《指月錄》流通海內。
崇禎五年壬申	1632	28		漢月法藏住淨慈寺。
崇禎六年癸酉	1633	29		三月，復社第三次虎丘大會。
崇禎七年甲戌	1634	30	重刻天童和尚《七書》、《三書》序。	王士禎生。
崇禎八年乙亥	1635	31	四月，三峰和尚授《臨濟正宗記》，並以貴宗旨有繼而起，為臨濟荷擔之嫡子，賜名弘儲，字繼起。	漢月法藏於鄧尉山聖恩寺圓寂。
崇禎九年丙子	1636	32	開法常州夫椒祥符禪寺。到寺，揭五宗要旨，出十二種日旋三昧，勘驗學人。	金國改國號為清。 費隱通容作《原道闢邪說》。
崇禎十年丁	1637	33		《五宗救》成，潭吉弘

丑				忍圓寂。
崇禎十一年 戊寅	1638	34		吳應箕等人起草《南都防亂公揭》。
崇禎十二年 己卯	1639	35		
崇禎十三年 庚辰	1640	36		熊開元下錦衣衛。 方以智進士。
崇禎十四年 辛巳	1641	37	入天台。	
崇禎十五年 壬午	1642	38	三月二十四日到台州能仁寺。	
崇禎十六年 癸未	1643	39	元旦開法台州能仁寺。	熊開元遣戍杭州。
崇禎十七年 甲申 (順治元年)	1644	40	十月開堂天台景德國清禪寺。 能仁儲聞哀詔到台，設位陳奠。上堂說偈曰：「塗毒鼓聲何處起。三乘五性聞皆死。夜來萬籟動悲風。白日麗天莫知止。」	三月十九日明思宗於煤山自縊，六月福王於南京即位。
順治二年	1645	41	四月，出天台省親。	七月四日魯王朱以海監國。
順治三年	1646	42	春，淮郡人士延請至慈氏寺	

			說法。	
順治四年	1647	43	初春於祥符寺說法，丁亥四月十五日回天台景德禪寺。	桂王於肇慶即位。 木陳道忞離天童，同年費隱通容繼席。
順治五年	1648	44	秋，住錫台州靈鷲興化禪寺。	覺浪道盛因《原道七論》下獄。 錢謙益被捕。
順治六年	1649	45	返通州葬親，後於狼山廣教寺說法。 六月二十一日，因兵阻吳，應門人辨菴光請，開法靈巖山崇報禪寺。	張名振破舟山。
順治七年庚寅	1650	46	夏，應台州天甯寺請，回天台，隨行百餘人。	清軍陷桂林。 方以智出家。
順治八年辛卯	1651	47	九月得浙江按院入疏信，十二月廿一夜，赴浙舟行溺水，得門人所救。	
順治九年壬辰	1652	48	春至武林，途經盤山店、雁山、永嘉、青田、處州四果麓、嚴陵釣臺。受審，數遭杖刑，後放歸南屏。	
順治十年癸巳	1653	49	初五日從皋司發解，初八日長行回山。	魯王放棄監國。 吳梅村出仕北京。

			冬，出隊當湖，道經橋李，受朱葵石請於真如寺說法。	
順治十一年 甲午	1654	50	誕辰，以檀資建二閣於靈巖山法堂之左右，左曰天山老和尚影堂，右曰慈受。	《五燈嚴統》出版。
順治十二年 乙未	1655	51	春季十七日，許孟宏兄弟將改父親書齋為菴，延請繼起弘儲陞座。 秋，受古堯封寶雲禪院請。	
順治十三年 丙申	1656	52	正月，與蒼雪讀徹、三宜明孟、張有譽、李模於聖恩寺華嚴閣賞花，並作詩唱和。	蒼雪讀徹圓寂。 董說出家。
順治十四年 丁酉	1657	53	元旦於古堯封禪院講法。 二月出隊歸，於外遊行半年。	隱元隆崎於攝津普門寺重刻《五燈嚴統》。 憨璞性聰召對萬善殿。
順治十五年 戊戌	1658	54		九月，玉琳通琇受召。
順治十六年 己亥	1659	55	夏日，隨槩菴正志、張有譽、王雙白等人，為天童塔銘訪錢謙益。	張煌言、鄭成功北伐。 木陳道忞開法北京萬善殿。 覺浪道盛圓寂。
順治十七年 庚子	1660	56	刻行自錢謙益得《增集續傳燈》、《山菴雜錄》。	徐枋避亂鄧尉山。

			秋，金之俊、李模延請住錫虎丘。	
順治十八年 辛丑	1661	57	住錫金粟山廣慧禪寺。	王士禎春日至蘇州，訪繼起未遇。 費隱通容圓寂。 《北遊集》刊行。
康熙元年任 寅	1662	58	臘月廿一日，密雲圓悟入夢。	桂王為吳三桂殺害。 黃宗羲著《明夷待訪錄》。
康熙二年癸 卯	1663	59		
康熙三年甲 辰	1664	60	六十壽慶，自陳：「一意退休，消磨殘齒。」 秋，決議塏院于古堯峰。	
康熙四年乙 巳	1665	61	同徐枋、周茂蘭兄弟、文秉、鄒文江、王雙白，為漢月法藏塔銘，與黃宗羲會於天山堂。	
康熙五年丙 午	1666	62	二月四日，出靈巖，往湖南探視門人全賦後事。	具德弘禮退席靈隱寺，住錫徑山。
康熙六年丁 未	1667	63	五月八日入南嶽福嚴寺。 冬，掃南嶽懷讓最勝輪塔。	

康熙七年戊申	1668	64	元旦，受門人卑牧式謙請，至楚鹽兜率禪院說法。	
康熙八年己酉	1669	65	剖石弘璧延請住錫聖恩寺，婉拒。 整備戒壇，開甘露門、示金剛戒。	
康熙九年庚戌	1670	66	五月，離寶安禪院。	
康熙十年辛亥	1671	67	夏孟，於留惑軒，完成自銘塔銘。	無可弘智捲入粵案。
康熙十一年壬子	1672	68	元旦，受慕天顏請，回靈巖山講法。 九月二十七日，索浴更衣，跣趺而逝，荼毘放大光明，頂齒不壞，舍利無算，塔於堯峰山。	曹洞宗位中淨符著《祖燈大統》

附錄二：弘儲嗣法門人（據長谷部幽蹊：〈三峰一門の隆替-2-〉）

變雲濟璣	劬圓琚	赤巖淵	咸庵及
辨庵光	鐸庵繩	輪菴超揆	冬杲亮
逐鷗杓	醒熟粹	童碩宏	力庵蔭
僧彥宗	問松原	有門新	飲曉濤
毅庵觀英	寶安去息	翼庵善鄴	寶持玄總
楚奕豫	內紹種	徵聖圖	祖揆仁符
質夫殊	俞昭允汾	衷雪淵	仁風濟印
雪章元	雨青膏	狀伊梵致	張有譽
毅庵觀英	無依仁	補庵喻	雁黃大涵
楚奕豫	梵尊勝	山品岳	周召南
魯南琛	煦堂琪	風遇谷	天逸超
青原暉	月函南潛	質庵邵	字雲蹤
原直全賦	彙藻文	山庵林	過庵輪
古嶷玄	卑牧式謙	研庵遂	黃度裕
曇應杲	文衢遠	椒庵音	可翁潛
完魯章	石葉成	汝晉輪	鏡人徹
僧鑒曉青	無隣廓	楊方予	訥揆旦
鎗方遠	祖憲襲	序香成	琴山張
靈樹僧遠	嚴序紀	香林真	柏岩嶽
雍簠晟	蘭石祖	古斯乘	肩遠鐘
檠菴正志	喻葦濟	邛在瓠	潤光澤

附錄三 繼起弘儲著述一覽



	書名	記載年限	收藏現況
1	《夫山和尚住嘗州祥符寺語錄》二卷	崇禎八年 (1635)至十三年 (1640)	《徑山藏》第 222 冊
2	《夫山和尚住台州能仁寺語錄》五卷	崇禎十五年 (1642)至十七年 (1644)	《徑山藏》第 222 冊
3	《夫山和尚住天台景德國清禪寺語錄》二卷	崇禎十七年 (1644)至六年 (1649)	《徑山藏》第 222 冊
4	《雪舟集》、《雪舟後集》二卷	順治二年 (1645)至六年 (1649)	《徑山藏》第 222 冊
5	《夫山和尚住台州靈鷲興化禪寺語錄》一卷	順治五年 (1648)至六年 (1649)	《徑山藏》第 222 冊
6	《夫山和尚蘇州靈巖山崇報禪院語錄》二卷	順治六年 (1649)至七年 (1650)	《徑山藏》第 222 冊
7	《夫山和尚住台州天寧禪寺語錄》二卷	順治七年 (1650)	《徑山藏》第 222 冊

8	《夫山和尚住台州瑞巖寶林禪寺語錄》一卷	順治七年 (1650)	《徑山藏》第 222 冊
9	《夫山和尚住蘇州靈巖崇報禪院語錄》	順治七年 (1650)至八年 (1651)	《徑山藏》第 222 冊
10	《樹泉集》 一卷／二卷	順治八年 (1651)至十一年 (1654)	《徑山藏》第 222 冊、中國北京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
11	《靈巖和尚報慈語錄》二卷／九卷	順治十年 (1653)至十二年 (1655)	《徑山藏》第 222 冊
12	《夫山和尚靈巖三錄》殘本五卷	順治十年 (1653)至十三年 (1656)	《徑山藏》第 222 冊
13	《月掌集》 一卷	順治十二年 (1654)	《徑山藏》第 222 冊
14	《夫山和尚住蘇州古堯封語錄》一卷	順治十二年 (1654)至十四年 (1656)	《徑山藏》第 222 冊
15	《三峰和尚年譜》 不分卷	順治十七年 (1659)至十八年 (1660)編輯完成	《嘉興藏》第 34 冊、《徑山藏》第 183 冊

16	《退翁和尚陞座語錄》十一卷 二冊	康熙二年 (1663)至四年 (1665)	現藏於蘇州西園寺
17	《退翁和尚廿一錄》六卷一冊	康熙四年 (1665)至五年 (1666)	現藏於蘇州西園寺
18	《浮湘錄》五卷一冊	康熙五年 (1666)至六年 (1666)	現藏於蘇州西園寺
19	《退翁和尚住南嶽福巖禪寺語 錄》五卷一冊	康熙五年 (1666)至七年 (1667)	現藏於蘇州西園寺
20	《南嶽單傳記》一卷	康熙六年 (1666)	《卍續藏》第 146 冊、《嘉 興藏》第 34 冊、《徑山藏》 第 183 冊、湖南圖書館、 內蒙古自治區、哈佛燕京 圖書館
21	《南嶽勒古》一卷	康熙六年 (1666)	《徑山藏》第 183 冊、《嘉 興藏》第 34 冊、東京大學 所藏萬曆版大藏經續第 279 帙第 1 冊
22	《退翁和尚靈巖辛亥語錄》 三卷一冊	康熙十年 (1671)至康熙 十一年(1672)	現藏於蘇州西園寺

23	《南嶽繼起和尚語錄》（《大宗堂錄彙》）十卷	崇禎八年 (1635)至康熙 十一年(1672)	《嘉興藏》第 34 冊、《徑山藏》第 183 冊、東京大學所藏萬曆版大藏經續第 280 帙第 1、2 冊
24	《靈巖記畧》內外篇	順治、康熙朝	《中國佛寺志叢刊》 中國國家圖書館、南京圖書館蘇州圖書館、內蒙古自治區、
25	《虎丘語錄》 康熙刻本	無考	亡佚，據柴德賡：《明末蘇州靈巖山愛國和尚弘儲》
26	《靈巖退翁和尚近錄》抄本四冊	無考	亡佚，據柴德賡：〈明末蘇州靈巖山愛國和尚弘儲〉
27	《退翁編年備譜》(月涵南潛著)	無考	亡佚，據柴德賡：〈明末蘇州靈巖山愛國和尚弘儲〉
28	《堯峰後錄》	無考	亡佚，據繼起弘儲：〈大宗堂錄彙自序〉
29	《湘雲館散錄》	無考	亡佚，據繼起弘儲：〈大宗堂錄彙自序〉
30	《上堂語錄》四十卷、《廣錄》六十卷、《餘錄》三十卷	無考	亡佚，據繼起弘儲：〈大宗堂錄彙自序〉

31	《崇川李氏家乘》	無考	亡佚，據《吳縣志》
32	《戒壇儀略》	無考	亡佚，據《吳縣志》
33	《國清寺略》	無考	亡佚，據《吳縣志》
34	《淮南錄》	無考	亡佚，據《吳縣志》
35	《湘雲餘語》	無考	亡佚，據《吳縣志》
36	《明白庵集》	無考	亡佚，據《吳縣志》
37	《孝經箋說》	無考	亡佚，據徐枋：〈退翁老人南嶽和尚哀辭〉

附錄四：繼起弘儲相關著作書影



一、《祥符語錄》

【登山藏】
一五六頁

至今猶坐在光影頭邊殊不知琉璃殿上行撲倒也
須粉碎喝一喝云將知此門中事不是等閑
上堂問一月落清溪千峰寒色時如何云壁立
萬仞此心真處云撥破面門天地黑開耳孔海山
傾心在其處處師云倒懸千尺瀑花新燕云恁麼則
納僧巴鼻草頭風師子爪牙空外電也師使喝僧禮
拜師云金鐘玉漏相聞昨延殺活消天下人乃云
胡無礙人之心時人過不得却成礙人雅埠到這裏
有什麼阻隔佛祖無礙人之意時人透不得却成礙
人山僧心膽在舌尖上何曾礙礙鐘作鐘鳴不礙鼓
響鼓作鼓響不礙鐘鳴透得者如賊入空室透得
者無繩而自縛忽有箇衲僧出眾云道也太緊道要
且無祖師西來意山僧呵呵大笑云盡從這裏云
上堂先師道三聖門下一隻箭徐著透過觸機有
神力拾得全身師點首云這箇漢子當年于箭鋒上
三烈九轉你有還損得他一毫毛許也無而今冷地
思甚直是通身汗血若不是箇老子甚麼人下得這
副手山僧云子也你若活得身來便安在云藏旗下
葛召大眾眾回首師云看箭
上堂山僧不敢平地陷人大家切忌望空啓告也箇

寶華王師子座上若一微塵許證驗不過豈惟觀人
笑怪亦且善因而招惡果拍禪牀一下云三十年後
鼻孔條天受八眼不得
晚來七十一峯各住本位二萬餘頭去不至方我輩
林下人月聽其自白風看自清一向中中大大樂
此太平時節有那有微惱人還甘也無若甘去尋地
卒風暴雨如何避得過若不甘無事不可生事十箇
作團萬箇作塊我也不敢錯怪你你也不要錯怪人
上堂一向與麼去佛眼不能觀地與麼來諸空起
雲雷二途俱不涉玉女正懷胎拈起拄杖云是男是
女卓一卓云石牛欄古路一馬生三寅
上堂問寒斷咽喉向什麼處出氣師云青山當面立
僧作禮師云綠水暗流僧佇立師笑之乃云三文
錢計箇黑髮波頭不梳而不洗上拄天下拄地分
祖師眼暗說甚衲僧巴鼻咄塞斷咽喉甚處出氣
上堂舉明教大師云秋初夏末莫道我不向你諸人
道大家看火燭師云我要打明教二十棒賊發火起
何日無之因什只在秋初夏末大山只要定老子知
時節莫道為你諸人說喝一喝云去
上堂盡乾坤剎海都是箇自己而今撮向眉毛眼

二、《國清語錄》

第三三冊 一七一頁

老漢飯飽弄箸更道三
十年後此話大行豈特閑
眼昨夜而已哉
門弟子鄧之麟和南

題

天山和尚住天台景德國清禪寺請開堂疏
伏以迦文七十葉鐘鼓式靈瑞憑鑄子昭代三百年
綱宗不墜實在能仁恭惟
大和尚端臨濟直指楊岐子奪七事隨身縱橫一
塵不立密爾藏雲特具千秋之鑒慨我說法通明十
載之貞月令具區烟深東掖可紀等盟心有日屈指
當時法運借景運俱新台文與人共應肅嚴曲衆
敬付宏旨伏願白樺枯來搜剔塵聚青萍揮去救正
法危促座踞五峰之頂御絃奏雙桐之演展也大成
允矣希有

崇禎十七年十月 日浙江台州府天台縣知縣
文可紀等謹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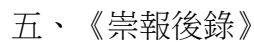
以金鈔五兩袋中不置揮首一視襟豐于衆皆黃栗
舂山堂嶺之旣罷不願回師頗動彭士莊東顧食言
焉乃棄嶺而歸之賊乃解兵歸高出萬山天挂也
長嶺戰食終日晡飛雨曰不暇武之惟主盤查云
今黎克世雖死矣午時餘卒欲東山京平田風報
崇曰古語人聞風動靜棄棄日棄棄星宿星宿風
幾聞古語人聞風動靜棄棄日棄棄星宿星宿風
盤十二二弩武卒皆罕需帶天蓋乃解莊木樹未
願命掛萬黃旗腰佩美玉大燭表長三萬六千甲
惟主不與棄解兵解公督無益曰自之重彭武求
繼生

海分兵於彭士莊

志滿國彩恭贊寶與二三降于四面雖長難離丁單
幅並變升飛師且彭因甚又旌號不備蓋縣山營畢
今傳典外出去彭遂待輕蓋蓋山三萬零十甲飛車
十里然門兩出對發至輕戰三山雲霧奔奔日因南
無異草木秋曳卓刺戰亂離離旗號走來無飛旗背青
洞云無入正彭既將戰作伏云疑中日月薄海目前
吳人眼不入眼明云誰開吳降贈曾一詞祝衆
則對衆人又許盡主洞云誰不許彭云誰不許出
不爲人洞云誰若將彭云典升飛雨不不出出
當未出彭雖退人云畢因其三三望彭人唱出出開

四、《崇報語錄》

[illegible]



六、《崇報三錄》



七、《天寧語錄》

上堂問上一路千聖不傳出格之機萬靈同觀觀一切一句如何演唱師云楓落吳江冷進云一教殷勤更請方便師云雲歸越嶺高僧作禮云佛佛共傳無底鉢人人到處仰聲香師打云不因漁父引爭得見波濤乃云萬峰老子當年向這裏飛天振承直得盡乾坤大地無針鋒許不沾些臭氣今日脚下兒孫到來豈可矢上加尖諸仁既然把斷要津國清只得雙綫鴛鴦旁通一道喝一喝云牛頭南馬頭北聖壽堂前聯一宿逢人但說情無生不知誰箇堪相續又喝一喝云大庾嶺頭雲太行山下賊五湖四海盡相識

何須辨開圖形風林棲影心披九竅肺露三尖向十字街頭吹入引得多少人耳聾目眩更說其四寶四主三要三玄晏晏拂子云看看金鍾烈烈口生煙寶殿重開石上蓮無數英靈欣勝會超宗越格古皇前

師到靈隱衆請上堂棒頭發燄五色於雲端喝下光騰截千機於電影披權顯實我忘忘直得飛來啼劍身下拜冷泉亭飲氣吞聲此是我堂頭法兄尋骨手脚旁國清錦上鋪花既承法誼殷殷豈能袖手熬熬不免雙借拾得手中香簪聊蘸寒山靈運冷

寂於太虛空中提普箇大字以塞來命拈拂子作()此相云惟諸大德體悉

同國清上堂一法若有昆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可嘆可貴無在不在二六時中不依何一物短能實華王座上揭示無位真人勿就籠中快問正法眼藏心印胸中入彩塵境大地金頭頭發發大機利全彰大用動絃別曲飲水知源起倒於朕兆未形之先荷擔於得失難量之外雲無心而出鳴鳥倦飛以知還既無久遠固必之殊豈有動靜去來之相雖然祇知今日到家一句又作麼生道

卓拄杖一下云不因楊得意爭見馬相如

歌王齊居士同潘然老宿到山上堂怎麼麼麼十日行天揭開霄漢不怎麼麼不怎麼麼峰巒秀透透煙蘿怎麼麼不怎麼麼風雲體道花籃裏不怎麼麼中知怎麼麼王殿蕭韶森羅森森奈所以怎麼麼還須怎麼麼人若怎麼麼人何愁怎麼麼事不見昔日陳操向書入資福相看福見來乃畫一回相操云弟子怎麼麼來早是不着便何又師更畫圓相福便掩却方丈門簪寶拈云陳操祇具一隻眼師云雲寶怎麼麼批判肘臂終不外曲殊不知尚書接畫白雲爲尋知己貪福打開清峰

八、全賦本《報慈語錄》

靈品和尚報慈語錄

小師全賦錄

師降迹於萬曆乙巳今甲午初度世第五十大悲流演普潤無方凡一遇指歸羣疑頓釋暫瞻相好永劫不忘故梯山航海水攀花爭頌大年咸思添乳師爲拈提古德機絲懸霜四部指而成快題曰報慈其義玄遠淺難窺窺狀佛祖之道掩晦于羣盲影響于異轍師乃扶幽開秘知日中天無還不燭則師報祖佛之慈德也學者於此會心焉轉相傳化萬世而下如從口生則學者報師之慈德也全賦謹錄以俟

癸巳四月十五日弟子玄潔送法被諸供養具到山預祝師壽設齋陸陸懸生來道力微不知四十九年非閨中祈願望明月時見白雲嶺上飛常行粥飯僧一向在天同人在凡同凡在聖同聖苦厚如秋水榮榮等春風歲歲年年兔不遲鳥不急一副醜嘴臉日日如狀錦繡場描選他不得湯火林拘擒他不得何勞剪天孫異緣刺玉女神針巧出百端奇生千變蘭紅芷白結絲懸泰以有作心嚴無相上帶累兜率宮中未來這斯從天降下孃生口笑得人丈來潤教他靈巖山頭現在箇漢有甚面光諸人一

箇箇都是過公應身古佛試請定當看卓拄杖下座當晚弟子念無說茶延小參拈竹篋一下云銀盤盛來天上雪展開寶草大家催莫嫌滋味多辛辣到口全當下灰

弟子上孝設齋上堂舉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師喝一喝云四十九年所演八萬四千法藏聲教盡從箇伽陀本事流出若是不作字相不作句相不作說相不作問相不作佛相不作無相相底漢子管他三九念七菩提涅槃真如解脫和影子一齊送上初利天

宮還了摩耶母后隨地拈一草草攪旌傘鼓於赤肉團邊馳星捲電於白拈手裏全機地轉大用天旋當爾之時韶陽有棒打不着雲峰有計展不得其餘歡倒禪床脚跟下著錘依草附木賊過後張弓半思半恨奉刺奉塵一箇箇氣勢甚大都道釣在不疑之地將謂無人證明復喝一喝云豈免道箇懸懸

弟子玄潔建設齋上堂舉臨濟侍德山次山云今日因濟云這老漢語作麼山便打濟揪倒禪床雪實顯云二員作者具吟咏同時眼有吟咏同時用雪實擬向猛虎口中奪鹿鷹爪下分免取誑臨濟德



九、《瑞巖語錄》

【徑山藏】 三八八頁

者云何不遜衫子與這上座演云他是人家兒女行者問措恒云得與麼不聽教語時珍藏主從寮外歸云你兩箇說禪浩浩地那沒指恒云我到處被他帶累師開云真使外人知

甲午元日各汾侍者臨濟三句頌

第一句元正啓祚觀堂堂三門廚庫

第二句萬物咸新觀音勢至抖擻精神

第三句若帶養其應時納佑無不宜

支那 瑞巖語錄卷一

夫山和尚住台州瑞巖寶林禪寺語錄卷第一 侍者行翰等錄

師於天寧受請拈帖示眾云上人偏體文章丘乙已渾身鎗甲正法眼藏八字打開涅槃妙心和盤托出違得便行途中受用其或末委且聽下文遂陞陞問智者獲法華旋陀羅尼三昧建七十二剎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詔因見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創三十六院只此一偈堪紹音宗和尚得慧日於東山影景德於寶嶺天寧瑞巖一申穿却為是樹智者旌蔽為是展詔國風規師云語惺惺看進云巖頭一枝直下耀古騰今鄧尉三玄還須光前發後師云他時後日莫受人騙進云露露聲中石火久矣哉學人首擊尾應雲在青天水在瓶如之何檀護禪目會心師云殿裏黃面老子笑你進云今朝喜得箇同家師打云幸是無人見問動若行雲止猶谷神既無心於彼此豈有象於去來如何是本管理師云此去丹丘不遠進云瑞巖一去無人應且喜今朝遇主人師云不審僧自呼云曉青諸諾師云宵則未脫根塵不肯則永沉淪溺便鳴師打云擬瞞山僧那問惺惺石上主人公千年呼喚無人應因甚五峰纔點首雙

十、《古堯封禪院語錄》

支那 古堯封禪院語錄

夫山和尚住蘇州古堯封禪院語錄 侍者延珪等錄

上堂顧視左右云這裏不得說臨濟主賓雲門事理為仰父子曹洞君臣何以法眼家裏抵言一切現成老漢爭冒將無作有款你修禪習觀改斷變常起寺造像像印經終日傍家走盡老漢不離鄉土街頭市尾早已看破諸君天下人敲磨他不上所以不有個無面目頭顱老子天下人敲磨他不上所以不避來賜不顧性命人他情懷還他每前直得從頂上踵三百六十骨節入萬四千七竅都是毒氣你若透

支那 古堯封禪院語錄

雲濤浮出沒太虛之中運老之家風未墜式公之遺範猶存但以所處孤危游蹤罕到非大忘人老若寧能甘心寂寞備忍寒暑况神宗萬曆年間又有簡老納於在近處坐禪修煉日走村落乞食夜歸止宿洞中苦行積久創簡接待區所亦名堯封禪院從此十方雲水一隊來一隊去都道只這便是堯封禪院不知目前境界錯過多少如人于清淨心中忽生妄念妄念既真心隱沒致使驢前馬後漢望認識神影子以當自己王人公諸佛出世也救他不符今日是老僧打頭為人合布施此子禪道因甚只管理論世

支那 古堯封禪院語錄

開成敗院于高低咄癡人佛法世法豈有二耶世間透得出世無餘若佛法世法打成一片直得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處此未是你歇處若向這裏一坐坐住如人獲到院見飲食豐盈薦薦厚饒貌看一切現成更不思求前進爭能發人得從上廣大門風直健急切擺脫羅籠不見一色淨裸裸絕承當赤灑灑沒可把如人已到露禪自謂登峰造極要見老僧猶隔津在倘能更進一步轉過那邊始稱向上全提方纔到得這裏寶雲泉滴瀉是活先拳石塊現皆精不著問人自知端的諸仁類皆止因出家真寶家

第三二冊 三九七頁



十一、《樹泉集》

【徑山藏】 四二頁

序
琴已之秋和尚自越返吳之明年討泉集成余小子
待側顧曰吾墓夫閉名之流落久矣茲錄之義子知
之乎諱對曰昨歲大旱靈品迴絕天平發石泉浦一
泉活足大南三日不盡義和尚還山道相得也或有
取焉唯唯否否又對曰萍沱一脈枝派流衍百川
而達之海源遠者流長此曹溪一滴也唯唯否否仰
而思俯而誦道大故莫莫莫其有遠維處辰已
厄於龍蛇文易演于美里慶經之作在定哀之際是
可無述乎明興三百年佛祖之道幾墜于地天童三

【樹泉集序】
峰兩翁煥狀中興而清訛之論紛於昌熾之日和尚
大猷厥緒繼正宗之久而失其傳也潛行密用深蓄
以俟却萬季之祖庭退就夫椒聲名萬著川前雲藻
拂衣入台東山慧日橫嶺柳翠移席國清寺豐干之
遺址訪英拾之孤岑千峰直入甲申之變聞人猶稱
排闥望諸邱尉解香始從人天拈出夫山諸錄言滿
天下帝珠示耀於風雷寶鏡煥然於晦昧寧得已哉
乙酉省親出山鳴戈塞路乃寓蘇之靈常黑白鬢留
者十計和尚慨狀曰先師有未了公案吾何忍忍狀
已已而應其請吳地初離湯火驟觀清涼開甘露門

【徑山藏】 四二頁

【樹泉集序】
以舊交挽師主台之天寧雖而後可制解即還又明
年耿公被劫師與道季念和尚各呈白簡門弟子合
辭以進曰耿公護法護罪和尚弘法弘難是可無解
維是出處之際易圖其大者和尚笑曰定案可逃手
受衣之人命若懸絲吾自印心以來因服不去于側
實不敢稍自貶損以玷先示今何時乎其又美辭
命下即赴待勤武林又抵越之東隱前後置杭者幾
一載中更寒暑迭大顛沛等之浮雲所至神杓駿奔
士女聯集應物舒光曾不少倦當事者以禮遇以威
懾不寒不慄弗抗弗降事白歸山無幾微見于顏色
嗣法國清輯公隨侍左右得獲僧潮旋旋旋旋旋
山立猶相推讓于洪波中而後獲濟公乞近臨
來生而不改其度還困抑而不于其懷豈不難哉嗟
乎後生不及見古人之大矣願濟自發乎三玄沙
陽繼開夫十智宋季以來學者但於見聞師家習於
窠窟目勾水為全潮和尚錄絕古今陶鑄凡聖為心
師不師于心故吐納洪纖通同真大海相似如圖
悟勤忠君愛國之念樂與賢士大夫游順風以請者
皆灑然自得于席間南丈他若子辭濟川軍侍巾瓶

十二、《月掌集》

【徑山藏】 四四二頁

夫山和尚月掌集
待者濟志記錄
乙未春李十七日許孝廉孟宏伯仲以先內翰所遺
梅花墅改舊供師到日陸座喝一喝云若是箇不爭
多底漢鍾未鳴鼓未響不假神足直達本鄉有細草
鞋也覆你不得有條拄杖也欺你不得饒他森羅萬
象六道四生終日浩浩地攪如蚊子上鐵牛相似此
是千佛背裏印一切眾生天真而妙管甚月之大小
歲之餘聞鏡見明來暗謝智起惑忘便有箇明得時
明不得時便著修證著整理著尋詩古云道管合人

【月掌集】
人自逐物如何得到有力安樂田地如今人多愛擊
石火閃電光舉了便會了一著子到處動手動脚胡
亂云為實謂苦屈且驚池驚嶺海甸卷關三百法會
之中那一會容得你熟睡靈龜出世二十來年大
小十餘住處潑潑潑潑不知添撒了多少惡水能老
又多這一杓作麼蓋為許家兄弟父子一段精誠未
便孤負聊作達場一曲有甚定法又喝一喝云定法
不是添習矣而不察作止任牽連惹人呼孟八
十九日降華嚴道場脫奈如來藏中何所有一字全
無經經鉅大悲流演調諸根聲使洪鐘發深扣權實

【徑山藏】 四四二頁

【月掌集】
雙標方便門準經總落斯經後所以名為根本輪三
世十虛無比偶視聽言聲數二乘偏古文殊稱上首
帝網莊嚴最勝幢交泰主伴同音吼一念能該億劫
塵一塵偏入諸塵受神通法爾二圓離萬象森羅纖
然久衆生循聲迷本真顛倒狂心競奔走道空遺
上妙方殊存奈飲無明酒長夜昏沉處夢鄉惺惺徒
頃臨臨關經卷如山秘一塵智有知之能善訓自家
伏藏故依然寶覺圓明本離垢歷遍南方百一城還
歸舊閣詢初友始知我眼無纖瑕舍那真親邪師答
稽首慈悲堪忍尊恒如日月文明晝現前一點不塵

【月掌集】
心即是道源功德母
保聖禪院無遮大會圓滿監院雪庵大德請上堂靈
品乍到甫里尚未識街頭潤快人事高低日與細素
說話如啖木札反引相似全無滋味自知苦屈不近
情昨晚特者忽報明日保聖院裏有齋將謂尋常茶
飯及來這裏香雲匝地華雨彌空梵音演最上之藥
添樂泰無生之曲老漢面得無開口處然難如是何
妨多處添些於佛事門中增一分功德慈舉拂子召
云大眾從緣薦得永無退失善自護持以資欣慰擊
禪牀下座



十三、《雪舟集》

【雪山藏】 四四八頁
大山和尚雪舟集 侍者玄堅等錄
師乙酉歲省親歸里四眾請就彌勒院陞座父母未
生前一句滿口含霜何處起念父逃避有城觸着
破着莫知止智不及處尋同光四海五湖王化裡我
是昔人非昔人今日歸來原姓李就中抵有一奇特
金牛飯是廬陵米天人學無不食知其味者或寡
矣等問推問南來木閣春白雪誰知已高山流水不
覆載見之不取思千里鳴一喝下座
見耶社陞座拈起拄杖云八千菩薩五百聲聞一切
天人到這裡無措足之地不得受殊室利不二門從
何而入因清今日借主人鼻孔為諸人旁通一箇不
用借座燈王亦不請做香積不必空諸所有不假金
色光焰無論聖凡魔外以至味劣飛搖一時令眾證
無生忍入不思議大解脫門卓拄杖一下下座
丙戌春淮郡人士延至慈氏寺供養臨行四眾請陞
座雨洗淡紅桃嫩風吹淺碧柳絲輕分明兩口一
無言慈氏何曾有古今幕拈拄杖云見麼卓一下云
聞麼下云烟舟直入邦江去寂寂空條古鈞魂下座

蘇郡靈巖山示眾黑漆屏風松蘿花福數條老屋和
雲濕曉起開門放白鷗溪聲流入五侯宅咄落殘興
孤鷗飛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妻江諸神吟檀護延至太平禪院內村王周臣居士
設齋監院呈瑞霖公同眾請陞座上首白惟云法筵
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震聲一喝云正當恁麼時是
甚麼時那復有第一第二良久云會麼從上來事
一時花學與諸人了也已過關者掉臂而去猶嫌未
決且聽下文乃云迥迥靈光萬古輝當陽突出絕言
思依稀却似雙江月彷彿還同越嶺時來去不煩風
力轉先生何必夢中悲但能直下超無際便是人間
獅子兒卓拄杖下座
晚參君子思不出其位金剛與泥人措背僧家只
知隨地稱尊殊不知過量人可賤可貴平生向異類
中行畢竟不入馬牛隊乃顧左右云諸仁者抵如揚
岐三脚驢子弄蹄行南泉東家作驢西家作馬馮山
百年後於山下撞過家作一頭水牯牛腸下青馮山
僧某甲五字又作麼生喝一喝云祇許老胡知不許
老胡會
結訓示眾拈起拄杖云鐵錘在握柳絮橫肩扶開人

十四、《能仁語錄》

序
雨後扶筇看門見懸瀑飛鴻若雪若蒼蒼若雷鳴車奔
始焉難出於亂峰間既乃汨汨徐逝兩時欲下一語
不可得過關和尚所拈示能仁錄悠哉會心先是其
門人秉刻以序屬眾謝未能也夫鈍根如來久攝萬
峰老人威光中似各壇之林放蓮葉何敢後論室中
中事惟是和尚法雨所澍久已鼓盪於二萬六千頃
中夫椒藏雲直符神龍之澗潛而弗用而出沒卷舒
與時消息都人士靡不目擊道存朕猶深入九台高
臥東掖遂令赤城傾其富麗石梁失其險峭提起知
歸撤下盡掃萬峰門下十二龍象一一與雲捲霧於
吳會越左相南石室斷崖間而和尚獨天全雲職呼
豺虎而狎猿鹿與寒拾草相顧相憐從容嘯傲于荒
烟宿草之餘時吐一語發一機如大海龍潛於幽壑
層崖消涓滴皆成珠玉家不知其他但覺與目前
懸瀑沁人心神而欲極力者一語殊不可名狀耳正
使臨濟重來與化復出洪濤瀾汗長浪滔泥投之天
山則那央靈海長為委納若乃分流競渡之徒如母
人漁子但南極東流狀自失又無論已往余友許定
于張一無母為我稱和尚鑪錘之妙而又有飽泰者
第二二冊 四四七頁

能仁語錄 卷一
為言和尚之於萬峰往往別展旗幟自立國土嗟乎
乃若備守守不能笑却先師几案未免喪我兒孫
案是以歎和尚之不獨萬峰者正所以通示波濤於
海內外也弟子薛家和尚書於圓通山房
嘗聞之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朕義見故引之知其
篇首嗟乎古今來處夏商周作者之意豈易見哉况
乎直出義皇以前阿無文字處立言以續斯民之命
以發中國聖人未發之音則竺乾拈花一脈亘古亘
今未敢以片語隻字可輕闢場於而虞夏商周以來
未墜之緒隱朕若一縷之繫千鈞選選于千峰萬峰
代有作者深心慘惻益達磨西來止云不識面壁九
年許誰觀破道至少至庭前臂血灑黃梅江橋
影蕭蕭馬駒踏殺天下喝下耳聾林頭眼失潭花一
宗傑出五家之首迷微迷者以迄于今天童萬峰父

十五、冠儼本《報慈語錄》



靈島和尚報慈語錄
 小師冠儼編
 師降迹於萬曆乙巳中甲午初度世壽五十大悲流
 演普潤無方凡一遇指歸羣疑頓釋暫相好承劫
 不忘故梯山航海掬水擎花爭頌大年咸思法乳師
 為拈提古德機緣慈語四部積而成帙題曰報慈其
 義玄遠淺識難窺狀佛祖之道掩輝于羣言影響于
 異轍師乃扶幽闡秘如日中天無遐不燭則師報重
 佛之慈德也學者於此會心焉轉相傳化萬世而下
 如從口生則學者報師之慈德也冠儼謹錄以俟

癸巳四月十五日弟子玄潔遠法戒諸供養具到山
 預祝師壽設齋座懸愧生來道力微不知四十九
 年非閉中所願望明月時見白雲嶺上飛宵行躬飯
 僧一向在天同在人在凡同人在聖同聖苦
 辱如秋水榮榮等春風歲年年免不運焉不意一
 副醜嘴臉日日如狀錦繡場描邊他不得湯火林拘
 檢他不得何勞勞天孫異緣判玉女神針巧出百端
 奇生千變闌紅正白結絲懸縈以有作心嚴無相士
 丈來潤教他靈巖山頭現在簡溪有甚而尤諸人

第二二冊 五〇五頁

簡簡都是過公應身古佛試請定當有卓拄杖下座
 當觀弟子念無說茶筵小參擊竹篋一下云銀盤盛
 來天上雪展開寶掌大家催莫嫌滋味多辛辣到口
 全心上考設齋上舉世尊初生一手拈天一手指
 地周行七步目顧方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師喝
 一喝云四十九年演八萬四千法藏聲教盡從簡
 伽陀本事流出若不作字相不作句相不作說相
 不作聞相不作佛相不作無相相底漢子管他三九
 念七菩提涅槃真如解脫和影子一齊送上初利天

宮選了摩耶母后隨地拈一草草攪旗竿鼓於赤肉
 團邊曉星捲電於白拈手裏全機地轉大用天旋當
 爾之時韶陽有棒打不著雲峰有計展不得其餘款
 倒轉脚跟下著維依草附木賊過後張牙半思半
 恨奉判奉塵一箇箇氣勢甚大都道鈞在不疑之地
 將謂無人證明復喝一喝云豈兒道箇恁恁
 弟子玄潔玄建設齋上堂舉臨濟侍德山大山云今
 日因濟云這老漢漢語作麼山便打濟歡倒轉脚雪
 寶顯云一員作者具碎咏同時服有咏咏同時用雪
 寶顯向猛虎口中奪鹿鹿鷹爪下分兔敢謂臨濟德

十六、北京圖書館藏《樹泉集》

樹泉集卷上
 蒼龍秋聲踏破歸來晚漁火烟汀曳亂紅
 弔瞿稼軒先生
 死固尋常事難于得所終寸心依日月片語落霜風
 成敗非繇我精誠獨見公世無良史在誰為表孤忠

弔子游墓
 晉日聞諸東家老牛刀割雞莞爾笑武城一撮土之
 多弦歌浩浩聲載道又嘗聞之卜商言譬之草木區
 以別君子之道不可誣先傳後倦何始卒學出師門
 絕同異一褒一貶匪見戲以言遣言便云是果狀夫
 子不識字至今南國受餘殃詩云子曰徒周張禮樂



十七、《南嶽繼起和尚語錄》

<p>南嶽繼起和尚語錄總目</p> <p>卷之一 住常州天目山淨寺語 住白州天目山淨寺語 住蘇州靈巖寺語 卷之二 住蘇州靈巖寺語 卷之三 住蘇州靈巖寺語 卷之四 住蘇州靈巖寺語</p>	<p>南嶽繼起和尚語錄總目</p> <p>卷之一 住常州天目山淨寺語 住白州天目山淨寺語 住蘇州靈巖寺語 卷之二 住蘇州靈巖寺語 卷之三 住蘇州靈巖寺語 卷之四 住蘇州靈巖寺語</p>	<p>南嶽繼起和尚語錄總目</p> <p>卷之一 住常州天目山淨寺語 住白州天目山淨寺語 住蘇州靈巖寺語 卷之二 住蘇州靈巖寺語 卷之三 住蘇州靈巖寺語 卷之四 住蘇州靈巖寺語</p>
<p>南嶽繼起和尚語錄總目</p> <p>卷之一 住常州天目山淨寺語 住白州天目山淨寺語 住蘇州靈巖寺語 卷之二 住蘇州靈巖寺語 卷之三 住蘇州靈巖寺語 卷之四 住蘇州靈巖寺語</p>	<p>南嶽繼起和尚語錄總目</p> <p>卷之一 住常州天目山淨寺語 住白州天目山淨寺語 住蘇州靈巖寺語 卷之二 住蘇州靈巖寺語 卷之三 住蘇州靈巖寺語 卷之四 住蘇州靈巖寺語</p>	<p>南嶽繼起和尚語錄總目</p> <p>卷之一 住常州天目山淨寺語 住白州天目山淨寺語 住蘇州靈巖寺語 卷之二 住蘇州靈巖寺語 卷之三 住蘇州靈巖寺語 卷之四 住蘇州靈巖寺語</p>
<p>南嶽繼起和尚語錄總目</p> <p>卷之一 住常州天目山淨寺語 住白州天目山淨寺語 住蘇州靈巖寺語 卷之二 住蘇州靈巖寺語 卷之三 住蘇州靈巖寺語 卷之四 住蘇州靈巖寺語</p>	<p>南嶽繼起和尚語錄總目</p> <p>卷之一 住常州天目山淨寺語 住白州天目山淨寺語 住蘇州靈巖寺語 卷之二 住蘇州靈巖寺語 卷之三 住蘇州靈巖寺語 卷之四 住蘇州靈巖寺語</p>	<p>南嶽繼起和尚語錄總目</p> <p>卷之一 住常州天目山淨寺語 住白州天目山淨寺語 住蘇州靈巖寺語 卷之二 住蘇州靈巖寺語 卷之三 住蘇州靈巖寺語 卷之四 住蘇州靈巖寺語</p>



一、繼起弘儲、月函南潛：《南嶽單傳記》

出通州李氏，帝高陽之苗裔，虞士師咎繇後，忼慨重大節。父孝敏先生，諱嘉兆，母高。師降生前一日，高夢梵相僧授金環而生，乳名曰金。四歲撫于祖母孫，終日兀坐自語，語不可解，鏘然成文，聽者駭之。七歲聞祖母學佛之訓，切憂生死，不樂章句。方外有道之士至，必見，見必深叩，岸然莫當其意。

會若昧法師，從匡廬歸，提唱東林遠法師蓮社遺旨。師結伴刻漏，修淨業二載，終疑禪宗，慨然曰：「大丈夫一事不知，猶以為恥，況如來大法！不千門萬戶一躍而開，非夫也。」遂踰城越海，投三峰藏和尚，剃染圓具。

逾年侍藏，開堂杭州安隱。師自期七日明道，至第六日，危立如塑像，堂中開靜，見兩行僧對問訊，曝然自落，積劫未明之事，徹底現前，亟趨方丈。藏望見顏色，曰：「看箭。」師喝。藏曰：「看箭。」師又喝。藏起立大呼，曰：「看箭。」師放身倒，時華嚴鴻和尚燒香曰：「儲兄何不禮拜？」師即下去。藏當晚小參，師方作禮，藏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恰恰今朝臘月初三。」藏問：「與趙州衫子同別？」師曰：「一滴水一滴凍。」藏問：「如何是奇特事？」適大殿撞鐘，師曰：「鐘聲咬破七條。」藏一日上堂，師出，問：「闢天人深域，一往已見全提；振今古洪模，此時願垂一語。」藏曰：「剛道點頭猶未是，纖毫不了亂縱橫。」師曰：「金毛師子相逢著，未必輕輕放過伊。」藏曰：「行脚若還不帶眼，難免海外覓浮漚。」師點頭三下。藏和尚齋時，舉趙州道：「老僧三十年，不襪用心；除二時粥飯，是襪用心處。」遂指鉢內外，曰：「是飯襪用心，是筯襪用心？」師點胸曰：「是伊襪用心。」藏曰：「罪過。」師作禮，曰：「弘儲自今更不敢答話也。」一僧問同學雪生，曰：「紅日出時，兄作麼生？」雪生請師代，師曰：「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今靈隱禮和尚適城中回，

雪生理前問，禮答亦如是。老和尚聞之，擊案賞曰：「二子當起吾宗。」師服勤又三年，益臻玄奧，藏乃書《臨濟正宗記》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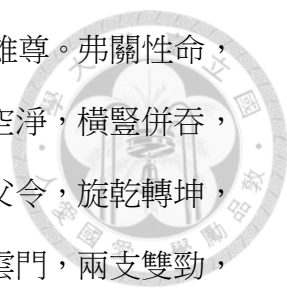
首住常州夫椒山祥符寺，法堂揭五宗要旨，室中出十二種日旋三昧，以驗方來。一時東南衲子賢士大夫，目為龍門。師志發古人，曳杖入天台，由天封慧明，深入東掖山跡，三年不出，為天台文邑侯可紀請住國清。始開堂，一香供藏和尚，道益大。上堂，曰：「汝等繞四天下行脚，盡謂我求心，且道心是何物？老僧於無數量中，略露些文彩：心是日處空照，有無定跡；心是月光涵寶，鏡清高絕；心是星運斗旋，箕稟曜靈，與麼昨朝則有，今日則無也。不然，心是雨，花木普滋含笑蕊；心是風，錦繡山川披拂中；心是雲，舒卷乾坤越樣新；心是雷，發蟄一聲幽谷開。汝等這回還識心麼？直饒量取河沙，算他過去未來現在，無有窮盡。臨濟先祖又道：『真正學道人，念念心不間斷。』噓噓！心之一字，刁刀莫辨，魚魯難分。」晚參，舉雲峰悅和尚一日謂僧曰：「汝問訊了，一邊立地，是什麼道理？」師云：「未必善因而招惡果。」復曰：「靈岳今問大眾：汝等禮拜了，兩行立地，是什麼道理？」一曰：「某甲若說道理，遭人怪笑。」一曰：「也不較多。」一曰：「不可兒戲。」一曰：「可以小緣，妨于大事。」一曰：「是上古風規，是今時樞要。」一曰：「不得作佛法商量。」一曰：「耑為流通。」一曰：「衲子難謾。」師乃云：「眼目洞然，是誰不然，更擬踏步，落花滿前。」晚參，「七十二峰，各住本位。三萬餘頃，去不知方。我輩林下人，月聽其自白，風聽他自清。一向申申夭夭，樂此太平時節。有粥有飯，諸人還甘也無？若甘去，驀地卒風暴雨，如何避得過。若不甘無事，不可生事。千個作團，萬個作塊，我也不敢錯怪你，你也不要錯怪人。」上堂，舉明教大師曰：「秋初夏末，莫道我不向你諸人道：大家看火燭。」師曰：「我要打明教三十棒。賊發火起，何日無之？因什只在秋初夏末，老僧只要這老子知時節，莫道為你諸人說。」喝一喝，曰：「去。」上堂，拈起拄杖云：「達磨心宗，傳至今日，稍不著便，又是明日。」卓一下曰：「更待何日。」上堂，「佛法徧天下，惟善決擇。則庶乎其不差矣。看看！春雲

如鶴，飛青舞綠；春山如沐，彈冠攝服；春草如錐，處囊不欲；春波如矢，捷赴大壑。道人任運，春至說樂，非不知老之將至，潤生畱惑。」

歷住台州興化、靈石、天寧瑞巖、蘇州靈巖、堯封、虎丘、淮陽龍華、秀州金粟、南岳福嚴諸刹。行世《上堂語錄》四十卷、《廣錄》六十卷、《餘錄》三十卷、《樹泉集》、《報慈錄》、《甲辰錄》各十卷、《雪舟集》二卷、《浮湘錄》五卷、《南嶽單傳記》五卷、《南嶽勒古》一卷。師以如來大法為己任，刻苦祖宗家政，單提第一義，為法施直欲剝人肺肝，而還之古。所至雲擁雨集，然師無留意，唯喜靈巖，峻立雲濤，聳出七十二峰之表。居獨久建立六成就、八要門，以六不容定法禁。上堂曰：「腰軟背酸難立久，纔近繩床瞌睡來。面前大好山，脚下俊衲子，一齊攢簇著，如逼債相似。抖盡肚裏零星，究竟收拾不下，再三無計可施，略與諸人評議：一不得截生死流、二不得踞祖佛位、三不得互分賓主、四不得馳騁問答、五不得曲順機宜、六不得平懷常寔，豈不聞纖芥不留？猶是交爭之法。」拈拄杖，卓一下曰：「漢家雖有三章約，爭似靈巖六不容。」

二、繼起弘儲：〈退翁自銘塔〉

序曰：「崇禎八年乙亥四月，先師三峰和尚定《臨濟正宗記》付弘儲，而記之，曰：『藏于龍雲，用出師吼，貴宗旨有繼而起也，命名弘儲；命字繼起，為臨濟荷擔之嫡子。』晚而自號退翁，退者何？於法運、於自揆，皆不宜進而宜退，故以退為安。曰：『翁』，自老之也。物老而衰，衰將至而自老之者，自悲之也。自銘塔者何？門弟子為翁營歸藏之地，而翁憂其身後之文之不獲翁心也，故自銘。蓋自世有諛墓之文，于是有諛塔之文。身後之文，往往文過其實，翁恥之，況槁立山林，不應煩當世大位君子經畫筆墨。臨濟歿七百餘年，綱宗未墜于地，弘儲躬承祖父提命，不敢惜肝腦，自暇自逸，憂勞四十年，上觀千載，下觀千載，如印印空，庶幾無慚，稱南岳宗孫，為三峰嫡子，當臨濟三十二世。生平無他伎能，銘不餘及。」



銘曰：「達磨之孫，不重禪定，解脫匪存。廟貌嚴靚，塏勢雄尊。弗關性命，循末討論。夙夜怲怲，羸立疲奔。請觀前聖，直截本根，四顧空淨，橫豎併吞，天衢絕徑，蕩蕩不痕，大機全勝，大用雲噴，斷際超倫。提祖父令，旋乾轉坤，為仰聲應，五宗始藩。我祖秉正，照用煌煒；機對飛橫，則有雲門，兩支雙勁，同源崑崙；洞水澄泳，綿密粹溫；心王顧命，法眼開屯。藥因救病，茶苦戴盆，天關不迭。大哉《宗原》，單提古政。東國赤幡，多羅懸證，河注重翻，霧罷開暝，手拂朝暾。視者徒瞪，扼要弗煩，大方無諍，大文無掄，大聲無競。上報師恩，吳山青互，具區可捫，向當斯定，爰有後昆，心心智證，乃真達磨之孫。」

辛亥夏孟，于畱惑軒，自銘塔竟。

三、霽崙超永編：〈蘇州靈巖退翁弘儲禪師〉

江南通州李氏子，母高夢梵相僧授金環而生，七歲持齋。便知事佛。稍長孜孜以生死兩字，橫于胸中。歷參法空澗川、普門若昧諸尊宿，發心出家，而父母不允。年二十五，因橫山成指，見三峰藏，即許剃染圓具。

逾年侍藏開堂杭之安隱，自期七日明道，至第六日，危坐如塑像，堂中開靜，見兩行僧對問訊，曝然自落，積劫未明之事，徹底現前，亟趨方丈。藏望見顏色，即曰：「看箭。」師放身倒，時華嚴鴻從旁曰：「師兄何不禮拜？」師即下去。藏當晚小參，師方作禮，藏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恰恰今朝臘月初三。」藏曰：「與趙州衫子同別？」師曰：「一滴水一滴凍。」藏問：「如何是奇特事？」適大殿撞鐘。師曰：「鐘聲咬破七條。」藏齋次，舉趙州云：「老僧三十年不雜用心，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遂指鉢內外，曰：「是飯雜用心，是筴雜用心？」師點胸曰：「是伊雜用心。」藏曰：「罪過。」師作禮曰：「弘儲自今更不敢答話也。」一僧問同學雪生曰：「紅日出時，兄作麼生？」雪生請師代，師曰：「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適具德禮城中回。雪生理前問，

禮問答無異。藏聞之曰：「二子當起吾宗。」師又服勤三年，益臻元奧，藏乃書源流付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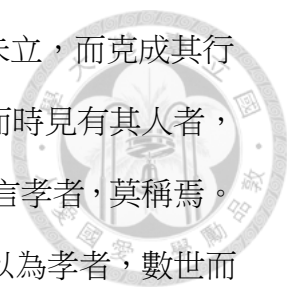
師初住常州夫椒祥符，法堂揭五宗要旨，室中出十二種日旋三昧，以驗方來。後遁跡天台，三年不下山，邑侯文可紀請住國清。上堂，拈起拄杖曰：「達磨心宗傳至今日，稍不著便，又是明日。」卓一下，曰：「更待何日？」上堂，「天寒日短，三箇柴頭品字燒，不用挑挑撥撥，火燄上熾然說法。墻壁有耳，聽得甚親，既不七顛八倒，亦不落二落三。直露真詮，的能破的。若人透過，不妨出得陰界。」喝一喝，曰：「莫道老僧為人不切。」上堂，「善言言者，言如雷火；善跡跡者，跡比蟾輝。喚作向上一機，猶是兒孫邊事，要於祖師門下，出一隻手，須是全超平實，絕盡幽微。諸聖已靈，同時列下，氣槩天然。誰能湊泊？」卓拄杖，下座。上堂，「老僧病，不開堂日久，無端被人推上祖庭，既做他腳下兒孫，又爭肯畏刀避箭？舍己之田，耘人之田，不妨借君拍板門槌，助我逢場作戲。天人攢簇處，看破從上綱宗；貴賤未形時，識取本來面目。始信生公臺畔，風月嘗存；短簿祠前，林巒依舊，更問佛法因緣，何似平添鉢柄。」上堂，喝一喝，曰：「瞌睡虎翻身也，直得風生大壑，威鎮長林。狐兔潛踪、魑魅遁影，擬向這裏露箇面目、布箇爪牙，但可惜罕逢匹敵。」乃拈起拄杖，曰：「看看！山僧今日入虎穴，探虎子去也。有大膽不顧危亡的，能步亦步趨亦趨麼？」良久，擲下拄杖，曰：「要得驚羣兼敵勝，直教連夜化為龍。」上堂，凡僧出，師一例打趂，乃就座，拈起拄杖曰：「七佛以來，有這副手段、有這副爐鞴，烹煨這隊龍象，打成這箇保社，斬斷一切命根，塞殺一切活路，不許他蹲，不許他坐，肯教他指鹿為馬、傷鹽費醋。如近時流輩，車載斗量，到處露布。五百年前隆師翁也曾親道破：『第一著是真參，第二藥是妙悟。』今日不肖孫，將柄苕帚，一齊掃過。」卓拄杖一下，曰：「要得新新不斷爐中火，大家拔起千人石上無根樹。」僧來禮拜曰：「求和尚開示。」師展兩手，僧曰：「弟子不會。」師曰：「搬柴運水，全得他力。」師一日山行次，僧問：「和尚那裏去？」師翹足曰：「到這裏去。」僧擬議，師掌，曰：

「去處也不知。」師一日見居士臨鏡，乃問曰：「道人家照顧作麼？」士無語，師曰：「何不道祇圖看破伊？」

歷住台州興化、靈石、天寧瑞巖、蘇州靈巖、堯封虎丘、淮陽龍華、秀州金粟、南嶽福嚴諸刹。所至雲擁雨集，然師無留意，唯喜靈巖峻立，雲濤聳出七十二峰之表，安居獨久。建立六成就、八要門，以六不容定法禁。上堂曰：「腰軟背酸難久立，纔近禪床瞌睡來。面前大好山，脚下俊衲子，一齊攢簇著，如逼債相似，抖得肚裏零星，究竟收拾不下，再三無計可施，略與諸人評議：一不得絕生死流、二不得踞佛祖位、三不得互分賓主、四不得馳騁問答、五不得曲順機宜、六不得平懷常實。豈不聞纖芥不留，猶是交爭之法。」拈拄杖卓一下，曰：「漢家雖有三章法，爭似靈巖六不收。」

康熙壬子九月，師示疾，先自製塔銘，又自題封骨藏，曰：「何消卵石穿雲塔，也省香龕就地埋，白骨如霜一堆土，妙高峰冷莫安排。」至二十七日，將告終，書囑語，後有椿緊切話須補說：「道貴真實，我生于明萬曆乙巳二月八日日出時，歷六十七年矣。記取葛藤椿子倒日，切忌枯木上糝花。前代烜赫宗師，何曾必定末稍頭，見神見鬼。近時諸家傳會師承，箇箇預知時至，人人坐脫立亡，可哂也。我後人若同時，尚過于割截我體。至於銘傳，我先自作，不得更求名筆，虛飭生平，增我罪累。不許做七修齋，入于俗尚，亦不得諸名宿或法子，封龕舉火，作諸無益事。」書畢，乃曰：「老僧行道不力，有愧三峰先師。」遂索浴更衣，啜茗一甌，正坐跏趺而逝。門人遵遺命，停龕三七日。闍維放異光明，震聲如雷，火後獲舍利，并化瑠璃相，頂齒不壞。塔于堯峰山巔，曰「大光明藏」，諸會語錄百餘卷行世。

四、徐枋〈南嶽儲和尚報慈室銘〉、〈退翁老人南嶽和尚哀辭〉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天下有其志未立，而克成其行者乎？司馬氏曰：「為人臣子，不可以不知《春秋》。」吾讀史，而時見有其人者，性至孝，奉養克盡，居喪過禮，柴毀骨立，而一失其身，後世之言孝者，莫稱焉。吾每讀其事，而未嘗不為之流涕也。雖然，通乎《孝經》之所以為孝者，數世而一見；而通乎《春秋》之所以為孝者，則非數世而一見者也。夫人秉五常以生，而性本善，又何以孝之難言如是乎？吾見古今人營營而失其道者，皆可悲也。南嶽禪師儲和尚，揚州李氏子，早歲出家，受記於三峰藏和尚，提正法印，十坐道場，說法滿天下。而今年踰六十矣，自遭世變二十餘年，余竊見其俯仰身世、一言一動，若有所湫隱，而不能釋者。而身之所至，必載其兩尊人木主以行，香晨燈夕，無異定省，嘗為余言其兩尊人之賢。而〈報慈自序〉曰：「甲申三月之變，尊甫貽書，曰：『吾始祖臯陶，為理官子孫，因氏理，亦稱李，後遂單稱李氏。今逆賊犯闕，先皇帝死社稷，而賊亦李氏，吾忍與弑君大惡同姓乎？吾子孫當復古姓為理氏。』嗟乎！此師之所以能盡其孝者乎？師年六十餘矣，出世四十餘年，而明發之不忘，優乎其若見，所謂終身之慕者，非耶？而師平時所縷舉其先人之德行，不可以戛僕數也。而今獨揭此一言，以昭示萬世，非《春秋》之志乎？師既得其志矣，所以能成其行者也。佛之生，先孔子四百有餘歲，其《大報恩經》所說：人子之當孝於父母，及人子之所不能報於父母者，有非《孝經》之所能盡也，而後世不察，以為孝於親，乃聖人之道，而不知佛已先言之於四百年之前矣。故後之人，惟能率聖人之孝者，方克荷佛之道者也。鐔津明教嵩禪師深知之，為著《原教篇》及《孝論》甚備，有非後儒之所能言者。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而佛與聖人之孝，千百世而下，惟鐔津為能言之，而師為能行之，鐔津亦李氏子。吁亦異矣！雖然，鐔津《原教》之書，孝經之行也；而師報慈之一言，則《春秋》之志也。得《春秋》之志矣，而有不能率《孝經》之行乎？吾故以為非數世而一見者也。師立塔院於吾吳堯峰之巔，而別構室三楹，以奉其兩尊人木主顏，曰：「報慈之室」，而屬余為之記。兩尊人者，揚州李孝敏先生，諱嘉兆，

暨靜儀高孺人也。余自悲，學聖人而不能報吾親，以有愧于師也。因揮涕而書之銘曰：

「李氏之先，為虞士師，彼猾彼奸，大刑以隨。惟此大義，《春秋》所資，曰惟《春秋》，聖人之志，尊攘是司，亂賊是懼。千載而下，斯義隕墜，有一長者，士師苗裔，凜凜綱常，赫赫名義，易李為理，一言萬世。惟孝與忠，誕生大士，揭此一言，日月昭示，昊天夢夢，以醒昏醉。江河滔滔，以作砥柱，志既立矣，行亦克成，世出世間，寔惟斯人，終身之慕，古罕其倫。迦文報恩，嵩書原教，彼千萬言，以以教孝，大士躬行，一言為報。我荷斯道，回向大雄，說法忉利，寔啟其宗，為行為志，後聖所同。北斗告成，西狩絕筆，二義克兼，始盡子職，以茲報慈，允答罔極。巖巖堯峰，翼翼廟祔，有屋三楹，報慈之室，為刻此銘，萬世是則。」

壬子九月二十七日，吾師退翁老人南嶽和尚，長逝于吳靈巖之大鑒堂，其白衣弟子徐枋頓首，為文以哭之，曰：「維竺乾之道，東流震旦，垂幾千年，其間顯晦紛紜，亦或隨時隆污，雖大道固然，未為全虧，然歷數不世出之至人，雷轟電掣、海涵嶽峙、日耀星臨，所以震動昌明，光大乎佛道者，固已悉其神力，而要未能一攝其全，而釋疑萬古。自吾師退翁老人南嶽儲和尚一出，而始能為佛洗千百年之謗，而佛之道始大全。今而後，有名世之大儒鉅公者出，無不快然知佛之道固足以陶鑄堯舜、包含周孔而無遺憾也。何也？蓋吾師能以忠孝作佛事也，昔昌黎、廬陵為吾儒豎赤幟，而濂洛以下，諸儒復揚其波，詆訾佛道，幾同楊墨，歷千百年，固儒曲說，守其城塹，牢不可破，而荷擔佛道者，亦未能一辭而闢之。何也？垂世立教，旋乾轉坤，寔以道而不以言，在躬行而不在鬭諍也。苟無其道，言之何益；苟非躬行，諍之愈損。故亦間有一二立說輔教者，詎能破曲儒之見，而釋萬古之疑乎？惟吾師一以忠孝作佛事，使天下後世洞然明白，不特知佛道之無礙於忠孝，且以知忠孝寔自佛性中出，是使佛之道，若日之晦而復明也；若月之缺而復圓也；若天地之混沌，而復開闢也。於戲！則吾師之於佛道、世道為何

如？而胡不永其年，而未七十，而遽長逝乎？是故于其逝也，無論知與不知，皆為流涕，而憑龕一哭，聲若崩城。嗚呼！可以見人心矣。或曰：吾師之以忠孝作佛事，可得聞乎？滄桑以來，二十八年心之精微，口不能言，每臨是諱，必素服焚香，北面揮涕。二十八年直如一日，身為法王，年垂七十，而明發之懷，孜孜靡已，每言必樂道其二人之盛德，惟恐二人之盛德無聞于後，所謂終身之慕者，非耶？鬱然至心，有非賢士大夫之所能者，吾師之忠于國、孝于家者如此。吾師嘗言：「錫類之仁，孝為忠本。」故自為《孝經箋說》以刻之，而復敦請大德居士講說《孝經》于叢席，俾一千五百衲子無不薰染于其中。而又推其忠孝之心，以翼莖生全天下之忠臣孝子，不容悉數，即嘗為不肖枋排大難、禦大患者。謬以枋能無毀先人之志，孝也；必使枋能無失故國之身，忠也，即一嘉惠于枋一人，而師之忠與孝，全矣。於戲！吾師之所以嘉惠於枋一人者，即所以嘉惠于千載之倫常也。故于吾師之逝也，枋哭之慟，一慟而不能起也。於戲！是豈為我一人痛乎？寔為千載痛也。吾師之所嘉惠于我一人者，即所以嘉惠于千載，則吾之為千載痛者，寧獨非為我一人痛乎？於戲！痛哉！吾嘗讀史，知例以義起，如《魏書》之有《釋老志》、《宋史》之有《理學傳》，創也，創而得其義，為不刊矣。然千古國史未有列釋門大老者，即如寶誌、一行，僅僅列于《方術傳》，彼固不能特創一例也。若有深明《春秋》之大義，得史法者，當于故國之史，特立一大人傳，以吾師一人竟之。創千古之義例，開千古之心胸，使天下後世學佛、學儒者，無不快然知佛道之固足以陶鑄堯舜、包含周孔，而無遺憾也。以吾師之能以忠孝作佛事也。於戲！吾意盡矣，而吾痛未盡；吾痛未盡，再託之辭，其辭曰：

「維釋迦文，雅思淵才，言如萬華，春遍九垓，琅函寶笈，雲漢昭回。拈華一宗，不立文字，少室廓然，惟第一義，直探心源，言為道蔽，不二門中，本來一體。從古大老，得彼失此，於維吾師，廣大崔巍。心傳諸祖，文繼如來，言滿天下，為霆為雷，文峰卓立，學海弘開。以斯至文，於焉載道，觸處敷宣，甚深微妙，河沙世界，罔弗詔告，詔告維何？維忠與孝。昔我尼父，行在《孝經》，百行維先，萬世作程。師知其義，孜孜是勤，叢林標榜，塵刹儀刑，移孝為忠，

寔惟一致。志在《春秋》，天經地義，孑然孤撐，以支天墜，片言不磨，以醒帝醉，長夜一燈，狂瀾一柱。維師之道，寔範吾儒，君臣父子，大義克扶，彼儒詆佛，非迂則愚，內聖外王，徒為區區，佛無不該，奚止合符？吾師之生，為佛洗謗，西竺東魯，汝和予唱，無忝徽音，克明師匠。昌黎廬陵，師扼其吭，而今而後，萬古是諒。師之出也，如日中天，無幽不燭，萬彙昭然，三代禮樂，盡在是焉，以茲慧命，覆此大千。胡為長逝，而不永年？吾師之逝，山頹木折，天上靈巖，摧其巖杲，大地啣悲，諸天慟絕，日霾無光，衆星隕越，羣生安仰，怙恃斯奪，如風斯號，如雨斯泣。如聞遺歎，如覩慈容，獅絃失響，猊座長空，嘹嘹哀梵，漠漠悲風，含悽道慘，夕磬晨鐘。吾之痛師，無可告語，激楚陳辭，纏綿怨悱，魂逝腸殤，言無綸緒，屈宋〈大招〉，惟心痛只，曾吟恒悲，莫知所指，於戲我心，云何不爾，吾痛無盡，以告終古。」

五、顧苓：〈靈巖退翁和尚別傳〉

翁名弘儲，字繼起，南通州人，姓李氏。娶妻生子，妻子死，舍俗出家。崇禎乙亥，得法于三峰藏禪師，年卅十一，遂住名山、登法席。辛巳，入天台。久之，卓錫於蘇州靈巖之崇報院，院久廢經營，整飭殿閣、莊嚴書屋，山曰：「天上靈巖」，又曰：「大光明幢藏時世界種」，名其堂曰：「大鑑」、曰：「明月」，其庵曰：「明白」。像設獨在殿上，更定施食科儀，三月十凡日，必率徒眾為烈皇帝及諸死國大夫士脩齋誦經，淚出如雨；歲首為親，師亦如之。與人言必依忠孝，好間禮法，惡人之不忠不孝、不遵典禮者。詩文得唐宋大家風氣，書間學晉人，余最愛其〈冬雪詩〉：「只為六朝遺若恨，隔江堆沒舊時山」之句。

一時檀施雲集，瓢鉢蕭然，遺民處士，或倚為薇蕨資。前大學士熊開元、戶部尚書張有譽、處士趙庚，皆為得法。弟子春坊韓羅受鉗錘久，既死乃著錄。庚子秋，住虎丘，馬國博端言：「欲為虎邱修舉廢墮，必資大貴人力。」翁言：「大貴人皆石火電光。」其言大率如此。

虎丘進院日，瞻禮者數萬人，前兵部主事毘陵某私覲不及，明日投書抵觸搆讐，未已，忽得噩夢，夜半來叩寺門，禮足求憾悔，請法名而去。卒丑春，于靈巖大悲閣上修懺將畢，緇素大集，有後至爭席席者，怙勢懷憤，將侵擾道場，是夕，有光起閣上，冉冉入雲，照耀下方，其人愕然愧悔，出錢飯僧。翁具大人相，面如滿月，所至圍繞作禮。常住南嶽，往來數千里，沿途瞻仰，晝夜不絕。楚人語余：「翁在南嶽，當路以金錢供養者多，不納。窮卿眈眈終歲勤動，餘斛一斛、二斛米，肩負出山，輸委常住，得一見，頂禮歡喜，讚歎：『真不可思議。』翁乃遽歸靈巖，不復去。」壬子正月，名王女自廣西遣人迎翁，及秋，人船敦促，翁遂示疾，人船既去，疾良已，即不食。八月二十日，屈指數日，至七而止，二十七日午後，索水浴已，更衣端坐而逝。

系曰：「翁知余不學佛，每相見輒多調謔。今年正月過靈巖，語予曰：『吾兩人孰先死，居士先死，我為居士說法說；我先死，居士為我作碑記。』相視一笑，不意蒲柳未枯，松柏先落。憶初見翁，翁手如意屬余篆崇禎甲申字于上。八月問疾方丈，又屬予豫銘其龕，曰：『吳僧靈巖退翁』，故為作靈巖退翁別傳。」

六、慕天顏：〈靈巖大和尚誄詞並序〉

粵自迦文演教、飲光微笑以拈花，少室傳心，慧可求聞而斷臂，以至馬駒踏殺天下滄沱、喝破羣迷，三千年間，禪機正令，如絲髮之引千鈞。四大部洲，法本性源，若醍醐之灌大海，總之能仁示現，應化無方，涅槃妙心，不可思議。金棺掩曜，雙趺升忉利之天；龍樹收光，三昧變風輪之火。西天東土，各著靈奇，從來未有如我 和尚之放大光明，變琉璃像，為鷲窟真丹，得未曾有者也。和尚以大丈夫而出世，擔荷如來；以人天師而授衣，持衡梵壺。當祖印衰微之際，單提第一義以定綱宗；丁魔外盛行之時，示六不容而正法眼。自夫椒迄於南岳，獨踞法王之座，鏡六度於昏衢；廣開甘露之門，導羣生於慾海。三玄三要，用臨濟之鑪錘；大機大用，兼雲門之作略。晚愛研生之嶺，結為選佛之場。七十二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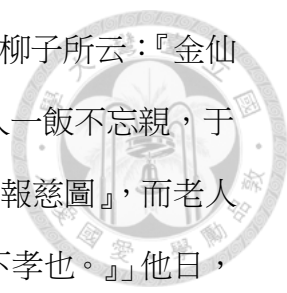
峰峰迎笑；萬六千頃，頃頃回波。是以層巒疊嶂，竹翠松青；四戶八窓，風和月朗。天花散地，敷妙義於三乘；水月澄空，暢真詮於八部。用使天人四眾，共樂勝因；吳楚諸方，盡沾法乳。爾乃沐浴更衣，離塵順寂，安心已竟，知境智之雙忘；撒手懸崖，証廓然之無聖。荼毘之辰，縑素雲集，幡花蔽日，螺貝彌天，頂現白毫，閃爍徧空，金色烟浮，紫蓋砰訇，大地雷車，已乃氤氲，燦爛輝曜，山谷啟龕，頂齒不壞，血肉悉化琉璃。珊瑚寶相，乍出龍宮；樓閣香雲，似遊天表。覩聖燈之普照，獲舍利以常鮮。嗚呼！靈峰返駕，捧隻履以徒悲；法相歸空，望雙林而不見，斯固內外人天異聲同嘆者矣。

某學裴休，親承黃檗之教；才非楊億，欽遲廣慧之風。自慚入室以升堂，敢曰心空而及第，苦以王事于役，未及親見涅槃。乃和尚接引情深，遙矚承當大法，遺書勸勉，豎拂揚椎，一諾一呼，且喜且懼。嗚呼！泐潭已矣，敬拈一瓣之香花依怙，略致寒泉之薦，哀悃莫伸，製為斯誄，其詞曰：

「覩史天空，少林日永。非風非幡，仁者心動，一花五葉，繇梁迄宋。迨我靈岳，單傳道統，傳佛語心，為世所欽，歸遵百丈，文如寂音。名山靈岳，揮塵披襟，四十年間，道行冬印，獨踞雄峰，勇猛精進，如星月光，如霆霹靂，中一外融，弘此宗風，四禪身定，一喝耳聾，萬古臨濟，千秋退翁。我性如鏡，真身就燃，火光三昧，月輪滿天，舍利千粒，璧合珠圓，琉璃寶相，輝騰梵言。自瞿曇氏，歷百千祀，泊我宗師，其法再起，巍巍堂堂，光我南紀，伊予鈍置，欽仰光明，謬肩大法，敢負平生，人天悲淚，抒寫哀情。堯峰霽雪，吳城水月，一葦杭之，至於鷲窟，合掌白言，多寶湧誓，堂名大鑑，庵名明白，視此誄言，光我佛國。」

七、韓茭：〈南嶽儲禪師塔銘〉

長蘆簡石禪師嗣法於擔雪老人，不處壇場，不立言津，提瓶挈鉢，隨機應導。余間訪之所居禪誦之室，盡斥與人，餘老屋三間，隙地數弓，一小龕奉佛，別為



位祀其先。無侍者，身負薪汲水，飯必祭野。余曰：「異哉。此柳子所云：『金仙氏之教，以孝敬為本』者耶？」而師曰：「此我老人教也。老人一飯不忘親，于靈岩道場立祖廟，諱曰必祭以蔬筍。吾嘗為畫輪珠小影，曰：『報慈圖』，而老人作序，痛其親人孝敏先生忠節，因佛前自誓：『一切未滿，俱為不孝也。』」他日，師又言曰：「吾雖學出世法，見老人因事垂示，皆本孝敬，始大感悔念老人恩，其自銘在妙高峰下，所餘爪髮，實惟不盡之靈，將函而別為塔于茲隙地也，他日吾藏骨其旁，長為侍者足矣。」盍為我銘諸余，聞之而歎，儒者排訐釋氏，多謂其叛棄人倫，顧老人之教與師之不忘本如是。佛所謂宗孫適于吾儒，則師弟也。在三之誼親，與師一爾矣。師之惓惓于老人，蓋亦可謂盡孝，豈敢辭其請？既又聞老人常怪諸方末後涉神奇事蹟，類《齊諧》、《洞冥》、《大荒經》之語，而諸弟子言其化後放異光明、為琉璃寶相，似非老人志，則余之銘不敢侈言之。史稱阿育王塔所出佛髮長數丈，若藕絲、蠡文爪，並作沉香，若此類皆無取，獨緣孝敬之義，以識其藏，以契老人與師付受同參之旨，且愧吾儒之不能者。

老人弘儲也，族姓李，名越，祖族姓柳，銘曰：「孝子之身，髮膚勿毀，世出世間，心一如是，我全而歸，更在所子。髮笄髻蚤，足几栖齒，訖于竈穴，忍事以鬼，瞻仰大德，雙樹脫屣，薙揃之餘，莫匪具體，香木不繞，銀坩盛止，奉若旃檀。爰有關士，謂是法身。千手千指，輪珠者誰？報慈在矣，永固藏藏，鐵輪役使，嗟哉百行，乃薦于彼，普閻浮提，其類多泚。」

八、全祖望：〈南嶽和尚退翁第二碑〉

南嶽和上退翁者，名洪儲，字繼起。揚之興化縣人也，其姓李氏。早歲出家，師事三峰，為高弟，其後十坐道場，而蘇之靈巖最久。

退翁父嘉兆，志士也，甲申之變，貽書其子曰：「吾始祖咎繇為理官，子孫因氏理，其後以音同亦氏李。今先皇帝死社稷，而賊乃李氏，吾忍與賊同姓乎？吾子孫尚複姓理氏。」先是中州李邕和寒石恥與賊同姓，上書請改理氏，嘉兆未

之知也，而適與之合，天下傳為「二理」。退翁雖出家，然感其父之大節，時時思所以繼之。丙戌以後，東南之士，濡首沒頂於焦原，相尋無已，而吳中為最衝，退翁皆相結納，從之者如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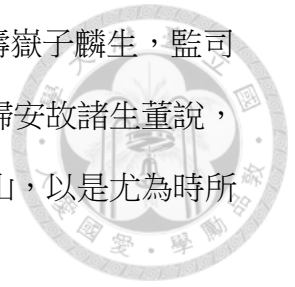
退翁才厚重不洩，其為人排大難最多，世不盡知也。辛卯，竟被連染，諸義士爭救之，久而得脫，好事如故。或以前事戒之，則曰：「吾苟自反無愧，即有意外風波，久當自定。」又曰：「道人家得力，正於不如意中求之。」又曰：「使憂患得其宜，湯火亦樂國。」吳中高士徐枋歎曰：「是真以忠孝作佛事者也！」枋所居澗上草堂，正當靈巖之麓，生平少所可，寧耐寒餓，不肯納人一絲一粟之餽，顧獨於退翁有深契，自稱白衣弟子。退翁時其急而周之，無不受，嘗曰：「退翁是竺國中所謂大人者也。」故儀部郎周之璵亦吳之良也，臨終脫然談笑而逝，退翁獨沉吟曰：「是恐非故國遺臣所宜。」聞者瞿然，禾人吳鉏雅有大志，一見退翁，嘆曰：「軍持中有此老，吾輩寧不愧死！」一日登堂說法，忽發問曰：「今日山河大地，又是一度否？」眾莫敢對，退翁潛然而下。

退翁既久居吳，明發之慕，老而不衰，乃築報慈堂於堯峰，以祀其父，同人為上私謚曰孝敏。晚以南嶽之請，主講福嚴寺，吳人惟恐失之，復迎以歸。壬子卒於靈巖，年六十九，其出家年四十。所著有《靈巖樹泉集》、《孝經箋說》。

退翁之在沙門，閱暢宗風，篤好人物，大類三峰，海內皆能道之。而徐枋曰：「是非退翁心之精微，但觀其每年三月十九日，素服焚香，北面揮涕，二十八年如一日，是何為者！」年來，靈巖香火日微，吾友長洲陸錫疇每為予嘆之，因請重為之碑，以表其塔。文獻脫落弗能詳，然略為言其大節，則瑣屑可置也。易姓之交，諸遺民多隱於浮屠，其人不肯以浮屠自待，宜也。退翁本國難以前之浮屠，而耿耿別有至性，遂為浮屠中之遺民，以收拾殘山剩水之局，不亦奇乎？故予之為斯文也，不言退翁之禪，而言其大節，仍附之諸遺民之後，以為足比宋之杲公，殆庶幾焉。

退翁法嗣滿天下，而最賢者，曰故大學士嘉魚熊公開元，從亡不遂，自蠻中歸，聞退翁名，往依之，為執爨。退翁一見曰：「是非常人也。」既而有識之者，

曰：「是熊公也。」其後居華山，名正志。曰故監司宣城沈公壽嶽子麟生，監司死節，深抱王哀之痛，依退翁說法。其後居姚江，名大瓠。曰歸安故諸生董說，經學極博，隱居潯溪。辛卯之難，寺中星散，說獨策書杖策入山，以是尤為時所重，其後居堯峰，名南潛。



附錄六：三十卷本《三峰藏禪師語錄》漢月法藏各住錫地請法疏：

天壽聖恩寺護法聖恩寺檀越——熊開元、趙士諤、沈珣、孫枝芳、李逢節、呂純如、周祝、周祗、龐秉性、吳士龍、沈修、沈正宗、龐承寵、葉紹顥、吳昌時、陳忠誠、陳忠順、嚴與敬、徐石麟、甯接武、陶元采、徐玄、顧廷檣、顧澄先、沈自昌、沈自繼、沈自友、沈自炳、周麟趾、周宗亮、周永年、周永言、周永肩、周世澄、周麟定、周延祚、吳士顏、吳昌壽、吳昌迪、吳銘、吳銓、吳鉞、吳晉錫、吳師錫、吳薄德、吳浦立、吳有涯、沈應禎、楊士修、趙度、沈致原、沈致明、沈介立、王章、嚴恬、張雋、浦龍淵、戚左干、趙汝璧、龐承源、沈繡裳、錢可。

安隱寺檀越——翁汝進、馮贊。

錦樹庵檀越——嚴一鵬、秦垌、顧與浹、張象煒、侯世芬、侯宗源、侯祥濬、潘廷球、劉允珍、施匪躬、華朝彥、秦重豐、顧與濟、堵景濂、施胤桂、錢用廷、顧杲、單學夔、錢用坤、錢用達、潘汝麟、秦坊、賈允修。

廣福院檀越——張瑋、許鼎臣、董承詔、莊起元、董應揚、吳鍾巒、蔣煜、鄒嘉生、憚應明、顧澹生、孫、金沖和、段季麒、董承誥、姜志棟、憚本初、金印榮、憚穀初、蔣秋、巫大章、許遂、蔣邁、翟昂、王廣友、鄒嘉穀、憚日初、許鼎元、蔣良萃、憚含初、王廷璧、潘亮乾、段烜、憚翀、鄒□□、許之漸、憚鵬士、顧元交、蔣（王集）、龔可樹、龔可懋、蔣琰、徐法、憚耀、賀琛、沈鼎周、高鞏、王魁綱、柳奎、俞泰交、柳星。

淨慈寺檀越——翁汝進、聞淶、馮贊、洪瞻祖、劉九功、錢養素、葛寅亮、錢兆元、樊時英、周兆斗、李兆勳、鄒之嶧、嚴調御、聞啟祚、嚴武順、馮賁、王克家、方杰、馮洪業、馮愷、劉道貞、翁申之、馮悰、邵洽、翁與齡、虞宗玟、鄭鉉、虞宗瑤、江浩、張岐然、沈居敬、金漸臯、徐行敏、林鳳儀、金印榮、韓子文、余大綬、沈昌賢、鄭文彬、鄒光胤、吳文英、魏弘援、嚴沆、呂懋芳、孫之琮、葛孟貞、馮調元、沈澹思、鄭超宗、翁與立、翁與明、袁蔚先、江之浙、馮衍、凌元微、卓、鄒焞、嚴渡、王祺、陸、馮文昌、卓回、黃宗義、姚居易、沈孟諸、聞啟禎、鄒質士、徐騰、陸符、嚴津、江元祚、沈奇生、任禹臣、任藎臣、孫、吳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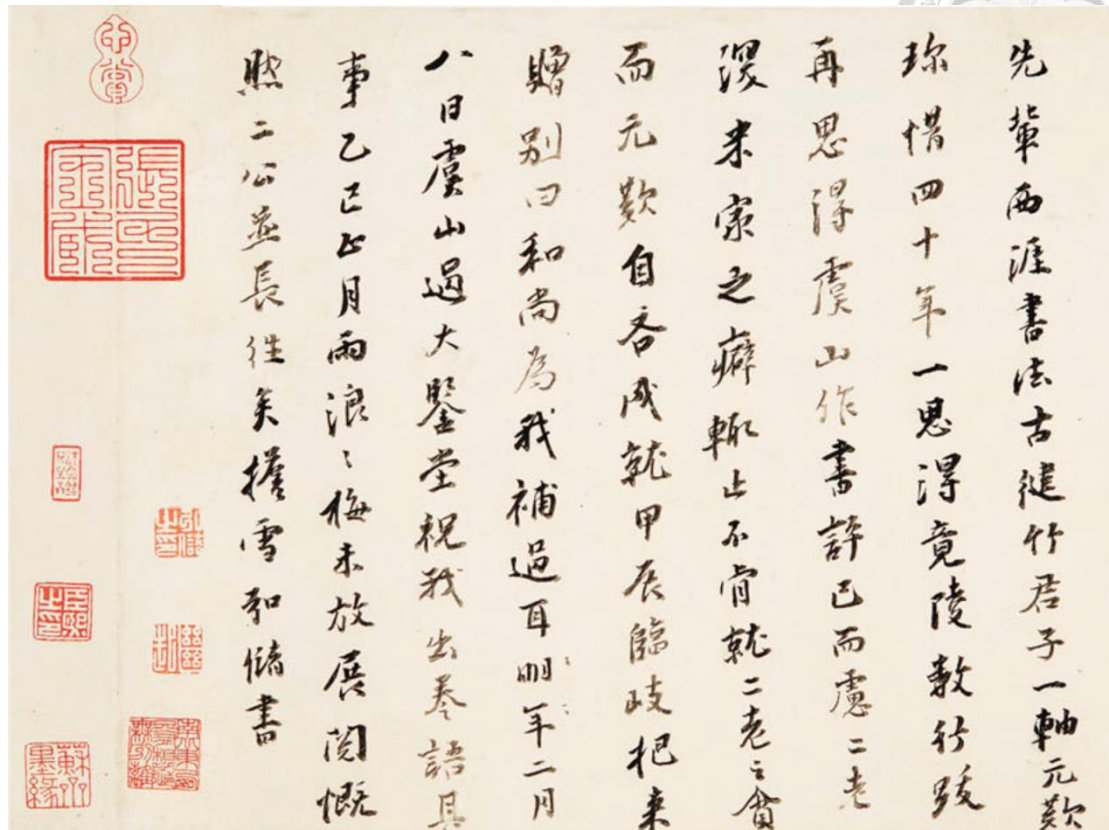
真如寺檀越——李日華、朱大啟、曹谷、虞廷陞、戴宏祉、馬文治、譚貞默、項

聲國。





⁸⁷⁴ 顧見龍：《弘儲像》，《南通博物苑文物精華》（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頁81。



⁸⁷⁵ 李東陽：《種竹詩卷》，節選自佳士得，<https://www.christies.com/zh/lot/lot-6193730>。